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四卷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75 年 1 月—1880 年 12 月)

1 8 7 5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3 月) 5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21 日) 5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8 日) 10

1 8 7 6 年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 月 24 日) 13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 月 25 日) 15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 月 28 日) 18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7 月 25 日) 21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7 月 26 日) 22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19 日) 24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25 日) 27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 月 11 日) 30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75 年 1 月—1880 年 12 月)

1 8 7 5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3 月) 5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21 日) 5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8 日) 10

1 8 7 6 年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 月 24 日) 13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 月 25 日) 15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 月 28 日) 18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7 月 25 日) 21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7 月 26 日) 22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19 日) 24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25 日) 27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 月 11 日) 30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18 日)	78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18 日)	80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19 日)	83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21 日)	83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24 日)	84

1 8 7 9 年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14 日)	87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20 日)	89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25 日)	91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25 日)	93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 月 26 日)	95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27 日)	97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8 月 28 日)	98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3 日)	99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9 日)	100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9 日)	101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10 日)	104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11 日)	106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11 日)	107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 月 14 日)	108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 月 8 日左右)	109

1 8 8 0 年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 月 13 日)	110
------------------------------	-----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75 年 1 月—1880 年 12 月)

1 8 7 5 年

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 月 7 日)	113
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 月 9 日)	114
3.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 月 20 日)	115
4.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 月 30 日)	116
5.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2 月 3 日)	117
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 月 11 日)	117
7. 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3 月 18 日)	118
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3 月 18—28 日)	119
9.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3 月 22 日)	126
10.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 月 5 日)	129
11.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5 月 8 日)	133
12.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5 月 8 日)	134
1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 月 10 日)	135
14. 恩格斯致帕特里克·约翰·科耳曼(5 月 20 日)	137
15. 恩格斯致阿·古皮(6 月 14 日)	137
1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 月 18 日)	138
17. 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7 月 14 日)	139
18.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 月 1 日)	141

19.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6日)	142
20.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9日)	142
21. 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9月21日)	143
22.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24日)	144
23.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9月27日)	145
24.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8日)	146
25.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0月11日)	147
2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2日)	150
2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0月15日)	152
2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1月8日)	155
29.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1月9日)	156
30.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1月9日)	157
3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1月12—17日)··	161
32. 恩格斯致保尔·克尔施滕(11月24日)	165
3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3日)	165
34.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2月4日)	166
3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2月16日)	167
3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2月17日)	167

1876年

3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4日)	168
3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4月25日)	170
3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5月18日)	171
4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4日)	172
41.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4日)	173

42.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5日)	173
43.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16日)	175
44.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6月30日)	176
45.恩格斯致菲利浦·鲍利(8月11日)	177
46.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15日)	178
47.恩格斯致伊达·鲍利(8月27日)	179
4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底—9月初)	180
49.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8月30日)	182
50.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1日)	182
51.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6日)	183
52.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9日)	184
53.马克思致伊达·鲍利(9月10日)	184
54.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12日)	185
55.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15日)	186
56.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9月21日)	187
57.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9月23日)	188
58.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9月30日)	189
5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7日)	192
60.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0月7日)	193
61.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10月13日)	196
62.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0月15日)	199
63.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0月16日)	199
64.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0月20日)	200
65.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20日)	200
66.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21日)	202

67.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日)	203
68.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1月6日)	205
69.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3日)	206
70.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1月20日)	207
71.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1月20日)	208
72. 恩格斯致古斯塔夫·腊施(11月底)	211
73. 恩格斯致菲利浦·鲍利(12月16日)	214
74.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2月18日)	215
75.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2月21日)	218

1877年

76.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1月9日)	221
7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9日)	222
78.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月9日)	223
79.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月21日)	225
8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月21日)	226
81. 马克思致威廉·亚历山大·弗罗恩德(1月21日)	228
82. 马克思致弗雷德里克·哈里逊(1月21日)	229
83. 马克思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1月23日)	230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1月25日)	231
8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2月14日)	232
86. 恩格斯致伊达·鲍利(2月14日)	233
87.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4日)	235
8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3月4日)	235

8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16日)	236
90.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3日)	237
91.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3月24日)	238
92.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3月26日)	239
93.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7日)	240
94.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3月29日)	241
9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4月11日)	241
96.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1日)	243
97.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17日)	244
98.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4月21日)	245
99.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1日)	248
100.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4月21日)	248
101.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23日)	249
102.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4月24日)	250
103.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4月26日)	252
104.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5月3日或4日)	253
105.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5月26日)	254
106.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6月25日)	256
107.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日)	259
108.恩格斯致弗兰茨·维德(7月25日)	261
109.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7月31日)	262
11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31日)	263
111.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1日)	265
112.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8日)	266
113.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8月15日)	267

114.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18日)	268
11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8月24日)	269
116.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9月4日)	270
11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7日)	272
118.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0月5日)	276
119.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0月12日)	278
12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0月13日)	279
12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19日)	280
122.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0月23日)	282
123. 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10月25日)	284
124.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11月3日)	285
125.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11月10日)	286
126.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20日)	290
127. 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11月29日)	290
128. 马克思致某报编辑部(12月19日)	291

1878年

129.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月11日)	292
1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4日)	294
13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1日)	297
132. 马克思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 (3月29日)	302
133.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4月3日)	303
134. 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4月3日)	304

135.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4月28日)	305
136.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4月30日)	305
137.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6月26日)	308
138.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7月13日)	308
139.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7月15日)	309
140.恩格斯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 (7月16日)	310
141.恩格斯致奥斯卡·施米特(7月19日)	311
142.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7月30日)	312
143.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10日)	314
144.马克思致乔治·里弗斯(8月24日)	316
14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4日)	316
146.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9月12日)	318
147.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9月12日)	318
148.马克思致燕妮·龙格(9月16日)	319
149.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17日)	320
150.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0月3日)	321
151.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0月10日)	322
152.恩格斯致海尔曼·阿尔诺特(10月21日)	324
153.马克思致某人(11月4日)	324
154.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11月10日左右)	325
15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15日) ...	332
156.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19日)	334
157.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28日) ...	335
158.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1月29日)	337

159.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2月12日)	337
160.马克思致茹尔·盖得(1878年底—1879年初)	339

1879年

161.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月30日)	340
162.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月1日)	342
163.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4月)	343
164.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月10日)	344
165.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5月28日)	350
166.恩格斯致古根海姆(6月16日)	351
16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17日)	352
16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6月26日)	353
169.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7月1日)	356
170.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29日)	358
17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4日)	359
172.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8月7日)	361
173.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19日)	362
174.恩格斯致卡尔·赫希伯格(8月26日)	363
175.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8日)	364
176.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15日)	366
177.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 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9月17—18日)	368
178.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9月18日)	384
179.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19日)	385

180.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9日)	386
181.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24日)	391
182.马克思致贝尔塔·奥古斯蒂(10月25日)	392
18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14日)	393
18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4日)	399
185.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1月24日)	400
186.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2月3日)	404
187.马克思致某人(12月11日)	405
18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2月16日)	405
189.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2月19日)	408
190.恩格斯致阿梅莉亚·恩格尔(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411

1880年

191.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0日)	412
192.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2月17日)	414
193.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3月26日)	415
194.恩格斯致赫·迈耶尔(3月底)	415
195.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4月1日)	416
19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月4日)	419
197.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5月4—5日左右)	420
19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初)	420
199.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6月27日)	423
200.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7月22日)	424
201.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8月2日)	426
202.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8月5日)	427

203.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17日)	429
20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30日)	431
205.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9月3日)	432
20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3日)	433
207.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9日)	434
208.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9月12日)	438
20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9月12日)	440
210.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9月29日)	443
211.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10月5日)	443
212.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0月12日)	444
213.恩格斯致哈·考利茨(10月28日)	445
214.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1月4日)	446
21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	449
216.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5日)	454
217.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1月12日)	454
218.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1月13日)	455
219.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2月8日)	456
220.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2月24日)	457
221.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2月29日)	458

附 录

1.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5年10月25日)	461
2.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6年8月16日和 20日之间)	462
3.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6年11月25日)	465

4.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1月 20日或21日)	467
5.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8年6月8日)	471
6.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0月1日)	472
7.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摘录)(1880年10月27日)	475
8.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摘录)(1880年10月31日)	476
9.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1月23日)	477
10.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	479
11.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莉·白恩士逝世的讣告	481
注释	485—563
人名索引	564—608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609—634
期刊索引	635—643

插 图

卡尔·马克思(七十年代下半期)	86—87
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梅特兰公园路41号),从1875年3月 到逝世马克思一直住在这里	126—127
马克思 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的第一页	131
恩格斯 1875年11月12—17日给拉甫罗夫的信的第一页	159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女儿燕妮	180—181
马克思 1877年11月10日给布洛斯的信的第一页	287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	318—319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432—433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	468—46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75年1月—1880年12月

第一部分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75年1月—1880年12月

1875年

1 8 7 5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¹

伦 敦

[1875年2—3月于伦敦]

动手写吧,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敌人来对待的,因此他编造出各种各样不存在的争论问题。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²

1875年8月21日于卡尔斯巴德
城堡广场“日耳曼尼亚”^①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上星期日到达这里。³ 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

① “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座落在城堡广场旁的城堡街上。——编者注

了; 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

我现在准备自己当自己的医生, 甘斯博士不无忧郁地对我实说, 疗养地不下三分之一的老客人都是如此。我的私人医生库格曼不在, 对我的治疗也起了非常良好的作用。⁴

这里的人尽管换来换去, 但是看起来还是象从前一样: 凯特勒的“匀称的人”⁵ 绝无仅有; 相反地, 大部分人是两个极端, 不是肥胖得象酒桶, 就是干瘪得象纺锤。

我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户外, “事情”办完之后, 我的主要消遣是想出新的游逛之地, 在山林中发现生地方和新风景; 由于我不太善于辨别方向, 遇到很多意外的事。

从今天起, 警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 因为我收到了付疗养费的收据。我登记的身分是哲学博士, 而不是食利者; 这同我的钱袋十分相称。和我同姓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满殷勤, 总是和我同时到达。

昨晚我到以啤酒著名的“酒花藤”^①, 喝了一杯吉斯许布尔矿水。那里的座上客有些是卡尔斯巴德的小市民, 整个谈话都是围绕着老牌比尔森啤酒、民酿啤酒和厂造啤酒的优缺点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它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分成几派。一个人说: “真的, 老牌啤酒我一口气能喝下十五杯” (而且是大杯)。另一个回答说: “呸, 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派的人, 但现在摆脱了这些争论。我不加选择, 各种啤酒一样地喝得带劲”, 等等。在这些聪明的本地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柏林纨绔子弟、见习官⁶ 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争论卡尔斯巴德各家著名饭店的咖啡的优点, 一个人郑重其

① “酒花藤” 是卡尔斯巴德的一家饭店。——编者注

事地肯定说：“统计数字〈!〉^①证明，雪恩布龙公园⁷ 的咖啡最好。”这时一个本地人叫喊道：“我们的波希米亚就是伟大，它有伟大的创造。它的比尔森啤酒销行各国；啤酒大王萨尔茨曼现今在巴黎有一家分厂；这酒还运往美国呢！可惜，我们不能把我们那些在山岩中凿出的大酒窖也运给他们，因为它们是酿造比尔森啤酒所必需的！”

我把在这里至今所见到的俚俗风尚简单地告诉你之后，现在来谈点旅途见闻。

在伦敦，一个滑头滑脑的小犹太夹着一只小皮箱匆匆忙忙地上了我们的车厢。快到哈里季时，他找起钥匙来，要開箱子，说是要看看他的办事处小伙计是否把一切需用的衣服装了进去。他说：“因为在办事处收到了我的弟兄从柏林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柏林，于是派了小伙计到我家去拿需用的东西。”他翻腾了好一阵，到底找到一把钥匙，虽然不是原来的钥匙，但总算打开了箱子，一看裤子和上衣不是一套，睡衣和常礼服等都没拿来。这个小犹太在船上对我说了心里话。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欺诈。”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名叫贝恩施坦或伯恩施坦的美籍德国人（是他的柏林朋友瑙曼介绍给他的）骗去他一千七百英镑，而他被认为是最机灵的商人之一呵！那个家伙冒充是经营非洲贸易的商人，把他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第一流公司里买下的数千英镑货物账单拿给他看过；说是载运这批货的轮船正停泊在南安普顿。因此，小犹太借给了他所要借的钱。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先生的消息，于是他就开始不安起来。他写信到布莱得弗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德和曼彻斯特。他把回信拿给我看。回信说：贝恩施坦在他们那里取了货样并购买了货物，约定**提货时**付清货款；账单只不过是手续，货物从来没有提走。在南安普顿，货物被扣押，发现船上装载的贝恩施坦的货物只是一些塞满了草垫子的货包。我们的小犹太很恼火，除了失去一千七百英镑，更主要的是，象他这样一个机灵的商人竟被人捉弄了。于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瑙曼和柏林的弟兄。后者发电报告诉他，在柏林发现了贝恩施坦，并且报告警察把他监视起来了，要他急速启程。我问他：“您打算到法院对这个先生起诉吗？”“决不，我只想要他还钱”。我说：“这些钱，他恐怕已经挥霍掉了。”他说：“决不会！他在西蒂还骗了别人（他数出一切可能受骗的人）一万二千英镑。他必须把钱还给我，而别人让他们自己考虑怎样处置他。”最妙的是，在我们到达鹿特丹时，才知道他只能到明登，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能继续前进。这个家伙象发疯似的大骂铁路管理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奇怪的旅伴——一个死人。护送他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德国人，此人对我说，死者名叫拿沼尔，美因兹人，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去伦敦访友被车轧死，他的家属要把他运回家去埋葬，这个送死尸的乘客同样也不能立即往前走了。船长对他讲，不到德国领事那里办完一定手续，他们就不交出死尸。

在科伦和法兰克福之间（我中途没有停留），有一个外表象凡俗人的天主教神父上车。从他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他是从都柏林参加完奥康奈尔纪念会⁸回法兰克福（他在那里定居）去的。他谈笑风生。到科布伦茨这个换车的地方，车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是走新航线经过符利辛根来的：小汽艇显然比糟透的哈里季

纵帆船要好得多。我试图引他谈谈文化斗争⁹。但他起初持不信任态度,表现极其审慎,却大谈特谈卡佩勒阁下的口才。最后,神灵^①帮了我的忙。神父把他的水瓶拿了出来,水瓶是空的;此时他对我说,他自从进入荷兰以后,就又饿又渴。我把白兰地酒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以后,精神振奋。他喝了个够。旅客上车时,他用家乡话同他们开些无聊的玩笑,但同我谈话继续用英语,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在我们德意志帝国多么自由,谈到文化斗争,竟要用英语隐晦地谈论。”在我们到法兰克福下车前,我还没露我的姓名,我对他说,假如他最近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谈论黑色国际和红色国际¹⁰之间的新阴谋,不必惊讶。在法兰克福,我得知(在《法兰克福报》编辑部),我的旅伴是穆策尔伯格先生,他差不多代替了那里的天主教主教。他想必在《法兰克福报》(他阅读这家报纸)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该报刊载了一条关于我路过当地的简讯。¹¹

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¹²宗内曼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但是他很自命不凡。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向我说明,他的主要目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引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的报纸^②是公认的南德意志最好的交易所和商业的报纸,所以有经费来源。他很清楚,他的报纸作为政治消息的传播者给工人报刊帮了忙。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党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例如,他邀请了瓦耳泰希担任通讯员,可是合并的党执行委员会¹³禁止瓦耳泰希写通讯。他说,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的举止过于象一个煽动家;相反地,倍倍尔得到普遍的赞扬,等等。回来时

① 双关语:“神灵”的原文是《Geist》,也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

② 《法兰克福报》。——编者注

我还要跟他再次会面。我也见到了格维多·魏斯博士，他来看望他的女儿（《法兰克福报》的一个编辑施泰恩博士的妻子），要住几天。如果我早到编辑部几分钟，那就糟糕了——会碰上士瓦本的卡尔·迈尔（《观察家报》的前任编辑）。

顺告：法兰克福和一切主要商业中心的生意比从德国报纸上所看到的还要糟糕。

你的朋友卡菲埃罗住在巴枯宁处，甚至为他在罗迦诺买了房子。

好吧，祝你健康，请勿相忘。我又得办“事情”去了。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5年9月8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弗雷德：

你也许从杜西那里已经知道，8月18日我亲手（小甘斯博士在场）在此地邮政总局投寄给她的第一封信被中途扣下了，没有疑问是普鲁士邮局干的。后来的几封信寄到了，最近一封信（我上周寄给她的）似乎又遭到第一封信那样的命运，否则我该收到她的回信了。

我这次治疗的效果非常好，除偶然情况外，睡眠也不错。无

怪乎许多和我认识的医生都说我是卡尔斯巴德的模范疗养者。这些先生们一有机会就用“有医生在”等说法，竭力诱使我离开“得救”^①之途，但是诱惑者都失败了。

作为第二次来的病人，在矿水饮用上，我的等级更高了。去年我饮用的矿水主要是泰莉莎矿水（列氏 41°）、马尔克特矿水（39°）和米尔矿水（43.6°）；那时我只喝两次喷泉水，每次一杯。今年从第二周起，我喝的是岩石矿水（列氏 45°，每天一杯），贝尔纳德斯矿水（53.8°，两杯）和喷泉水（列氏 59—60°，两杯），每天早晨共喝五杯热的；此外，起床时和睡觉前加喝一杯凉的施洛斯矿水。

根据斐迪南·腊格斯基教授分析，喷泉水含有下列成分¹⁴：

按 16 盎司 = 7680 喱计算

硫酸钾	1.2564
硫酸钠	18.2160
氯化钠	7.9156
碳酸钠	10.4593
碳酸钙	2.2870
碳酸镁	0.9523
碳酸锶	0.0061
碳酸亚铁	0.0215
碳酸锰	0.0046
磷酸铝	0.0030
磷酸钙	0.0015
氟化钾	0.0276
二氧化硅	0.5590
固体组份总量	41.7099
游离和半游离碳酸	5.8670

① 双关语：“得救”的原文是《Heil》，也有“治疗”的意思。——编者注

此地邀请来参加色当会战¹⁵纪念活动的家伙中有一个巴门的商人古斯达夫·克特根，他是否就是那个老傻瓜¹⁶？

注意：卡尔·格律恩在同你竞争，明春将要出版一本自然哲学著作，他已在柏林的《天平》杂志上发表了导言，魏斯已从柏林寄给了我。¹⁷

我星期六^①离开这里，先去布拉格，因为今天收到奥本海姆从那里寄来的信^②。然后从布拉格经过法兰克福回来。

弗累克勒斯博士刚才已来请我去吃饭。看来，长信是怎么也写不成了；同时弗累克勒斯说，这影响治疗。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① 9月11日。——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42页。——编者注

1 8 7 6 年

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¹⁸

1876年5月24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3号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两封信¹⁹，附上。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末，拉萨尔分子很快就会成为头脑最清晰的人，因为他们接受无稽之谈最少，而拉萨尔的著作又是为害最小的鼓动材料。我倒想知道，这个莫斯特到底向我们要求什么，为了使他满意，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莫斯特先生真是大发慈悲，他还没有要求我们不仅要善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错误（好象问题仅仅是一些错误），以便他在下一版²⁰里纠正，而且还要拍拍他的马屁才好。这个人（我指莫斯特）竟能够既给整卷《资本论》写出概述²¹，而又对此书一窍

不通。这一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如果不是由威廉^①,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理论水平的人主持,就不会欣然发表各种胡言乱语(愈荒谬愈好),也不会以《人民国家报》的全部权威向工人加以推荐,那末,一切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也就不会出现。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

对于愚蠢的威廉,这一切只不过是求之不得的一种催索稿件²²的借口。好一个党的领袖!

附上昨天《每日新闻》刊载的一篇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很有意思的通讯报道;笔者尤其可信,因为索弗特的革命²³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东方的事件开始接近于危机;塞尔维亚人又想借债(即停付期票),黑塞哥维那起义者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表明俄国在那里怎样进行阴谋和挑唆活动。我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此地今天是第一个雨天,昨天只下了一场雷阵雨。祝燕妮一切安好。²⁴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龙格一家和拉法格一家。

你的 弗·恩·

我刚刚发现,威廉已把莫斯特的全部稿件²⁵按印刷品邮寄给我。谁晓得,这在国际邮政上是否容许,稿件是否寄得到!你可否顺便去看一看,稿件是否在那里;如在那里,请寄给我,下星期五^②以前,我在这里。利森太太会告诉你,她替我收下的文件等等保存在哪里。

①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6月2日。——编者注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6 年 5 月 25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寄这封信的同时,原封寄去收到的莫斯特的稿件²⁵。附上的威廉^①的废纸,我拆阅了,我以为它与莫斯特有关。此外,我从你家里取来了北部大铁路公司寄来的一份广告,以为是有关业务上的什么东西,想寄给你,现在却发现它不过是供旅行者使用的游览线路图。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²⁶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特别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说,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

①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想家,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而且后来还在出版物²⁷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他发现唯有莫斯特使《资本论》成为合理的东西。²¹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无知之徒,我们是绝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土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的那种方法²⁸感到恼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具有警告意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于是他们就想利用诽谤、心地善良的浑厚和义愤填膺的友爱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

其实,根源就在于李卜克内西缺乏稿件,说老实话,从这点就可看出他的编辑才能。可是他心地狭窄到这种地步,尽管稿件缺乏,他还是不肯哪怕提一句贝克尔的《法国公社史》^①,或者至少从其中摘选几部分。

你会记得,不久以前,当我们谈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向你指出过在土耳其人中出现清教徒式的政党(以可兰经为依据)的可能性。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根据《法兰克福报》的君士坦丁堡通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要废黜苏丹,让他的弟弟继位。²⁹那个会讲土耳其语并在君士坦丁堡跟土耳其人交往很多的记者还强调指出,他们很清楚伊格纳切夫的鬼把戏,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中间散布各种令人惊慌的流言蜚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套不住土耳其人,就别想消灭他们,而不敢(或者是由于财力不足还不能)利用有利时机采取坚决行动的俄国人,目前采取的冒险行动,与其说可能使土耳其人在欧洲垮台,不如说更可能使他们本国的制度崩溃。

小燕妮身体很好,但婴儿却稍有不妥;不过,医生说不要紧。他将取名让(龙格父亲的名字)·罗朗(劳拉的绰号)·弗雷德里克

① 伯·贝克尔《1789—1794 年的革命巴黎公社史》。——编者注

(向你表示敬意)。

哥本哈根人拍电报和写信给皮奥(他星期一^①走了),邀请我参加工人代表大会(6月初)³⁰。好象我现在能够做这样的旅外演出,这真是幻想。

我们的公园今天用板子围起来了。可笑的是,古德意志的风俗作为一种奇风异俗而在英国继续存在。这就是用围篱的办法,也就是用退出公共马尔克的办法保存“真正的自由的财产”。

彭普斯给我的妻子和杜西写来了长信。虽然在缀字法上有些谬误,不过更重要得多的是,她在文风和表达能力上有了真正惊人的进步。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克思

迪希^②成了一头怎样的蠢驴!当英格兰完全陷于孤立的时候,他还坚持把一打左右的芬尼亚社社员关在监狱里!³¹

关于“李希特尔”,李卜克内西在提醒时不应该仅限于暗示。³²不排除李希特尔带走我的通信录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还不相信这一点。

艾希霍夫为阿尔宁效劳一事,我们在李卜克内西之前老早就知道了,在艾希霍夫憎恨俾斯麦和施梯伯的情况下,这是毫不足怪的。注意:《法兰克福报》刊载了普鲁士对阿尔宁的逮捕令,根据逮捕令,要把他的钱财没收,把他本人交给柏林警察局处理,对外国当局则保证偿付费用和相互帮助!这是由已经审理过的关于他偷

① 5月22日。——编者注

② 迪斯累里。——编者注

窃文件一案引起的。) ³³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6 年 5 月 28 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 ²⁵ 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³⁴中所提出的论据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揭露这个家伙。对于批判这位贵人的历史观——认为杜林以前的一切都是废话——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可以从里面引证他自己的蠢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

手里。^①我已经订好了计划——j' ai mon plan。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失去了说什么“冷酷”等等的借口,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是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人的。

我希望威廉^②在《新世界》上登载莫斯特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就是为《新世界》写的。莫斯特总是不善于剽窃,竟把自然科学中最可笑的谬论,如**环体**和**恒星分离说**(根据康德的理论),安在杜林头上!

问题不仅仅在于威廉缺乏稿件,这可以采取赫普纳和布洛斯那时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时事文章等等来补救。主要的是威廉切望填补我们的理论空白,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同时,他想在理论方面尽量离开我们而独立,由于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所以他在这方面总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远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认为,同《人民国家报》的那些理论上的蠢才相比,杜林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总比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糊涂的先生们的著作要好一些。

关于土耳其事件,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我还是希望事态向前发展;最近一周,事态看来有些停滞,而东方革命比其他革命更加要求迅速的决断。苏丹^③在宫廷中聚积了大量金银财宝——这就是

① 套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阿卜杜-阿吉兹。——编者注

对他永无止境的搜刮怨声载道的原因——，数量相当之大，索弗特²³要求从其中拿出五百万英镑，可见那里的钱财必定还多得多。但愿三国皇帝的哥尔查科夫照会³⁵的递交会使事态导致危机。

代我向燕妮和龙格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荣誉，我竭力不辜负这个荣誉。祝愿取了三个大名的小家伙已经康复。^①

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②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③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从 1853 年以来，赫尔姆霍茨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自在之物问题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弄清楚。此人不知羞耻，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再版他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④出版的荒谬货色。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大家。我们将于星期五^⑤返回伦敦。彭普斯的文风有了那样大的进步，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注意得不够。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 16—17 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④ 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于 1859 年出版。——编者注

⑤ 6 月 2 日。——编者注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³⁶

1876年7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
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摩尔：

我已写信给拉法格，要他告诉我们他到达的日期，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附上威廉^①的信和莫斯特的附件。你看，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威廉何等重视“和解的尝试”呵！³⁷好象是可以（也就是好象任何人都可以）和那种背叛行为已被证实的无赖们交往似的。也好像是不管什么样的和解都会产生一定结果似的。如果他们之间达成和解，那末会怎样呢？如果这些人在目前的条件和情况下想再一次冒充国际，那就随他们的便吧，而我们是不理睬他们的。

塞尔维亚的失败好得很。³⁸这次战争的本来目的是要在整个土耳其引起燎原大火，可是各地的燃料是潮湿的：门的内哥罗为了自己的目的背叛塞尔维亚；既然塞尔维亚打算解放波斯尼亚，波斯尼亚也就不想举行任何起义；而威武的保加利亚人则袖手旁观。塞尔维亚解放军必须依靠自己的给养，在夸耀一时的进攻之后，没打过一场大仗，就返回匪巢。这大概也会使罗马尼亚人得到一点教训，而俄国的计划也就接近完蛋了。

①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我仍然在这里以杜林的哲学^①——从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荒诞透顶的胡言乱语——自娱。尽是些夹杂着十足的说八道的高傲而庸俗的言论。但是，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以便迎合作者所十分熟悉的读者，这些读者想依靠施给乞丐的稀汤^②毫不费力地迅速学会谈论一切。这个人好像是特意为几十亿赔款时期^③的社会主义和哲学而创造出来的。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6年7月26日 [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尽管在海边消磨时光，但想必还没有忘记，你是在这个星期一^③才离开的；可是，住在122号住宅^④的寡妇们对我说，你们已经打算在本星期的中间或周末返回（昨天就这样转告我了）。³⁶至于上一个星期，劳拉是在布莱顿度过后半个月的（我也跟她一起前往那里，因为我的妻子写信告诉我，她很不舒服；拉法格是星期六到达的，星期日又跟我和劳拉一起返回了）；龙格和小燕

① 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

② “施给乞丐的稀汤”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中的用语。——编者注

③ 7月24日。——编者注

④ 即恩格斯在瑞琴特公园路的住宅。——编者注

妮还被学校缠着⁴⁰。拉法格夫妇在本星期五或星期六前往兰兹格特，星期天再回来，因为拉法格丢不开业务⁴¹，而劳拉在星期一还得教课。她要到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才能有空闲时间。（她在上星期缺了一天课，这个星期必须补上，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下，这是不很惬意的。）

我将把你来信的内容告诉家里的其他人。

在我们去的时候，我的妻子还病得很厉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稍有好转。一俟她感觉良好，就一定到兰兹格特住几天。琳蕻最近几天将完全忙于为杜西准备行装。⁴²

在布莱顿，人们告诉我们，布腊沃夫人是芭蕾舞演员，而柯克斯夫人是她的裁缝。我的妻子住在布莱顿的时候，布腊沃夫人在那里举行了一些人数比较多的宴会。

在最近一号《前进》上，刊载了一篇关于巴枯宁葬礼的令人作呕的颂扬文章⁴³，主要登场人物是吉约姆、布鲁斯、两个勒克律和大名鼎鼎的卡菲埃罗。这篇文章把巴枯宁描绘为革命的“巨人”。预告同一记者的下一封信将报道关于在葬礼以后产生的两个国际（即谋求工人“自由联合”的汝拉人和追求“人民国家”的德国人）的合并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按照“1873年代表大会”（吉约姆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把章程的第三条修改一下就行了。⁴⁴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的短评（不知你读到没有）中声明，谁也不可能比我们（即他）更希望这样；他这个积习难改的饶舌者又补充说，让我们看行动，而不是看言论。⁴⁵吉约姆先生宣称《人民国家报》是非巴枯宁主义国际的权威，这当然使他感到高兴。拉甫罗夫显然认为，用刊载巴枯宁主义者的通讯报道的办法把这一派也拉到自己的报纸方面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营业手腕。

布莱顿水族馆在落成时，我参观过⁴⁶，从那时（三年前）以来，它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同牧师达成的妥协办法，它在星期日下午（到晚上）也开放，但是有一个“干旱的”条件，可怜的参观者得不到点滴饮料，连生水也喝不上。你应当哪天去看一看。

衷心问候全家和鲍利夫人。

你的 摩尔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6年8月19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弗雷德：

我按伦敦的地址写信，因为不知道你是否还住在海边。³⁶

首先谈谈我们旅途的遭遇。⁴²按照我的计划，我们在科伦过夜，早晨六时从那里启程，把纽伦堡作为下一个停歇点。约下午五时，我们到达纽伦堡，准备第二天晚上再前往卡尔斯巴德（这是14日，我们通知卡尔斯巴德的女房东，15日到达）。卸下提箱，并交给了搬运车夫，让他把我们送到城外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家旅馆。但是，这家旅馆只有一个空房间。同时店主告诉我们一个很坏的消息，我们在其他地方未必找得到一个歇脚的地方，因为市里住满了外地人，一方面因为有一个磨粉工人和面包工人的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因为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要去拜罗伊特参加国家音乐家瓦格纳的愚人节⁴⁷。果然是这样。我们跟着搬运

车在市里转了很长时间，可是无论在最小的客栈或是在最大的旅馆都找不到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从外表上认识了古老的德国手工业中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于是我们不得不返回车站。在那里人家告诉我们，离卡尔斯巴德最近的城市是魏登，我们还可以到那里去。我们买了到魏登的车票。可是，列车员先生喝多了一点（或者是很多），没有叫我们在诺伊基尔亨下车——从那里有一条到魏登的新建的铁路支线——，而把我们拉到伊列洛^①（这个偏僻地方的名称大概是这样）。我们不得不又从那里乘车（往回）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在半夜才终于到了魏登。这里唯一的一家旅店仍然客满，我们只好在火车站的硬椅子上耐心地等到早晨四点钟。从科伦到卡尔斯巴德的整个路程使我们耗费了二十八个小时！而且天气又是那样可恶地炎热！

第二天，我们在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六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帖普尔^②河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

不过，最近三天，过度的炎热稍微减退了，而在最热的日子里，我们到了我过去知道的森林峡谷，那里还可忍受。

小杜西在路上很不舒服，在这里已显然复元了。卡尔斯巴德象往常一样，对我发生奇效。最近几个月来，我那讨厌的头昏脑胀病又复发，现在全好了。

弗累克勒斯博士告诉我一件使我大为吃惊的新闻。我问他，他那个巴黎的表姊妹沃耳曼夫人是否在这里。那是一位很有意思的

① 伊连洛埃。——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帖普拉。——编者注

女士，我是去年认识她的。他回答我说，她的丈夫在巴黎交易所的投机中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以及妻子的财产，以致这一家陷于绝望状态之中，不得不搬到德国的一个穷乡僻壤去居住。这件事的奇异之处在于：沃耳曼先生在巴黎开设了一家颜料厂，发了一笔大财；他从来没有在交易所干过证券交易，而是把他在生意上不用的钱（连同他妻子的钱）放心地买了奥地利国家证券。他突然出现一种怪念头：他开始觉得奥地利国家靠不住，于是便卖出自己的全部证券，并**完全秘密地**（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和跟他有交情的海涅和路特希尔德）开始在交易所干起……土耳其的和秘鲁的证券的投机交易！直到倾家荡产。可怜的妻子正在忙于布置刚刚在巴黎租赁的房子，而在一天早晨，她毫无精神准备地得知，她成了一个穷光蛋。

弗里德伯格教授（布勒斯劳大学，医学家）今天告诉我，伟大的拉斯克尔出版了一本匿名的半小说体裁的书，书名是《**一个男子心灵上的感受**》。这些崇高的感受前面还有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先生为之吹捧的序言或引言。拉斯克尔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女人（也包括金克尔的女儿）都热恋过他，于是他说明为什么他不仅没有跟所有的女人结婚，而且跟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搞出什么结果来。这大概是真正的懦弱心灵的“奥德赛”。很快就出现了讽刺作品（也是匿名的），如此令人可怕，以致奥托的伟大的弟兄^①忍痛花钱买下了所有还在出售的《感受》。“义务”使我离开书桌。因此，下次再写吧，如果碱性热饮料的出奇的麻醉效用使我还有可能涂涂写写的话。

① 奥托是俾斯麦的名字；伟大的弟兄是指爱德华·拉斯克尔。——译者注

我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摩尔

这里根本没有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但是拉甫罗夫给我寄来了一本厚厚的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书。⁴⁸不管怎样，这本书我也推迟到未来去读。在拜罗伊特的未来的音乐⁴⁹轰鸣之后，现在这里一切都沉浸于未来。

这里有很多俄国人。

刚刚从妻子的信中得知，你还在兰兹格特。因此把信迳直寄到那里。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卡 尔 斯 巴 德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于星期二寄到这里，现正在你的女儿^①之间传阅。你们从科伦到卡尔斯巴德的二十八小时的漫游，这里谁也不羡慕，可是对于帮助你们度过那一切灾难的巴伐利亚“液体”的数量，人们却大打其赌。

琳蕙是上星期一从哈斯廷斯来到这里的，她在哈斯廷斯同燕妮和拉法格一家度过了一个星期天；她的身体本来不很好，可是还是去洗海水浴，因而头痛得很厉害，痛了两天；第二次尝试更

^① 燕妮·龙格和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加重了病情，结果只好不洗。她于星期二回家去了，而第二天，也就是前天，你的妻子来到了这里，她看起来至少比六个星期前好得多。她能跑很多路，胃口不错，睡眠似乎也十分正常。我在车站请她和莉希喝了一杯波尔图酒提提精神，随后她们就在海滨沙滩漫步，并为她们不用写信而高兴。海水浴对莉希发生奇效，但愿这次的疗效能维持一冬。

目前在兰兹格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往返票有效期内，在这里呆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呆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海滨浴场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

对于为疗养区的气氛弄得愈来愈蠢的人，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①。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他也就象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

① 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

马驼着他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没有越出普鲁士公法的作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是“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对之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蕙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①已退居到上院⁵⁰，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门的内哥罗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尔布斯这个还是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称赞口吻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②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

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② 指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6年12月11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柯瓦列夫斯基昨天来我这里，他要汉森的著作⁵¹；我对他说，他**明晚**可以拿到；同时，根据他的要求，约好明晚（星期二）去看你。

现将汉森的著作寄给你，你会象我一样用两三个小时很容易地读完它。

关于装订的事已经写了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在会议（于圣詹姆斯大厅召开）⁵²闭会后，格莱斯顿先生来到了诺维柯娃女士坐的厢座，跟她握手——“为了表示〈据诺维柯娃说，他是这样讲的〉英俄之间的同盟已经存在”——并挽起她的手臂趾高气扬地从退向两旁的人群中走过；他是一个比较矮小、干瘪的人，而她则是一个真正的龙骑兵。她对柯瓦列夫斯基说：“这些英国人多么笨拙！”

总司令切尔尼亚也夫先生两次拍电报询问诺维柯娃，他是否应当出席会议；她不得不答复他说，格莱斯顿先生乐意跟他单独会见，但是认为公开露面是不适宜的。

哈里逊（他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十字形和半月形》一

文⁵³中大吹大擂刚刚从柯瓦列夫斯基那里搬来的某些见解）在会议上（凭票入会场）当面对豪威耳说，与会的工人无一例外都属于被收买的一帮人，他（哈里逊）对这一帮人很了解。

很遗憾，查理·达尔文也让自己的名字加入了这个齜齜的示威；路易斯拒绝了。

1877年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7年2月23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给比尼亚米寄去一封信，订阅了《人民报》，并给他写了选举情况。⁵⁴三天前，即在我们启程之前⁵⁵，我收到了三号《人民报》⁵⁶，缺的那几号，他将补寄给我。我的介入看来是非常适时的。

1月7日《人民报》报道陪审法庭开庭审理都灵警察长官（警察局长）比尼亚米（就是用“维尔木特酒”款待特尔察吉的那个人，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⁵⁷）营私舞弊案件（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①）。有一个名叫布朗迪尼的警察供称，他奉比尼亚米的命令到特尔察吉家里进行了装样子的搜查，但是他又从同一个比尼亚米那里得到了命令，只取走特尔察吉交给他的东西。当逮捕特尔察吉的命令签署下来时，特尔察吉事前已经被另一个警察普雷梅拉尼按照比尼亚米的命令逮捕了；“特尔察吉是比尼亚米的密探，

① 出自诺朗·德·法图维的喜剧《小丑——从月亮上来的皇帝》。——编者注

比尼亚米每天付给他三个里拉”（法郎）。《人民报》就此指出：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政府的秘密基金”是干什么用的。

巴枯宁主义者的小报《铁锤报》——我从报名就能认出那个卡菲埃罗——对此做了回答。由于不敢谈论特尔察吉的丑事，于是这家小报就抓住“阶级政府的秘密基金”大做文章：可见，你们的“非阶级政府”也将拥有“秘密基金”，可见，你们也将按老一套办事，接着就是一大篇人所共知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激昂慷慨的道白。《人民报》对这家小报进行了应有的反击，随即向《汝拉简报》进攻，指出《人民报》的四行字使它暴跳如雷，而它却把事情说成似乎《人民报》真的被气得大发雷霆，其实汝拉人的诽谤只是使《人民报》“觉得好笑”。

〔《人民报》接着写道，〕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妒嫉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它的洛约拉的^①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而“正直的人们很快将给他们以应得的回敬”。

在这一号报纸上，还刊载了厄·德·（《柏林自由新闻报》的德伦伯格）关于柏林选举的通讯。

2月16日的报纸刊载了署名“塞·德·巴·”^②的一篇布鲁塞尔通讯，内容是关于新兴的佛来米人争取工厂法和普选权运动，结尾是这样写的：

“因此，我们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比起多少年、以至整整二十五年地停滞不前，对着月亮大喊，期待革命妈妈降临来打破工人的锁链，可以更迅速

① 指耶稣会的。——译者注

② 塞扎尔·德·巴普。——编者注

和更可靠地赢得无产阶级的解放。”

接着，它以十分友好的语气提到了老贝克尔的呼吁书⁵⁸，把它作为一种预兆。

今天收到比尼亚米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要刊登我的一篇关于选举的文章，并证实说，包括从威尼斯到都灵这一地区的上意大利联合会，这几天正在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⁵⁹，“准备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开展斗争”。《人民报》是它的正式机关报。

这样一来，就在意大利的律师、文人和游民的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外，库诺时期在米兰的所有老的同盟⁶⁰盟员莫罗·冈多尔菲等人，看来都参加了联合会，这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的确，在象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假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长久的。而上意大利不仅在战略方面，而且在整个农业半岛的工人运动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现在完全跟着纽沙特尔的世界政府⁶¹走的只有西班牙，而这又会维持多久呢？

附带说一句，为了更密切地注视这些事态，德穆特先生早该象约定的那样订阅《汝拉简报》。我们应该知道，全球独裁者和至圣王位的监护者^①将颁布一些什么样的革除教籍令。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① 詹·吉约姆。——编者注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3月2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请他暂时还把校样⁶²给我寄到这里来，通常最迟在星期一我就可以收到校样，但是这一星期什么也没有收到，我担心，又同往常一样出了什么毛病。请你费心到我家里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校样，并把它寄给我。利森夫人会把收到的报纸邮件拿给你看，从中你很容易找到校样；她还会给你报纸封套等用来包装校样。不然的话，这些人可能又在用我的名字刊登他们所编造的胡言乱语。

丽娜^①和彭普斯要到这个月中旬才回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使我感到高兴。第一，那时候我们已经又在家里了，因为我们打算下下星期二^②回去；第二，上次由于仓促，只给丽娜寄了十五英镑（当时我只有这么多），现在有了时间，所以再给她寄五英镑，以备不时之需，并再一次向她说清楚（这大概不是多余的），别图省钱，而要使路上舒适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寄去的所有的钱只是作为到这里来的路费用的。

我们这里的天气原来非常好。今天则有雾并且潮湿，时断时续地下雨。伦敦和布莱顿两地气候相差如此之大，今天早晨从报

① 丽·舍勒。——编者注

② 3月13日。——编者注

上看到，你们那里公园的水面上还覆盖着一时半厚的冰，而这里到上午十点钟，太阳就把夜里轻微冰冻的痕迹消除了。要想冬季在海滨住上两个星期，布莱顿确实是一个“上流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上流人士多的不得了。这里的水族馆以其繁殖鱼类和两栖类的成就赢得了真正的科学声誉，而伦敦却不知羞愧地进行拙劣的模仿，在韦斯明斯特建立了一个观鱼游乐场，而且还大肆喧嚷，真是丢脸。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莱 顿

1877年3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与此信同时，寄去《人民报》和在你家里找到的莱比锡邮件⁶²。上意大利联合会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它在声明中说，它一向遵守国际的“最初章程”⁶³，并正式同意大利各巴枯宁主义团体断绝直接的联盟关系。你必须把这件事，以及你第一封信^①中提到的十分有趣和使我高兴的其他事实，尽快告知《前进报》。⁶⁴否则李卜克内西又会在在这方面干出蠢事来。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冒，患鼻炎和咳嗽。

① 见本卷第32—34页。——编者注

丽娜一切顺利。^①

拉甫罗夫（他生活很苦）称赞你批判杜林的那些文章，但是他说，人们（即他）“对恩格斯在论战中这样温和是不习惯的”。

星期一你将收到我的一封长信^②。不要把这看作杜林式的手法——总是慷慨许愿，但是从不兑现。

衷心问候莉希。

你的 卡·马克思

希尔施和他的卡斯特尔诺真是见鬼。现在，后者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要求我充当他们目前正在创办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好象我现在有时间来干这个，——希尔施本该知道，我没有时间！如果只是为了形式而让我挂名，那么，这只是让我担负“责任”而对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卡斯特尔诺先生现在自己也承认，只要凯管事，他的《资本论》简述就只能是梦想，所以他想以另一种方式收拾我。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或者希尔施究竟为《资本论》做了些什么事情，哪怕只做到拉弗勒⁶⁵或布洛克⁶⁶那种程度。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 莱 顿

1877年3月5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杜林评论》。⁶⁷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

仔细阅读它，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现在，在我这样仔细阅读之后（而从李嘉图起的那一部分，我还没有读，其中必定还有许多奇谈怪论），我将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它了。当你潜心阅读，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

不过，在炎症使我心情烦躁的情况下，它作为一件附带的“工作”，对我还是大有益处的。

你的 摩尔

又及。那篇关于格莱斯顿—诺维柯娃的极尖刻的文章，经巴里加工修饰后，前天在《名利场》上发表⁶⁸，《白厅评论》对这篇文章怕得要命。昨天我们在同科勒特的儿子和女儿会见时得知，他们的父亲不赞成这样做，因为格莱斯顿虽然是个疯子，但毕竟是正直的，而这种辩论是“不体面的”。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3月6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衷心感谢你在《批判史》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⁶⁷这超过了我在这个领域里也把这个家伙驳得体无完肤的需要。拉甫罗夫说迄今为止对这个家伙太客气了，实际上，这话有一定的

道理。^①现在，重读《国民经济学教程》^②，识破这个家伙及其手法，已经无须担心这本破书里设下了什么圈套。现在，当这一整套目空一切的无稽之谈毫不掩饰地端出来的时候，我当然认为应当对它更加蔑视。好心肠的拉甫罗夫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说教中可以不必采取逐渐加强的作法，而我们在面临着如此长期搏斗的时候，就不能不这样做。然而，在哲学那一编的末尾就不会再埋怨我温和了，在政治经济学那一编将更不会埋怨了。^③

科勒特关于格莱斯顿的无穷忧虑是必然的。^④这是没有上面的命令决不会发生的事情。据说在格莱斯顿重新执政以前，必须沉默，而让乌^⑤通过连当事人也不明白的隐晦暗示来提出严重警告。同秘密外交作斗争，必须以秘密外交手腕来进行。

我将为威廉加工《人民报》的材料。⁶⁴无政府主义独裁者先生们在这次意大利的分裂中完蛋了。从这一号《人民报》关于“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的短评中可以看出，比尼亚米对这些人的特点很有研究。巴枯宁毕竟比过分急于当世界主宰者的吉约姆先生更能干和更有耐心。

你寄给我的不是新的校样⁶²。到目前为止，我一份也没有收到。威廉真是太乱七八糟了。

再过一星期我们就回来了。莉希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饭量接近正常，这里一望无际的海滨空气也好极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

②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编者注

④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⑤ 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 莱 顿

1877年3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怕以后忘记，现对前一封信再做如下补充：

（1）休谟关于“**劳动价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最后才提高的这一论点，是他关于货币量的增加对工业起促进作用的最重要一点，这一点还最清楚地表明（如果对此一般会有怀疑的话），他认为这种增加仅仅是因贵重金属的贬值而引起的。从我寄上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休谟反复谈到这一点。⁶⁹对此**杜林先生的书**^①**中只字未提**；而且一般说来，他对于他所赞颂的这个休谟的论述，同对其他一切作者的论述一样草率，一样肤浅。此外，即使他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也非常不便于在工人面前颂扬这种理论，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个问题。

（2）我当然不想把我自己认为重农学派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象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这一观点直接告诉这个人。在我有可能详细阐明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明确地把它讲出去，那就会被形形色色的下流作家接过去并加以歪曲。正因为如此，我在寄给你的评述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但是，看来这并不妨碍在答复杜林时引用《资本论》的下述

①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

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象在德文原本中那样一笔带过。

关于《经济表》⁷⁰：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年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在这里，个别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工作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企图在年产品离开流通的形式上说明年产品的再生产的情况。他们的阐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后继者更接近真理。”（第258—259页）⁷¹

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本能地有时自觉地——一直把提供**剩余价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分析的加深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第219页）⁷²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554页），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同上，第141—145页）。⁷³

正当我吃午饭时，伟大的巴里手中拿着八份报纸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英国报纸的编辑们是异常奇怪的动物。《名利场》的编辑（下属人员；因为社长兼老板、半乌尔卡尔特分子鲍尔斯先生正陪夫人在西班牙养病）终于登出了那篇文章⁶⁸，而苏格兰的《新闻晨报》和伦敦的《白厅评论》，以及六家政府报纸，或者不如说是掌握在托利党内阁（它为这些报纸炮制材料）手里的中央报刊，则被这篇文章吓住了。

结果怎样呢？就是《名利场》的这个人为了进行报复，现在反过来自己害怕（为了事业和巴里先生的利益）刊登上述八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文章，即针对《现代评论》上格莱斯顿的文章而写的那篇文章⁷⁴。他写信问巴里，一旦追究诽谤的责任，他该怎么办？我已指示巴里（他已有先见地带上上述八种报纸）应该怎样回答。如果不用科勒特先生的“忧虑”来解释这些动摇（我们不管怎样也得加以克服），那我就会大错特错。的确，如果有人揭穿他们秘密外交的勾当，岂不是很糟糕吗！

顺便说一句，俄国外交已完全堕落成一种滑稽剧。伊格纳切夫先生的外交旅行，不管起初是否顺利，到头来只能是比梯也尔先生在九月四日变革⁷⁵以后的外交旅行更为可笑和更为丢丑的巡拜。

我从高尚的甘布齐那里收到了他亲自写的悼念最近死去的高尚的法奈利的九页长的祭文⁷⁶。把这一祭文寄来的目的显然是想使我悔悟，不该在关于同盟的小册子中侮辱这个法奈利⁷⁷。

你的 卡·马·

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5月27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摩尔：

你对于我长久不写信必定感到奇怪。由于眼疾，我整个星期过得不痛快；强烈的阳光对眼睛没有好处。一个星期以来，我整天戴着眼镜，不喝酒，但起初丝毫不见好转。从昨天起才开始有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不再为眼睛担忧了。回伦敦（在星期五^①）时，一定要治好这个毛病，这种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的状况使我厌烦。

愚蠢的英国报纸在散布俄国人在阿尔明尼亚取得辉煌胜利的神话，其实这些胜利目前还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君士坦丁堡的索弗特不很快行动起来，穆赫塔尔—帕沙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的特点是，在采取什么行动以前，沙皇^②必先到来。此外，俄国军队的组织工作迄今看来确实比预料的要好些；然而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在真正的战役开始时就会看到。但是结局将取决于君士坦丁堡，而这种结局越来越紧迫了。

麦克马洪先生采取轻率行动⁷⁸，看来是错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是连交易所也不愿意真正上钩。他打算在法制范围内行事的保证也证明，结果并不符合布洛利一伙人的诺言。如果法国人这一次坚强不屈，并有组织地进行投票，只

① 6月1日。——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要不比前一次差，那么，他们就可能彻底消除这一类的反动。根据事态进程判断，这一步没有考虑使用暴力，以后如果企图使用暴力，那大概不会成功。不能象期票延期那样把政变推迟三个月。此外，布洛利不是实干家，而是议会的阴谋家；即使事情没有由于麦克马洪的疑虑和保留而几乎预定要失败，他也肯定要错过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事情的进展极其有利，而如果选民们这一次听任地方行政长官之流把他们当作投票的畜生，那么，他们就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但看样子是不会的。如果麦克马洪提出这样的抉择：不是良好的选举就是我辞职，这对老猪猡梯也尔是多么好的取胜机会！蠢驴！

你的 弗·恩·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 莱 顿

1877年5月3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希望你的眼睛已经好了。当洛尔米埃夫人的眼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和危险时，老龙格夫人曾送给她一小瓶软膏（大概至少价值三十法郎）。说来奇怪，用了少量这种软膏，在几天之内就把她的眼病完全治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软膏在法国很出名；根据它的气味、外形等等，你当然可以知道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你对土耳其形势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我几乎逐字逐句地把这一看法告诉了符卢勃列夫斯基。

但危机日益迫近。在俄国直接影响下的马茂德—达马德及其一伙本来就很想同俄国人缔结和约，而且自然也想就废除宪法（在斥骂麦克马洪反对宪法的那一号《泰晤士报》中也鼓吹这样做⁷⁹）达成协议。对沙皇^①来说，没有比这更合心意的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不过是预备性的军事检阅；各党派出于各种动机（况且根本不了解情况），都在渲染和夸大俄国人在小亚细亚的胜利；除了其他困难，还有刚刚处在初期阶段的财政紊乱；高加索病症暂时还只是散发性的⁸⁰；沙皇有可能保持住威望并摆脱这一切，而暂时还可以不必颁布宪法；此外，他还可以在西方的危机中起重要作用，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米德哈特—帕沙在这里尽力推动确实关系到土耳其的命运（和俄国最近的“发展”前途）的君士坦丁堡的运动。

我早就徒然地要利沙加勒相信（他现在又对之估计过高）的事情正在法国得到证实，这就是：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赞成共和制的，梯也尔统治以来的事件的确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战斗派”只代表旧政党的职业政客中的余孽，而不代表任何阶级。工人们（巴黎的）遵循的口号是：这一次是资产者老爷们的事情。因此他们就袖手旁观。

从附上的《马赛曲报》的剪报中，你可以看到激进派报纸是怎样对待麦克马洪的。明智的《法兰西共和国报》向他声明，只有他辞职，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艾米尔·德·日拉丹以起诉来威胁他，但在所有的报刊中对他最冷酷无情的是主要代表小店主的《世纪报》。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然而，波拿巴派准备拔剑已经太迟了（何况这不符合布洛利的方针）。尽管如此，仍可能试图（在议院再度延期开会以后⁸¹）实行戒严，这虽然是违法的，但可以用部长们负有法律责任和麦克马洪在宪法上不负责任来掩饰。这一条道路（至少波拿巴派是怂恿走这一条路的）可能还会引起暴力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去世，科勒特因职责关系已通知我。

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和往年同一时期相比还算不错。我妻子健康好转。

小家伙^①很容易就断奶了（但爱尔兰女人还在我们这里），可是有一种危险的爱好：不在房间里爬，而是爬楼梯。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卡·马·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7月15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我们从星期三起住在这里⁸²，但遗憾的是海边空气这一次对我妻子的效验不够快，她仍然食欲不振。曼彻斯特之行⁸³对我的影

① 让·龙格。——编者注

响早已成为过去，正如成语所说：“眼不见心不烦”。

附来的信和同一个维德（但不要把同我们快活的小骆驼子^①混淆起来）的另一封信同时寄到。⁸⁴请告诉我，你怎样答复这个市侩，以便我们能够行动一致。

《政治经济学》的初校样已经在这里。⁸⁵《哲学》⁸⁶的第六印张漏掉了二十九行，正在重新排印；但愿这一次不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对俄国人在亚洲的失败，我还没完全弄明白。高加索集团军是由八个师组成的，每个师十六个营，因此共有一百二十八个营常备部队（不包括步兵、守备部队和新编部队）。而洛利斯—梅里柯夫现在看来大约只有四、五十个营。如果我们给巴土姆和巴雅泽特^②的翼侧纵队再加三十个营（无疑是太多了），那么还有五、六十个营的情况需要弄清楚。看来，这些营大概是不得不留在高加索掩护交通线。即使说这种推测同最初俄国人说的大话相矛盾，那么这也不能成为否认的理由。看来，在苏胡姆—卡列登陆（不管它真正的直接结果如何）无论如何是完全达到了目的：把高加索集团军的近半数牵制在高加索本地。⁸⁷

俄国人似乎同时也在保加利亚为自己探索道路，土耳其人采取**纯粹消极**防御的策略（这使《科伦日报》的普鲁士尉官们感到十分绝望）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他们帮了忙。总之，看来他们是在准备穿过巴尔干，即通过加布罗伏—卡赞勒克或索非亚—菲力浦堡^③迅速发动进攻。如果他们发动进攻，而土耳其政府不因此

① 约·韦德。——编者注

② 现在土耳其称作：多古巴雅西特。——编者注

③ 保加利亚称作：普罗夫迪夫。——编者注

而被吓倒，那么，这种“最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可能产生极坏的结局。自己背后没有方便的交通线，而又要在色雷斯维持三个军，并向它们供应弹药等等，这简直是变戏法，即使伟大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也会因此而遭到失败。

土耳其人绝对必须有几个欧洲人。土耳其人不是一味地进攻就是一味地防御。他们想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个土耳其少校对《科伦日报》的尉官说：您看那边，多瑙河对岸，有很多俄国人吧？——见鬼，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大炮轰击他们？——不，先生，如果俄国人开始向我们射击，那时你们就看吧，我们将如何回击他们！——而这时俄国人正在不慌不忙地修筑自己的炮台。假如1853年锡利斯特里亚是这样防守的，那它就会很快陷落。⁸⁸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7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对于**维德**，我将这样答复他：由于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我不能担任任何杂志的撰稿人。

假如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那的确是很好。它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揭露教授和讲师们的绝顶无知，同时廓清广大公众

（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产者）的思想。可是，维德的杂志^①只能是伪科学的；它的撰稿人的主要核心必然是那些把《新世界》和《前进报》等等弄得摇摆不定的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在这伙人当中是做不到的；此外，还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作解释。请设想一下，一种经常把读者不懂化学作为基本前提的化学杂志是什么样子的。抛开这一切，由于维德的必然撰稿人在杜林事件中的行为，也不能不小心谨慎，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人保持党在政治方面所允许的相当大的距离。看来，他们的准则是：谁只用谩骂去批判自己的对手，谁就善良，而谁用真正的批评痛斥对手，谁就卑鄙。

我希望，俄国人在巴尔干彼侧的猖狂行动将激发土耳其人起来反对本国的旧制度。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现在连拉甫罗夫和洛帕廷也明白这一点了，因为任何书报检查已压制不住俄国报刊对于在阿尔明尼亚所受挫折的愤怒。同德国报刊在包围巴黎⁸⁹未获预期结果时的调子相比，彼得堡报纸的调子更具有威胁性。

在上星期的几天中和本星期初，我的失眠症和由此而引起的脑神经混乱状态曾十分严重，从昨天起又开始好转。

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① 《新社会》。——编者注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7月19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我也将写信告诉维德^①，由于没有时间，我什么都不能答应，更谈不上履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出你十分正确地提出的那些真正的、或者不如说内部的原因。此外，我们对维德先生领导科学杂志的能力有什么了解呢？还有，对他在危急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很快重新出现——的可靠性或仅仅是善意有什么了解呢？

附上威廉^②最近的来信。关于手稿，我简单地回答他说，将把信转寄给你。他的确在狱中写出了整整三篇文章，刊登在《前进报》第80、81号上。⁹⁰这是可悲的见风转舵行为，是要把你对纲领的批判变为对纲领的颂扬的突出事例。⁹¹我拒绝了他要我写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的要求，理由是：我不愿向未来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争《前进报》的篇幅，以免再一次给人以借口，叫嚷说我用广大读者不感兴趣的抽象东西把报纸塞满，似乎读者想要的是幻想，而不是事实。⁹²

不幸就在于我们的人在德国的对手是如此可怜。在资产阶级方面，只要有一个能干的、具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那末他就能轻

① 见本卷第261—262页。——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而易举地使我们的先生们陷入窘境，并向他们说明他们本身的混乱。而这种彼此都只是以老生常谈和各种庸人的胡说为武器的斗争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智力比较发达这一点相反，一种新的德国庸俗社会主义正在发展，它可以毫无愧色地同1845年的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⁹³相媲美。

土耳其人应当迅速行动，以便战事产生良好的结局。如果他们坐视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南侧建立起俄国的四边形要塞区，那么，那里的战事就可能具有持久性，那时就可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这种推进就象1828年那样仅仅是为了引起精神作用或叛变。而发生叛变似乎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显然在尼科波尔发生了叛变（不过，在俄国人越过巴尔干以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除了1828年的瓦尔那以外，从未见过土耳其人以六千之众、又有垒墙和壕沟为掩体，却不战而降。⁹⁴每天送两次报纸来，报上关于俄国人积极行动和土耳其人一直无所作为的消息使我十分生气，甚至在1828年根本不存在土耳其军队时，也没有比这更糟糕。

你到龚佩尔特那里去要一些治疗失眠症的药吧，他现在还在那里，去一趟对你会有益处。这件事不要再拖延了。我想，你将于8月中旬再次前往卡尔斯巴德，而在这之前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你最好还是保持身体健康。这里的情况也不十分好。莉希从昨天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感到非常不舒服；海水浴对她没有发生奇效这还是第一次，我开始感到严重不安。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杜西和琳衡，以及龙格夫妇、拉法格夫妇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7月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辩论日报**》，这已是一张旧报，但很有意思，尤其是由于载有关于东方战争的社论和来自俄国的通讯。还有《**人民之友报**》^①，它似乎已变成杜林先生的《通报》了。另有科勒特的《**英国是土耳其的敌人……**》。

我打算到兰兹格特你那里去两三天；去龚佩尔特那里是没用的，因为无论是他或者是卡尔斯巴德的医生和教授们都使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医学在这种情况下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此外，失眠的情况略有好转。但是，谋事在自己，成事在他人。这里所说的他人是希尔施，他专程来伦敦，要同我一起呆一个星期。关于他和他带来的消息下面再详谈。先谈谈我不久将来的计划。

我打算尽可能在8月12日就动身前去**诺伊恩阿尔**，而**不去卡尔斯巴德**，理由如下：

第一，鉴于费用。你知道，我的妻子严重消化不良，而我无论如何要把杜西带去（她的病又犯得很厉害），所以把我妻子一个人留下，她会十分苦恼。我们三个人来往一趟，加上行李以及我去治病时常有的中途停留，仅仅这些开支就需七十英镑。此外，琳

①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编者注

藿已是衰弱不堪，我早就答应送她回故乡去，她在故乡生活也不能不用分文。再者，全家还得置办各种旅行用品。

第二，卡尔斯巴德医生们私下对我说，不愿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的人，间或到诺伊恩阿尔去一下，可能是有益的。他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去卡尔斯巴德。但是甚至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大概最好是有时变换一下疗养地并饮用较轻的矿水，因为变换有益于身体^①。况且我的病现在与其说是肝病，不如说是由此引起的神经衰弱，因此，饮用较轻的、但主要成分相同的矿水更好些。

还有，我经常正是由于费用的缘故而忽略了最主要的一点——病后疗养。由于可以使旅费大大减少以及在治疗期间全家都去（由威塞斯看门），所以用诺伊恩阿尔代替卡尔斯巴德是一举多得的事。

至此求证完毕。希望你赞同这个计划。

现在来谈别的，首先谈谈希尔施。

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白浪费时间。我测验了他一下，例如考问了法国统计，发现他很有水平。他还告诉了我关于法国工业企业几乎普遍变为股份公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第一，帝国时代的立法促进了这一点。第二，法国人不喜欢企业家的活动，宁愿尽可能过食利者的生活。因此，这种形式的企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据希尔施说（他在这方面大概把一切看得过于乐观），法国军队的军官（除了上层）都是拥护共和制的。至少下述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加利费（正如希尔施所断言的那样，根据后来的调查，

① “变换有益于身体”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中的用语。——编者注

波蒙事件⁹⁵是事实）向甘必大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愿意为之效劳；在布洛利把他的守备部队驻守的那个城市的地方行政长官撤职以后，也就是这个加利费和总参谋部一起向被贬黜的地方行政长官表示自己的同情。这些事既行在枯干的树上……⁹⁶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由新人组成的下级军官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麦克马洪解散议院⁹⁷是因为议院企图通过一系列法案来改善下级军官的境况。

关于爱丽舍宫⁹⁸里发生的一切，在巴黎每天都可以知道，因为在那里进进出出的波拿巴派饶舌者们是不会守口如瓶的。麦克马洪大发雷霆。这个畜生的第一句历史名言是：“我在这里并将留在这里”⁹⁹，第二句是：“够了”。现在他在说他的最后一句。他从早到晚反复地说：“见鬼！”

希尔施一说到《前进报》就大发脾气，既由于杜林事件，也由于《打倒共和国》一文¹⁰⁰。关于这两件事，他给执行委员会（盖布等等）13写了极其尖锐的信。他现在也看到，合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践方面都降低了党的水平。

关于《打倒共和国》一文，他指出，伟大的哈森克莱维尔在公社时期作为普鲁士的士兵（大概是预备兵或后备兵）到过巴黎附近，因此，他没有任何根据把自己装扮成有原则的人。

他肯定说，在普鲁士冲突¹⁰¹期间，哈森克莱维尔是克雷弗尔德一家进步党人¹⁰²报纸^①的编辑，他把这个报纸出卖给了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他在这次出卖所引起的诉讼中使自己的名誉扫地。据白拉克亲自对他说，白拉克和同志们在任命

① 显然指《威斯特伐里亚人民报》。——编者注

哈森克莱维尔为具有和李卜克内西同样权利的《前进报》编辑时是知道这一点的！¹⁰³

但是，李卜克内西“犯了什么罪，受了什么罚”^①。拉萨尔党徒百般嘲弄和侮辱他。例如，他们对他在《前进报》领取的微薄薪水加以指责，说什么他的妻子（带着五个孩子）不应该用女仆等等。他们违反党内和新闻业中通行的一切惯例，故意搞得使李卜克内西要为所有的文章，包括那些他不在时写的文章而坐牢，以致他在《前进报》实际上扮演着法国报纸的名义编辑所扮演的那种角色。

希尔施下月从巴黎前往柏林。在那里他将用一个月的时间编辑石印党报^②；他打算把这件事办得使合并在一起的那一伙败类感到恼火。

附上《未来》杂志编辑部寄来的信，以防你没有收到这封信。¹⁰⁴请把它寄还给我，以便作复。

“公民”、“思想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莫斯特想得美妙而又狡诈。总之，准备第二次合并；我们将同杜林先生在一起，因为那里没有他是不行的；同时，在莫斯特一伙人主编之下，他们将利用我们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的一切庸俗东西强塞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倒宁愿百倍高兴地使维德满意^③。莫斯特毕竟使我高兴，他使我有机会以拒绝来回答他。这些家伙以为，他们是在同“驯良的小羊羔”打交道。多么无耻！

据我看来，俄国人的恫吓行为惨遭失败；这种反军事学的轻率行动在到处碰壁，它使本国军队和本国公众（尤其是刚刚在阿

① 参看圣经《箴言》第11章第17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6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7—50页。——编者注

尔明尼亚退却之后）感到非常懊丧和丢脸。

据说，朋友洛帕廷在此期间又成了反爱国主义者了。

希望你的夫人好转。

问候大家。

你的 摩尔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7月24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报纸等已收到。非常感谢。

你的计划确有一举数得的好处；我只是希望，主要之点（你的肝脏）不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何况那么多医学权威赞成这个计划，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也不能那么明确地表示反对。谁知道这一次诺伊恩阿尔之行不会比卡尔斯巴德使你受益更多呢。这就象抽彩票一样，我们希望得到头彩。附上一百零一英镑三先令七便士的支票，以解决主要开支。我故意寄的不是整数。

请你无论如何来这里住几天，如有可能，把希尔施拉来。换换空气对你是很有益处的。不过，我还想在8月12日以前再到伦敦来一天，但愿这类打算不要妨碍你。

希尔施关于法国的消息，即使有些夸张，恰好在当前是令人十分可喜的。他有很大成就，这很好；在这样的時候，哪怕有几个人取得成就也好，因为许多人日益愚蠢并且正在堕落。

退还《未来》杂志编辑部的绝妙来信。^①从伦敦给我寄来了完全相同的一封。

我想答复如下：第一、不可能答应给一个只署名编辑部而不知道编辑是谁的科学杂志撰稿。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价值——不管这些决议在实际鼓动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学上等于零，它们不足以使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②没有十分明确的科学方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目前德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并相应地产生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至今没有任何保证使所采取的方针能为我们接受。第二、搞完杜林^③以后，我将只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因此，没有时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对此事不着急。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信，请寄还，以便答复。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杜林先生是怎样“等不得钟敲十二点”^④就自己把一切葬送掉的。愚蠢的威廉自己自然把这一切处理得很高明，他在孩子般的喜悦中甚至没有觉察到，“党”由此蒙受多大的耻辱。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此外，这个人以自己的几篇关于法国的文章而十分自豪，其实他不过是重复哈森克莱维尔的胡说八道。^⑤我们不妨等等瞧，由杜林的垮台而引起的一切兴高采烈是否不再消失。

俄国人的机动是十分冒险的，但是既然土耳其的作战方式仍然同上个月一样，从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苏姆拉和鲁舒克^⑥以集结的兵力突击俄国人的翼侧并予以击溃。现在他们据有巴尔干最好的山口（施普卡），很容易把守，可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保加利亚称作：苏门（现在称作：科拉夫格腊特）和鲁塞。——编者注

是据今天的消息，土耳其人把军队从苏姆拉经延保利^①调往鲁美利亚，要在那里堵截俄国人的道路，而不是把军队从鲁美利亚（阿德里安堡^②的守备部队除外）拉到苏姆拉并全力向西斯托夫^③挺进。土耳其司令部显然给吓坏了，从而犯了这种错误。同时，它到处把**完全成熟的**庄稼留给了俄国人，以致后者有充足的军粮。阿卜杜—凯里姆把土耳其军队弄到这样的境地：百分之二十以上躺在医院里，《科伦日报》的普鲁士尉官说，他在苏姆拉见到大批喝醉酒的土耳其军官（不是士兵）。这一切都是无所作为的结果。看到那样极好的阵地和那样上等的士兵材料没有得到利用，真是令人气愤。虽然如此，俄国人终究还是没有逼近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能够迅速地断绝四边形要塞区^④中的土耳其人的军粮。此外，离结局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可以供他们利用了，因此，尽管土耳其人干了种种蠢事，今年的战争几乎已注定失败……只要那里不是老发生各种意外的事情！英国派遣军队大概足以阻止苏丹^⑤单独媾和，所以这是好事。

莉希好些了。星期日^⑥她病势危急，现在看来略有好转。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① 保加利亚称作：延博耳。——编者注

② 土耳其称作：爱德尔纳。——编者注

③ 保加利亚称作：斯维施托夫。——编者注

④ 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苏姆拉。——编者注

⑤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

⑥ 7月22日。——编者注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7月25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多谢你的情书^①。

关于诺伊恩阿尔，再说几句。如果总是不断地到卡尔斯巴德去，那就是经常采取最后一着。相反地，如果饮用比较轻的医疗矿水，当病情更严重时，还有比较重的矿水留作后备。对待自己的身体，也象对待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必须要耍外交手腕。

另附上盖布给希尔施的信的摘录。希尔施感到遗憾，李卜克内西的信不在身边，因为，据他说，这些信可以使我们确信，李卜克内西好几个月来同杜林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李卜克内西大概忍受了不少不愉快的事情，还瞒着不让我们知道。

关于美国工人，你要说些什么呢？反对国内战争后产生的联合资本寡头的这第一次爆发，当然将遭到镇压¹⁰⁸，但是在美国很可能成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的起点。此外，还有两个有利的情况。新总统^②的政策必将把黑人变成工人的同盟军，而让铁路、矿山等公司大量剥夺土地（正是最肥沃的土地）也必将把已经非常不满的西部农民变成工人的同盟军。因此，那里正在惹起麻烦，

① “情书”的原文是《billet doux》，直译是：“可爱的票据”——暗示收到恩格斯的支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拉·海斯。——编者注

把国际的中心迁往美国，¹⁰⁹事后看来仍然是特别适宜的。

你会记得，沙耳曼尔（我不知道姓怎样写）·德·拉库尔在《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写了一篇反对麦克马洪的尖酸刻薄并且有意侮辱的文章¹¹⁰，其中顺便谈到他“凑巧受伤”，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同弗罗萨尔、法伊等一起列入光荣册。紧接着，各官方报纸报道说……因这篇侮辱性文章要追究《共和国报》。但此事没有发生，据希尔施说，是由于下述原因。麦克马洪的死敌、著名的斯托费尔（曾被麦克马洪解除军职并在巴赞受审¹¹¹期间与麦克马洪有严重的冲突）去见了甘必大并表示，如果事情闹到起诉的地步，他自愿充当麦克马洪在色当会战¹⁵中的功勋的见证人。这很快传进了爱丽舍宫⁹⁸，关于起诉的想法也就搁置下来了。

关于布洛利。如你所知，他在第一届“道德秩序”内阁时¹¹²还清了自己的债务，但现在又陷入了新的、整个巴黎都知道的困境。他曾等待瑞士的年老生病的亲戚（大财主）、一位姓冯·斯塔尔的夫人（著名的母老虎^①的亲属）的死亡。这个女人在1877年3月13日死去，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留给了某一个女士，而布洛利没有得到分文。在这种情况下，他象多里沙尔那样说：“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在我的一切都吹了！”

你对于柏林人^②的回答是适时的。这些家伙应当感觉到，我们固然是长期忍耐，但也是坚定不移的。

我看一看，能不能同希尔施一起走一趟。^③今天他在水晶宫¹¹³，因此在明天中午以前我未必看得见他（他上午给《福斯报》

① 安·路·热·斯塔尔。——编者注

② 《未来》杂志编辑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③ 到兰兹格特恩格斯那里去（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等写他的通讯)。

祝好。

你的 摩尔

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锐利的洞察力”的例子：

“甚至具有马克思那样锐利的洞察力，也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把‘使用价值’（这畜生忘记这里说的是“商品”）即享受等等的承担者‘化为’其对立物即劳苦的数量、牺牲等等（这畜生认为我在价值方程式中想把使用价值“化为”价值）。这是异类东西的替换。不同种类的使用价值的彼此相等，只有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使用价值才能解释。”（为什么不干脆说——化为重量？）

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天才克尼斯先生是这样说的。¹¹⁴

盖布给希尔施的信的摘录：

(1) 1877年6月3日于汉堡（关于创办评论^①）：“有一位同志，即柏林的卡尔·赫希伯格（希尔施认为他是著名的欧根·杜林的“同志”），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答应每年捐给党一万马克，用于著述方面。我们由此受到鼓舞，决定在哥达从10月1日起不仅出版评论¹⁰⁵，而且还出版石印的**社会民主党通讯**——与我们去年在哥达¹¹⁵私下谈过的相似。我立即想到由你来担任两个刊物的编辑。评论应该每月出两期，通讯出两三期，在帝国国会开会期间则每月出六期，等等。

赫希伯格有些学识，年约三十岁。他打算按照需要协助《评论》的编辑工作，但没有处理权。两个刊物的编辑应得年薪三千马克……我们大家，即我和我迄今征询过意见的那些人，一致认为编辑工作掌握在你手里将是最可靠的。”

(2) 1877年7月5日于汉堡：……“评论将从10月1日起出版……赫希伯格将协助评论的出版工作，他大概会直接跟你接洽。我是这样考虑的。你委托他或与他商量好他负责的专栏，例如，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专栏。这

① 《未来》杂志。——编者注

一方面的新书将由赫希柏格评论……如果你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在通讯方面，那么把一切另作安排也很容易。顺便提出维德博士，他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党内同志，能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说话和写作，游历很广，并自己打算在苏黎世出版社会主义杂志^①。不久前他在这里时，我把计划等等告诉了他”（但他没有反应）。

（3）1877年7月18日于汉堡：……“你终于同意担负通讯的出版工作（即希尔施想在8月里试一试）……在关于评论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作出果断的决定。由于你拒绝，不久前我们在这里同赫希柏格当面商谈过。注意到莱比锡人一致反对评论的编辑部只由一些新党员组成。赫希柏格完全可以为大家接受，而维德却不行。大家耽心阵容不强的编辑部——而不出名的编辑部可能就是阵容不强的——在柏林容易陷入杜林的航道，从而可能成为党内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我虽然没有看得这样阴暗，但有一点还是对的：评论在第一季度必须由一个有文字修养的、在党内为各方面所熟知的同志来编辑和署名，一句话，必须自我推荐。我认为，你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希尔施对此回答说，他不干这样的事）。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7年7月31日于 [兰兹格特]

阿蕉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匆忙写几行，并附上威·李卜克内西的信。这信对你答复《未来》杂志编辑部可能有用处。¹¹⁶我还没有直接回答编辑部，而仅

^① 《新社会》杂志。——编者注

仅答复了李卜克内西的奇特建议：他要我们把自己的手稿交付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这些人只是因为代表大会这样决定便应当具备科学知识。其次，我还告诉他，一般说来，我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写文章，而且只有在我自己认为迫切需要时才写^①。

威廉自己显然不知道实情，否则他就不会在维德的事情上犯错误。真是创办科学杂志的好方法！没有杜林精神总算不错了。

美国的罢工事件¹⁰⁸使我非常高兴。美国人参加运动同大洋彼岸的工人完全不同。废除奴隶制总共不过十二年，而运动已经这样猛烈！

克尼斯很高明。杜林也同样，这一次你又正确地识破了他^②。他最近的言论（如果把他的胡言乱语翻译成政治经济学语言）的实际意思就是价值由工资决定。¹¹⁷

对于俄国人呆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的这种形势，在秋天以前大概还必须忍受。土耳其人由于装备不良，在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作战中折损了很大一部分正规军。至于剩余部分，阿卜杜—凯里姆也已尽力予以毁灭。我怀疑穆罕默德—阿利手中能够进攻的军队是否能多于五万人，奥斯曼—帕沙大概有二万五千人左右，巴尔干以南还有二万五千人。看来，这就是全部。其余的是不堪一击的未经训练的民军。如果土耳其政府现在不过早地缔结和约，那末，俄国人今年就到不了君士坦丁堡，而在11月，大概将回师渡过多瑙河。既然他们至今还没有开始围攻要塞，那末如果不发生意外，要塞在这次战争中大概还会保住。因此，如果一般可能的话，他们在春天会重新从头开始！

① 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和55页。——编者注

《旗帜报》驻君士坦丁堡的可怜的记者奉累亚德之命大肆鼓噪，以便强迫土耳其人接受英国舰队。

你的 弗·恩·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8月1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赫希柏格给希尔施的信。希尔施已于星期六^①回巴黎。信看后请寄回，因为我必须寄还希尔施。

我认为，李卜克内西（由于推荐糊涂人阿科拉和生意人拉克鲁瓦而再次大显身手）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不如赫希柏格的信能更好地刻划出他这个人。赫希柏格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他显然极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想“国际地”网罗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国外的”党员和作家。对可敬的贝·马隆，这个连比利时的《自由报》都斥之为浅薄文人的人，他也殷勤接待！至于新教牧师的儿子埃利塞·勒克律，赫希柏格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他和他的哥哥波鲁克斯^②，用我们过去的《新莱茵报》发起人的话来说，是瑞士《劳动者》¹¹⁸的“灵魂”¹¹⁹（它的其他编辑是：

① 7月28日。——编者注

② 埃利·勒克律。——编者注

茹柯夫斯基、勒弗朗塞、腊祖阿之流）。该报疯狂地反对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它在方式上比不幸的吉约姆所能做的更精巧、更伪善。它专门揭露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李卜克内西等人，自然是不**指名**的）是一些……**寄生**于工人身上、阻碍运动发展并把无产阶级力量消耗于臆造的战斗和议会空谈的人。而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赫希柏格想把他从柏林请来当编辑！

快活的小驼子韦德几天前来到这里，以便很快地再次潜往德国。他受盖布的重托，要拉你和我为《未来》撰稿。我丝毫没有隐瞒我们拒绝的意思，并陈述了我们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这使他大为不快。同时我向他说明，如果有时间或情况需要，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会重新进行宣传，绝不受对德国的义务的约束，绝不“归依亲爱的祖国”^①。

他在汉堡见到赫希柏格博士和维德。他把后者描绘成有点肤浅的、柏林式妄自尊大的人，他喜欢前者，但觉得此人还深受“现代神话”的毒害。事情是这样，这家伙（韦德）第一次到伦敦时，我用了“现代神话”这种说法来表述那些又风靡一时的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及其他”的女神，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就曾为这些最高本质效过不少劳。他觉得赫希柏格受到杜林的某些感染，可见他的嗅觉比李卜克内西敏锐。

你大概已收到了梅林的书¹²⁰。今天再给你寄去一本驳斥特赖奇克的小册子¹²¹。它写得枯燥、肤浅，但在某些方面还有点意思。

一切君主专制的痼疾是土耳其的主要祸患。塞拉尔党，它同时也是俄国党，和那些**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

① 套用席勒诗剧《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一场中的话。——编者注

六、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党一样，竭力靠勾结外国来支撑。它已经受到挫折，但还远远没有被摧毁。在第一次恐怖中，阿卜杜—凯里姆和雷迪夫被交付军事法庭，马茂德—达马德失宠，而米德哈特—帕沙被召回。但第一次惊慌刚刚过去，达马德又重新掌权，保护对他忠诚的人，仍将米德哈特流放，等等。我确信，莫斯科外交对在君士坦丁堡的策略比对在巴尔干两边的策略更为关切。

关于“价值”，考夫曼在其《价格波动论》一书的第二章（这一章很不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总还不是没有趣味的）中，在评论了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经院学派的各种模拟的奇谈怪论之后，对“价值”作了如下完全正确的评述：

“在我们概述各种价值学说时……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非常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一切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即人们在口头上把价值的意义提得极高，而实际上，在序言中或多或少谈过它之后，很快就把它忘记。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例子，其中对价值的论述同对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机联系的，表明序言中关于价值的阐述对以后的论述有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只是和价格分离的纯粹的‘价值’范畴。”¹²²

这确实是一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是亚当·斯密创始的。他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学说弄得令人费解，他的很大过错在于他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

我的外甥先生们^①昨天送给我五大卷班克罗夫特著《北美太

① 亨利·尤塔和查理·尤塔。——编者注

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这部书是朗曼公司出版的，这对他们很方便，只要在朗曼公司和老头子^①之间结账就行了。

维德博士对我的表示歉意的信^②回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

至于《未来》，我甚至不准备回答。我认为，对于匿名的、不署名的通告，仅仅由于它本身的性质，就不能也不应该予以答复。

爱尔兰人在下院的争吵非常可笑。帕涅尔等告诉巴里说，最坏的是巴特的行为，他力图获得法官席位，并威胁他们说要辞去自己的领导职务。这可能使他们在爱尔兰遭受很大损害。巴里谈到巴特给国际总委员会的信¹²³。他们很想得到这份文件，以证明他对不妥协派决不让步只不过是一出滑稽剧。可是现在我到那里去找这份文件呢？

祝好。

你的 摩尔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8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龙格家仍然毫无音讯，由于我们今天就要动身（今晚）¹²⁴，这尤其令人不快。

① 约翰·卡尔·尤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附上《经济表》，并一些意见。¹²⁵

我在小贮藏室里无法找到欧文的书（以及傅立叶的《虚假的行业》），因为那里乱极了（它也是卡里的卧室，女士们把装着旅行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所有皮箱都堆放在那里）。

关于欧文。萨金特的著作^①很容易弄到。更重要的是一本关于私婚的小册子¹²⁶，但弄不到。小燕妮所有的两本厚书¹²⁷，肯定不在她家里。我在那里翻遍了，可能是龙格带走了。必要时，从老奥耳索普那里可以得到欧文的全部著作。然而，我在家里找到了欧文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即《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版），欧文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全部学说作了简要概述。我已把它完全忘记了。这本书连同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和《经济的新世界》以及雨巴关于圣西门的著作^②一起，我今天都带到你家里去。¹²⁸

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希望莉希夫人的情况会好些；愿她很快就可以洗海水浴，这一向她总是有效的。请代我们全家向她致最衷心的问候。

现在，再见吧，老朋友。该死的普鲁士人不能终止自己的争吵，而虚伪的老军士^③将千方百计使弗兰茨—约瑟夫做蠢事。后者只是还缺少一次匈牙利革命。

《法兰西共和国报》的君士坦丁堡记者写道，由于马茂德—达马德的阴谋，伊斯兰教老总教长¹²⁹因具有革命思想而被废黜，代替他的不知是一头什么样的蠢驴。该记者认为，如果宫廷倾轧不终

① 威·鲁·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编者注

② 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止，君士坦丁堡就将发生动乱。

再见。

你的 摩尔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7年8月17日于诺伊恩阿尔村
弗洛拉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我早就想写信给你，但长时间的便秘使我失去了一切积极性，我总是一旅行就便秘，而且在第一个星期饮用矿水之后便加剧。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写的。¹²⁴这是真正的田园生活；而且由于天气不太好（然而，这里即使在下雨和有暴风雨时，空气也总是非常好的），也许是由于长期的营业危机，游览的人数已从三千减少到一千七、八百。幸福的阿尔河谷！这里还没有铁路；不过，已经测量了，它面临着明年从雷马根到阿尔魏勒的铁路动工修建的威胁，但是铁路不会从阿尔魏勒沿着阿尔河谷伸延下去，而是往左，往特利尔伸延下去。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施米茨博士（生于济根），他很有办法，尽管在这里拥有一座带花园的漂亮住宅，但冬天（从10月底起）却到意大利去行医。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还到过加利福尼亚和中美洲。他的仪表和举止很象盛年的小矮个德朗克。

他基本上证实了我从伦敦寄给你的信中说到的那些推测。^①我的肝脏没有发现肿大的征候；消化器官有些失调；而主要是神经衰弱。施米茨今天再一次对我说，我在这里停留三个星期以后应当到黑林山呼吸高山和森林的空气。我们考虑一下再说。他也向我的妻子提出同样的建议，不过，她必须经过一个疗程，她来得正是时候，她的病还没有恶化。小杜西胃口好转，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征兆。

诺伊恩阿尔的山区离疗养地稍远一点，至少对被卡尔斯巴德惯坏了的人来说是如此。

关于龙格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使我们非常不安。

你夫人的健康如何？希望她好一些。你们那里的天气还是那样变化无常吗？在阿尔河谷这里，人们对此是完全不习惯的。

这里的疗养院（此处也进行浴疗，这里同各地一样，浴疗与喝硷性饮料的地方紧挨着）设有阅览室，除了德国和荷兰的报纸，还有《泰晤士报》和《加利尼亚尼信使报》、《费加罗报》和《比利时独立报》，这已超过我的需要，因为我在这里尽可能不读报纸。我也认为，很遗憾，土耳其人又失去时机——至少我这个外行人看来是这样。

这里可以喝酒，但偏偏禁止大多数病人（包括我）喝沃耳普尔茨盖美尔酒和其它阿尔红葡萄酒，唉！

肖莱马答应到这里来，但迄今我对此毫无“听闻”（如理查·瓦格纳所说的）。

^① 见本卷第53页。——编者注

最后，老朋友，我们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诺 伊 恩 阿 尔

1877年8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摩尔：

你想必已在前天或者至迟昨天通过肖莱马得到了龙格一家、拉法格一家和我们的消息，此后想必也已直接得到燕妮的消息，由于孩子^①生病，她颇受了一番惊吓；据她今天来信说，幸而孩子脱离了危险。

我们在这里已经逗留了七个星期，将在星期二^②离开这里。此行对我大有好处，而莉希却远远没有象希望的那样养好身体。如果天气许可的话，她大概需要更剧烈地变换一下空气。

祝贺你治好了肝病。你当然应该去黑林山。我请肖莱马给你带去一张巴登的地图，这是我在1849年用过的¹³⁰。我希望他已照办。你用得上这张地图，按这种比例尺山脉正好标得很清楚。

你们那里的天气大概终于好转了。我们在这里很走运。各地都在下雨，我们这里仅仅是阴天。七个星期中只有两个下午下雨，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8月28日。——编者注

今天才是第一个真正的雨天，但又有数次较长的间断——这已经够使人满意了。即使下雨，也多半是在夜间。

土耳其人按兵不动主要是由于辎重不足。使军队不仅具有战斗力，而且能够自由移动，看来这对所有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费很大力气组织起来的、接近现代水平（就战斗力来说）的军队，却不得不用野蛮的旧军队的工具来移动。装备起现代武器，但是弹药的运送却无人过问。组织起旅、师、军，按现代战略的全部规则把他们集中起来，但是忘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象土耳其近卫军、斯帕吉^①或游牧民族那样自谋给养。这一点甚至在俄国人方面也显露出来，不过在土耳其人方面更加明显，因此，对西欧同一类军队的运动力的一切算法，对这样的军队都不适用。

土耳其人现在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对古尔柯进攻君士坦丁堡产生恐惧而造成的。不是让苏里曼通过俄国人尚未占领的通道与奥斯曼或与穆罕默德—阿利集结在一起，而是命令他直接堵截俄国人的道路，直接掩护君士坦丁堡。由于这样，在施普卡山口造成了无谓的流血；¹³¹这次会战是与另外两支军队事前约定并互相配合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一计划和通常一样没有同时执行，因而遭到失败。不过，这一切没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很快又将走上常轨。

俄国军队的崩溃是极其彻底的。俄国人声称在战斗（在欧洲）中伤亡一万五千人；他们的疾病减员必定加倍或者甚至更多。运输完全被破坏了。道路没有一处修筑好。没有战地宪兵队。甚

① 土耳其的骑兵。——编者注

至不管气候如何，单只污秽和尸体腐烂就会引起大量疾病。俄国六个军，现在是八个军，驻在保加利亚，经过一次交战就被击退到最消极的防御阵地。五十个俄国步兵师中，十六个师驻在多瑙河上，九个师驻在高加索和亚洲，至少五个师在进军中，六个师掩护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岸，共计三十六个师。剩下十四个师，其中两个师驻在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这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用来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后备力量只剩下十二个步兵师——至多十二万人，或者同骑兵和炮兵加在一起为十五万士兵！这就是用来对付“病人”¹³²的！此外，新编部队仅由于缺乏军官也是不可能的或没有意义的。总之，情况比克里木战争时更坏。况且又干出同样的蠢事：在普勒夫那失败¹³³引起的盛怒之下，想立即调来大批援兵，纵使他们最多能作战一个月，但恰恰在这时他们是无用的，而且还必须自筹给养。不迟于10月底，他们就必须后退，——后退，后退，骄傲的西得！^①——退到荒芜的瓦拉几亚；多瑙河上的全部桥梁都将消失不见，如果一切进展很好，那么在1878年5月底只好从1877年5月底开始的地方重新开始。¹³⁴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话又说回来，冬天到来以前，土耳其人还可能受到一些严重的打击；但只要不在君士坦丁堡引起惊惶失措，就无关紧要。

① 海德《西得》第28章。——编者注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¹³⁵

伦 敦

[1877 年底—— 1878 年初于伦敦]

星期六早晨

亲爱的摩尔：

我的踝部肿了，又得好几天不能穿靴子。我马上去银行取款，如果你今晚来，就可拿到所需款项。

杜西完全正确。马斯基林的书，必须在读完华莱士的书之后去读或者与华莱士的书同时读，因为马斯基林书中的人物——不可能全都记住——之所以有趣，仅仅是由于华莱士特别相信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劳你驾把书带来，以便我能够对华莱士的全部蠢话作出应有的评价。

你的 弗·恩·

1878年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 安 普 顿¹³⁶

1878年9月1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在到你家去以前（时间还早）给你写这封信，如果我在你家发现有你的信，就另装一个信封寄去。

从莫尔文来的消息大有好转，因此我就用不着到那里去了；为了防备不测，现在医生还是每天按时前去。我从一开始就建议我的妻子这么办，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时常发生的过分的惊慌，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病人^①的疏忽大意；但是她、尤其是小燕妮执拗地反对这样做，她们说，不必“白白地”增加在莫尔文本来就过大的医疗费用。现在她们理会到我是对的。我还嘱咐过，只要孩子的身体容许，在天气好的时候，要每天散步。这一点医生也肯定了。这种散步，对小燕妮来说是唯一的休息，对我妻子来说——由于经常为小孩担忧而使她的治疗受到严重影响——是消除这种

① 让·龙格。——编者注

于她的健康有害的心情的唯一方法。当我在那里的时候¹³⁷，我使这一切都做到了。

欧伦堡先生（见今天的报纸¹³⁸）也是劳而无功。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比他那篇演说的摘要（精华）更可怜的东西了。施托尔贝格也够瞧的。颁布非常法是为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表面合法性也剥夺掉。¹³⁹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置于非法地位，这就是把反政府的运动宣布为“违法”，从而使政府不受法律之害——“合法性害死我们”¹⁴⁰——的屡试不爽的手段。赖辛施佩格是中央党¹⁴¹内的一个莱茵的资产者。班贝尔格尔仍然信守自己的格言：“我们终究是狗”¹⁴²！

倍倍尔显然造成了强烈的印象（见今天的《每日新闻》）。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各家英文报纸竟捏造出在敖德萨枪决我们的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消息。在报纸上，他的名字叫做唐一柯瓦爾斯基。这个胖子星期日^①来我这里的时候，向我讲了一个绝妙的笑话。在他出国以前，他的莫斯科的大学生中有几个候补“外交官”必须在他那里考试。其中有不少比他本人年岁大得多的家伙，例如门的内哥罗人，都是由俄国亚洲（外交）司出钱受高等教育的。这些家伙的特点是脑子笨，年纪大，就象过去在我们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

虽然俄国的分数（大学考试）是由零分到五分，但柯瓦列夫斯基只给两种分数，什么也答不上的给四分，能答上一点的给五分。在最近一次考试中，他的一个学生，一个象柱子一样高的、三

① 9月15日。——编者注

十二岁的门的内哥罗人，走到他跟前说：我一定要得到五分；我知道，我什么也答不上，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又”得四分，亚洲司就会发给我回门的内哥罗的护照；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五分。他自然出色地考了个不及格，因为柯瓦列夫斯基认为他毫无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也亲自对他说明了这一点。

柯瓦列夫斯基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来自门的内哥罗的家伙在莫斯科全都对俄国人怀有一种狂热的仇恨。他们自己天真地告诉他这一点，并且举出理由说，一般俄国人，特别是俄国大学生对他们不好，称他们为野蛮人和畜生。结果，俄国政府所得到的与它以自己的“恩赐”所追求的东西恰恰相反。

我们之间曾开玩笑地说：俄国社会主义者干着“骇人听闻的事情”，因此“奉公守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被置于非法地位，——可是荒唐的施托尔贝格却郑重其事地提起这一点。他只是忘记补充一点，在俄国同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并存的是那样一种“合法性”，它是土容克俾斯麦枉费心地力求通过他的法案来实现的理想目标。

普鲁士和奥地利所支持的俄国人现在又要求“欧洲的调停”，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

再见。愿你在经过不久前的可怕的不幸之后能在小安普顿平静下来。杜西和琳蘅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8年9月18日于小安普顿市
塞尔伯恩别墅

亲爱的摩尔：

跟往常一样，我没有把话讲清楚。我不能请你天天到我家去并把信件寄给我，因此寄了一些写好地址的信封给留在家里的人，以便他们能够每隔两三天把信件转寄给我。我想请你在最初几天去看一看，使将要寄来的汇款信件不致搁置起来，大体上安排好定期的转寄事宜，以后就有时去看看寄来的报纸和其他文件（按我的嘱咐，这些应该留在那里），有没有需要处理的。希望现在我给你讲清楚了。

《旗帜报》今天的上午版有一篇好文章，对非常法和辩论充满了应有的鄙视。¹⁴³我现在就把它寄往莱比锡。这些辩论使秩序人物现出一付可怜相。俾斯麦由于无法驳倒倍倍尔对他提出指责的那些事实¹⁴⁴，只好进行可怜的诡辩，说什么在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过分颂扬公社以前，他是同情社会民主党人的，——他自己就曾称赞过公社是效仿普鲁士的城市制度！随后他竟把一个参加帝国国会的党称为匪帮，可是并没有人叫他遵守秩序！

寄给你一份《科伦日报》¹⁴⁵。一开头就要求给德国人以俄国的法律，而下面驻彼得堡记者又说，在俄国，因为俄国的这些法律本身是不起作用的，人们不得不从宪法、人民代议制、出版自由

等等中寻找唯一的出路！愚蠢的报纸没有看出这一点，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显然也是这样。莫斯科通讯的**结尾**也是值得注意的。请把这一切都标出并寄往莱比锡（朗姆（海尔曼），染工街12号二楼）^①，或许他们会看出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俄国人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地采取许多蛮横行动的目的，看来是：一方面混水摸鱼，想在那里随时能捞点什么；另一方面欺骗国内的社会舆论。但是，谁知道，这会产生什么结果。俾斯麦很快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将不得不从再一次的对法战争中寻找唯一的出路，从而点燃起东方反对西方的欧洲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首先毁灭的将是他自己。总之，土耳其战争证明了整个欧洲是怎样的腐朽，爆发比我们预期的要来得快些。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都对我们有利。

听到孩子好些了，非常高兴；但愿不再担惊受怕。^②

从昨晚起，这里一直下雨。这个小地方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与厄恩河上的一个码头连在一起的村庄和向东南走五百步远的海滨，那里有一百五十所左右盖在沙丘上的房屋，好象是在荷兰似的。沙岸就象奥斯坦德的一样，美丽而又坚实。

也许本周末我要到伦敦来几小时；如果这样，我尽可能写信告诉你。

你的 弗·恩·

① 《前进报》编辑部地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5—76页。——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 安 普 顿

1878年9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一切都好。

附上考布的信，请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希尔施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表现，象一个糊涂虫，似乎硬要去殉难。此外，从巴黎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你不让我去巴黎观光是正确的。

这个听任俾斯麦—施梯伯先生摆布的共和国是多么好啊！昨晚巴里来了。洛桑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件事他还在巴黎时就知道了，因此就留在那里。希尔施和他只是以采访记者身分去参加大会的，但是大会已被驱散了，而参加大会的人被捕了；希尔施是后来夜晚在自己住所里被捕的。¹⁴⁶次日，桀骜不驯的巴里来到警察局（带着证明他的身分是《旗帜报》记者和《白厅评论》撰稿人的证件）。在那里他找到一个小官吏并向他声明，希望见到“他的朋友”希尔施和盖得。当时那个小官吏把逮捕希尔施和盖得的两个警官的地址告诉了他。这两个警官被这位“英式煎牛排”的纠缠气坏了，最后把他赶走了。巴里毫不退缩，返回警察局，终于设法见到了伟大的吉果。这个“善于应付的”警察同伟大的巴里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向他声明英语说不好，而巴里法语说不好，因此叫来了一位翻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巴里对他说的希尔施没有参加一事，应由法院侦查员处理，而不应由警察局长处理；逮

捕是“合法的”等等。对此巴里回答道：“据我所知，这在法国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在英国不是合法的”。吉果以郑重的激动语气反驳道：“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遵守法兰—兰—兰西共一和一国的法律！”而不肯让步的巴里对此的答复是挥着帽子高呼：“共和国万岁！”吉果被这呼声弄得面红耳赤，就向巴里指出，不能同他进行政治争论等等。这一次很客气地对巴里下了逐客令。

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他那幼稚可笑的放荡不羁行为达到了顶点。即：他通知我说，本周他同全家再次去哈斯廷斯，而我现在大概有时间为他准备写文章（在《十九世纪》杂志上）的资料。他这次图谋的下场恐怕比在那两个法国警官的住处更糟。

最无耻的伦敦报纸又是勒维的报纸^①。他在今天的社论里对他的读者说，赖辛施佩格代表“中央党”¹⁴¹表示赞成法律（这一点勒维是在给他提供通讯稿的柏林爬虫报刊¹⁴⁷上读到的），俾斯麦保证能得到多数票。不过，勒维本人尽管无上崇拜“伟大的首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同“卓越的”倍倍尔的争辩¹⁴⁸中，伟大人物“看来是失败了”。

在吴亭所收集的小册子中，我还只翻阅了阿道夫·萨姆特的小册子（《货币制度的改革》）。关于他怎样引证（他常常引证我的话，而且更多的是用复述的办法抄袭；整个小册子都是用“商品券”代替银行券的荒谬思想，实际上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就已经以信用证券的形式实行商品券了），现举例如下。我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¹⁴⁹等等。他正确地指出页码，却引证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马克思云云”。¹⁵⁰看来，在德国“有教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养的”阶层中间，阅读能力日益衰退。这个萨姆特引证得如此荒谬和拙劣，尽管他没有任何恶意。例如，他引证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之母”，因为我谈到“物质”财富时指出配第这句话在这里有力量等等。¹⁵¹

又及：我们的胖子柯瓦列夫斯基在瑞士又一次遇见了罗尔斯顿，罗尔斯顿一见面就问他，是否认识曾在《法兰克福报》小品文栏内把他（罗尔斯顿）描述为骗子、懦夫等等的那个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是我的妻子写的。）柯瓦列夫斯基感觉到风是从哪里刮来的，但是他照实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俄国人。但是，从那时起，罗尔斯顿（在这里又纠缠上柯瓦列夫斯基）就更疑神疑鬼了。（这篇刊登在小品文栏内的文章是由于罗尔斯顿对“俄罗斯革命文学”的卑鄙行径而引起的¹⁵²）。

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说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捕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

我到你家去过，已将在那里看到的一封信寄给你。

再见。

你的 摩尔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8年9月19日于 [小安普顿]

塞尔伯恩别墅

亲爱的摩尔:

汇款信收到了。我已立即拍电报给科恩公司,叫他们把钱付给我的银行。但是,因为指明昨天是付款期限,所以支票很可能**昨天**送到我家里,或者邮寄到那里。请你到我家去打听一下这件事。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送到或寄到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寓所^①,那就是说,一切都办好了,我明天大概在这里会收到我所要的银行通知单。

邮班快到,我得赶快去发信。

你的 弗·恩·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8年9月21日于小安普顿

亲爱的摩尔:

考布的信退还给你。看来,希尔施相信了梅萨的话,以为他

^① 恩格斯在伦敦的住宅。——编者注

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巴黎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现在他尽可以大发怨言，他们则将把他的审前羁押尽量拖长。

巴里的奇事的确可笑。

勒维的出色文章，我在咖啡店里避雨时也读了。报纸跟他很相称。^①

早就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种变革了。否则许多外地的起义就会造成土耳其欧洲部分崩溃的局面，而这正是俄国人和俾斯麦所希望的，这样他们便可以执行柏林条约¹⁵³并混水摸鱼。米德哈特返回克里特并采取果敢的行动，可能会使事态发生另外一种变化。如果目前的局面不变，那末俄国人就要在那里呆下去并获得掠夺的新机会，而这又会在俄国内部阻止事物的自然进程。

我们马上要去布莱顿几个钟头。

你的 弗·恩·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 安 普 顿

1878年9月2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来的废纸；考虑到信中会有党的消息，可能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我拆阅了信件。

拉甫罗夫的信是今天寄到的，我还没有回信，阅后请立即寄

^① 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

回。信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谈到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一段，这大概是真实的，因为完全符合他这个实干家的气质，此外，他对我们保持沉默，或多或少也证实了这一点。

帝国国会开会以后，我收到了政府提交帝国国会的附有说明的法案^①；昨天从同一个来源（白拉克）得到了帝国国会9月16日和17日会议的速记记录¹⁵⁴。在我没有看到最后这一出戏的速记记录以前，绝对无法想象普鲁士大臣们平均的愚蠢程度、他们主子^②的“天才”以及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跑的士著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的无耻。我现在用一定的时间为英国报刊加工整理这个记录，虽然还不知道，最后是否能从这里搞出一点适于《每日新闻》刊登的东西来。¹⁵⁵

俄国人在阿富汗走的一步棋¹⁵⁶，以及土耳其的事变——这一切引起我的注意，仅仅因为这是判断欧洲国家智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总之，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管俄国和普鲁士现在在世界舞台上除此以外还干些什么，这一切只会对它们的制度产生有害的后果，只会加速它们制度的彻底覆灭，决不会阻止它们制度的崩溃。

我的妻子、小燕妮和琼尼于星期五^③白天平安地到达我们这里，住在我家，昨晚小燕妮带着她的全部行李又搬到莱顿小林^④去同龙格会合。但是细高个子今天才会到达。小孩子好得多了。令人惊奇的是，小燕妮最近在莫尔文住了些时候身体也好些了。

①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编者注

② 俾斯麦。——编者注

③ 9月20日。——编者注

④ 龙格所住伦敦街名。——编者注

昨天老佩茨累尔到这里来了，带来了一位牧师的信，这位牧师正在出版一种杂志，也妄谈社会主义，并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资料。¹⁵⁷俾斯麦目前重新把社会主义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甚至把高级政治也多少置诸脑后了。

祝愿你在慈母般的大自然怀抱里恢复健康。杜西、小燕妮和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1879年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9年8月14日于圣奥宾
特拉法加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从你给我妻子的信上看，你不能肯定今天以后是否还会住在伊斯特勃恩¹⁵⁸，所以，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伦敦的住处。

附上希尔施写给我的信和路易莎·尤塔写给彭普斯的信。

在从南安普顿到泽稷¹⁵⁹的路途中，由于遇到很大的暴雨，弄得很不愉快。我们到达圣黑利厄尔时已被淋得湿透了，那里也是大雨“倾注”。在那以后，经过某些波动、变化和反复，天气很好。泽稷的农民以为世界的末日来临；他们断言，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春天和夏天。明天我们将迁入圣黑利厄尔的“欧罗巴”旅馆。我们打算在目前居住的圣奥宾再呆下去了，因为杜西和我真怕每天吃单调的羊肉饭食，我已经因此而被迫当了好几天素食主义者了。我们在这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另外的住处。在我们来到泽稷的时候，这里还比较空，但是过后就有大批游客特别是法国人蜂拥而

至。今晨我们去“欧罗巴”旅馆询问时，幸好恰巧有六十个法国人准备离开，而满载又一群人类垃圾的轮船还没有开到。

从伦敦出发时，我们在滑铁卢码头遇到了哈尼，他送妻子去泽稷。她的运气不错，买到了一张头等船票，而我们买到的是二等船票。在船上我们又一次相遇。她也和我们一样不晕船，但终究是个病人。到泽稷后，我们又分开了，不过她把她哥哥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她住在那里。后来，我们到那里做过一次“慰问性”拜访。这个女人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她虽然出生于泽稷，但是除了印在旅行指南上的东西之外，她什么都讲不出来。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但是对于那些爱好旅行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帮助。在这里，我终于又能很好地睡眠了，这是很久以来所没有过的，只是恶劣天气引起的感冒尚未痊愈。不过，这里的气候温和，感冒很快就会好的。杜西身体很好。

在“特拉法加”旅馆，有两个得比郡的租地农场主——他们是父子俩——一直和我们同桌进餐。前天，他们乘帆船到圣马洛去游玩，他们在平生第一次“逛法国”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身价百倍了。父亲原来已经几乎同意和儿子去地中海旅行了，但是，他现在认为那里“太热”。他们两个人当中，儿子较有学问，他更正道：“绝对不会，绝对不会，那里现在是……冬天。”而这个老头（其实，他还在壮年，是一个具有真正的商人眼光的机灵人）还教训我说，圣马洛在法国的西南海岸。然而，这两个人对于农艺和其他农业问题很熟悉。

杜西认为浴场方面的困难不值一提，她原来是轮流到圣布里列德湾和圣黑利厄尔湾去游泳；现在是轮流到圣黑利厄尔湾和圣克列门特湾去游泳。

从我妻子的来信中得知，肖利迈^①已到达，但病得很重。我希望很快能听到关于他好转的消息。

自从到这里以后，我没有看到过报纸，除了卡尔顿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第一卷，根本没有看过任何书。把第一卷看完，是很不容易的，我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再看第二卷。这本书通过一些不连贯的故事，从不同的方面来描绘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因此，写得让人不能一口气就把它读完。正是因为这样，要把各种风味都稍尝一下，就必须备有这本书。卡尔顿不论在风格上或在结构上都不高明，但是他的特点在于他描写的真实性。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儿子，他比利弗尔和拉弗尔之流更熟悉自己的对象。

杜西和我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圣 黑 利 厄 尔

1879年8月20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大校场53号

亲爱的摩尔：

寄还希尔施的信并附上一封李卜克内西的信，我刚刚给他写了回信。¹⁶⁰我提请他注意他的惊人的矛盾：“你写信对希尔施说，报纸的后盾是‘党加赫希柏格’¹⁶¹；如果说赫希柏格是一个什么正数

① 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Meier（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的话，那么指的就是他的钱袋，因为否则他就是一个负数。现在你却写信对我说，赫希柏格没有出过一文钱。¹⁶²谁能理解得了，反正我无法理解。”同样地，说什么希尔施“更愚蠢地误解”了伯恩施坦的信¹⁶³，那是荒谬的，因为这封信使人没有误解的余地，伯恩施坦在信中是公然以编辑部领导人的身分说话的。他，即李卜克内西，自然认为一切都是安排得极好的。但是，希尔施有权亲眼看看一切，何况李卜克内西不向他提供了解情况的材料。假如希尔施因此拒绝建议，那么，这要归咎于他——李卜克内西。“至于我们，毫无疑问，如果希尔施不接受建议，我们将极其慎重地考虑，我们该怎么办，而在没弄清楚究竟谁是作为报纸后盾的‘党’之前，我们不上这个圈套”。因为，我对他说，恰恰是现在，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例如，凯泽尔事件¹⁶⁴。

拉法格一家从星期一^①起就在这里，要住到后天。我们打算让劳拉在这里再住几天。她给我们带来消息说，正如燕妮和龙格以外的每个人预计的一样，燕妮的灾难¹⁶⁵的确是发生在兰兹格特。此外，那里的一切看来同大家所期望的一样顺利。

从昨天起，这里的天气极其变化无常，这对于肖利迈^②的健康不太有利。他恢复得还好，不再发烧了，又有了胃口，疼痛也有所减轻，但是，现在出现了某种停滞状态，好转得不那么快，但也没有恶化。今天我们这里举行了划船比赛，当然，也不可避免

① 8月18日。——编者注

② 肖莱马。——编者注

地下了雨。你们住在更西南面一些，离大西洋更近，所以，我担心你们那里会首当其冲地遇到更坏的天气。

伯恩施坦的充满不安情绪的来信也一并附上。我还没有回信。你最好暂时把所有这些材料保存起来，对付伯恩施坦不必着急，在我回来以前，可以让那本高贵的《年鉴》¹⁶⁶安安稳稳地留在伦敦。

我们留在这里，而且至少还要住到28日，这对肖莱马是有好处的。以后怎么办，这要取决于他的健康状况，当然，也要取决于天气。如有可能，我们还要在威特岛和郊区住几天。

今天，老卢格象年轻的黑人街头歌手一样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叫卖焰火晚会节目单。

拉法格和劳拉向你们衷心问好，并和我们一起祝愿你们一切顺利。我和彭普斯向你和杜西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9年8月25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大校场53号

亲爱的摩尔：

我寄往圣黑利厄尔“欧罗巴”旅馆的信^①，及所附李卜克内西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写给我的和希尔施写给你的信各一封，但愿已经收到。

希尔施在巴黎被捕并拘留两天后，已被迫离开法国。他如今在伦敦，住在列斯纳那里。昨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有关报纸^①问题的信件，非常有意思。我认为他的行动完全正确。（我曾把李卜克内西给你的信中全部侮辱性内容删掉后，把一些片断寄给他，所以他知道我的地址）。

我刚刚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赫希柏格从什文宁根寄来的，一封是倍倍尔的¹⁶⁷，这两个人都想拉我们写稿。不必急于回信，因为请来代替希尔施当编辑的福尔马尔还必须坐三个星期的监狱！一切都在如此出色地展开。

如果我对你的地址确有把握，我就会把所有这些玩艺都寄给你。你的夫人说是滑铁卢广场62号，而劳拉却硬说是71号。只要我准确地知道你在哪里¹⁶⁸，我就全都寄给你。这些人在他们相互之间再一次造成的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菲勒克、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等在来信中的说法各不相同，然而都是含糊不清和矛盾百出的。¹⁶⁹因此，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瞧，无论如何也不要让这件事干扰我们的休养。

我刚才已写信告诉希尔施，本星期四^②，我将再次到伦敦。

也许你现在已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知，他们曾经到过这里。可惜，那时天气不太好。

燕妮的身体怎样？据你的夫人最近来信说，正象所期望的那样，她的身体很好。希望这种情况保持不变。请代我向她转致衷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8月28日。——编者注

心问候并祝贺她生了个健壮的孩子^①。但愿你能继续睡得好，从而消除妨碍你身心愉快的主要原因。希望兰兹格特的天气对你夫人也有效验。肖利迈大为好转，但是，变化无常的天气还是使他经常感到肌肉和关节尚未痊愈。彭普斯身体很好。海水浴象往常一样对我非常有益。我看，我会大大发胖。

如果你明天不回信，那么最好把信寄到伦敦。这里的邮政太落后了，星期三发出的信完全可能在我们离开此地后才到达。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注意不要让燕妮过早地回家。你还在那里逗留多久？

你的 弗·恩·

你有柯瓦列夫斯基在伦敦的地址吗？我能从杜西那里问到吗？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伊 斯 特 勃 恩

1879年8月25日于兰兹格特市
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泽稷岛发的信和你在伊斯特勃恩发的信显然是叉开了。^②

收到兰兹格特发生灾难¹⁶⁵的电报后，我们第二天即上星期三^③的清晨就立即动身去伦敦了。让杜西提前离开泽稷岛，我感到

①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7—91页。——编者注

③ 8月20日。——编者注

很遗憾，但是，我知道，由于许多原因我必须到兰兹格特去。星期四我到达这里时雷雨交加。星期五是晴天，星期六从早到晚都是倾盆大雨，昨天又是晴天，今天怎样还不得而知。就连这儿也有很多犹太人和跳蚤。

最重要的是，小燕妮顺利地经受了九天的考验，而按这种情况来说，身体还算不错。现在她自己哺育婴儿^①；以后也能这样就很好。我妻子虽然恢复缓慢，但总算见好。

我的头脑还不好。昨天，我试了一下，看了看带来的数学笔记，但是不得不很快就停止这种为时过早的事情，即使是试一下也不行。

我一直没有到海里游泳，而是洗热海水浴，因为我们到泽稷岛时遇到恶劣的天气，我的喉病加剧了，此外，有时还牙痛。这两种病都还没有痊愈，但已大为减轻，我只是有时感到这两种病还在威胁着我。

希尔施现在伦敦；他曾给我留下一张名片，但由于我突然离开伦敦，所以没能去拜访他（他住在列斯纳处）。附上考布的信，以便你能了解希尔施再次被逐出巴黎的极其特殊的背景。¹⁷⁰

祝愿肖利迈^②健康状况好转。衷心问候他和彭普斯，琼尼还特别向彭普斯问好。

你读过奥尔曼（他或许还有别的称呼）的开幕词¹⁷¹吗？我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也能诌出一篇这样的演说。

老朋友，再见。

你的 摩尔

①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② 肖莱马。——编者注

马萨诸塞劳动统计局局长莱特给我寄来了1874—1879年的全部报告（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哈尼以前寄过材料）以及马萨诸塞人口调查汇编，并书面通知我：“今后将乐于在我们的出版物问世后立即寄上。”

只有俄国和美国才会这样“讲礼貌”。

我的老主顾德纳曾于上星期五到梅特兰公园拜访，杜西把他的名片寄给我了。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9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摩尔：

终于接到了你的信以及确切地址，这就使我可以把关于党的机关报^①的一切胡言乱语全都寄给你。由于希尔施的缘故，我不能再不给赫希柏格回信了，所以给他写了封短信附在这封信中，他看了也不会很高兴。^②

你从倍倍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的理由完全是李卜克内西在其最近一封信中所列举的。¹⁷²由此可见，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那封信给倍倍尔看，虽然我已明确地嘱咐他这样做。在你把这些破烂全部寄回伦敦退还给我以后，我打算：（1）建议倍倍尔要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3页。——编者注

求把这封信给他看，那时他就会看到，所有这些论调都已经得到回答了；（2）把写给希尔施的各种信件中所有的矛盾给他开列出来，使他看到，由于自己的姑息，他们又干出了什么样的卑鄙勾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末，我认为今后能够利用它的正是倍倍尔。当然，我将事先把这封信寄给你以及此事所涉及的希尔施，以便征求意见。

得知燕妮身体很好，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只要有可能的话，她应该继续自己哺育婴儿^①，辞掉学校的职务^②，并且完全摆脱掉为保姆和女仆而操心的负担，她就是因为经常不在家，才不得不一直雇用保姆和女仆。你和你的夫人应该尽可能在海滨多住一些时候，你们俩都必须好好疗养，在你的脑子和你夫人的消化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前，你们不应该回来。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着急，况且天气虽不能说逐渐变得极好和变得稳定了，但是同不久以前相比，会发生相当的变化，看来你们那边的天气大概也同这里一样。要是有个把星期的晴天，肖利迈就能完全恢复健康了。

我希望看到杜西也由于海水浴而恢复了健康。你要是给我们写封信就好了，那她就可以在星期六^②来到这里，而且直到后天都可在这里洗海水浴！但结果是，星期天早晨我才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知你在兰兹格特，根本不同她在一起。

三个星期的海水浴现在还根本没有使我满足，我正在酝酿各种计划，不过要肖利迈（伦敦对他大概比海滨更有益处）又能走动才行。要是天气容许的话，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三人一起摆

①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② 8月23日。——编者注

脱永恒之女性^①的代表们，以单身汉的身分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两个星期，你看如何？

全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伊 斯 特 勃 恩

1879年8月27日于兰兹格特市
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们的信件经常叉开。你大概收到了我的信（本星期一^②发出）；你8月25日的来信连同附函已及时收到。

我只写几行，因为我的妻子恰好要到邮局附近去，这样你便可在动身之前知道你的来信我已收到^③。

附去杜西给我妻子的信，让你、肖利迈和彭普斯都开开心。此信读完后请立即寄回。小燕妮身体恢复得很好，但是星期一以前还不能离开卧房，以后至少还要在我们这里住一个星期，因为龙格先回伦敦。

天气一天比一天坏；但一天毕竟还有几个小时是不错的，即

① “永恒之女性”是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第八场（《山谷、森林、岩石》）中的用语。——编者注

② 8月25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1—93页。——编者注

使是暴雨天，海边的空气也还是清爽的。

李卜克内西就是一头“蠢驴”，而他却想以其惯有的庸人礼貌把这个绰号硬加在希尔施身上，他每次被当场“抓住”时，总是这样干。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柯瓦列夫斯基的地址是：高厄大街42号。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8月28日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杜西转来可尊敬的莫斯特的一封信，现附上。你认为怎样答复最适当，务请尽快告诉我。显然，莫斯特想得到某种能够由他“滥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吕贝克先生是按照伯恩斯坦先生的教唆行事的。^①

今天早晨天气极好；是否整天都能这样，那是另一回事。

祝好。

你的 摩尔

请把莫斯特的信寄回来。

^① 见本卷第387—388和391页。——编者注

昨晚雨停了。我们带着琼尼到海滨浴场去，人群中有人说了
一句：“这个小孩长得像个王子。”琼尼生气地回过头去顶了一句：
“我象小肖利迈！”

我从拉法格家的来信中看到，另一个迈耶尔（不是肖利迈）在
拉法格家又闹了一场。可怜虫！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9月3日于兰兹格特市
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迈耶尔（鲁·）通知我，他打算来探望我，同时还告诉我，如
果我忙于什么事情的话，就告知他，即电告他“不要来”。因此，
我首先给他打了个“否定”意思的电报，其次，继电报之后给他
发了一封信，内容是：由于马克思夫人健康状况不佳，“目前”我
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我把这事告诉你，是为了他谈起这事时，你
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妻子的确恢复得非常缓慢，因此她根本不愿
在这里见到迈耶尔。

小燕妮今天第一次作了十五分钟的散步；她身体恢复得很好。

肖利^①身体如何？

你的 摩尔

① 肖莱马。——编者注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9月9日子兰兹格特市
滑铁卢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由于种种情况，眼看钱就要花光了，尽管从礼拜天晚上起，天气经常变化，我还是想在这里再住一个星期。

住在这里对我特别见效，关于我们在这里的详细情况，你可向拉法格家了解。

附上左尔格的一封来信。我这里没有贝克尔的地址，而你反正和他通信，所以请你写信告诉他，让他给我寄一份空白**委托书**^①来。

肖利迈身体如何？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9年9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卜克内西寄来的一些东西以及附件，其中没有多少新东西，因此我没有急于寄给你。出于显而易见的考虑，我根本没有向希尔施提及整个这个邮件，最好是避免无益的争吵。

赫希柏格从什文宁根给希尔施写了一封信，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来这里的邀请并能受到良好的接待，希尔施对此甚至未予理睬。对于赫希柏格随后寄来的明信片，希尔施也以明信片回复他说，你还没有回来，而希尔施他自己也打算到海边去。这样，想必此人就不会来打搅我们了。

此外，要是你能把材料给我寄回来，那就好了。我终究还得给倍倍尔回信¹⁷³，首先，由于希尔施希望弄清楚他同倍倍尔的关系，他为此事有些急躁，其次，因为柯瓦列夫斯基给你捎去的那本《年鉴》使我们幸而得以直截了当地向这些人指出，为什么我们决不能给哪怕会受到赫希柏格最微小影响的机关报撰稿。我指的是下列文章：

（1）署名*.*（赫希柏格，大概还有伯恩斯坦和吕贝克）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¹⁷⁴；

（2）署名卡·吕（吕贝克）的几篇短评，特别是对柯恩的小

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评论的结语¹⁷⁵；

(3) 署名马·施·（布勒斯劳的马克西·施累津格尔）的寄自德国的报告之一¹⁷⁶。

赫希柏格直截了当地宣称，德国人犯了错误，他们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他还说什么运动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它应当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等等。你可以想象，莫斯特在多么起劲地攻击这些卑劣言论，并再次以德国运动的真正代表自居。¹⁷⁷

简言之，在这件事以后，我们最好是表明我们的立场，至少要对莱比锡人表明，我想，这一点你也是会同意的。如果党的新机关报^①和赫希柏格唱一个调子的话，那末，我们也许还不得不公开地这样做。

等你把材料给我寄来的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份《年鉴》），我将草拟给倍倍尔的信，并且寄给你。你当然不必为这些琐事而中断你的休养。不过，应当迅速采取某种措施，否则，希尔施又要往各处写私人信件，这就会使整个事情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

自从俄国外交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不得不考虑俄国内部事态以来，它就很不顺利。它的虚无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正在彻底破坏同德国的联盟，以致这一联盟至多只能在短暂的时期内表面上修补一下，就在这样的时刻，它的阿富汗代理人正在驱使英国在对德作战时投入俾斯麦的怀抱。我确信，俾斯麦正在尽力设法挑起对俄战争。只要同奥地利和英国结成联盟，他就会下决心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这样干；英国可以保证丹麦，大概还有意大利，甚至还可能有法国对他保持中立。然而，最好是俄国本身快点发生危机，并由于内部变革而消除战争可能性。局势逐渐变得对俾斯麦极为有利。对俄国和法国同时作战将成为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因此，沙文主义就会大发作，这将使我们的运动受到好多年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英国加入同盟，对俾斯麦将是极为有利的：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艰苦的斗争，但是最终结局有五分之三的可能性会象七年战争那样。

赛米·穆尔来信说，出售地产的事一般进行得很好。大部分按地租总额的三十九至四十倍的价格卖出。只有沼泽地和森林地未卖出，他们估计这些地连同林木的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英镑。他们认为这部分地产可以留到设菲尔德营业好转时再说，并希望到那时能卖上更好的价钱。

拉法格家情况如何？自从彭普斯上星期五^①到那里去以后，保尔毫无音信。

肖利迈的风湿病还没有好，他仍在试用各种疗法。龚佩尔特建议他到巴克斯顿去，他昨天说，如果不很快见好，他本周末就前往那里。他、彭普斯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并希望海滨生活对你有效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能住就住下去吧！你回来后，在这儿的变化的天气里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是知道的。那就毫无办法了。

你的 弗·恩·

^① 9月5日。——编者注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9月10日于兰兹格特市
滑铁庐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收到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短信。他说，收到俄国来信，他必须立即返回祖国。他没有给我寄来《年鉴》。

劳拉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星期。保尔偶尔来住几天，前天和她一同回伦敦去了。此外，劳拉已告知彭普西娅^①她离开了此地。

我的妻子仍然恢复得很慢。我休养得很好。这里的空气对我特别有益。此外，劳拉还使得我不停地活动。

附上今天从你那里收到的几封信（其他信装在另一个信封里同时寄出）。李卜克内西没有主见。那些信恰恰证明他们所要否定的东西，也就是证实我们最初的看法，即在莱比锡把事情搞糟了，而苏黎世人就按照向他们提供的条件行事。此外，一般不得罪人的《灯笼》周刊对坏蛋凯泽尔的抨击¹⁷⁸，使他们感到恐惧，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些人是哪一类人。施拉姆尽管精明能干，但始终是个庸人。莱比锡人也已经十分“议会化”了，对他们在帝国国会里的一伙人中某个人进行公开批评，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圣上。

① 玛丽·艾伦·白恩士（见本卷第320页）。——编者注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能再浪费时间。要尖锐地和不客气地说出我们对《年鉴》的胡言乱语的意见，即暂且把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奉告”莱比锡人。¹⁷⁹如果他们仍旧这样对待他们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必须公开宣布不承认他们。在这类事情上应当不留情面。

我没有给莫斯特回信，也不打算回信^①。我一回到伦敦，就去信请他亲自来。会见时，你必须到场。

最能说明俾斯麦特点的是他与俄国敌对起来的那种方式。他希望撤换哥尔查科夫，由舒瓦洛夫继任。由于没有得逞，自然而然就得出结论：那里有敌人！我也不怀疑，布赫尔不会不趁机煽起主子的恼怒。“总是回首，重温旧情。”^②对于我们的运动和对于整个欧洲，最有害的莫过于实现俾斯麦的计划。只要老威廉^③还活着，要做到这一点毕竟不那么容易。但是，俾斯麦本人成为他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所造成的反动的牺牲品是不无可能的。目前东方的黑点¹⁸⁰给他助了一臂之力；他又成了“必不可少的人物”，而自由党人现在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并准备拍他的马屁。在即将召开的帝国国会会议上，铁的军事预算不仅将重新恢复，而且还可能象威廉最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永久性的”。俄国在国外的外交获得成功的秘密在于俄国国内象死一般的沉寂。随着国内运动的发生，这种魔力也就消失了。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¹⁸¹是它的最后一个胜利。从那以后就只是犯错误。

① 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② 这是尼·伊苏阿尔作曲、沙·吉·埃蒂耶纳编剧的歌剧《佐贡多》第三场里一支流行的抒情歌中的一句歌词。——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希望不幸的肖利迈^①的健康状况好转。代我向他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9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信已收到。希尔施昨天在我这里同拉法格一家和亨利·尤塔会面了，他将给我带来以前退还给他的材料，那时我将立即着手工作¹⁸²。

劳拉和保尔（确切地说，也就是后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打算在这个星期日^②的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尽管这使我们很高兴，然而由于杜西的缘故，我们毕竟需要考虑一下这件事。自从我们回来以后，她每逢星期日都到我们这里来吃饭，而下星期日我自然也要邀请她来。由于保尔说龙格一家这星期将要回来，所以我本打算明后天去找燕妮，并请她帮助我摆脱困境，带杜西到她那里去过一晚上。但是劳拉在临走前说，燕妮星期六才能回来，因此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能够安排好，那末就立即告诉我，否则，就得另想办法。拉法格一家绝不会在七点以前来到。

衷心问好。最近三天肖利迈好多了，看来，他不需要到巴克

① 肖莱马。——编者注

② 9月14日。——编者注

斯顿去。

你的 弗·恩·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9月11日于 [兰兹格特]
滑铁庐广场62号

亲爱的弗雷德：

信和所附的东西^①收到了，谢谢。

龙格一家于（这个）星期六^②，用列斯纳的话来说，“奔向”伦敦。小燕妮身体还好，不过仍有些气喘，可是她——象鲁普斯^③——一样固执——打算一面哺育婴儿^④，一面在学校教学^⑤。

昨天，在海滨浴场，使我大为惊异，**迈耶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令人欣慰的是，他立即向我说明，他在**马尔吉特**住了一天，再过几小时又要离开了，他只是想探问一下“尊敬的夫人”^⑤是否安好，等等。我同他周旋了一番，然后让龙格送他回去了。他（迈耶尔）去爱丁堡参加工联代表大会¹⁸³。令我满意的是，这场“危机”如此迅速地度过了。这个家伙对兰兹格特的向往是不可抑制

① 马克思指的是支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② 9月13日。——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⑤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的。他还告诉龙格，他的肝病大大恶化了，因此他现在“饮酒”不能象往常那么多了，否则就会损伤脑子。这大概就是他最近几次在梅特兰公园胡闹等等的原因。

现在这里的天气时好时坏，而大部分是坏天气。

你的 摩尔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9年9月14日¹⁸⁴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请告诉杜西，燕妮请她星期日下午两点去吃午饭，并且同埃德加尔·“马赛尔”·龙格见见面，他今天已经作为英国公民在兰兹格特登记了。

事情是这样的，小燕妮及其侍从明天去伦敦，海伦^①跟着去帮助她。

支票星期日可兑取。

我又找到一封希尔施给我的信，这也是有关这件事¹⁸⁵的材料。附上。

祝好。

你的 摩尔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¹⁸⁶

伦 敦

[1879年10月8日左右于伦敦]

难道你没有把我夹在《弗雷泽杂志》里面的短评寄给高贵的巴里吗？我是当着彭普斯的面夹进去的，而且从外面看得出来。如未寄出，就请寄给他。

你的 弗·恩·

1880年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80年9月13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伯林顿街7号

亲爱的摩尔：

附上李·^①寄来的信。我写信告诉他，如果最近几天内我不给他发出相反的通知，那么，从下星期天（9月19日）起我们又会在伦敦¹⁸⁷，并等着他们（他和倍·^②）。¹⁸⁸因此你若遇到阻碍，就请通知我。

8月29日从这里发出一张明信片，寄到兰兹格特¹⁸⁹你的住处，我还没有收到回信，明信片也许根本就没寄到。拉法格昨天写信给我，说你今天返回伦敦。

我们于本周末回来。这里从前天起开始下雨，而在这以前天气很好。

祝你的夫人健康好转。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穆尔和博伊斯特也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①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倍倍尔。——编者注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75 年 1 月— 1880 年 12 月

1875年

1 8 7 5 年

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1875年1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新年好！

明后天我给你寄去跋和勘误表¹⁹⁰。

由于时间不够，名词解释大部分我都没有过目。我只注意到一个地方：《Fleurs de lys》^①，这是针对弗略里说的，指的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打在重刑犯人身上的烙印。¹⁹¹

关于银行的文章非常糟糕¹⁹²。也不应该把基尔希曼的无稽之谈登到《人民国家报》上。¹⁹³

衷心问候你的全家。

你的 卡·马·

① “百合花”。——编者注

2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5年1月9日 [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现寄上跋和勘误表^②；你一定要把我在这份没有页码的清样上面所标明的错误补充到勘误表上去；现在把它按印刷品给你寄去。今后遇到这种情况，**首要条件**是：清样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刊出以前送给我。请你对跋作仔细校对。你的勒里希想得倒好，以为我有空闲。其实他是要我给他写一本关于德国国外的狩猎法的书。若有时间，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本来我就觉得一天十二个小时还不够用。

衷心问候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摩尔

①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3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5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回信迟了,请原谅。我的工作太忙,今天才改完《资本论》尚未出版的各册的译文(法文)¹⁹⁴。只要全书一出版,我立即给您寄去;我在书中作了很多修订和补充,尤其是法文版的最后几部分。

您寄的野鸡和肝已及时收到,并在这里受到了真正热烈的欢迎。

您在来信中提到的柏林报纸,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我在这里的一个学生给该报寄去了自己的通讯稿,而我事前并不知道。¹⁹⁵

我对您还有一项请求。医生禁止我吸烟不用烟嘴。所以我想替自己和我在此地的朋友们弄到二百个那种我在卡尔斯巴德见过的烟嘴,这种烟嘴在吸过一支雪茄烟以后,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丢掉;此地没有这种烟嘴。但是,请注意,这是一项商业上的委托;如果您完成这项委托,就必须告诉我花了多少钱,否则的话,我就不便向您提出这类请求。

我的女儿^①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她同库格曼的夫人和女儿通信,不久前收到了她们的来信。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您最近若给我写信,请告知波希米亚的详细情况。

我高兴地等着在这里见到您。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4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 鲁 塞 尔

1875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今天我把手稿^①的最后部分寄往巴黎,不包括跋以及目录和**勘误表**,这些只有当我拿到尚未出版的各册的时候才能编成。

同意您的意见,最后几册最好一起**出版**,但是这仍不能成为拉羽尔先生三个月以前停止**排印**的理由。(他甚至连第三十四册和第三十五册的校样还没有寄来)。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我的德文版出版者^②,同样还有俄文版出版者¹⁹⁶,连续不断地给我来信,要我开始第二卷的定稿工作²⁰⁴。所以,如果拉羽尔先生不排印,不给我随排随寄校样,而是一味拖延,那末他将对可能由此产生的再一次的延迟和中断承担责任。请您把您的意见告诉他,我不愿再给这位先生写信了。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稿。——编者注

② 奥·迈斯纳。——编者注

5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¹⁹⁷

巴 黎

[1875 年 2 月 3 日于伦敦]

……看来,波拿巴派先生们终于吓倒了奥尔良派,后者现在匆促地照自己的样式给你们搞出一个共和制。¹⁹⁸但是我认为,这种共和制一旦建立起来,它也就会使奥尔良派的阴谋破产,推翻地主统治¹⁹⁹并将循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 年 2 月 1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给您寄去德文版^①的一卷本(我手头再没有分册的了)和法文版的前六册。法文版中有很多修订和补充(例如,见第 6 册第 222 页,驳斥约·斯·穆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甚至在他们好象已经掌握真理的时候,也是本能地沿着错误道路走的²⁰⁰)。但是法文版中最重要的修订,是在尚未出版的各部分里面,即在关于积累的几章里面。

① 《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承蒙寄送刊物，感谢之至。我最感兴趣的，是“祖国情况”栏²⁰¹内的文章。如果有时间，我真想从这些文章中选摘一些提供给《人民国家报》。“不是我们的”是些杰出的人。我猜想，我们的朋友洛帕廷同这篇文章有某种关系。²⁰²

从圣彼得堡给我寄出了一大包书和官方出版物，但是这一包东西被窃走了，大概是俄国政府干的。那里面有《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委员会》和《关于赋税问题》的报告²⁰³，这是第二卷²⁰⁴中我研究俄国土地所有制等等的那一章所绝对必需的东西。

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回来以后²⁶，我的身体好多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大大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此外，我回伦敦后感冒了，这使我一直不舒服。

天气好转时，我去看您。

您的 卡尔·马克思

7

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²⁰⁵

莱比锡

[内容摘记]

[1875年3月18日于伦敦]

3月18日答复。可能，我出一千塔勒，但是要取决于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将尽快地回过头来办这件事。^①

① 在这个摘记前面删去了下面一段话：“1875年3月16日答复。表示当我一有了现钱就提供一千塔勒；和其他捐献人的条件一样；但是我保留在代表大会后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因此，如果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纲领和选出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领导的话，我将毫不受约束。”——编者注

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²⁰⁶

茨 威 考

1875 年 3 月 18—2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 2 月 23 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²⁰⁷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

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①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象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²⁰⁸携手合作了这么多年呢？《人民国家报》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²⁰⁹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

①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

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²¹⁰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象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 1870 年至 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

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 5 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²¹¹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²¹²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²¹³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象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

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²¹⁴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²¹⁵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

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象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 4 月 1 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²¹⁶，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直率地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 41 号。

9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 门

1875 年 3 月 22 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你的来信以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并且按照这些信件记了账。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使我十分满意，我对你非常感谢。

今天给你写信要谈的是另一件事情。前天晚上小亨利希·欧门从曼彻斯特突然来我这里，谈到下述情况。

哥特弗利德·欧门打算再过两年就摆脱业务，并且真的让彼得·欧门叫他的女婿、玛蒂尔达的丈夫、学校教师罗比作为股东到公司做事。诚然，他在罗比来了两个星期之后，就感到后悔了，原来这个被吹嘘为门门在行、办过学校 and 天晓得还做过什么的罗比，对业务一窍不通。但是哥特弗利德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很深，已经无法挽回了。尽管罗比只会研究银行账目和《泰晤士报》，而哥特弗利德却想使罗比（如今是自己的侄婿）成为一名股金几乎相当于三个侄子侄孙（亨利希、他的兄弟弗兰茨以及弗兰茨的儿子弗兰茨）加在一起那样多的大股东。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罗比曾经在基金学校事务委员会中谋得一个很好的差事，——这是格莱斯顿几年以前设立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目的是调查和消除在使用拨给学校的非常可观的基金方面的至少是某些最令人吃惊的舞弊行为；他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是迪斯累里执政后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项议案，解散了这个委员会，把它没有完成的事务转交给慈善事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保守党政府设立的，比较倾向于仅仅审查为数不大的舞弊行为。²¹⁷于是我们的罗比就失去了自己的肥缺，而在彼得的帮助下打了一个极妙的主意——当工厂主。

为此目的，哥特弗利德自己同罗比和三个侄子侄孙三方订立了一个合同，该合同实际上规定三个侄子侄孙在十四年内为保障罗比先生得到五千英镑的预期收入而工作，而他们三人自己的所得则将大约仅仅略多一些。

虽然两个弗兰茨签了字，可是亨利希还没有签字，这就使其

他两人不得已时也会改变主意；亨利希认为，如果他亨利希不签字而找出另外一种办法，他的兄弟弗兰茨也会这样做。

他请求我向您打听，您是否愿意同他以及他的兄弟弗兰茨一起，继续经营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并利用它已经享有的声誉；如果象目前这里常常做的那样，把公司变成两合公司的话（那时公司可以称为欧门—恩格斯有限公司），您可以干脆同他们合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确定，谁是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来担保的股东（拿破仑法典所说的保证人）——此地在这方面的法律几乎和拿破仑法典一样。至于资金，他说只要您同意，他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立即筹集起来，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因为在1870—1873年这些好年头之后，郎卡郡的钱又多得不得了，人们不知道该把它投放到那里去。

我告诉他，您恐怕不易答应，您本来事情就够多的，两合公司对于您未必合适，至于原来的贸易公司，您单是由于一个原因大概也不会同意，因为这可能要求你们有一个人搬到曼彻斯特去，而这对于您是不合适的，此外您也难以在曼彻斯特筹集款项来创立公司。简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相当慎重的。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通过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还可以赚一笔钱，如果使用新机器就更能赚钱，因为新机器很快就会便宜起来。

亨利希很懂得精纺和并合，此外他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这无论如何是他的品行的一定保证。弗兰茨很懂得漂白、做纱锭，而且还是梳理、织物印花和丝光细纱方面的专家。此外，亨利希说，弗兰茨已成了一个精明的商人，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一切素质。总之，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加在一起总

比哥特弗利德更为可取。如果您愿意采纳这个方案的话，亨利希·欧门立即会到您那里去，您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人，并且更确切地向他了解他的计划的细节。

一句话，请您考虑这件事并把您的决定尽快告诉我；看来，亨利希不可能拖延很长时间不对哥特弗利德做出最后决定。

衷心问候玛蒂尔达^①、孩子们和你自己。

你的 弗里德里希

莱茵的恩格斯们真可恶透了：我是因为相信那许许多多答应迅速付款的保证，才办理了各种业务，而现在却弄得进退两难。

10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²¹⁸

不伦瑞克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②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

① 玛·恩格斯。——编者注

② 信的开头注明：“注意。信稿必须退回到您手中，以便在必要时我可以使用它。”——编者注

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²¹⁵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²⁰⁸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²⁰⁷，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²¹⁹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²²⁰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

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白拉克的信的第一页

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非常糟糕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①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1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5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收到一个商人^②(至少在人们和警察心目中是不问政治的十分诚实的人)从柏林寄来的信,他请求我对《资本论》的若干地方加以说明。我立即答复了他,并利用这个机会为您的俄国来信向他要一个可靠地址。我的信今天就寄出。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编者注

12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5 年 5 月 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想的,竟同您的意见相反,断言 deutsch^①一词的写法是完全现代的。其实,写法不是现代的,而是现代才赋予它以**重要**意义。在整个中古高地德意志语中,是用 tiutsch,甚至主要是用 tiusch (例如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同时也使用 diutisch (例如《安诺之歌》²²¹)。在十六世纪又主要使用 teutsch (例如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相反,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总是**出现 diutisk, diotisk; 我甚至认为,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更古的形式: thiodisk, theotisk。

整个问题在于:哥特语、古代诺曼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古代萨克逊语、古代下法兰克语的 th (p), 后来在萨克逊和法兰克方言中通过磨擦或磨损而演变为 d; 在高地德意志语中,通过辅音音变,它也演变为 d (因此,一切在英语中由 th 开头的词,无论在高地德意志语或是低地德意志语中,包括荷兰语,都是由 d 开头)。看来违反所有规则的这种对应,使十三世纪的高地德意志语作家——在涉及到民族本身的称呼这样重要的词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倾向,要用 T 来重新恢复由辅音音变而引起的似乎正确的区

① 德意志的。——编者注

别,从而就去伪造语言。到了路德时代,所有这一切和词本身的起源一样,都被完全忘却了。相反,从文艺复兴起直到雅科布·格林,都把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名称 Teutones, Tuisto 等等当作词源基础来使用。

我如果不向您这样更正我昨天的说法,我的语言学的良心会使我不安。一般地说,夜间两点钟以后是不应该谈论比较语言学的。

您的 弗·恩格斯

1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尚 克 林

1875 年 5 月 1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你的病使我们大家深感不安,但愿服用了蓖麻油和随着天气好转已经痊愈。

恩格斯建议同他一道去尚克林,这正合我的心意,为了你我也认为自己到那里去是适宜的;但是我不愿意他因为我而耽搁,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他使我的行动自由受约束,从而使他自己和我都感到烦恼。因为我在等待巴黎寄来最后几个印张的校样,如果由于我不在而使本来就拖延了很久的最后几册^①的出版再拖下去,我将感到不安。这回我接连收到拉沙特尔两封信,他目前在斐维(瑞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

士)。这个蠢货表示对最后几册极为满意,因为它们通俗易懂,就是说连他也懂。我过去没有回答他从布鲁塞尔寄来的表示不满的信件,我现在当然也不会去回答他的废话。

关于李卜克内西—哈赛尔曼的拙劣作品的通告我已经寄出(现在已经在白拉克手里),这是一本小册子^①。我也给柏林的施拉姆先生写去了他请求我作的那些说明^②。此外,我断然拒绝给《独立报》^③的先生们编辑的刊物撰写任何稿件,这使维耳布罗尔感到不快。由于维耳布罗尔的缘故,我对此感到遗憾,然而这仍然是一个荒谬的建议!²²²

家中一切如常。看来,好天气对小燕妮有好处。使她很满意的是,洛尔米埃大娘不留情面地责备龙格搞了一堆无用的“法国式”家具。拉法格的生意看来正在走上轨道。⁴¹

今天我呆在家里:琳蘅和杜西进城去了,她们约定在家具拍卖场同小燕妮见面。

我们的小花园已披上了悦目的绿装。

星期五^④洛帕廷突然来了。星期六他已经到哈斯廷斯去了,要在那里住几个月。他说,在巴黎他无法工作,因为住所里俄国客人总是来往不断。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尔

代我向莉希夫人问好。

①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3页。——编者注

③ 《比利时独立报》。——编者注

④ 5月7日。——编者注

14

恩格斯致帕特里克·约翰·科耳曼²²³

伦 敦

[草稿]

1875年5月20日 [于伦敦]

至于您的请求,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可能给任何人作保。我这样做过一次,那一次的经验使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如果我有力量在别的方面给您一些帮助,我将乐于这样做,但是目前我毫无给您效劳的可能。

[恩格斯后来在科耳曼的信封上作的注]

科耳曼,1875年。国际时期的麦克唐奈拥护者。

15

恩格斯致阿·古皮

曼 彻 斯 特

[草稿]

1875年6月14日 [于伦敦]

阁下: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生平只见过您一次。因此您来信要我保证给您一百英镑,使我不免有些吃惊。无论如何我得预先告诉您,我不能为任何人提供任何保证。

至于杜邦的孩子们,我在他动身以前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过,如果他要去美国而把他们留在英国,那就由他自己负责;我已经给了

他一百多英镑以供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不可能再给钱了,因此他决不要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对您也只能把这番话再说一遍。我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不可能再作更多的接济。阁下,请接受我的敬意。

1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6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前天在您那里的时候,我忘了告诉您一件重要消息,这可能是您还不知道的。柏林生理学家特劳白制造成功了人造细胞²²⁴。当然这还不是天然细胞:它们里面没有核。

把胶体溶液例如动物胶和硫酸铜等等混合起来,就能产生可以通过内渗而使之生长的带膜的球体。总之,膜的形成和细胞的生长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正是时候,因为赫尔姆霍茨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①我不能容忍这种到另外一个天体上去找答案的说法。

商业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一切取决于将从亚洲特别是东印度市场来的消息,那些市场多少年来已经日益饱和。在某种条件(而这种条件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下,彻底破产的到来也许还可能拖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41—642页。——编者注

到秋天。

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

问候诺埃尔夫妇^①。

您的 卡·马·

17

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②

伦 敦

1875年7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先生:

在您写的《国际工人协会》²²⁵一文中,有事实错误,对其中一些错误,我想提起您的注意。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对您的下述论断表示惊讶:

“我们认为,这一著作《资本论》的节译本应该马上发表。”

我保留有翻译权,而且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有版权协定。因此,未经我事先准许,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删节本的发行。删节给译者(traduttore)变为背叛者(traditore)提供了特别方便的条件。校

① 瓦·尼·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罗·赫·伊德尔松的化名。——编者注

② 这封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发表的不是全文。这里我们根据我国保存的手稿全文译出发表。原文是英文。——译者注

订在巴黎分册出版的未经删节的法译本,比我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

我估计您认识译者,并且我很希望避免一场诉讼的麻烦,所以不揣冒昧,将此事写信告诉您。

至于您文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我只谈几点。

您写道:

“《资本论》是在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概论发表后不久问世的,马克思在标题为《哲学的贫困》的篇幅不大的一章中答复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章”,等等。

针对蒲鲁东的大部头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我用法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哲学的贫困》来回答。这本小册子发表于1847年,而《资本论》则是在二十年之后即1867年才发表。我推测,您是被弗里布尔的一本最不可信的关于“国际”的著作导入谬误。

您在全文引用章程的导言和国际成立宣言的一些段落时,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在援引我写的著作,您在转引一篇没有署名和没有日期的宣言时,却说,“这些论述一定是出自马克思博士本人的手笔”。可惜并非如此。我在《弗雷泽杂志》上读到这篇宣言以前,从未见过它。它显然是我的一个拥护者写的,但是,同时,它包含着一些不明确的用语,我不愿意别人把这些用语说成是我写的。

马志尼和布朗基同国际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任何“通信”。国际建立时,有一些意大利工人——马志尼的追随者和马志尼的代理人一个名叫沃尔弗的少校(在巴黎公社时期发现的文件,证明他已经是一个领取波拿巴警察局长的定期津贴的警探)成了总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由马志尼写的成立宣言和

章程。因为两个文件都被拒绝，而我所草拟的被接受，所以不久之后，马志尼就唆使他的追随者退出了总委员会，此后，马志尼一直到死都是国际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奥尔西尼（意大利爱国者的兄弟）从未出席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他从未在那里作过关于什么问题的任何报告——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他只是就他在美国的活动和我有过私人通信。

波特尔从来就不是“国际”的会员，卡勒斯没有出席过巴塞尔代表大会²²⁶，等等。

先生，我荣幸地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18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5年9月1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①

亲爱的朋友：

您上月12日的信是在我已经动身到这里来3之后才寄到伦敦的。这封信使我非常感兴趣。下一周的星期六（就是说不是本星期六，而是下星期六）^②，我将从这里经过布拉格回去，以便同您欢聚。但是由于还有急事，我顶多只能停留两天。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日耳曼尼亚”是卡尔斯巴德（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的一家旅馆。——编者注

② 9月11日。——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5年9月6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上周给您去信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由此推断，您不在布拉格。因此星期六（9月11日）我将不经过布拉格，而经过法兰克福直接回去。

再见。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0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5年9月9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我将在星期六（11日）三点五十七分动身，八点五十分到达布拉格国家铁路车站。

我单独一人，没有旅伴^①，因此只需要一间卧室。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收到《布拉格旅行指南》，感谢之至。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

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

察 尔 赫 林

1875年9月21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阁下：

您6月27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但是书²²⁷比这迟得多，是在我已经离开伦敦去卡尔斯巴德治病以后寄到的。所以我回信迟了。我昨天才回来。

很感谢您来信和寄来杜能著作的第一卷；然而我还要十分不客气地请您把您所推荐的杜能的传记²²⁸也给我寄来。如果您还没有《资本论》^①第二版，我非常乐意给您寄去。

我向来认为杜能在德国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他们中间十分少见。

如果我们关于“工资”问题的观点不存在重大分歧的话，我是会完全赞成您的整个前言的。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22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9月24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我在兰兹格特度过了几个星期²，从那里回来后，见到了您 20 日的来信，此外还有我不在的时候收到的一大堆书报等等。我首先得把它们整理好并尽快地阅读您在《前进！》上发表的文章²²⁹，那时我才有可能告诉您，在社会主义对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的态度方面，我们的观点有哪些一致的地方和哪些分歧的地方。如果您在最近几天内收不到我的回信，那就请原谅我，因为我得写许多信并处理其他积压很久的事情，原因是一个月来我只能做一些非做不可和迫切需要的事情。

我不知道您提到的小册子²³⁰。如果您在几天内把它寄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里斯本的《抗议报》，它已经出了六期（每周出一次）；编辑部——本福尔莫索街 110 号三楼，办事处——耶稣坟大街（！）69 号三楼。我还没有翻阅已经收到的四期。

请向斯米尔诺夫夫妇^①转致我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瓦·尼·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罗·赫·伊德尔松。——编者注

22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9月24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我在兰兹格特度过了几个星期²，从那里回来后，见到了您 20 日的来信，此外还有我不在的时候收到的一大堆书报等等。我首先得把它们整理好并尽快地阅读您在《前进！》上发表的文章²²⁹，那时我才有可能告诉您，在社会主义对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的态度方面，我们的观点有哪些一致的地方和哪些分歧的地方。如果您在最近几天内收不到我的回信，那就请原谅我，因为我得写许多信并处理其他积压很久的事情，原因是一个月来我只能做一些非做不可和迫切需要的事情。

我不知道您提到的小册子²³⁰。如果您在几天内把它寄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您。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里斯本的《抗议报》，它已经出了六期（每周出一次）；编辑部——本福尔莫索街 110 号三楼，办事处——耶稣坟大街（！）69 号三楼。我还没有翻阅已经收到的四期。

请向斯米尔诺夫夫妇^①转致我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瓦·尼·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罗·赫·伊德尔松。——编者注

25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²³³

不伦瑞克

1875 年 10 月 11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①

亲爱的白拉克:

我对您最近一些来信(最后一封是 6 月 28 日)回答迟了,第一是因为马克思和我有六个星期不在一起,他在卡尔斯巴德³,我在海边²,我在那里看不到《人民国家报》;第二是因为我想稍微等一下,看看新的合并和联合委员会²³⁴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本来可以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向对方说出来或表示出来。可是在那样搞了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如果以后垮掉的只是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而不是他们所有拥护者,我将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拥护者本来很干练,他们在良好教育下是可以成为有用的人的。这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

^① 这一行字不知是谁写的。——编者注

这个经过最后修改的纲领²³⁵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 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如果两个派别实行合并, 那末写入纲领的应该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 而不是有争论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 甘心情愿地通过了卡夫丁轭形门²³⁶;

(2) 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①;

(3) 一些多半是从《宣言》^②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 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 只要仔细一看, 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如果不懂得这些事物, 那就不要触动它们, 或者把它们从那些懂得这些事物的人那里逐句地抄下来。

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 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命题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实内容。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同时, 这些条文不能译成任何一种外文, 除非硬写成明显的胡言乱语, 或者是给它们掺进共产主义的含义, 而后者是朋友和敌人都会做的。我自己在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翻译这个纲领时就不得不这样做。²³⁷

就我所看到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 不是令人欣慰的。第一, 攻击您的和伯·贝克尔的著作的事件; 如果它没有实现, 这与委员会无关。²³⁸第二, 宗内曼(马克思在旅途中曾遇到他)说, 他曾建议瓦耳泰希为《法兰克福报》撰稿, 但是委员会禁止瓦耳泰希接受这个

① 见本卷第120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建议!^①这比书报检查制度还要厉害,我不明白瓦耳泰希怎么能容忍这种禁令。真蠢!他们倒是应该设法使得《法兰克福报》在德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为它服务!最后,拉萨尔派的成员在建立柏林联合印刷所方面的行动,在我看来也不是很有诚意的:我们的人在莱比锡印刷所轻信地赋予了该委员会以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而柏林人却要在强迫之下才这样做²³⁹。不过,我对这方面的详情不十分了解。

委员会的活动很少,而且正象这几天曾在这里的卡·希尔施所说的,它只是作为通讯机关和问讯机关混日子,这倒也好。委员会的任何积极的干预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看来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同意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拉萨尔分子,而只有两个是我们的人,这是何等的软弱!

总之,我们看来受了一点损失,虽然损失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希望,事情不再发展下去,同时希望,在拉萨尔派中间的宣传能起到作用。如果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²⁴⁰以前情况不变,事情就会好转。不过,施梯伯和特森多尔夫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到那时候就会看清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是些什么东西。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他和我衷心问候您。有便时,请告诉我们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情况。莱比锡人同这件事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向我们说明真相,而党的内部事情正是现在更加不公开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9页。——编者注

2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²⁴¹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²⁴⁰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²³⁵包括三个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那就应当在纲领中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²⁴²，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²³⁶，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2) 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

出的^①；

(3) 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 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②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③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加以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其中断言：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胡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从而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

① 见本卷第120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委员会²³⁴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欣慰的：（1）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说这个决议撤销了，那末这与委员会无关，也与李卜克内西无关；²³⁸（2）禁止瓦耳泰希接受宗内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内曼亲自告诉路过那里的马克思的^①。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耳泰希对委员会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象《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2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5日 [于伦敦]

……^②不过我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来，印刷所的状况必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得到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并请一并说明：究

① 见本卷第9页。——编者注

②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竟有什么保证，可以做到一旦发生分裂时整个印刷所²⁴³不致被执行委员会中的拉萨尔多数派所攫取。

既然已经迁移了，所以我由此间接得出结论，购置专门厂房的计划已被放弃或者成为多余的了。这当然很好，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党来说，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把钱投入不动产。第一，把钱作为举办事业的资金可以使用得更好一些；第二，在德国，当有关政治事件的法规极不稳定时，根本无法预料，一旦出现剧烈的反动局面，不动产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抗议报》。在那里尽管政府和资产阶级给运动造成很大的困难，但运动仍在向前推进。

在第104号上给马克思的《反蒲鲁东》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者同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给同盟定罪——加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注释，说这是指“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²⁴⁴第一，当时除蒲鲁东本人外根本不存在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论断适用于所有那时已经出现的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两人是例外，我们当时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只要他们谈到同盟！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欧文主义者和卡贝这样的法国人。因为法国没有联合权，所以在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很少涉及到。但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有一种特定的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您可以看出，这个注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绝顶

荒谬的。但是，对我们的人，至少是其中某一些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在他们的文章里只限于写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K_z、²⁴⁵辛马霍斯^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象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的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越地位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几乎要为此这个注释发表一篇声明。

但是牢骚发够了。但愿对这种缺乏考虑的轻率的合并所寄予的种种期望能够实现；但愿能够使得拉萨尔派的群众抛弃对拉萨尔的迷信而正确理解他们的实际的阶级地位；但愿那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不可避免的分裂能够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要求我也相信这一切，这似乎太过分了。

如果不算德国和奥地利的話，我们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就是俄国。那里也象我们这里一样，政府是运动的主要同盟者，但它是比我们的俾斯麦们、施梯伯们、特森多尔夫们要好得多的同盟者。现在可以说是执政党的俄国宫廷党，企图把1861年及以后数年的“新纪元”²⁴⁶时期所作的一切让步重新推翻，而且是使用地道的俄国手段。例如，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仅仅在1873年这一年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人就不下二万四千人，这些青年人一生的前途就因此被葬送了，因为甚至绝对禁止他们当小学教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虚无主义”在俄国的蔓延感到惊讶。要是瓦尔斯特（他是懂俄文的）愿意把在柏林由伯尔出版的自由主

① 卡·考茨基的笔名。——编者注

义反对派的一些小册子^①加一加工,或者找一个很懂波兰文的人读读列姆堡的报纸(例如《波兰报》或《人民日报》),并且做一些有关的摘录,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在俄国问题上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报纸。看来下一场舞蹈很可能是在俄国开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期间(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2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瑙

1875年11月8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鲍利:

我们先后在宾根、科伦和多维尔过夜之后,上星期六^②下午平安返回这里。²⁴⁷从宾根到科伦我们是按照您的建议乘轮船去的,而且毫不后悔。我们从奥斯坦德渡海时的情况,在这个季节中算是

① 显然,首先是指亚·柯舍列夫的小册子《我们的状况》和《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编者注

② 11月6日。——编者注

相当好的，但是我的妻子仍然有一段时间有点晕船。在多维尔，我们在“华登勋爵”旅馆过夜，记得在这家旅馆里，一位有六个女儿的英国老头有一次说过：“感谢上帝，这就是英国旅馆的舒适”；这种舒适就是好的卧具、糟糕的早餐和没擦净的皮鞋，为此向我们要了一小笔钱——十六先令，整整十六先令。

对于您和您的亲爱的夫人给予我们友好的招待并且答应对离家在外的彭普斯不时给些照应，我的妻子和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殷切地期望，您不仅会在有机会的时候带鲍利夫人上我们这里来，而且每一次来伦敦时，不论事先通知与否，都会把我们家看作是自己的家。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29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瑙

1875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昨天我在匆忙中忘了主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按印刷品给您寄去一包书，内有：

（1）三册《住宅问题》^①；

^①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2)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3)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包裹纸上有未收入小册子的第一篇文章的版样）²⁴⁸；

(4) 《德国农民战争》；

(5) 《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是我写的；

(6)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我写的；

(7)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马克思写的（1851年）²⁴⁹。

希望这些都能寄到。

再一次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30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 门

1875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可惜保尔^①从旅行中毫无收获，也许到明年能够好些。

上星期六我同妻子从海得尔堡回来了，我们去那里是送我们的小女孩^②去上一年寄宿中等学校。²⁴⁷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大旅馆”喝了上等的上英格耳海姆酒；我当时就订购了几瓶，现在

① 保·恩格斯。——编者注

② 玛丽·艾伦·白恩士。——编者注

请你劳驾代我付给科伦“大旅馆”泰奥多尔·梅茨先生**三十五塔勒**=一百零五马克，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

科伦是一座怪事之城。举例来说，在大教堂和中央车站之间的路上，我碰到一位先生，他的样子和海尔曼^①一模一样。不过他的身材略为高些，白胡须多些，紧绷着脸儿。我本想等他的面孔一换成另外一种表情，就上去拥抱他，可惜白等。这件怪事发生在上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代我向玛蒂尔达^②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② 玛·恩格斯。——编者注

Lombres le 12 Nov. 1875.

Cher Monsieur Lavroff,

D'après, de retour et en voyage en Allemagne,
j'ai vu à votre article, que je viens de lire avec
beaucoup d'intérêt. Trois mes observations y rela-
tives, relatives au demand ce qui me permettrait
d'être plus concis.

Il accepte d'abord la Darwinienne Lehre die
Entwicklungslehre, nehmen aber die Prozessmethode
(struggle for life, natural selection) nur als ersten,
provisorischen, unvollkommenen Ansatz einer all-
umfassenden Thatsache an. Bislang Darwin betont
grade die Lente, die jetzt abläuft (nur Kampf um's Be-
stehen (Kampf, Nahrung, Lebenskraft etc.) grade das
Zusammenwachsen der Organe. Natur, wie das Pflanzen-
reich dem Tierreich Kampf ist, Nahrung liefert, Kampf
gibt das Kämpfen der Pflanzen Kolonisation, Kampf,
vielleicht Kampf, von Kampf hervorgehen Kampf.
Beide Auffassungen haben ihre gewisse Berechtigung
innerhalb, gewisse Grenzen, aber die eine ist die Kampf
Kampf, wie die andere. Die Kampf, der Kampf
Kampf wie Kampf - Kampf, sowohl Kampf wie
Kollision, Kampf wie Kampf. Wenn daher
ein Kampf Kampf mit Kampf, Kampf Kampf.
falligen Kampf der Kampf Kampf mit der
einseitigen & Kampf Phase: Kampf und Kampf zu
Kampf, einer Phase die Kampf auf Kampf, der Kampf
von einem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Kampf.

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给拉甫罗夫的信的最后一页

恩格斯 1875 年 11 月 12—17 日给拉甫罗夫的信的第一页

3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11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²⁴⁷，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①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²²⁹。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我是用德文写的，因为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²⁵⁰

(1)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正是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

① 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

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2) 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①中，看来只有赫耳沃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²⁵¹杂志上发表。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 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做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①，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²⁵²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

① 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整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整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4)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①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②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象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意的。

(5) 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词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①

(6) 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①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11月17日

我再次被打扰了，现在又来写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关于您的攻击的内容的，倒不如说是关于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的。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些意见是我仓卒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① 引号里面的话是恩格斯从拉甫罗夫的文章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32

恩格斯致保尔·克尔施滕

伦 敦

1875 年 11 月 24 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克尔施滕先生：

刚刚接到您今天早晨寄出的盛情的来信，现即刻通知您，我很乐于本星期日下午六点钟左右在我家里看到您和您的朋友。

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恩格斯后来在克尔施滕的来信上作的注]

1875。再没有见到克尔施滕。

3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²⁵³

伦 敦

1875 年 12 月 3 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亲爱的朋友：

疖子（而且还是生在左边的奶头上）使我根本不能晚间出门和出席 12 月 4 日的大会，您上我这儿来，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

其实，我在大会上也只能重复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的那个意见²⁵⁴，即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神圣同盟²⁵⁵的新阴谋就是这一点的新证明。

您的 卡尔·马克思

34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²⁵³

伦 敦

1875年12月4日中午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符卢勃列夫斯基：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感冒很厉害，几乎不能说话。所以，十分遗憾，我今天晚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看来汇集了波兰气候的全部优点和英国雾的各种妙处的夜晚，不能出席您的波兰大会。

很遗憾，今天晚上我不能去表达我对波兰人民事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永远不变的：我将永远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特别是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基石之一。只要对波兰人民的分割和奴役还继续下去，瓜分波兰的那些国家之间的神圣同盟就注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并将不断地重新缔结，这种同盟无非是意味着对俄国人民、匈牙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奴役，正如同对波兰人民的奴役一样。波兰万岁！

您的 弗·恩格斯

3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1875年12月16日 [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弗兰克尔由于疏忽大意，冒名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被发现并被逮捕了。法国使馆指控他纵火和参与枪杀多米尼克派僧侣，要求将他引渡。²⁵⁶但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这里一般谈得上引渡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将本国入引渡出去，它只会将外国人引渡出去。大概也就算他个冒名居住了事。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5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勒布朗病得厉害，很希望有人去看他。最后那些印张（就是法文版《资本论》的最后一册——第四十四册）的数额是规定好的。拉沙特尔先生肯定地说，按照和印刷所订的合同的条件，不能超过四十四个印张。因此，我不得不把已经编好的名目索引割爱。只要我找到一本，就给您寄去。

您的 卡·马·

1876年

3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6年4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
公园路41号（注意地址：街名照旧，
但原来是1号，现在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终于又看到了你的手笔。对于你长时间不来信，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正是象你所解释的一样。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这里肮脏的事情也是多得无以复加，虽然人们还没有那样厚颜无耻地当众宣扬（其实，海牙代表大会²⁵⁷后的最初一个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话在这里是适用的：“谁沿着历史的道路行进，他就不要怕沾上脏东西”²⁵⁸。

《资本论》^①的最后十五册，我在1月初，即1月3日星期一寄给了你（我准确地知道日期，因为我把当时寄出的所有册子列了一张清单）。但是，你没有收到这些书，我并不奇怪，因为甚至从

①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此地寄往巴黎的三册也没有寄到，所以只好再寄。1月初这里的邮局一片混乱，每个邮政人员都不负责任。本周内我一定给你再寄去这十五册。头一次寄去的你没有收到，我感到不愉快，这只是因为我恰恰对这一部分，特别是对积累过程这一篇整个作了重大的修订，因而想让你看看。

无论恩格斯或我都不能够去费拉得尔菲亚²⁵⁹，因为我们很忙，尤其是我不能浪费时间，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仍然迫使我要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卡尔斯巴德治病。

我们想着手审阅《共产党宣言》，但作补充的时机还不成熟。²⁶⁰

现在我向你提几项请求：

（1）可否把早逝的朋友迈耶尔保存的我在《论坛报》^①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是从魏德迈的遗物中拿去的）寄给我？我手里没有这些文章。

（2）可否为我（当然是由我付钱）在纽约弄到从1873年到现在在美国书目？我需要（为了《资本论》第二卷²⁰⁴）亲自看看关于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及关于信贷（恐慌、货币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方面是否出版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3）从英国报纸上根本无法了解美国目前的丑闻²⁶¹。你是否保存了有关的美国报纸？

我们全家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38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76年4月2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鲍利：

对于您对我们的彭普斯所表示的那一片好意和友情，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和您的夫人。看来您使她感到在您那里完全象在家里一样。如果上寄宿中等学校的这一年将作为她一生最快乐的时期之一留在她的记忆里，那末她应该为此感谢您和您亲爱的夫人。

她把在您那里并显然是在您帮助下想出来的一项十分有趣的计划告诉了我们：大家一块过圣灵降临节。可惜，她同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通常所做的一样，忘了最主要的事，那就是告诉我们，她在6月的什么时候开始放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舒普小姐对我说过，一般是在7月放假，因为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月份。所以我需要首先从彭普斯小姐那里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更确切的消息，然后我同妻子才能作出决定。

不用说，在雷璠您那里过圣灵降临节将给我们两人带来很大的愉快。可惜，我的妻子在春天总是爱闹小病，能治她的病的只有一个医生：海滨空气。我本想送她到海边去住几个星期；然后再去德国旅行就会对她有加倍的好处。

彭普斯说，鲍利夫人决定陪同我们来英国，这个消息使我们很

高兴。这太好了,但愿彭普斯说的不仅是一种希望,而是切实的决定,即使由于彭普斯把自己的假期计算错了,去过圣灵降临节的旅行不能实现,这项决定也肯定要执行。因为夏季很长,反正要去接她。但是我们希望,彭普斯没弄错,整个战略意图将能出色地实现。不用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您的夫人在这里过得尽可能愉快,使她能够一直住到您自己来接她为止。以计划回答计划!肖莱马和奥尔曼(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也将被邀请。前面那位大概将象去年一样同我们到海边去住两个星期。总之,我们认为事情已经决定了,问题只是早两周或者迟两周实现我们的计划而已。

肖莱马在3月间到过这里几天,他的面色很好,也很愉快。

我们按时接到了鲍利夫人的来信,并高兴地得悉,布丁经过奥德赛般的漫长游历之后已平安无恙地到达目的地而且受到一致的赞赏。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您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3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5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皮奥的地址如下:西南区斯托克韦尔街哈尔温街15号。

您的 卡尔·马克思

4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6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第三次给你寄去《资本论》^①的第三十一至四十四册，如果你再收不到，那就立即告诉我，那时我要同此地的邮政总局大闹一场。至于库格曼博士插手一事（还有迈斯纳，对这点我是不相信的，但是我要向他本人比较详细地问清楚这件事），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我还没有去世，因而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处置我的著作。

我所说的丑闻指的是什么，你的理解完全正确；9月底以前我还用不着这些^②。

现在顺便给你寄去经我修订的莫斯特的著作²¹，我没有署名，否则我就要作更多的修改（一切涉及到价值、货币、工资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地方，我已不得不全部删去并换上自己的话）。

下次我多写些。我们全家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①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41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6月14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恩格斯大概已经告诉您，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有根据怀疑李希特尔进行间谍活动。如果此事得到证实，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自从李希特尔最后一次光临我家以来，我记通讯处的小本子就不见了。这个本子里面有我的各国通信人的地址。我十分担心的只是在俄国的一些人。

也需要提醒皮奥。

您的 卡·马克思

42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6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从您的来信中得知，对李·^①的怀疑纯粹是出于想象。

^① 李希特尔。——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起初写信给恩格斯，说是对李·有怀疑，并说他（恩格斯）应该**秘密地**提醒在伦敦的俄国朋友们注意此事。恩格斯给他回信说，在李卜克内西把这种怀疑的根据告诉他之前，他决不做这种事。于是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他，有一天晚上，同《人民国家报》的几个发行人员和别的工人在一块时，李·在**有点酒醉的状态下**，曾企图偷走（《人民国家报》的）一包准备投寄的信件。朋友们并没有阻止他，但是伴随他走到邮局并迫使他把这包信件投寄出去。这件事转告给了李卜克内西，所以表示怀疑的并不是李卜克内西，而是过去完全相信李·的工人们。李卜克内西自己在信中说，“酒醉露真情”这句谚语远不是不容怀疑的教条，但是这个情况还是值得注意。您很清楚，一旦产生了这类怀疑，总能找得出可以从坏的方面解释的多少是模棱两可的迹象。

照我的看法，李卜克内西提醒此事，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无论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我）或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李·同您有**密切联系**；否则他当然不会认为有必要提醒您。为了消除这类误会，最好是开诚布公地说明。一个进行斗争的党应当准备应付一切；当我过去被指责为俾斯麦先生的奸细时，我至少是完全没有感到奇怪。

恩格斯昨天晚上曾在我这里。我问他，他是否给您写过信，他回答说**没有写**，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就这件事写信给您，因为李卜克内西委托他把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您，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到您那里去。我告诉他，我给您写了信，于是他也表示想给您写信^①。

我将写信把您来信的意思告诉李卜克内西。同时，我认为，关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于所发生的事情，最好一点也不要告诉李·。当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时，我相信他们定会尽力（他们都是诚实的工人）纠正他们对自己同志采取的错误态度。

《派尔—麦尔新闻》上星期刊登了一篇关于俄国财政的引人注目的文章。

您的 卡·马克思

43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6月16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前些时候李卜克内西写信给我，要我提醒您，李·^①行迹可疑。但是我不能承担这种委托，因为我无法向您指出什么事实，我坦率地对李卜克内西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就是他的答复，我把这**完全秘密地**告诉您：

“李·在这里曾企图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弄走一包信件，这本是去冬要给我寄到柏林来的。他**喝醉了**，所以干得很不机灵，因此被抓住了。在酒醉时，他有好几个钟头**一直打主意**想把这包信件弄到手，他甚至做到了这点，但是他的同伴们迫使他把这包信件投入信箱，当他**偷换**这包信件的打算失败之后，他才这样做了。发生这件事时在场的人过去都非常相信他是诚实的，现在都惊讶不已。固然，在酒醉状态下有时头脑中会出现一些古怪念头，但是

① 李希特尔。——编者注

决不会出现在清醒状态从未有过的念头。‘酒醉露真情’的说法并非毫无意义。我在这里不打算谈其他十分可疑的情况，因为它们不如我所说的这件事有份量。我只指出一点，就是李·曾不止一次地自告奋勇转递信件并请求同各方面的党内同志认识。”

我很抱歉，我由于不断地受到打扰，未能及早把这个消息转告您，对于这个消息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才好。

希望这封信寄到时您很健康。问候斯米尔诺夫先生。

您的 弗·恩格斯

44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6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关于俾斯麦先生在德国查禁《前进！》一事，可以向您告慰的是，不过六天以前我在海得尔堡曾看见这种报纸公开摆在书店的橱窗里。俾斯麦先生还没能教会自己的所有警察读俄文。

您的 弗·恩格斯

45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76年8月11日于兰兹格特市
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鲍利：

我确实是象原先决定的那样于星期五^①到达科伦，本想当晚经奥斯坦德去伦敦²⁶²，但是可恶的蚊子在我左手上叮了一下，咬伤处肿得很厉害。因此在科伦我找了一家旅馆，把手在冰水里浸了大约一个钟头，这才止住了发炎。星期六经符利辛根去英国，在恰特姆乘上去兰兹格特的火车，直接到达这里。当我星期二到伦敦时，在马克思那里见到了肖莱马，他打算星期三去达姆斯塔德，大概今天到达那里。

这里一切仍然很好，适宜的夏天气温和新鲜的海风，还有出色的瓶装啤酒，而咸水浴则是纳德勒书中的女裁缝所说的“真正的享受”²⁶³。这些小作品使我大笑不已，特别是对那个1848年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外省人的描写非常精彩²⁶⁴。

从符利辛根渡海时又是风平浪静，我现在觉得这很可惜，宁愿有些颠簸，否则简直感觉不到是在海上。但是，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在此地乘每天下午开出的游艇获得这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还要呆两周，直到星期一，然后可望完全结束一

① 8月4日。——编者注

直沉湎于其中的长期闲散状态而在伦敦安定下来。

旅行和海水浴对我的妻子大有好处，所以我能够指望，到冬天她的健康状况也会令人满意。她和我向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马上就要吃饭了，就此搁笔，希望雷瑙的蚊子会很快减少。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46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8月15日于兰兹格特市
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回来后²⁶²，我在家里见到了您7日的来信，并赶快把它转寄给李卜克内西。因为提到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²⁶⁵，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希望我们可怜的斯米尔诺夫挺得住，能够战胜疾病。他身体很弱而工作得过多，他本来应该自己稍微保重一些。向您并请代我向他致一千次祝愿。

您的 弗·恩格斯

47

恩格斯致伊达·鲍利

雷 璠

1876年8月27日于兰兹格特市
卡姆登广场11号

亲爱的鲍利夫人：

如果您都不得不步俄国解放了的女士们的后尘去吸烟的话，那想必蚊子实在是厉害了。希望您那里能和我们这里一样，最近三四天天气也变得更加凉快，从而使您现在摆脱了蚊子。我们在这里感到很冷，必须关窗户，而我的妻子正在为皮上衣发愁。伦敦星期五夜里只有列氏六度，而在利物浦甜瓜肯定冻坏了。

从星期二^①起马克思夫人在我们这里²⁶⁶，她又养好了些，但是，大概下星期二以前又要离开，因为她有个外甥女^②那时将从好望角来。

尽管气候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洗海水浴，因为海水还是暖的，起风时浪涛更加汹涌，使人感到相当暖和；正是这种凉海水浴的疗效最好，我的妻子自从开始洗海水浴以来，身体出奇地好起来了。星期五我们要整理行装了，我希望终于能重新过安定的生活。我们两人对这种游逛已经腻烦了，我的妻子怀念自己的厨房，我怀念自己的写字台，我们两人都怀念宽敞的大床。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的地址如下：卡尔斯巴德城堡山“日耳

① 8月22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的外甥女卡洛琳·尤塔。——编者注

曼尼亚”马克思博士。⁴²几天以前我收到了他的来信^①。卡尔斯巴德的矿水对他和他的女儿杜西大有好处，但可惜的是这要带来令人讨厌的后果：此后几个月既不能喝酒，也不能吃沙拉之类的美味。他在那里至少要住到9月中，也许还要多住一个星期，一切取决于治疗及其效果。

在接到您的来信的同时，我们收到了彭普斯的信。我一回伦敦，就给她回信；在这里，在这种闲散的环境中，坐下来写信总是需要很大毅力的。

鲍利来英国旅行的事怎么样？他在工厂里的建筑工程想必快要完成了，既然他很爱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他就不应该把旅行搁置太久。

马克思夫人让我向您问好，我的妻子和我向您、鲍利和孩子们衷心问好。今天我把报纸给鲍利寄去。总之，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如果啤酒特别好，可别忘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4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哈 斯 廷 斯

[1876年8月底—9月初于卡尔斯巴德]

我亲爱的女儿：

从你的来信中知道（可惜有一封信遗失），你的身体在恢复，结

① 见本卷第24—27页。——编者注

实的小家伙^①在哈斯廷斯也很健康并且已经在起自己的作用，我很高兴。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②

我们在这里过得无忧无虑，无所用心，这也正是治疗获得成功所必需的。近日来由于天气突然变化，几乎不得不停止我们在山林中的散步。一会儿下着四月的蒙蒙细雨，一会儿暴雨倾盆，一会儿又阳光灿烂。长时间炎热之后突然来临的寒冷已经消失。

近来我们结识了很多新交。除了几个波兰人之外，大都是德国的大学教授和别的科学博士。

到处都用同一个问题折磨人：您对于瓦格纳的看法怎样？这个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的音乐家十分特别的地方是，他同夫人（即同毕洛夫离婚的那位夫人），同戴绿帽子的毕洛夫以及他们共同的岳父李斯特，四个人一起住在拜罗伊特并且情投意合，他们亲热相处，相互接吻，彼此相爱而且皆大欢喜。此外，李斯特是罗马教修道士，而瓦格纳夫人（名字叫科济玛）是他和达古夫人（丹尼尔·斯特恩）的“非婚生的”女儿，真是想不出比这个小家庭及其相互之间的宗法关系更合适的奥芬巴赫歌剧脚本了。这个小家庭的趣事也可以用类似尼贝龙根的四部曲²⁶⁷来表现。

我的女儿，我希望重新看到你是健康愉快的。代我向龙格衷心问好，代我以外祖父的名义吻我的小外孙十二次。

再见。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9卷。——编者注

49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6年8月30日于卡尔斯巴德
城堡山“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我同女儿^①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尽管气候多变和下雨，我想在这里再呆两星期。⁴²我们很乐于在这里见到您。无论如何，请给一个回音。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50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6年9月1日 [于卡尔斯巴德]

亲爱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放弃同女儿^②一起去布拉格一两天的想法，但是不愿意在给您的信里面提到这一点，因为我想把您引到这里来。但是，说正经的，或许您再考虑考虑，终究会确信，到卡尔斯巴德来对您的身体会起良好的作用。我等着您对此作出最后决定。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如果不是同治疗的条件有些矛盾的话，天气本身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所谓。

我的女儿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51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6年9月6日 [于卡尔斯巴德]

亲爱的朋友：

附上您的姊妹的来信，她所描述的在诺尔德讷的奇遇使我的女儿^①和我极感兴趣。我本希望在布拉格您那里同她认识一下，我见过她的相片，我在汉诺威听到过许多对于她的好评，但是从您的来信中我看到，她仍然住在亚琛。

我的治疗在星期日^②结束。所以我们决定星期一前往布拉格，也可能不得不在卡尔斯巴德多呆几天。我的女儿突然病了。希望没有什么要紧的，今天晚上我等着医生第二次来诊疗。一俟我能够告诉您更加确切的消息时，我就给您写信。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9月10日。——编者注

52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6年9月9日 [于卡尔斯巴德]

亲爱的朋友：

我和我的女儿^①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来信。她曾经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三天，现在仍然被关在家里；但是由于小弗累克勒斯博士的迅速诊治，一切危险已经过去。星期三以前我们未必能够前往布拉格。我一定在动身的前一天通知您。

好吧，很快就会见面。

您的 卡尔·马克思

53

马克思致伊达·鲍利

雷 瑙

1876年9月10日 [于卡尔斯巴德]

亲爱的鲍利夫人：

衷心感谢您的盛情邀请。遗憾的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使我不能接受这项邀请。

我们一个月的治疗今天刚好期满。但是由于天气经常变化，我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的女儿^①得了感冒，发了高烧，等等。暂时她仍被关在屋里，我不得不根据需要而延长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因为有某些事务，我必须按确定的日期回到伦敦，所以我就更不可能在归途中去您那里。但是延期不等于取消。也许我们会在明年见面。

我的女儿向您和鲍利先生衷心问好。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54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6年9月12日于卡尔斯巴德

“日耳曼尼亚”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亲切关怀；幸好我的女儿^①已经痊愈。她还算幸运。她差一点就会得肺炎，她的医生小弗累克勒斯博士的迅速诊治，使她避免了一场长时间的危险疾病。

然而由于这件事，我们必需在这里呆到星期五^②，以便作病后疗养。我们十点四十七分从卡尔斯巴德出发，下午五点五十分到达布拉格（国家铁路车站）。

好吧，再见。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9月15日。——编者注

55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9月15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李卜克内西刚刚写给我的信中有几句话是关于您信中提到的一些人^①的，特于信末转告您。您从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对于杰·^②可能写些什么，车·^③可能做些什么，李卜克内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希望斯米尔诺夫先生恢复健康。

您的 弗·恩格斯

“我的那些被古·^④偷偷交给警察的信件，是故意写得让施梯伯也可以看的，但是俄国人的许多信件则并非如此。如果拉·^⑤认为我信托过任何一个俄国流亡者的话，那是他的误解。我对于这班人的胡说根本不负责任，他们的胡说是非常之多的。车·到柏林去不是受我的委托，但我自然是知道的，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破坏的了。”

① 见本卷第 178 页。——编者注

② 杰赫捷辽夫。——编者注

③ 车尔尼晓夫。——编者注

④ 古烈维奇。——编者注

⑤ 拉甫罗夫。——编者注

5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 尔 斯 巴 德

1876 年 9 月 21 日于比利时
列日瑞典旅馆

亲爱的弗累克勒斯：

有件事刻不容缓，所以赶忙给您写封短信。

我的朋友尼古拉·吴亭，三十五岁，经医生查明，开始患心肌变性病。医生建议他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疗，但是因为他在春、夏、秋三季工作非常忙——他是工程师，主持着几个大型铁路企业和其它类似的企业，——因此只有在 12 月和冬季的几个月内才能抽出时间去治疗。

但是，他很怕冷，因而希望知道，他是否可以不去卡尔斯巴德，而去维希。

不了解他本人的情况，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您能够一般地指出，象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不去卡尔斯巴德，而去维希。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此才请您帮助并请您迅速回信（寄往我伦敦的地址：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我女儿^①和我明天就离开这里回家。

十分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57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6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利沙加勒的法文著作《公社史》（五百至六百页）现在正在印刷。出版者：昂·基斯特梅凯斯，布鲁塞尔北林荫道60号现代书店。这将是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还掌握了所有其他人得不到的材料，更不用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

昨天，他给我寄来了尤利乌斯·格龙齐希从柏林寄给他的洽译这本书的信。

首先，我不认识格龙齐希；也许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其次，他根本没谈到书将在什么地方出版和怎样出版。因此，即使我们可以用格龙齐希先生翻译这部著作（这仅仅取决于他担负这项工作的能力），也只能让他担任译者，而决不能委托他出版。

我建议您承担这部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意义和德国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著作的出版工作。只是利沙加勒——他流亡在伦敦，生活自然不宽裕——由于他允许出版德文版而应得到一份利润，多少由您自己决定。

至于翻译，我会寄几个印张给格龙齐希试译——因为他是首先接洽的，而且莫斯特也推荐他，——以便能够确切了解他完成

这项任务的能力。

如果您同意这个建议，将分批把原文寄给您（以及译者），这样德文译本就可以差不多与法文原著同时出版。

格龙齐希在他的信中建议分册出版，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德文版会比法文版先出版，比利时的出版者将会对此提出抗议。

至于译者的稿酬，这个问题应该完全由您和译者本人商定。

您如能迅速答复，将不胜感激，这样不致浪费时间，而且必要时我还可以另找书商。

我和恩格斯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的地址：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58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 伦 瑞 克

1876年9月30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您同伯·贝克尔商谈的情况，我已经从您给恩格斯的一些信件中得悉，因为我们经常相互交流有关党内事务的一切情况。

一收到您的来信，我和恩格斯就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不管同贝克尔订了什么合同都不能妨碍您出版利沙加勒的著作^①。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1) 您出于纯粹商业上的考虑——还在谈到利沙加勒的著作以前很久——在伯·贝克尔自己粗暴地拒绝了您的建议之后，就撤销了同伯·贝克尔订的合同。此外，您已经支付了三百塔勒的赔偿费，因而这个问题已经了结，绝不能因此就认为今后您就不能出版任何有关公社史的著作。

(2) 就利沙加勒的著作与贝克尔的著作^①的竞争而论，这部著作无论是在您那里出版还是在别的地方出版（李卜克内西刚刚建议我们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但是我们决不会接受），这种竞争反正总是会有。利沙加勒的著作几周以后就将在布鲁塞尔出版，可是贝克尔的著作要到1877年5月才能脱稿。他因此而受到损失总是不可避免的。

(3) 虽然贝克尔的著作和利沙加勒的著作书名都是《公社史》，但这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要不是由于商业上的或其他的考虑，本来完全可以由一个出版社来出版。

贝克尔的著作至多不过是用德国批判的观点把任何人在巴黎都可以得到的有关公社的材料加以编纂而已。

利沙加勒的著作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所描述的事件的人所写的（因而性质近似回忆录）。此外，利沙加勒掌握有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得到的这场戏剧的主要人物的大量手稿等等。

这两部著作可能发生的联系仅仅是：贝克尔在利沙加勒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他不能不加考虑的新资料，而且倘若贝克尔的著作已经脱稿，他也许不得不根据这种新资料大加修改。

您出版利沙加勒的著作和您建议贝克尔对材料进行加工，都

① 伯·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编者注

是出于同样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正如第一点中所说的，您可以满足党的利益，而丝毫不违背您同贝克尔原来所签订的出版合同。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至于格龙齐希先生，我想请您向莫斯特打听一下这个人。如果答复令人满意，我就把第一个印张寄给格龙齐希先生试译，以便能够判断他是否能胜任这项决非容易的工作。

利沙加勒已经给我送来前五个印张。从中可以看出，这是精印版，每页只有三十行。如果法文原著是五百到六百页，则普通德文版大概不会超过四百页。

我很同意您关于利润分配的决定；即使得不到什么利润，利沙加勒也一定会和您一样不去计较的，事实上现在也没计较。

至于译者的稿酬问题，由您自己处理。这与法国的作者没有关系。

印数、装帧、定价等等问题，您可以自己决定（利沙加勒已经授权我代他签订合同）。

在扉页上应当写上：“作者同意的译本”。

利沙加勒将在法文原著的扉页上注明：“版权所有”，因此如果有人出版任何别的德文译本来竞争，您可以没收。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5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10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接到一封巴黎来信（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寄来的^①），从信中可以看出，《资本论》^②被查禁的说法纯系无稽之谈，而且是警察和法定管理人凯先生本人所竭力散布的一种无稽之谈，已经完蛋的毕费把拉沙特尔的书店就是交给了这位凯先生监护的。

因为《资本论》是在戒严状态下出版的，在戒严解除后，它只能由普通法庭查禁，而他们害怕这样的丑事。因此，他们竭力通过暗中耍阴谋来取缔这本书。

如果您能把您的代理人居奥谈到查禁这本书情况的那封信转给我，将非常感谢。另一方面，柯瓦列夫斯基有一些俄国朋友在巴黎，他们愿意证明，甚至拉沙特尔书店也拒绝向他们出售这本书。

有了这些证据，我就可以用法律手段和要求赔偿损失的办法来威胁凯先生——他尽管是百万富翁，但十分吝啬。正是在这类威胁的压力下，他才最终同意了印完最后十五册的。根据法国的法律，他对我来说只是拉沙特尔先生的代表，即他的代理人，因此他应当履行我同拉沙特尔先生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一切条件。

① 大概是昂·奥里奥尔寄来的。——编者注

②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今年9月份的《两大陆评论》刊登了拉弗勒先生的一篇所谓的批评《资本论》的文章⁶⁵。只要读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怎样愚蠢。拉弗勒先生毕竟太天真了，他认为如果接受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或者甚至——说来可怕——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就摆脱不了《资本论》的极有害的结论。

祝贺您在最近一期《前进！》上发表的关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激情的社论。²⁶⁸这不仅仅是一篇杰作，而首先是道义上的大无畏行为。

您的 卡尔·马克思

斯米尔诺夫的健康怎样？

6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6年10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图书馆^①：

据你给恩格斯的信来看，你已向代表大会宣布，恩格斯将写批判杜林的著作。可是恩格斯发现《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使我们极为惊讶的报道，我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以后⁴²他立即把这篇报道给我看了。据这篇报道说，你曾宣布我（我连做梦也想不

① 李卜克内西的绰号（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

到）将参加同杜林先生的辩论。²⁶⁹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①

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②。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③。

你们的代表大会向吉约姆之流伸出了友好之手——按照现在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相对地说没有什么害处。²⁷⁰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避免同这些一贯力图瓦解国际的人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在汝拉地区各州，在意大利、西班牙，那些现在还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为数极少的工人，据我看来，显然是些正直的人，而他们自己却是些不可救药的阴谋家。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在国际以外一钱不值，又想从后门混入国际，以便重施故技。

关于把利沙加勒的著作译成德文的问题，我在接到你的建议以前已经同白拉克进行了商谈并已经同他谈妥。^④

如果《人民国家报》，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的《前进报》，也能够触及一下东方问题的要害，那会是及时的。²⁷¹最近有一期《科伦日报》写道，可以重复一个著名外交家的一句话：“欧洲不再存在了”。它说，过去还谈到其他大国，而现在只提一个大国——俄国！

这是怎么回事？德国的报纸，既然不跟着俄国跑，为什么一会儿拚命责备迪斯累里，一会儿斥责安德拉西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

其实问题在于俾斯麦的政策——这就是症结所在。在普法战

① 引自缪尔纳的悲剧《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88—191页。——编者注

争时期色当会战¹⁵之后，他就开始推行这种政策。目前，他通过向俄国公开献媚来遏制奥地利（在某一方面甚至遏制英国），他实质上在遏制整个大陆。俄国武装部队（根据最近的报道）从罗马尼亚各省（在霍亨索伦^①的热心庇护下）通过，使巴黎和伦敦确信，俄普之间订有攻守同盟。事实上，俾斯麦以他对法国的侵略政策使德国在俄国面前解除了武装，并且使德国注定扮演它现在正在扮演的角色，而这确实是“欧洲的耻辱”²⁷²。

英国这里发生了转折：辉格党人为了竭力夺回内阁世俗福利而演出的感伤闹剧，就要结束了。在工人中，由于资产阶级五英镑钞票的作用，这出闹剧从莫特斯赫德、黑尔斯之流的坏蛋那里得到了它所预期的支持。格莱斯顿在偃旗息鼓，罗素勋爵也同他完全一样，只有恬不知耻的鲍勃·姿（澳大利亚的老蛊惑家；在最近一次改革运动²⁷³中，在艾德蒙·伯克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家伙骂工人阶级是“肮脏的一帮”），还在把全俄专制君主说成是“被压迫者的唯一的父亲”，从而使自己成为嘲骂的对象。在伦敦，恰好是最先进的和最积极的工人举行了抗议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群众大会。他们知道，每当工人阶级充当统治阶级（什么布莱特、格莱斯顿等等）的应声虫时，它就是在干可耻的事情。此外，我认为^②，你有责任写一篇社论，来揭露那些乔装反俄的德意志普鲁士资产阶级报刊所扮演的可鄙角色，它们最多不过是批评一下外国的大臣们，而对于自己本国的俾斯麦却保持虔诚的缄默。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原文是 *Ceterum censeo*，这是老卡托的一句名言：《*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此外，我认为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开头几个字。——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摩尔

又及。吉约姆之流在不了解内情的荷兰工人中间进行阴谋活动，从而把安特卫普的一个叫做万·登·阿伯勒的坏蛋强加给海牙代表大会²⁵⁷担任临时主席。这个人，现在被他自己的支持者揭露出来，是法国政府的奸细，而且被赶出了还在比利时勉强支撑着的国际支部。这件事情竟然发生在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人巴斯特利卡先生在斯特拉斯堡公开暴露自己是波拿巴主义的奸细^①之后！

〔这封信第一页开头的附笔〕

《法兰克福报》的“未受洗的十字军骑士”在东方混乱中起着特别荒谬的作用！

61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²⁷⁴

布 达 佩 斯

1876年10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亲爱的弗兰克尔：

非常感谢你写来的那封长信²⁷⁵，我当时不能够回信，因为我不清楚你的处境，就是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的信偶然被截去，是否

① 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会对你不利，尽管信的内容是无可指责的。如果可能的话，请你给我说明下列问题：已耕种的平原和山地（后者可能被用作牧场）之间的比例如何？

你参加工人报纸^①的编辑工作，这样做非常正确。

至于所谓瑞士国际代表大会²⁷⁶，这是同盟分子、吉约姆之流搞的。他们知道，单是他们本身根本一钱不值，因而感到必须打着“联合”的旗帜重新登上公开的舞台，这单靠他们是办不到的。他们的计划得到了马隆们、潘迪们以及阿尔努们之流的支持，这些人害怕巴黎工人离开他们而“行动起来”，于是力图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是地道的工人代表。另一方面，当倍倍尔在瑞士的时候，吉约姆一伙狡猾地欺骗了他。不过问题不大。哥达代表大会没有派正式代表出席瑞士代表大会，只是一般地谈了谈工人利益的一致性。²⁷⁰同时我向莱比锡提出了警告，如果有人以私人身分出席代表大会，他就应该对那些热衷于奉承反对国际的老阴谋家的人们持否定的态度。至于你作为总委员会的前任委员和海牙代表大会²⁵⁷的参加者，应当采取什么行动，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对和解的迷梦不能作丝毫的让步，耍阴谋的强盗们总是利用这种状态来欺骗诚实的傻瓜。²⁷⁷

利沙加勒现已开始将他的书^②付印，现在他正在校对该书的前几个印张。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揭露过的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英国人）、那些混蛋²⁷⁸，在俄国—保加利亚就暴行问题掀起的运动中，在格莱斯顿、布莱特、罗伯特·斐（此人在最近一次争取改革的鼓动中²⁷³骂工人阶级是肮脏的一帮）、福塞特以及其他伟大领

① 《工人纪事周报》。——编者注

②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袖的领导下捞到了数目可观的五英镑钞票。但是这些阴谋诡计都惨遭失败。这些工人领袖们、莫特斯赫德等等，就是原先不可能与之在一起召开大会来声讨扼杀公社的刽子手的那一帮坏蛋。

寄去最近一期《外交评论》。这份杂志中虽然有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但是也有一些关于被大加渲染的在保加利亚的暴行的重要事实，俄国就是利用这件事欺骗了整个信奉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欧洲。²⁷⁹

根据最可靠的消息，我通知你——最好是在匈牙利报纸上公布这个事实——几个月以前俄国政府十分秘密地停止支付它应当在一定期限支付的俄国铁路债券利息；每个部门分别得到了有关此事的通知和严守秘密的命令（我们知道，在俄国这意味着什么）。虽然如此，关于这个事实的消息不仅传到了我这里，而且传到了路透通讯社（欧洲通讯社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的最重要的成员），但是路透社按照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特殊愿望对这个消息保持沉默。

无论如何，这是说明俄国财政紊乱的大可注意的迹象。如果英国资产者感觉到这一点，他会重新成为土耳其人的朋友，因为不管土耳其人欠英国多少债，土耳其人的债务终归不能同俄国人的债务相比。

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62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²⁸⁰

利物浦

[内容摘记]

[1876年10月15日于伦敦]

利物浦，1876年10月13日，恩·德朗克。

10月15日回信说，我已经给艾·布兰克去信。

63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莱茵河畔洛伊特斯多夫

[副本]

1876年10月16日 [于伦敦]

致艾·布兰克

如果你同意以保险单寄存你处为条件贷给德朗克一百五十英镑，那么一旦你需要用这笔钱，我愿意通过海尔曼^①把钱付给你，并且将承担与这笔交易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等德朗克还了那笔钱，你可以随便用什么办法把这笔钱汇给我，并把保险单退还给他。

① 海·恩格斯。——编者注

64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 物 浦

[副本]

1876年10月20日 [于伦敦]

致德朗克

我的妹夫布兰克写信给我说，他完全拒绝你提出的那笔交易。他还说，他同欣斯贝格—费舍公司彻底断绝关系已经三年，这是完全属实的。

我很抱歉，这件事情毫无成果，因为我本来是非常愿意尽我的力量为你帮忙的。

6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6年10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库格曼：

你可以向卡罗先生毫不含糊地保证，马克思除去很早以前登过关于家庭事务的启事和因福格特案件等等发表过由他署名的个人声明以外，从来没有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写过一行字。²⁸¹如果

布勒斯劳^①的这些先生们知道还不止这些，那末这只会使我们感到可笑。我们连卡罗先生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他同哥尔查科夫的交情使我们推测，他对俄国了解甚少。因为过分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哥尔查科夫是不会同他们这样亲近的。大概渴望已久的勋章很快就会挂在胸前。

我目前正在为莱比锡《前进报》写批判杜林先生的著作。为此，我需要你在1868年3月寄给马克思的那篇《资本论》书评。如果我没有弄错，杜林把那篇书评发表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一种杂志上。²⁸²马克思怎么也找不到它。因为知道你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我估计你可以在你当时的记事本中找到一点有关的记载：例如杂志名称和发表这篇文章的期号。如果你能把这告诉我，我可以订购这一期，过几天在这里就可以收到。如果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绝对不要为此去找杜林，因为同这个人发生极少的、哪怕是间接的联系，更不要说由他提供一点极小的帮助，都会在我需要最充分的批评自由的问题上，使我失去批评自由。

第二卷⁴³⁴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但是，如果必须批驳学术界流传的关于马克思的各种无稽之谈，那末要做的事就太多了。例如，有一个俄国人昨天说，某个俄国教授固执地断言，马克思现在在仅仅研究俄国问题，而且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坚信俄国公社将遍布全世界！

东方战争显然将很快爆发。俄国人从未能在目前这样有利的外交条件下开战。然而军事条件不如1828年有利，而财政条件对俄国极其不利，因为谁也不会给它分文贷款。我现在刚好在重读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毛奇关于1828—1829年战争史的著作^①。虽然作者不能自由地谈论政治，但这仍是一本很好的书。

谢谢你送来关于谢夫莱的文章。

你的 弗·恩格斯

6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6年10月2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寄上《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这是您写的社论（载《前进！》第42号）的摘要。虽然这是由拥有爵士等头衔的罗林森翻译的，但译得不好。²⁶⁸柯瓦列夫斯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并且还寄来了摘录。他要我把您的报纸第42号给他，但是，“最美丽的法国女郎也只能拿出她拥有的东西”。我已经把这一号寄给吴亭了（寄往列日）。

柯瓦列夫斯基还告诉我（这一点您可以在您的报纸上利用²⁸³），以俄国著作界最卓越的代表者自居的那一伙讨厌的俄国人已向罗林森和其他著名的英国活动家宣称，他们打算在伦敦出版杂志，以便向英国人介绍俄国真实的政治社会运动。总编辑将是哥洛赫瓦斯托夫，此外还有下流的《公民报》的其他编辑，据说还有美舍尔斯基公爵。

①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编者注

俄国政府已经表明它没有支付能力了，它已让彼得堡银行宣布今后不再用黄金（以及白银）支付外国期票。这一点我已料到。但这个政府在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措施之前，竟再次干出蠢事，企图在两三个星期之内人为地维持卢布在伦敦交易所的行市，这却是太过分了。为此它花费了约两千万卢布，这笔钱等于抛进了泰晤士河。

由政府出钱人为地维持行市，这是十八世纪的荒谬作法。当前只有俄国财政炼金术士才会干这种事。尼古拉死去之后，这种周期反复的荒诞的作法使俄国至少已经花费了一亿二千万卢布。只有还当真相信国家万能的政府才会这样做。其他政府至少都知道，“金钱没有主人”。

您的 卡尔·马克思

67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物浦

[草稿]

1876年11月1日 [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今天我给你写的这些，上星期五^①我就想对你说了，当时你断然拒绝了我的任何介入。

我的状况不允许我损失一百五十英镑（何况二百英镑），因此，

^① 10月27日。——编者注

我不能拿这笔钱去冒险。假如我还在做生意，可能遭到的损失将会得到补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我同圭茨的关系不是这样（这个人我只是见过他的面），即使整个交易不是使我感到很不愉快（因为事前若不通知基尔曼以及博尔夏特医生，交易就不能进行），我也绝不会承担你所希望的那种保证。即使我还在做生意，我当然也不想为了旧日的友谊而把一百五十英镑的一笔款子当作赌注，直接投入我完全不熟悉的生意中去。但是那时我毕竟能比现在做得多些。现在我简直经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问题仅仅是把闲置资金交给你支配一些时候而我这方面不致冒这种危险，我是乐于帮助你的。

你向我妹夫^①建议以三百英镑的保险单作为间接保证。我已经表示，如果他同意你的建议，而你在六个月后付不出这笔钱时，我愿付给他一百五十英镑。到那时，我将能弄到现款（这一点我现在办不到），并收下保险单作为保证。但是他根本拒绝这一交易。如果你当时向我提出的建议同向我妹夫提出的一样，那末我虽然不能立即借给你一百五十英镑，但是大概总可以做一点什么。现在，在最近一次抽签中，我的美国股票分得 5^{20} 的附加股息。因此，我能有一百五十多英镑。如果你把保险单给我作为保证，这笔钱可供你支配六个月。保险单在我这里无论如何至少会象在任何人那里一样得到妥善保存。

我已经把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我能做些什么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了。或许你另有其他建议，那末我也准备予以考虑。还有一点：希望当前这笔交易直接在我们之间进行而不要第三者，不要保证等等，这样就简单得多。

① 艾·布兰克。——编者注

68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6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我已经把格龙齐希的译稿——第一印张——同原文^①非常仔细地核对过，我刚才已通知他，我不同意由他翻译。

实际上，修改他的译稿（任何译者的译稿大概都需要作个别的修改）比我自己从头到尾全部翻译更费时间，而我没有这样多时间。我不能再经受这种痛苦的试验了，在校订《资本论》法译本时我已经受过一次。

我本来很想用科柯斯基，但是他的文字很不流畅，很不生动，而翻译这本书恰恰需要文字流畅生动。

我已向别的方面进行试探，但是我怀疑对方是否有时间。²⁸⁴如果可能的话，目前最好请您设法在莱比锡物色一个职业翻译。因为这里谈的这本书不只是为工人读者写的，所以，如果一定要在写作人才不多的党内物色译者，就是说，预先就从译者必须是党员这一原则出发，这是毫无意义的。

据我所知，伯·贝克尔已在瑞士为自己找到一个出版者。

忠实于您的 卡·马·

伯尔尼和解大会无非是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巴枯宁主义者的阴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参看本卷第188—189、191页）。——编者注

谋,我和恩格斯刚一了解到德国人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到那里去,就立即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说明了这种看法。²⁷⁶而且几天前我们还从葡萄牙获得了有关这一点的证据^①。详情容后告知。

69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 物 浦

[草稿]

1876 年 11 月 1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由于到目前为止只缴纳过五次保险费,每次十四英镑,共计七十英镑,同时你可能在别处需要用这些钱,又因为在本月 21 日以前,你的手头不会有现钱,而我凭保险单的保证要付出的款项超过缴纳的保险费一倍多,所以,我宁愿由我自己在这里扣除这笔钱,希见谅。至于何时办理此事,我等着你的来信。另外,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你,我将不把你在这里所借的十英镑算在一百五十英镑之内,因此,我总共付给你**一百六十英镑**,按**百分之五**的利息计算,偿还期限为 1877 年 5 月 1 日。

160 英镑

你在此地所借	10 英镑
1876 年 11 月 10 日支票	10 英镑
付给德雷克父子公司	60 英镑
缴纳保险费	14 英镑

94 英镑

附上其余部分支票	66 英镑
----------------	-------

① 见本卷第 208—209 页。——编者注

我患着十分严重的支气管炎，只好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关在家里，并且严禁饮酒，因此不能去取银行券。

[附末附记]

苏格兰人身保险会。

东中央区伦巴特街 5 号。

最迟 11 月 21 日缴费。²⁸⁵

70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6 年 11 月 2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随信附上第一印张法文校样，供伊佐尔德·库尔茨小姐试译。请她将**法文原稿**^①随同译稿一起**退还我**（以便核对）。

利沙加勒认为，既然他的书将在 1 月初以前出版，而译本由于翻译的困难拖延下来，因此，现在最好是将德文版分册出版。

此外，还附上伟大的吉约姆的信件。²⁸⁶ “**讲法语的社会主义者们所想的**”，特别使我觉得可笑。这些“**讲法语的**”社会主义者的最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勒克律兄弟（同盟⁶⁰的秘密合创者，而在**社会主义著述**方面是完全不著名的）和荷兰人血统但是从其他各方面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说应是比利时人的德·巴普。

希望你们在选举中获胜，象这样的农民示威是会起作用的。²⁸⁷

您的 卡·马·

7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6年11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贝克尔：

你们写给苏黎世支部的通告⁵⁸我们已及时收到。我们也认为，现在是对巴枯宁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冒充国际的种种企图进行反击的时候了。你们建议把一些全国性的大组织组成联合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改组，我很怀疑这能否行得通，因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禁止这样的联合体同国外的联合体保持通信联系，更不用说同它们结成联盟了。不过这并不那么要紧，而且是可以轻易地绕过或换一种方式进行的，只要人们坚信，每一个这种大组织的单独存在比它们形式上参加国际性的团体更为重要。你们也将遇到德国人那种柏拉图式的冷淡，他们作为一个党对旧国际一贯采取这种态度。

我今天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你展示在这方面进行活动的一个新天地。葡萄牙人（我同他们仍有通信联系，他们组织得很好）非常埋怨我们的朋友们对他们冷淡。据他们说，瑞士德语区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美国人等等不仅不向他们提供任何

消息，甚至对他们写的信都没有答复过一次。相反，他们经常收到汝拉人和西班牙、意大利及比利时巴枯宁主义者寄去的大量材料、会议请柬、贺信等等，因此，葡萄牙工人以为，只有这些人还关心国际和葡萄牙运动。你知道，既然他们终究没有被引入歧途，那必定是一些好样的。你从下面这封他们给巴枯宁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²⁷⁶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加迪斯联合会曾建议我们派遣代表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后来我们在《汝拉简报》上读到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确定议事日程的通知。因为葡萄牙社会主义者接到邀请很迟，所以他们不可能派出代表。但是他们的联合会委员会仍决定向你们保证，我们在道义上是同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团结一致的，我们从来不怀疑并且也不打算怀疑这种团结一致。因此，在我们看来，关于团结一致的特别协定（你们想就此通过一项决议）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

最热烈地祝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事业取得胜利，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我要把你们的计划写信告诉这些人，还要把你们的通告寄一份给他们，虽然他们是否懂德文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能立即同他们建立联系，那就好了。你可以用法文给他们写信，假如他们用葡萄牙文回信，我可以给你翻译。

上面引用的信你可以在《哨兵报》上刊登，同时也可以报道他们将从1月5日起在里斯本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他们将讨论新党纲。²⁸⁸

地址如下：

葡萄牙，里斯本，本福尔莫索街110号三楼欧·塞·达泽多·格内科。

他们的报纸《抗议报》在那里出版已经有一年多了。

我希望，你们能获得某些重大成就。如果我们提供一些通讯处等等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那末我们是愿意这样做的。不过，你们一定不要让我们写稿。马克思和我两个人，应当完成一些确定要写的科学著作。迄今我们看到，任何别的人都不能甚至也不想去写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个平静时期来完成它们。谁知道是否会很快发生什么事件从而把我们重新投入实际运动当中去；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利用这一短暂时间，在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

又及。马克思和我订购了十二部《祈祷》^①，我们已通过弗兰克尔付了十二册的书款，就是说我们还需要付3×12册书款，每册二十五生丁，合计九法郎。如果算的不错，请告知，我将邮汇给你。

《前进报》很快即将发表我对杜林的批判^②。我不接受这件不愉快的工作，他们就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不放。这件工作所以不愉快，是因为这个人是个瞎子，因而我们的装备不相等。然而，此人的极端狂妄不允许我考虑这一情况。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约·菲·贝克尔《新的祈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72

恩格斯致古斯达夫·腊施²⁸⁹

维也纳

[草稿]

[1876 年 11 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腊施先生：

每当布林德把自己弄得声誉扫地时，您信中提到的沙伊伯勒总是要出来为之承担责任。在 1859 年的事件中就是如此。布林德在伦敦排印了（1859 年 5 月底或 6 月初）一张匿名传单《警告》，其中指责卡尔·福格特被波拿巴派的金钱所收买，揭露他是波拿巴派在德国的报刊代理人，并请求把传单广泛传布。传单由伦敦菲·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德国《人民报》（在同一印刷所排印）根据保留下来的最初的活字版予以转载。李卜克内西在这个印刷所看到了布林德亲笔修改的校样，并把传单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该报在 6 月将它刊登出来。福格特为此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诽谤。该报要求李卜克内西提出证据，李卜克内西就去找布林德，而后者竟然宣称，他与此事毫无关系。于是福格特^①便把事情说成马克思是隐藏在李卜克内西背后的传单作者。因而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出现了马克思和布林德之间的一场争论。马克思引证排字工人费格勒的宣誓证词（affidavits^②），也就是引证司法文件，证明后者曾同霍林格尔一道为布林德亲笔写的传单

① 这里删掉一句话：“因此打赢了官司”。——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排版。布林德则劝诱霍林格尔提供伪证，说什么传单不是在他那里印的，布林德也不是传单的作者。然后，布林德又同霍林格尔一道劝诱排字工人维耶也提供伪证，说他在霍林格尔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他可以证实霍林格尔的证词。布林德据此声明说，认定他是传单作者，这是**明显的谎言**。奥格斯堡《总汇报》就此停止了争论。马克思发表了一项铅印的英文通告^①作为答复。他在通告中宣告布林德及其证人的上述供词是蓄意制造的谎言，而布林德本人是蓄意的撒谎者（伦敦，1860年2月4日）。布林德默不作声，而1860年2月8日，排字工人维耶推翻自己以前的证词，当着弯街治安法官的面发表了下述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的声明：

（1）他在霍林格尔企业中没有工作十一个月；

（2）当传单《警告》印出时，他不在霍林格尔那里工作；

（3）那时他听费格勒说，上述传单是由费格勒和霍林格尔一起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后来他自己又重排了保留下来的活字版，供《人民报》转载；

（5）他曾看见霍林格尔把布林德亲自修改过的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并且听说霍林格尔事后立即对此表示后悔；

（6）他在以前的声明上签字是由于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坚决要求。霍林格尔答应给他**钱**，而布林德说，将感谢他。

马克思向各界人士散发了这些文件的副本，于是这种作法起了作用。2月15日，在《每日电讯》上出现了沙伊伯勒的声明。沙伊伯勒把它（副本）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回答他说，这丝毫改变

①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不了布林德骗取伪证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布林德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骗取维耶签名的罪恶阴谋。

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沙伊伯勒，帮帮忙！^①

事实就是如此。关于这个倒霉的家伙，我只知道这些。

还有一点。如果什么时候，承您再次荣幸地谈到我们在伦敦的会见时，我请您不要再那样描绘，好象我谈过一些我根本没有同您谈到的事情。²⁹⁰关于人的自决，我只能说，我认为这种笼统的提法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民族自治，我至多只是谈到，我否定南方斯拉夫人以此为借口为俄国征服计划效劳的权利，正象现在我真诚地为塞尔维亚人挨打而感到高兴一样。而关于社会共和国和巴登的被处决者，据我所知，我们根本没有谈及。仅仅由于某种偶然的情况，马克思在您的文章发表后才没有声明他根本没有见到您，因而完全不可能进行这次谈话。

我没有能够早些答复，是因为我那本马克思著《福格特先生》一书（上述一切可以在此书第 55 页以后读到²⁹¹）被人拿走了，直到昨天才还给我。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① 套用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弗里德里希·金德作词，第二幕第六场中的歌词。——编者注

73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76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昨天我通过大陆邮包快递公司以及德意志帝国邮局给你寄去一个包裹（邮资已付），写的地址是：德国曼海姆（雷璠的化工厂）鲍利博士先生收。包裹中有给你夫人的葡萄干布丁，我妻子给你烤的无核小黑葡萄干馅饼，给彭普斯的书、一盒手帕和一个小墨水瓶。因为这个箱子装不下了，我们不得不把给她的新衣服放在给舒普家寄布丁的箱子里。这些箱子真糟糕，可是只好有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这是些德国的玩具箱。

如果最晚到星期三^①之前箱子还没有送到，请到曼海姆邮政总局查询一下。邮局对此要负责任，它和大陆邮包快递公司互为代理人。不过，我希望一切都会按时到达，我们的东西是提前寄出的，为的是能在圣诞节的忙乱之前到达，因为帝国邮局自己承认，它应付不了圣诞节的忙乱。

你的两封来信我都收到了，对你提供的关于施米特的消息特此表示谢意。从法兰克福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²⁹²：他提出的证明人宗内曼也不认识他，但是《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编辑知道他是个“以亵渎圣上为职业的老手”和乔装的受难者，此外，他“还靠自

① 12月20日。——编者注

己的受难来行乞（schnorrt）”（北德意志说法，意思是：讨饭）。他又给我写过一次信，后来我请他注意向我提供的情况是假的，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这头拄着拐杖的大象的任何消息。

只要大部分文章^①一发表，我就设法把它们寄给你。以后这些文章出单行本时，你当然也会收到。

我的妻子最近四、五天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感到自己好多了。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妇女常出现这种几乎是奇异的变化。但愿今后也将如此。

箱子里有一株挂着红色圣果的圣诞树，在把布丁端上餐桌之前把它插在上面。这株圣诞树放在最上面，为的是使海关的官吏刺痛自己的手指。

我妻子和我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祝节日幸福！

你的 弗·恩格斯

74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76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你的11月14日和17日的两封来信，我按时收到了；我进行了相应的账目清算，认为对账单是正确的，如果不算到目前为止没有通知我的那一笔钱，——即1876年1月24日付给艾米尔·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布兰克的九十马克六十八分尼。我估计，这笔钱是他这里的商号给我寄来各种酒因而欠下的那笔货款；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笔账就是正确的。

现将印度便条寄还：字母是严重变了形的天城体字母或梵文字母²⁹³，因此我只辨认出一个字。这是一种书写字体，而我只认识印刷字体。这大概是中印度的某一种方言，因为在北方大部分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虽然我又得到了分配给我的票面额为六百英镑的煤气公司的新股票（从中赢得60—70%左右的利润），但在最近一次抽签中我得到了各种美国股票的股息，因此在当前除了我的利息外，我不需要钱。但是由于所有我入股的煤气公司在一年内都要发行新的股票或证券，所以当我知道随时都能从你们那里得到三百至五百英镑，我很高兴。因为，常常需要立即付出整笔款子，那时就得马上弄到钱。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关于沙福^①的消息。我虽然认为我听到的传闻是夸大了的，但是梅维森退出经理处可能是耗子开始从船上逃走的征兆。

我完全相信，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俄国人陷得这样深，已经不可能后退了，而土耳其人对于任何入侵当然要进行抵抗。英国将来无论如何是要保卫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但目前我们认为它还不会这样做；我确信，如果让土耳其人放手地去干，他们是能很好地收拾俄国人的。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阵地是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况且，只要那里还没有修好铁路和公路，在那

①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编者注

里可以使用和供养的俄国军队就最多不会超过十万至十五万人。因此在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①四边形要塞区战争大概将是持久的，而且土耳其人将比俄国人更容易坚持这场战争。所谓的保加利亚自治无非是要把土耳其人从这个坚固阵地上驱逐出去并使君士坦丁堡暴露出来以便俄国入侵。而土耳其人当然不会容许任何会议把这强加给他们。²⁹⁴如果你想确切了解，俄国人在那里将碰到些什么困难，我可以送给你一件圣诞节的礼物——毛奇的著作《1828—1829年俄土战争》1836年^②柏林版；这本书很好，你同时还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了解即将爆发的战争所必要的专门地图。这一次同1828年比较，差别如下：

（1）土耳其人有军队，

（2）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等等的四周设有现代化的独立的堡垒，

（3）土耳其人拥有仅次于英国的最强大的装甲舰队并在黑海上完全占统治地位，

（4）俄国军队正在改组的过程中，因此对战争准备不足。

向恩玛^③和孩子们衷心问好。祝节日愉快！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保加利亚称作：鲁塞、锡利斯特腊、瓦尔那和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

② 1845年。——编者注

③ 恩·恩格斯。——编者注

7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6年12月21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贝克尔：

我收到了你的明信片，一册《先驱者》和两份法文的呼吁书^①。如果你能再寄几份《呼吁书》来，那就非常好（我们想把法文的呼吁书寄往巴黎），只要我们一知道二十份大致值多少钱，当立即欣然付款。

附上十五法郎的邮局汇票，其中九法郎偿付购买《祈祷》^②的欠款，六法郎为马克思和我订阅半年《先驱者》。你可以把两册都寄给我，以便节省邮费，而我可以把它转交给马克思。我们在瑞士又有了法文报纸，这非常好。汝拉人无论如何不会停止他们的阴谋和攻击的，而现在可以向他们证明，同他们是不可能和解的。我不能给你写通讯稿，因为我不想说谎，而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它陷在最不足的工联主义垃圾中了，而所谓的领袖们，其中包括埃卡留斯在内，在巴结自由资产阶级，向它卖身投靠，充

①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对苏黎世支部关于1876年10月26日在伯尔尼召开的反权威主义宗派国际代表大会的来信的答复》。——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0页。——编者注

当反对所谓土耳其暴行的鼓动者，他们鼓吹为了人道和自由的利益把巴尔干半岛出卖给俄国人。

德·巴普出席了伯尔尼代表大会²⁷⁶，这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一致。从海牙代表大会²⁵⁷以来，他就正式留在分裂出去的比利时人²⁹⁵的行列里，不过是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如今他在做一件好事：唤醒佛来米人起来争取普选权和工厂法。这是在比利时采取的的第一个合理的步骤。现在连瓦龙的空谈家们也不得不来附和。但是，对我们在德国的拥护者来说，落入汝拉人的圈套是不可原谅的。当德国人将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开后，巴枯宁派的机关报到处发出胜利的叫嚣。李卜克内西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他问我们怎样看待关于和解的建议以及我们对他们采取怎样的态度，我已回答他说，没有任何态度；这些家伙本性难移；谁想在这个问题上碰钉子，就让他碰去吧。而在这以后采取了愚蠢的轻信行动，似乎是在跟一些最光明磊落的正派人打交道。

你是否收到了关于解散总委员会的纽约决议，或更确切地说费拉得尔菲亚决议²⁹⁶？为谨慎起见，我给你寄去几份，这可以作为你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新的根据。

日内瓦正在出版特尔察吉的意大利文和法文的报纸，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一文中我们对这个人作过评述²⁹⁷。据说这个人现在在责骂巴枯宁主义者。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揭露了他是警探以后，他们仍然容忍了他很久，但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把他作为警探驱逐出去。他是个普通密探，而他的同谋者巴斯特利卡是波拿巴主义的奸细；他在斯特拉斯堡发表了一篇告法国工人书，号召他们恢复帝制。

在意大利什么都不能做，那里尽是巴枯宁主义者，而在西班牙我没有更多的通讯处，但是大概很快就会得到一个通讯处。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877年

76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柯瓦列夫斯基
莫斯科

1877年1月9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了解到²⁹⁸，有一位对党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俄国夫人^①，因为缺钱而不能为自己的丈夫^②在莫斯科找到律师。我对她的丈夫一点不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犯罪。但是，因为审讯结果可能判决流放西伯利亚，还因为……女士决定跟自己的丈夫去（她认为他无罪），所以如能设法帮她哪怕筹措一笔辩护用的钱，也是非常重要的。……女士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丈夫管理，她自己完全不懂得这类事务，因此，只有律师能够在这方面帮助她。

塔涅耶夫先生（您认得他，我早就很尊敬他，把他看作是人民解放的忠实朋友）可能是愿意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案件的唯一

① 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编者注

② 伊·米·达威多夫斯基，——编者注

的莫斯科律师。因此,如果您以我的名义请求他对我们的朋友的极端困难的状况予以关怀,我将对您非常感谢。

您的 卡尔·马克思

7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²⁹⁹

莱比锡

1877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首先,向你、你的全家以及所有的朋友祝贺新年。

附上哲学这一编^①的结尾部分。我将立即转入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等编,但是在完成哲学这一编以后总可能会有一段间歇。我想你们会等到选举³⁰⁰结束,因为在这期间你们要利用报纸的篇幅进行鼓动。如果每星期有两号分批刊登我的著作,而第三号留给你们刊登别的东西,我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你们有时在第三号中也留篇幅给我,我自然也不会反对。

我们早就通过白拉克给盖布寄去过十英镑,作为我们给选举基金的捐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得更多一些,因此我无法实现你的愿望,不能增寄捐款。如果你们自己不抱什么幻想,如果《前进报》的报道没有夸大的话……^②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编者注

② 手稿中这里缺页。下面一段根据1877年1月19日《前进报》第8号刊印,威·李卜克内西在那里引用了信的这一部分,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编者注

……如果土耳其人寸步不让,那么俄国很快就会完蛋。普遍义务兵役制³⁰¹使俄国军队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土耳其人的状况空前良好;此外他们有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最好的最强大的装甲舰队。总之,如果发生风暴,你们关于恢复波兰的建议就会具有特别的迫切性;如果不发生风暴,在君士坦丁堡将出现新的革命,而那时爆发的将是一场真正的风暴……

……说实话。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他们要这样做,那我保证,他们必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的 弗·恩·

78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 格 耳 斯 基 尔 亨

1877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你的信和三百英镑的汇款顺利地收到了。我已遵嘱把这笔钱记在你们的账下。我非常感谢你寄来这些钱,同样也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往来账目,我将查看一下。你稍微增加了汇款的数目,这没有关系。我在星期六晚上收到了汇款,当时我这里有客人,由于这个季节的拜访和招待特别频繁,因此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已经收到。希望你原谅。

我一点也不知道海尔曼和摩里茨^①在大学里学习。他们上几年学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如果他们以后想经商,他们的知识对他们只会有好处;旧的商业偏见认为,似乎要经商就必须首先练习三年抄写,写得一手漂亮字,讲蹩脚的德语,并且非常愚昧无知,这在最近二十年已被彻底打破。如果他们想做别的什么事情,他们也会有最广阔的前程。

俄国人可能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我一向认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³⁰¹对俄国军队将是致命的。但我没有想到,事情竟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妙。一切都在瓦解,——无论是纪律和指挥,还是军官和士兵;什么都缺乏,——比你们的著名的一八五二年动员时期更为严重——因为盗窃行为在俄国是很骇人听闻的。为了动员而建立的仓库和储备越多,那里的东西就越少,因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进行盗窃的借口。可是,土耳其人现在的状态空前良好,而且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军队,现在已经比拥有四个军(名义上十四万四千人)的俄国人能够调到那里去的要多。这四个军包括了在波兰招募的全部后备队,这些后备队一有机会就会倒戈。罗马尼亚军队的存在只是为了投降作俘虏,而塞尔维亚的农民民军,恐怕谁也难以把他们征集起来,就是征集起来的人也已经非常厌战。

在喊我吃饭,已经是五点半,投邮的时间到了。

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恩格斯的侄儿: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恩格斯和鲁道夫·摩里茨·恩格斯。——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³⁰²

不伦瑞克

1877年1月21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祝贺不久前在德国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对自己战斗力量的检阅³⁰⁰!这次检阅在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英国,因为这里各报的柏林通讯员多年来一直竭力使不列颠的读者群众对于我党的情况产生错误的看法。但是正如约翰牛在破产时所说的那样:“纸里包不住火”。

现在我想最终确切地知道,同伊佐尔德小姐^①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本来不愿在选举前的鼓动期间用这件事来打搅您。)她把试译的第一印张^②寄给了我;我回答她说,她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只要她不匆忙、不草率就行。我已把下面的四个印张寄给了她。但同时我也寄给她一份相当长的关于她试译的那一印张的错情表。

看来,这有点触犯了女士的自尊心,因为她的回信中流露出了一些不满的情绪。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难堪,并且已经再一次写信对她说,我认为她是最后选中的译者。从那时起,已过去了几个星期,但她一直毫无消息。非常需要这位小姐作出最后决定——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同意,她就应当切实进行工作。烦请您本着这个意思给她写封信。如果她改变了主意,那就不得不试一下肖伊兄弟,

① 伊·库尔茨。——编者注

②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校样。——编者注

虽然我不喜欢同肖伊先生们打交道(不过这与此事没有关系)。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如果可爱的伊佐尔德拒绝,那么她应当把她收到的那些法文印张退还给我。

请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条件草拟合同,一式两份。一份由您签字后交给利沙加勒,另一份由他签字后寄还给您。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8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 尔 斯 巴 德

1877年1月2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首先对所送医疗用盐表示深深的谢意,可惜您的第一封长信失落了。

明天,将从这里给沃耳曼夫人寄去一小包书,内有给您表姊妹的法文版《资本论》,而给您本人的是利沙加勒的《公社史》(是“孩子”^①给您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对自己力量的检阅³⁰⁰,不仅吓坏了我们最可爱的德国小市民,而且也吓坏了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一家英国报纸痛心指出,“法国社会党人矫揉造作的激情和德国社会党人求实的行动方式”成鲜明的对比。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您很熟悉的谢夫莱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叫做《社会主义精髓》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表明,甚至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如何越来越受到传染病毒的感染。为了开开心,您不妨订购一下这本东西。它会使您不由自主地发笑。一方面,正如作者本人所暗示的那样,小册子是专门为基督教牧师写的,因为这些基督教牧师终究不能让自己的天主教对手垄断向社会主义的献媚。另一方面,谢夫莱先生以纯粹士瓦本的幻想来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千年王国,说什么这将是温良的小资产者的理想王国——只有卡尔·迈尔之流才能在那里生活的天堂。

这里不仅天气很坏,阴郁多雨,黑黄烟雾弥漫,以致我现在整个上午都不得不点煤气灯,而且“东方问题”甚嚣尘上。不管到那里,随便那个约翰牛都会抓住你问:“喂,先生,您是怎样考虑东方问题的?”要不是为了顾全礼貌,便可以做出唯一恰当的回答:“先生,我认为您是个白痴”。

话又说回来,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对彼得堡的“沙皇老子”有利还是不利,这个“病人”¹³²被英国自由党,即“一味追逐利润的党”的歇斯底里的博爱的嚎叫弄得晕头转向,他发出了自己国内酝酿已久的震荡行将来临的信号,这种震荡归根到底必然会结束旧欧洲的整体现状。

请代我向您的亲爱的表姊妹致最衷心的问候,希望您努力学习英语,因为需要时,英国对于开业行医是个最好的地方。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81

马克思致威廉·亚历山大·弗罗恩德

布勒斯劳

1877年1月21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亲爱的朋友弗罗恩德：

由于我工作忙和在卡尔斯巴德的最后几天得了喉炎，所以未能及时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祝贺新年，非常抱歉。我在那里的遭遇就跟马丁·路德所说的那个农夫的遭遇一样，人们把他从这边扶上马，他就从那边倒下去³⁰³。

我的女儿^①向您的夫人和您衷心问好。顺便说说，她冒昧翻译了德利乌斯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由这里的莎士比亚学会出版（她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她因此得到了德利乌斯先生的极大赞扬。³⁰⁴她要我向您打听一下，反对莎士比亚的那位士瓦本教授的名字叫什么，您在卡尔斯巴德时对我们说过的他的那部著作书名是什么。³⁰⁵这里的莎士比亚学会的主要人物弗尼瓦尔先生一心要欣赏这部著作。

“东方问题”（这个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和社会民主党在本国内对自己战斗力量的检阅³⁰⁰，大概已使德国文明的庸人相信，世界上还有比理查·瓦格纳的“未来的音乐”⁴⁹更为重要的东西。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衷心问好。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您偶尔见到特劳白博士,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并请提醒他一下,他曾答应把他已出版的著作目录寄给我。这对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写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①,并打算比以往任何人更多地指出特劳白的科学功绩³⁰⁶。

82

马克思致弗雷德里克·哈里逊

伦 敦

1877年1月21日于 [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阁下:

持信者亨利·尤塔先生是我的外甥,他从开普敦来,希望在伦敦大学完成自己的普通教育,并能成为内殿法学协会³⁰⁷的成员。要成为内殿法学协会的成员,他必须签署一个确认他不是律师等等的证件,而且要有两个律师给他的签字作保,证明他是个正派人等等。由于此事非常急迫,我不揣冒昧让他来找您,望您能对这个青年人 not 吝赐教,使他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

先生,我很荣幸能成为忠实于您的人。

卡尔·马克思

致弗·哈里逊先生

①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83

马克思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

巴 黎

[草稿]

1877 年 1 月 23 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亲爱的公民：

收到您 12 月 15 日的友好来信后，我就写信给我们的朋友希尔施，谈了合同所规定的对《资本论》出版者拉沙特尔先生所承担的那些义务，根据合同规定，在未得到他的许可以前我不能接受您的方案³⁰⁸。随后我给拉沙特尔写了信，我在日日盼复，可是杳无回音。最后，几天前我给他寄了一封挂号信，因为第一封信大概是被截走了，这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等待拉沙特尔先生回信的时候，我仍然应当指出，即使他同意，阿·凯先生也完全能够没收任何《资本论》的《简述》。由于拉沙特尔先生因其“公社”活动被缺席判罪，如今流亡在国外，布洛利内阁依照法律把拉沙特尔书店的管理权交给了这个保守党的渣滓凯先生，他最初是不择手段地阻止印我的书，后来又阻挠它的传播。这个人很可能不顾拉沙特尔先生的许可而愚弄您，我自己同拉沙特尔先生虽然订有私人合同，但是他却完全无力对付凯先生，因为这个管理查封财产的人是他法律上的保护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把《资本论》的《简述》的出版推迟一个时期，如果需要，暂时可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内容概要，这会更

有益处,因为布洛克先生(在《经济学家杂志》上)⁶⁶和拉弗勒先生(在《两大陆评论》上)⁶⁵对《资本论》向法国公众作了完全错误的介绍。其实,关于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同希尔施先生讲好了。

承蒙您的厚意,给我寄来了您的著作,非常感谢。这本书叙述生动,说理透彻。

希望我们的这次接触能成为经常通信的起点。

您的 卡·马·

84

恩格斯致海尔曼·朗姆

莱比锡

1877年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朗姆:

因为我不知道李卜克内西从奥芬巴赫回来没有³⁰⁹,所以写信给您。

首先,我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没有再收到《杜林》^①校样了(最后的校样是第六篇,这一篇我立即就寄回去了)。我耽心遗失了一个邮件。

其次,我请李卜克内西把登载有我写的沃尔弗传略^②的那几期《新世界》寄给我;前四期我已经收到了,但是在这以后,我只是从被裁开来包装《前进报》的那几期《新世界》上知道,还在续登。我这里自然没有保存手稿的副本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要去这些东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西,因为我是相信李卜克内西的诺言的;可否劳驾您在所剩的杂志还没有全被裁碎和散失之前关心一下这件事。

关于补选³¹⁰的情况,我们这里消息很不灵通。我们仅仅知道,据英国人说,里廷豪森“当选”。可惜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拉夫神父落选了。不然的话,第一,看看他如何在帝国国会里投机取巧,想必是非常有趣的;第二,他肯定会出丑,这就会在亚琛工人当中引起分裂,并使我们有加深他们的分化。

最近选举中最可喜的事,就是农村里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大型农业地区,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这种进展很容易从这里波及到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如果也蔓延到烧酒王国,那时普鲁士君主制度很快就会完蛋。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8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年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白拉克:

利沙加勒完全同意您的合同草案,但坚决主张各地都要以您所提出的最低的价格为(每册^①)定价。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至于给他的赠书,十二本就足够了。

顺便提一下!伊佐尔德·库尔茨小姐已经给我来信,一方面告诉我,她将把手稿直接寄给您,而您应当把校样寄给我(这我不反对);另一方面她请求继续给她寄原文校样;今天利沙加勒已经给她寄去了。但是要注意,利沙加勒在绪论中又做了一些修改,对法文原稿做了补充(非常重要)等等,因此在伊佐尔德对她已经译好的第一批稿子做出相应的修改以前,是不能送不伦瑞克付印的。就是说,假如您收到我这封信时,伊佐尔德寄去的译稿已经到了不伦瑞克,那就不要付印,而要退还给她去修改。

显然,作者本人所做的这些修改和补充,只会增加德文版的价值。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克思

86

恩格斯致伊达·鲍利

雷 璠

1877 年 2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夫人:

我耽心的是,冬天在雷璠制定的全部计划,只有使夏季的时间起码是九个月而不是三个月才能够做得到。您在您盛情的来信中所提出的事情能否实现,将由时间来证明;可惜,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障碍,这就是我妻子的健康状况。虽然总的说来她冬天过得还不错,圣诞节的那些日子里的繁忙也坚持下来

了(英国这里所有节日的娱乐正是集中在这个时候),但是,我能否做到使她到9月份参加新的慕尼黑聚会时不会成为其他人的负担,这一点我把握不大。最近六个星期,我们的女仆又总是叫人不称心,而且正好是现在,我的妻子需要休息,可是常常不得不操劳过度。我考虑到这种情况,因此已同舒普一家商量好,我可以随时把彭普斯接回来。现在,必须让她来,以便使我的妻子完全摆脱家务劳动。因为我自己很忙,而且我还有其他打算,因此,大概要到3月1日或者至迟到15日,只要一有方便的机会我就把她接回来。过几天,等我把一切都料理好后,我就把这些详细地告诉彭普斯和舒普小姐。在这以前,我请您绝对不要向她们谈这件事。

只要我们把家里稍微安排好了,我就首先带妻子到海边住两星期,使她增进食欲,而我也不致精疲力尽。如果您看见了昨天晚上我是如何铺床的,今天早上是怎样在厨房生火的,您一定会发笑。

我愿意相信,选举³⁰⁰使您厌烦了,因为您还不能亲自参加选举。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一定要使妇女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被选为代表,发表演说;这里的教育部门已在这样做。去年11月,我把自己的七票全都投给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所得的票数比七个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多。其实,在这里的教育部门里,妇女的特点是:说得非常少,做得非常多,平均每一个妇女的工作等于三个男人。可以说:“新扫帚扫得干净”^①。但是,这些“扫帚”大多数都是相当老的^②。

① 弗莱丹克《理性》。——编者注

② 双关语:“扫帚”的原文是《Besen》,也有“女仆”的意思。——译者注

不管怎样,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九月计划,并要尽一切可能实现它。现在请您代我的妻子和我向鲍利和孩子们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请您本人接受我们最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87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2月24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明天(星期日)两点钟能来我们家进餐,我妻子和我将非常感激。那时我将向您说明自己长期没写信的原因——喉病和多少有些违背我的意志而强加于我的工作³¹¹。

您的 卡尔·马克思

8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1877年3月4日于布莱顿市国王路42号

亲爱的列斯纳:

今天早上我收到霍夫曼一封信(索荷广场哈耶斯街9号)。有一次我曾经通过你给他转寄过二英镑。圣诞节前他失去一个孩子,2月15日又夭折一个,而2月25日妻子又去世了;他请求我给予

帮助,因为孩子的埋葬费还没有付清,埋葬妻子又要四英镑,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弄这笔钱,而他的妻子一定要在今天安葬。因为信(2月28日写的)寄到了伦敦,所以我未能及时帮助他,今天又是星期日,什么事也办不了。烦请你到这个人家里去一趟,看看可以做些什么和他的处境如何;如果你有一英镑或三十先令,可以根据情况以我的名义把这笔钱转交给他。此外,请马上写信告诉我,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我可以给他邮汇。但是首先要向这个人说明,我只是今天早晨才收到他的信,因此什么也来不及做。

我必须把我的妻子带到这里来,使她能够稍微恢复一下健康。⁵⁵这一点已经达到了,她感到自己的健康大大好转,我希望这种好转能够巩固下来。下下星期二我们就回来了,再过几天彭普斯也将在丽娜·舍勒尔小姐陪同下返回。

我的妻子和我向你的亲人和你自己以及涅莉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8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3月16日 [伦敦]

亲爱的朋友:

有个下院议员(爱尔兰人)打算在下星期提出一项提案,建议英国政府要求俄国政府实行(在俄国)它认为土耳其必须实行的那种改革。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俄国发生的种种可怕现象。我已经把俄国政府对倔强的波兰东方礼天主教徒采取的措施的某些

详细情节告诉了他。可否请您就俄国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司法和警察迫害事件写一份简要综合材料(用法文)?因为时间少(我今天才得知此事),又因为写点什么总比什么也不写好,所以可否请您(因为这类事实您比我记得更清楚)写点“什么”?我想这会给您的不幸同胞带来很大的益处。³¹²

至于吴亭夫人的事,这对我是一个谜,不过在下次会面时我要盘问她一下。要不是她多次对我的妻子和我谈过她想见您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提这件事。

您的 卡尔·马克思

90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3月23日 [伦敦]

亲爱的朋友:

文章我收到了,现已转到那个下院议员的手中,修改的地方亦将给他送去。³¹³

比斯利昨天来过我这里,我向他谈到您给《双周评论》写的文章³¹⁴。他对我说,他将把您推荐给约翰·摩里主编,但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是,文章必须用英文写或者在送交杂志的编辑以前译成英文。文章的篇幅通常为一张。

奥耳索普没有把他最近的地址告诉我们;也许勒布朗能找到他的地址?

我昨天收到了圣彼得堡的一封信,信中通知说,给我寄来一

包装有几本书的邮件³¹⁵。遗憾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收到。

您的 卡尔·马克思

9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7年3月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随信寄上一张五十法郎二十生丁左右的邮局汇票。请用这些钱给我买**两本**《南德五月革命史》^①寄来,如果可能的话,再买一份1876年的《汝拉联合会简报》。如果你能够通过书商把书寄来,就请把包裹交给他,写上下列地址:伦敦天父巷圣保罗大厦斐·沃耳奥威尔转弗·恩·。这样可以少花钱。马克思和我请你把剩余的钱收下作为对《先驱者》的又一次捐款。

《前进报》第32号刊登了我的一篇通讯《意大利的情况》,你从这篇通讯中显然已经了解到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帝国在彻底崩溃。《人民报》的同事们理应受到一切支持,他们当然将乐意同《先驱者》进行交换。地址:米兰市卡洛·阿尔伯托街1号《人民报》。编辑名叫恩利科·比尼亚米。他曾同我通了好几年信,只是在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实行最残酷的专政时期才停止通信。甚至最初的十七名国际兄弟和同盟³¹⁶的创始人之一的马隆先生现在

① 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一八四九年南德五月革命史》。——编者注

也离开了同盟，并且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服从不幸的吉约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主宰世界。至于这些先生们未来的代表大会，看来那里将比在海牙²⁵⁷争吵得更厉害。现在证明，我们对这些人采取无情揭露、不予理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比利时已经摒弃了他们，在意大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一切，而在瑞士他们又扮演着那种可怜的角色（每年在伯尔尼都必然要发生争吵斗殴），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是西班牙同盟的一些残余，西班牙同盟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合法活动的可能，而在黑暗中进行诈骗要容易得多。

你在《新世界》上发表的片断使我非常高兴。³¹⁷你应该继续写下去，回忆过去的运动对青年是有益的，否则他们会认为，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们自己。

你的 老弗·恩格斯

92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77年3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如果不首先以我自己和我妻子的名义再一次感谢你和你夫人对孩子所表现的全部爱抚和关怀，我就不能发出彭普斯这一封有趣的信。我希望，当你们的孩子长大后，我们总会有机会同样报答你们。

你什么时候来？肖莱马赌咒发誓说，入夏以前你一定到英国

来,但更确切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然而即使知道你大约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也是十分愉快的。住处已给你准备好了;如果你本周末来,肖莱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假期也到这里来。

我们在布莱顿度过了三个星期⁵⁵,这对我妻子有很大的好处——她回来时健壮多了,甚至比去年旅行和进行长时期的海水浴治疗之后的状况都要好,而她的身体原来是很坏的。但愿这种状况能维持到夏天!

现在,经过种种紧张活动之后,东方的事态看来终究要发展到厮打起来。如果把俄国人打败,我将非常高兴。土耳其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不能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它,而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阵地及其堡垒,按坚固性来说仅次于麦茨—斯特拉斯堡—美因兹—科布伦茨的阵地。俄国人可能要在那里碰钉子。

我妻子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孩子们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格斯

9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3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能否告诉我伊格纳切夫的名字,以及他的家庭和他本人的一些详细情况?至于他的政治功绩,我多少知道一些。

莫斯科发生了严重的工商业恐慌。

您的 卡·马·

94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3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昨晚收到了您的便函,非常感谢。“自由的”英国报刊的卑鄙和怯懦,您是想象不到的。我所以还不能就您的文章³¹⁴的命运向您作明确答复,这是唯一的原因。

您的 卡·马·

9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 伦 瑞 克

1877年4月11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您的扉页^①很好;不过应该写“原著正文”或者就写“原著”——这随您的便——而不是“正文”。

随信把第一印张的校样退给您。这一印张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女士^②虽然对我表示不满,但是仍相当准确地按照我的意见修改。然而她在一些地方仍犯了离奇的错误。第14页上有这样一句话: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扉页。——编者注

② 伊·库尔茨。——编者注

“幸亏一个不明确的消息这时冲进了门。”“一个消息”，而且是“不明确的”，怎么能够冲进门呢？法文是《une vague nouvelle》，意思自然是“一个新的浪潮”（人的）！

此外，翻译进度至今极其缓慢。

您能否给我寄一份近几年德国出版的有关那里的工商业危机的著作的概目？

对于您的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医生。对此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种病初发时容易治好，如果耽误了，就很危险。

恩格斯对于《前进报》用那样的方式刊登他反对杜林的著作^①很不满意。先是非要他接受一定的条件，然后又经常违反这些条件。在选举期间，根本没有人看什么文章，他的论文不过是作填补空白之用；后来又把文章分成零碎的小段发表，这个星期发表一段，隔两三个星期再发表一段，这就使读者（尤其是工人）根本看不出其连贯性。恩格斯已给李卜克内西去信提出警告^②。他认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编辑部被杜林先生的一小撮信徒吓坏了。既然那些傻瓜起先大叫大嚷，抱怨对这个极愚蠢的丑角“置之不理”，那么现在他们决定对他的观点的批判也置之不理，这是十分自然的。莫斯特先生不配说论文过于冗长。他那幸而没有问世的对杜林的颂扬才是长而又长的；²⁵不仅普通工人和象莫斯特本人那样的人，自以为在很短时期内就能知道一切并学会评论一切的曾经是工人的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如果莫斯特先生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么，我只能对他的智力表示惋惜。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② 参看下一封信。——编者注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又及:《l'expropriation de toutes les denrées de première nécessité》^①的意思是政府加以剥夺或收归公有,而库尔茨小姐却译为“公开出让”,这完全歪曲了原意(第16页)。

Rationnement——应译为口粮配给(例如,在被包围的要塞中或在快要断粮的船上)——她却译为“对全体公民的粮食供应”(第16页)。由此可见,她是随便拣到一个词就用上,而不管它是否合适。

还是在第16页,她把《pour faire lever les provinces》译为“以便在一个省招募”,其实应译为“以便在各省举行起义”(而不是“在一个省”)。

9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草稿]

[1877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今天接到你9日的来信。这还是过去那一套。起先你许下种种诺言,然后做起来却全然相反。如果我为此指责你,你就沉默两

^① “剥夺一切生活必需品”。——编者注

个星期,然后再告诉我说,你很忙,并要我留点情面,对你不要过多责备。“这是既加伤害,又加侮辱”^①。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以致我不能容许对我再玩弄这类把戏。

我昨天发出的信将在明天早晨到莱比锡,星期五(13日)你就会收到。我等着你立即答复我的问题。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也将取决于你的这个答复,倘若那时一般说来需要我作出答复的话。

如果到星期二(17日)晚上我还没收到你的任何答复,或者你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那末我就将撇开你,而自己想办法,使我剩下的论文^②不致受到迄今为止那样令人愤慨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迫使我或迟或早地把这全部过程公诸于众。

你的 弗·恩·

97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4月1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中间人刚刚把《名利场》应付给您的稿酬二英镑十先令交给我;现将稿酬的邮局汇票附上。³¹⁴

您的信真使我感到惊奇。其实,您是应我的请求而不辞辛劳地写作的,您不仅立即写出了已经发表的这篇文章,而且还为一个议会议员起草了一份稿子³¹³,可是您竟认为应当感谢我!相反地,是

① 引自爱·穆尔的喜剧《拣来的孩子》第五幕第二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我应当感谢您。

当您履约前来我处时，我们可以谈谈皮奥事件³¹⁸。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邮局询问“寄款人”的姓名，必须把我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他们。

98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 年 4 月 21 日 [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附页上是我又记下的库尔茨的一些重大的错误。

几个月以前，在我同库尔茨小姐最后一次通信时，我曾告诉她，由于没有时间，我顶多只能纠正任何一个对法国情况不够熟悉的外国人难以避免的事实性错误，而不能纠正一般翻译错误。如果她因此而不更加细心地工作（我将再次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检查一两个印张的校样^①），那么您就得找一个熟练的校订者，报酬则从译者的稿酬中扣除。

您应当作一个总的脚注交待一下：一切注释除特别说明者外，均系利沙加勒本人所作。这会让您免去不必要的费用，因为这样您就不必在每一页上排印几次“作者注”。

您想借助拉沙特尔印制的漫画使公众认识我的外貌，³¹⁹这决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校样。——编者注

不使我感到高兴^①。

恐怕是普鲁士同俄国缔结了秘密条约, 否则俄国不可能侵入罗马尼亚。工人报刊对东方问题注意得太少, 它们忘记了一个事实, 即政府的政策在肆意玩弄人民的生命和金钱。

无论如何, 应该及时地使工人、小资产者等等的社会舆论充分调动起来, 这样普鲁士政府就不能轻易地 (譬如说, 打算从俄国手中得到波兰的一块地方, 或者靠牺牲奥地利的利益而得到某种补偿) 使德国站在俄国一方加入战争或者哪怕只是为此目的向奥地利施加压力。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第 17 页: 这位美人把 mandat tacite^② 译成“无言的委托”, 简直是胡闹, 这在德语中大概可译为“默”契, 但决不能译为“无言的”。在同一句中, 《démarche de Ferrières》^③ 的意思是茹尔·法夫尔前往俾斯麦所在地费里埃尔, 现在被译成了“费里埃尔的步骤”, 因而费里埃尔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人!

第 18 页: 她漏掉了交战地点——“在舍维伊”。

同上: 《Trochu... lui fit une belle conférence》^④ 她译成“在他面前举行了一次很好的会议”。这是小学生式的逐字翻译, 从德文上看毫无意义。

第 20 页: l' Hôtel de Ville, 她译成“市政厅”, 其实是指设

① 见本卷第 250 页。——编者注

② 默许的委托。——编者注

③ “在费里埃尔采取的步骤”。——编者注

④ “特罗胥……对他做了冠冕堂皇的指示”。——编者注

在“市政厅”的九月政府。

同上: à ce lancé 又被完全小学生式地译成“在这一扑中一群猎犬全都狂吠起来”。“在这一扑中”(什么样的?)“狂吠起来”等等,从德文上看,这应当是什么意思呢?Lancé 在这里应译为:“嗾使”。

同上:《d' autres tocsins éclatent》,她译成“新的”(为什么不是旧的?)“警钟敲响了”(!)。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知道了新的不幸”。《éclatent》这个词本身和整个上下文就已经向她表明,她这样翻译是胡闹。

第 25 页: 库尔茨小姐把正文中提到的旧的法国革命中的“科尔德利派”变成了法国革命中不存在的“圣芳济派”。不仅如此,她把《le prolétariat de la petite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纯粹是粗心大意!

第 26 页: 她把 contre-maîtres 译成“水手长”,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工长,而 chefs d'ateliers 是工场的领导人。

第 30 页:《Paris capitulait avant le 15 sans l'irritation des patriotes》。

库尔茨译成:“巴黎在 15 日以前投降了,在爱国者方面没有任何激愤”。如果原文是:

《Paris capitulait etc. sans l'irritation de la part des patriotes》,她就译对了(然而原文是:《sans l'irritation des patriotes》)。

因此,意思完全相反:

“如果没有爱国者的激愤,巴黎在 15 日以前就投降了”。

在这个非常简单的句子里,又一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不能容忍的粗心大意。

第 32 页:《Jules Favre demandait ^{le} à Trochu sa démission》。

库尔茨译成:“茹尔·法夫尔向特罗胥提出他**免职**的请求”。因为一个人不能自己把自己**免职**,而只能被上级免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是:茹尔·法夫尔希望特罗胥准许解除他(法夫尔)的职务。实际上是茹尔·法夫尔要求特罗胥**辞职**,这也是《démis-sion》一词的直译。

99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4月21日于伦敦]亲爱的朋友:

明天(星期日)我们等候您来进餐(两点钟)。

匆匆草此。马克思夫人向您问好。

您的 卡·马·

100

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

伦 敦

[草稿]

1877年4月21日 [于伦敦]

致布·林德海默先生

当您最近一次来我这里时,我已向您断然声明,除了已借给您

的一英镑之外,我再不能多给您一点了,并且您自己也同意,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不能收回自己说的话,尤其是因为您自己说过,您随时都可以从西蒂您的朋友们那里弄到钱,只不过您不肯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请求。如果是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那末您向那些了解您和您的处境以及通过介绍认识您的朋友们求助,其困难未必会超过向我求助,因为我既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无论如何,我无法使您不走这一步,因为我的事本来就是够多的,我常常要帮助那些在西蒂告贷无门的党内同志。因此,我非常客气、但又同样坚决地请您把这封信看作我的最后一言。

致敬意。

101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7年4月23日(莎士比亚诞辰)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代表我的女儿杜西送上艺术剧院³²⁰池座戏票一张(两人)。是看今天的演出的(星期一)。上演《理查三世》^①。您最好七点多一点到剧院。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莎士比亚的戏剧。——编者注

102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您未必能从巴黎得到铜版了,因为拉沙特爾在流亡中,他的企业已被政府查封,管理人^①是一个极端反动分子,他千方百计地破坏出版社。再说,相片也太难看了,相片中的马克思已经面目全非³¹⁹;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寄给您一张更好的相片。我很乐于写一篇传略给您³²¹;请告诉我《历书》以最多多少页和最少多少页为合适,以便我能知道应控制在多大的篇幅之内;交稿期限也请告诉我。

三份速记记录³²²已收到,谢谢。可惜,您没有较好的题目;如果不得不时常引用暂不暴露姓名的证人的话,这是一种不能令人高兴的状况。但是,目的毕竟已经达到,因为社会舆论对演说的好评是毫无疑问的。³²³倍倍尔的演说非常好,明确、有条理并且中肯。³²⁴

如果李卜克内西直截了当地向我简略说明一切并答应改进的话,那么我就根本不会怀疑是杜林的影响了^②。我们之间有过关于每星期发表一篇论文^③的明确协议。当我抱怨这个条件遭到违背时,李卜克内西让我等了十多天。在这期间,尽管他在莱比锡,但是

① 阿·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2—244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善;最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不要过多地责备他,——如此而已;关于将来的改进——只字未提。由于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别人对编辑部施加了什么影响,因此,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好作以上的推测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李卜克内西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对他说,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我有此事的信件给任何人看,因此,只要涉及到我,这些信您可以随便使用。这里确实是在向我纷纷提出指责,说我竟允许把自己的论文作为补白发表,弄得谁也无法掌握内在联系。您只要回想一下,这样的事至少已发生过六次,起先对我许下最明确、最肯定的诺言,而后一切又做得截然相反,那么您就会明白,这种事情最后会使人多么厌烦。

俄国人终于到了布加勒斯特。但愿土耳其人立即占据位于他们的多瑙河各个要塞对面的罗马尼亚一侧的全部据点,并把这些据点变成桥头堡。我指的是卡拉法特(维丁)、茹尔日沃(鲁舒克)和卡拉腊什(锡利斯特里亚)^①。这会迫使俄国人必须在两岸包围这些要塞,也就是说投入双倍数量的军队,从而使他们丧失许多时间。而俄国人在罗马尼亚每留下一个士兵,都对土耳其人有利,便于土耳其人在开阔地带对付他们,并使俄国人没有可能攻占土耳其的要塞。我还希望阿卜杜-凯里姆象他许诺的那样,派遣两万名切尔克斯人前往罗马尼亚破坏铁路和大量征集粮秣。荣誉和光荣属于施特鲁斯堡,他把罗马尼亚的铁路修筑得惊人的不坚固,以致现在就使得俄国人无法利用了。

关于工商业条例。这里的内务大臣罗斯提出了一个法案,把

^① 多瑙河左岸的城市罗马尼亚称作:卡拉法特、朱尔朱、克勒腊希。多瑙河右岸的城市保加利亚称作:维丁、鲁塞、锡利斯特腊。——编者注

名目繁多的、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关于限制劳动日的各种法律都归结为一个法令³²⁵，只是在这样做了以后，这些法律才第一次有可能实施。我正在设法弄到这一法案，我将把它寄给您或李卜克内西，以便最终使自由党的蠢驴们看到，这里的保守党大臣敢于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怎样的步骤。

邮局即将关门，而且该吃饭了。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

您的 弗·恩·

103

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

伦 敦

[草稿]

1877年4月26日 [于伦敦]

致布·林德海默先生

关于您的亲戚以及您在西蒂的各种关系的情况，您起初给我讲的同您现在告诉我的完全矛盾，因此，很遗憾，我再也不能相信您的话了。既然您的亲戚都不愿意给您路费，而您在西蒂的所谓的朋友们则干脆让您找德国同乡，这就越发使我不能相信您了。我不认识您提到的党内同志^①，何况由于这样一些事实，他们的一般性证明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很抱歉，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

忠实于您的

① 指霍夫曼和伊姆霍夫。——编者注

[恩格斯后来作的注]

1877年。死皮赖脸的林德海默。

104

恩格斯致布·林德海默

伦 敦

[草稿]

[1877年5月3日或4日于伦敦]

说实在的，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必须供给您路费。您自己应该知道，您的钱能用多久，什么时候应该回家，因为您是到这里来投机的，而根本不象个工人。您浪费了时间，而现在来找我这个同您素不相识的人帮忙。您没有向我拿出任何一种说明您的身分或您的情况的证件来，因为党证不是作这个用的。关于您的情况和您的熟人，您原先所讲的同您后来不得不告诉我的完全矛盾。最后，您企图强行在我家里同我会面，这只能使我拒绝见您。

尽管如此，我还是给您寄了一英镑到高尔街邮局，这样做，只是为了给您最后的机会来向我证明，您配受到更好的待遇，而不是象您至今迫使我做的那样。请寄回收据。

忠实于您的

10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年5月26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给库尔茨小姐的材料今天已从伦敦寄出。下星期内,她可以收到利沙加勒还要寄给她的**全部**修改稿(也许只有附录除外)。

此外,我想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1) **不言而喻**, 库尔茨必须把她从利沙加勒那里收到的**全部原稿**连同**自己的译稿**一起寄给您。在她以赫赫名家风度进行翻译的情况下(见写在背面的**若干新例子**), 没有利沙加勒的原稿, 我能够检查她的译文吗? 我确信, 由于这样已经放过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2) 她还可以想一想, 利沙加勒为了出他自己的法文第二版^①也需要这一原稿。

总的说来, 即使没有根本译错的地方, 译文也往往是笨拙的、平庸的和枯燥的。不过, 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德国人的口味。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总之, 请您坚持要这位库尔茨本人做到: **第一**, 把已经译完的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利沙加勒的原稿寄给您(以便退还给利沙加勒;您可以把它连同校样一起寄给我);**第二**,任何时候都要把她已经译完的原稿附在自己的译稿中,以便我可以根据原文核对译文。一般说来,补充的原稿不多。

第73页上我勾掉的地方应该是这样的:

“它 [人民]期待通过建立自治公社得到解放,自治公社……将在保持国家统一所必须的范围内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代替能够……的代表应该是……。它提出应该……的各独立自主的公社的代表机构来反对社会上的君主制毒瘤、吞食……的和代表特殊的阶级利益……的‘国家’,以便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

例 子

第49页:《A l'appel de son nom il a voulu répondre》,库尔茨小姐译成:“他想要无愧于向他发出的号召”。纯粹是胡说八道!应译为:“当喊到他的时候,他想回答……”

同上:《les yeux… brillants de foi républicaine》^①; foi 在这里不是“诚实”的意思(这个字除了成语“真的!”(ma foi)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信念、信仰**等等的意思。但是我没有改正,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在德语中用这样的句子,所以不管怎么译,反正都是完全一样的。

第51页:《des intrigants bourgeois qui couraient après ladéputation》^②,库尔茨译成:“追赶代表团的”。一年级小学生也不会翻译得这么糟糕。

① “闪烁着共和主义信念的……眼睛”。——编者注

② “追求议员席位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编者注

第 51 页:《pour statuer en cas de doubles nominations》,库尔茨译成:“以便在万不得已时(这是什么意思?)实行双重任命”!!!这简直不能容忍。应译为:“以便在双重任命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第 54 页:《une permanence》她译成“常设会议”(这是什么鬼东西?)。应译为“常务委员会”。

第 59 页:“逾期期票”她译成“逾期商品”(!!!)。

第 70 页:《l'intelligence etc. de la bourgeoisie de cette époque》^①,她译成:“这个时刻的大资产阶级的”(!)。正如线不是空间的点一样,时代不是时间上的时刻。

第 75 页:《C'est que la première note est juste》她译成:“由于第一次清算(!)是正确的”。应译为:“由于他们一开始就采取了正确态度”。

第 90 页:《plumitifs》,“文丐”,她却译为法院记录!!!

106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年6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您为偿付利息而寄来十五英镑一先令零两便士的汇款,非常感谢;我已怀着感激的心情把它记入您的资产项下。

^① “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智力”。——编者注

为了聊表心意,请把三十马克的稿费³²⁶转到您的选举基金项下。

关于下一期《历书》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放一放。因为我们往后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今天我把《杜林》的经济学开头部分^①寄往莱比锡。李卜克内西硬说,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本不涉及我的论文。⁹²我还是那个意见,因为代表大会无权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关于我的论文问题的决定或者未经我同意就取消李卜克内西根据去年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对我承担的义务。³²⁷

疾病确实把您折磨得够受的。看来,不伦瑞克的气候的确非常有害于健康。有痛风病、风湿病、麻疹,此外还有一种不知名的病——鬼知道这是什么病!但愿一切都会顺利地过去。

这个赫尔姆霍茨该是一个多么卑贱和狭隘的人,一个什么杜林的意见居然就能把他惹得发火,而且甚至要柏林大学作出抉择:不是杜林走,就是我走!³²⁸似乎杜林的作品의总和及其全部疯狂的妒忌心在科学上会比一个空蛋壳的价值还大一点!赫尔姆霍茨尽管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实验家,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当然是丝毫不比杜林高明。此外,德国的市侩习气和孤陋寡闻在德国教授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特别是在柏林。否则,举例来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名叫微耳和的学者竟认为,当上一名市参议员,就是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名位了!

您对土耳其人的才能还将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异。要是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君士坦丁堡那样的议会呢!只要人民群众——这里指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编者注

的是土耳其农民,甚至中等地主——还是健康的,实际也是这样,这样的东方社会就仍然能够经得住种种难以想象的打击。拜占庭人遗留下来的首都的四百年贪污腐化,会使任何别的民族毁灭,但是土耳其人只要一抛开上层,就完全可以同俄国较量一番。背叛行径、军事长官和要塞司令们的出卖行为、滥用军费、形形色色的欺诈——总之,足以毁灭任何别的国家的一切事情,在土耳其当然也是应有尽有,但是,却不足以使它毁灭。对土耳其人来说,唯一的危险是欧洲外交的干涉,特别是英国人的干涉,他们不让土耳其人充分利用自己的作战手段,而要求土耳其人顺从地忍受闻所未闻的挑衅。例如,罗马尼亚人让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而土耳其人则必须认为这是中立行动并无权占领和加强自己瓦拉几亚境内要塞的桥头堡^①——哪有这样的事!这样做就是破坏罗马尼亚的中立!而土耳其人却如此温厚,竟听从了英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这些劝说,从而使自己多瑙河各要塞的防御力量削弱了一半以上!

正如我早在三个星期前就向马克思预言过的,俄国人在马成^②渡过多瑙河,这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在多少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好处的地方,即在多布鲁甲以上的地方渡河。³²⁹俄国人如果想占领切纳沃达—居斯坦杰^③的阵地,至少要派遣两三个军从多布鲁甲渡河,但是,我倒想知道,他们怎样维持所有这些人的给养以及其中有多少人能到达目的地。门的内哥罗人的失败迫使俄国人采取这一行动;俄国人不能对此不做出反应,他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看来,战役正在展开,俄国人面临着的选择是:或者是根据军事需

① 见本卷第251页。——编者注

② 罗马尼亚称作:曼成。——编者注

③ 马尼亚称作:康斯坦察。——编者注

要,派遣所需数量的军队渡过多瑙河,——但是他们无法维持这么多人的给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维持给养的范围内,派遣数量较少的军队,——但是那时进军很快就会停止。虽然如此,最近俄国人在多瑙河上还将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但所有这些胜利都不会有任何意义。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10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7年7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如果你立即坦率地告诉我:附刊很快就要出版并想把我的论文^①登在上面,那会使我们两人免去许多无谓的不快。根据你过去的来信判断,我不能不认为,出版附刊不可能早于10月,况且已提出在这个期间要以评论^②代替附刊;因而我也不能不认为,你打算不顾已通过的决议,在《前进报》的正刊上登载我的论文的续篇。⁹²一切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根据的)都是由此而来的。

我已给朗姆寄去了三篇论文,为了慎重起见,我今天又写信告诉他,论文可以登在附刊上。第四篇论文已经写好,第五篇正在写。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② 《未来》杂志。——编者注

令人遗憾的是,我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阻碍;后天我要去曼彻斯特几天⁸³,然后,要到海滨去,因为妻子生病⁸²;不过,在那里我每天仍然可以工作几小时。

关于乌尔卡尔特,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收集材料³³⁰

看来,你们那里的诉讼案,更确切地说是判决,应接不暇。你们应该对刑法典提出这样的修改:可以用夜晚坐满刑期,或者更确切地说,睡满刑期,而白天则可以自由。

我们认为,《前进报》对待法国事件过于轻率¹⁰⁰。的确,这些事件与工人没有直接关系,工人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说:“资产者先生们,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干吧!”而对法国的发展毕竟非常重要是:工人运动下一次高潮到来之前的目前这个间歇时期正处在资产阶级共和制条件之下,在这种条件下,甘必大之流正在败坏自己的声誉,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处在帝国压迫之下,要是在帝国压迫下,他们又会受人欢迎,并且在爆发的时候又能成为头面人物;对法国已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争论即将最终结束,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不过,你们在德国也会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反动派的胜利。³³¹

目前在多瑙河上一切都很顺利。象土耳其军队这样的东方军队,不适于进行大规模战略行动,它决不能阻止俄国人渡河。³³²但是,这种东方军队永远不会由于本身的愚蠢而复灭。现在,我们等着瞧,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将怎样维持自己军队的给养。每前进一步,他们的困难都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他们的精锐部队——高加索集团军——在炮火包围中进驻阿尔明尼亚的奇怪行动,预示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同时,门的内哥罗也将被打得落花流

水。由于古·腊施的缘故,这使我特别高兴。³³³

你的 弗·恩·

108

恩格斯致弗兰茨·维德

苏 黎 世

[草稿]

[1877年7月25日于兰兹格特]

阁下:

我应向您表示歉意,因为……

关于我为您筹办中的杂志^①撰稿的问题,很遗憾,目前我不能向您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②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③,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部著作,除了各种外部条件,为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撰稿也是原因之一。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了,应该最终下决心节省自己的时间,以便从准备工作中最终得出某种成果。如果发生什么事件,使我又认为有必要公开发表意见,那末将根据情况决定,我在哪里这样做——在《前进报》或任何别的机关报,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我现在所能预见到的而言,在所有筹划出版的“科学杂志”中,我首先乐于找的正是您的杂志。因此,如果我暂时不能对您作出任何较为肯定的答

① 《新社会》杂志。——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复,那么就请您认为这只是由于上述原因,而不是由于我对杂志冷淡,我对它是很感兴趣的,我祝愿它取得卓越成就并且我已经通过我的书商订阅了这份杂志。

致崇高的敬意……

109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7年7月31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请您遇有可靠的机会时把附上的信转给您的丈夫。³³⁴但愿您能很快摆脱这类麻烦,并且能象我希望的那样,是长期地摆脱。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妻子这样地投身于她们的丈夫所积极进行的斗争,这将使身处英国这个安全之地的我们这些人的妻子感到惊讶。我们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议论和批评,然而在德国,由于不小心或考虑不周而说错一句话,就有坐牢和离别家庭的危险。幸而我们德国的妇女们并没有因此而惶惑不安,她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尽人皆知的女性的多愁善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妇女所具有的阶级痼疾。

衷心问候您和您的孩子们。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1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7年7月31日于兰兹格特市
阿黛拉伊德花园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21日和28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我希望杜林精神已彻底破产，而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不管怎样，党的机关报刊毕竟是丢了脸，因为它们走上了邪路，硬说杜林的东西具有科学意义，理由是……他受过普鲁士人的迫害！我遇到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³²⁸

瓦耳泰希**确实**使用了马克思派和杜林派的说法；这个说法在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就在各家报刊上出现了，各报发表了他在公开会议上的发言（他那番话就是在这个会上说的）。³³⁵我也不认为，他会否认这些话。尽管他现在坐牢，我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把他描绘得比实际上更好些。

埃里塞·勒克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编纂者而已。因为他同他的哥哥**参与建立秘密同盟**⁶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告诉你的真实情况，要比你告诉他的多些。他是否和这些人一伙——这丝毫无关紧要；他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而又无能的人。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们的人中**大多数**不希望有真正的科学。我说的是**党**，而党本身正是象它在报刊和代表大会上让公众所看到的那样。现在，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浅薄之徒，而左右局势

的是自诩为著作家的曾经是工人的人。即使象你断言的那样,这些人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那你们自然也不应当小看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徒。党在精神和理智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如果当时表现得稍微慎重和理智一些,这种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健康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把废物排泄掉,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然而不应当仅仅因为群众是健康的,就平白无故地把疾病接种到他们身上。

《未来》算运气好,我本已决定答复它约我撰稿的邀请,要不是你及时来信,我就回信了。¹¹⁶约稿的信是由完全匿名的编辑部寄来的,这个编辑部除了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外不能为自己的科学性提供任何别的保证,——好象代表大会就能够赋予杂志科学性似的!这是什么样的奢望:把我们的手稿交付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这些人可能就是最坏的杜林派!

你说维德也是编辑。但是他自己在本月20日还邀请我为他打算在苏黎世创办的一份杂志^①撰稿!

总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这些没完没了的轻率冒失的作法使我厌烦极了。我现在终于要着手写自己的篇幅较大的著作了,仅仅因为这一点,我就不能用任何诺言来束缚自己。《杜林》^②我还是要完成的,但是,在此以后只有当我自己认为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写文章;为了不再成为代表大会任何辩论的题目⁹²,如果找到一家不是党的机关刊物的杂志,我就宁肯给它写稿。对科学著作来说确实不存在民主法庭,我体验一次就够了。

你应当到根特³³⁶去,再从那里来伦敦。我们当然不会到根特

① 《新社会》。——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去。否则为什么我们在海牙²⁵⁷要摆脱实际事务呢?你取道安特卫普来伦敦既快又省钱,我随时给你准备好住的地方。

要吃饭了,就写到这里。

你的 弗·恩·

111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 年 8 月 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我在本周末或下周初离开伦敦前往大陆,由于我的健康状况不佳,需要治疗。¹²⁴在这段时间内我被禁止做任何工作,因此您必须另外找人检查利沙加勒的著作^①的译稿,因为译稿**不经检查**是不能付印的(卡·希尔施也许能向您推荐一个人)。

您已有一个月毫无音讯,这当然决不会使利沙加勒感到高兴,而我认为他的不满是完全正当的。

忠实于您的 卡·马·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112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 年 8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您的来信收到了。我今天动身。¹²⁴过几天(也许只须两天)在埃姆斯邮局将有一封**留局待取**的信等您去取。

恩格斯现在不可能给您帮忙,他正在海滨浴场⁸²,并且很快就要离开那里,可能去泽稷岛或曼岛以及别的什么地方。³³⁷此外,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于工作的那一点时间,也已经完全占满了。

至于伯·贝克尔,我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让他参加利沙加勒的著作^①的出版工作。他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他在这里已有两个月)破口大骂我和恩格斯——更不用说您了,并且竭力回避同我见面。正如我从巴黎所了解到的,他那满腔怒火,正是由于您出版利沙加勒的著作而引起的!对于他的谩骂和阴谋我毫不介意,但是我决不能容许这个家伙通过任何方式插手利沙加勒的事情。

至于伊佐尔德^②,她似乎对勒索金钱比对翻译更为擅长。

您的 卡·马·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② 伊·库尔茨。——编者注

113

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

伦 敦

1877 年 8 月 15 日 [于诺伊恩阿尔]

亲爱的巴里:

我的地址是: 莱茵普鲁士诺伊恩阿尔弗洛拉旅馆卡·马克思博士。诺伊恩阿尔是一个乡村的名称, 这个矿泉疗养地甚至够不上称作小市镇。它同外界完全隔绝, 因为在阿尔河谷境内没有铁路。

我从《泰晤士报》上看到(在疗养院阅览室), 您发表了有关在东方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报道³³⁸。请把您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告诉我。

忠实于您的 卡·马·

请把附上的四十英镑的支票兑成两张二十英镑的银行券(当然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用挂号信经过奥斯坦德按上述地址寄来。我再把村名重复一遍: 诺伊恩阿尔 (弗洛拉旅馆是我的住处的名称)。

114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埃 姆 斯

1877 年 8 月 18 日于 [诺伊恩阿尔]
弗洛拉旅馆

亲爱的白拉克：

请把第八印张^①寄给我。

您能否花半天时间到这里来一趟？这里离埃姆斯不远。

至于伯·贝克尔，他最初曾企图在希尔施和考布面前破坏您的声誉，把您描绘成一个“投机商”（我已经驳斥了这种诬蔑，但事前贝克尔并不知道）。现在他采取相反的手法，这是不奇怪的。最好不要让他觉察出你看穿了他。

希尔施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他能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他的主要弱点是不会识别人，因此容易为那些擅于伪装对事业热心的人所愚弄，虽然不是长时间的。

希望在这里和您见面并介绍您认识我的妻子和女儿（小女儿^②现在同我们在一起）。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马·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校样。——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15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埃 姆 斯

1877 年 8 月 24 日于诺伊恩阿尔村
弗洛拉旅馆

亲爱的白拉克：

很遗憾，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会面，否则您就得中断治疗，而这是不适宜的。

我已立即着手看校样^①，但是，由于我的朋友肖莱马教授从曼彻斯特来到这里，我的工作不得不中断，不过他只在这里逗留几天。给您的信也是昨天动笔写的，这封信只有等到看完校样后才能写完，因为将在信中提出一些意见。

顺便提一下。我收到我的一位住在伦敦的朋友马耳特曼·巴里（他是苏格兰人）从伦敦写来的信。他曾在伦敦担任总委员会委员，是我们在英国的最热心和最能干的一位党员同志。他告诉我，他将出席根特代表大会³³⁶，并且要求给他一封给到会的德国代表的介绍信。请您为他写一封上述内容的短信寄给我。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校样。——编者注

116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7年9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对您上月28日的友好来信，只能匆促作答。李卜克内西说过，他打算在参加根特代表大会³³⁶之后到伦敦来；我从兰兹格特回来后⁸²了解到，这次代表大会将从9月9日（这个星期日）开到9月17日（即下个星期日）^①。根据医生的建议，明天我本人将同我妻子到苏格兰去两个星期，在这期间我一般是不会收到信的，不过我打算无论如何，在20日星期四，或者最迟21日星期五回来，因此，即使李卜克内西18日到达此地，那他也只比我早到两天。到时候我将打电报给家里，及时了解他是否已来到。我已委托我们不在家时照管我们房子的人，在李卜克内西到来的时候，尽量把他安置得舒适一些；住的地方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我相信，他们会照我的嘱咐去做的。马克思一家那时能否回来，我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最近从他们那里来的消息看，我几乎可以肯定会回来，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诺伊恩阿尔，而原来打算去黑林山一事已经谈不上了。¹²⁴您也许能从马克思夫人那里得到比我们这里更确切的消息；但是，不管怎样，李卜克内西只要写封短信到伦敦（西北区卡姆登路225号）问一下拉法格夫人（马克思的二女儿），他在根

① 星期日是9月16日。——编者注

特就能得到这方面的最新消息。要是李卜克内西来的时候马克思和我都不在这里,他除了可以同拉法格夫妇联系外,还可以同马克思的长女龙格夫人(西北区肯提希镇莱顿路莱顿小林 30 号)取得联系,并可以找我们的老朋友列斯纳(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 12 号)。现在龙格一家也在亚默斯进行海水浴治疗,但最晚到 9 月中旬就会回来,不过我无法说出准确的日期。

我也认为,李卜克内西坐牢的时间太多了。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很好,但这并不是说应该使自己习惯于牢房生活。当然,您未必能使他离开前哨岗位(更确切地说,是前卫),因为一个已献身于这个事业这么多年的人,从这个事业中能得到极大的乐趣,而多年的经验看来会使他很快学会避开刑事立法的罗网。总之,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愿,希望李卜克内西不再在监狱里度过自己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不再在帝国国会和旅途中度过在监狱之外的全部时间。

为了感谢您的祝愿,我的妻子向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我不知道李卜克内西是否同您在一起,因而我不得不请求您向他转达这封信的内容。³³⁹

11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7年9月27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很遗憾,直到现在,我从大陆回来之后(是医生让我去的)¹²⁴,才看到你的来信。因此我的回信可能太晚了。总之,“父亲,我犯了罪!”^①但是,这一年来我一直患着该死的失眠症,它使我根本不想写信,因为我自己感到可以支持的那一点时间,必须全部用于工作。

如果魏德迈还没有把《资本和劳动》送去付印,我想检查一遍这本小册子,因为原书有许多极其令人气愤的印刷错误。³⁴⁰你简直想象不到,党即开姆尼斯集团(以瓦耳泰希为代表)是怎样对待我的。只是由于李卜克内西再三要求,以及开姆尼斯方面把这件事作为十分紧迫的事向我提出,我才不顾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动身去卡尔斯巴德³以前就开始工作了。这项工作是不轻松的,因为莫斯特搞得谬误百出,同时小册子的篇幅又规定不能太大(这个莫斯特现在一帆风顺地靠上杜林先生了;这是个虚荣心很重的小伙子,他不管读了什么东西,总要马上加以利用,作为出版物的材料)。好极

① 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

了！好几个月来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于是就去询问，瓦耳泰希给我个“冷冰冰的”回答，说这本小册子是在党的印刷所排印开姆尼斯庸人广告之余插空排印的！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蛮横无礼的无耻态度！因此，这本书的印刷拖了将近一年！这个作品终于问世了，但是，歪曲原意的印刷错误比比皆是！

为了不浪费时间，现在按你的建议来印这本小册子也许会更好些，出第二版时，我将在印好的文本上做修改（这要容易得多）。

《共产党宣言》，我将和恩格斯一起进行修改，然后寄给你。²⁶⁰

关于《资本论》和杜埃：

第一，杜埃是否找到了出版者？

第二，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你应该了解一下，杜埃的英文水平是否足以独立地完成整个这项工作。如果可以，那我就对他表示完全同意并祝他成功。但是应当注意：

第三，他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本星期我还要寄给你两件东西：

1. 给杜埃的一本法文版。

2. 一份说明，指出哪些地方用不着拿法文版同德文版相对照，而是完全以法文本为准。

乌里埃勒·卡瓦尼亚里先生正在那不勒斯筹备（按照法文版）出《资本论》的意大利文版；他打算自己出钱印刷，并将按照成本出售。好样的！³⁴¹

对你所谈关于德国人的情况，我丝毫不觉得奇怪。这里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因此恩格斯和我同这些下流东西根本不来往（列斯纳

也完全是这样)。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工人,我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好像是魏耶尔^①);他是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他使可耻的莱斯特工联代表大会³⁴²通过了唯一理智的决议(工人应该只选举工人作为自己在下院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资产者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其中包括大骗子手和百万富翁托·布拉西先生,他是“包揽”欧亚的臭名远扬的铁路大王布拉西的儿子。

根特代表大会³³⁶虽然开得很不理想,但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吉约姆之流已为他们原来的同盟者完全抛弃。好不容易才把佛来米工人劝住,否则他们就会把伟大的吉约姆痛打一顿。饶舌家德·巴普和布里斯美对吉约姆之流大肆辱骂;约翰·黑尔斯先生也是这样。后者是按照……巴里的指示行事,巴里是我叫他去出席代表大会的,他一方面是代表大会的成员(我不了解他是作为谁的代表),另一方面是《旗帜报》(伦敦)的通讯员³⁴³。就我来说,我再也不想亲自同荣克和黑尔斯打任何交道,但是他们的再次背叛(背叛汝拉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巴里在这里执行我的一切委托;其中包括他对《泰晤士报》(该报把埃卡留斯先生解雇了)记者进行指导。我正是通过他,连续数月用化名在伦敦的上流社会报刊(《名利场》和《白厅评论》)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报刊上,向亲俄分子格莱斯顿发射交叉火力,揭露他伙同俄国代理人诺维柯娃、俄国驻伦敦使馆等等搞的诈骗勾当;我甚至通过巴里影响英国上下两院的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

① 魏勒尔。——编者注

者，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愕。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其他六个罗曼诺夫)，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俄国大学生的愚蠢行为仅仅是一个预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预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

俾斯麦先生高兴地看到这种打击，但是不希望事情发展得这样远。如果俄国过分削弱了，它就不能再象普法战争时那样威胁奥地利！而如果事情在那里会发展成革命，那么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后保障又在哪里呢？

目前一切都取决于波兰人(波兰王国的波兰人)是否采取克制态度。目前那里千万不要举行暴动！否则俾斯麦就会马上侵入，俄国的沙文主义就会又站到沙皇那一边。相反地，如果波兰人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彼得堡和莫斯科都燃起烈火来，而俾斯麦那时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那末，普鲁士就会找到……自己的墨西哥！³⁴⁴

我曾经向那些在自己的同胞中有影响并同我有来往的波兰人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

同东方的危机相比，**法国的危机**³⁴⁵完全是次要的事件。不过可以希望，资产阶级共和国将获得胜利，或者旧戏又要从头开演，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太经常地重复同样的蠢事。

我和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

日内瓦的公证人韦塞耳已把**林格瑙**遗嘱的事情³⁴⁶告诉我了。

我们（遗嘱执行人）必须在美国指定一个代理人，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首先必须知道美国的情况如何以及能否不经过繁多的手续使遗嘱实现。如果你能弄清楚这些情况并写信告诉我，将非常感谢你。

118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77年10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本月底（10月31日）我须付出三百八十英镑左右，因此如果你能尽快汇来相应款项，我将感到高兴。同时还请注意，最好能设法在31日以前汇到这里（其中要有三天的通融期限，——就是票面上的到达日期最迟应当是本月27日）。否则，按照本地银行的惯例，我就不能在31日得到这笔款子。一个现在没做生意的人

要想不麻烦其他许多人而进行贴现，往往是困难的，有时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我认为，把支付期定为十天或三天，对巴门联合银行来说都是一样。

这个夏天我着实逍遥了一番：在海边度过了七个星期，⁸²然后在苏格兰呆了两个星期³³⁷。应当说，这对我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我曾估计，土耳其的防御能力强，俄国的进攻能力弱，你現在大概会同意这一估计是正确的。明年土耳其人将加倍地增强，因为他们可以在冬季训练自己的士兵。如果俄国人不在冬季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多瑙河对岸，——这未必可能——那末，他们的处境可能还会更糟糕。要知道多瑙河的浮冰对浮桥是绝不会客气的，哪怕是俄国皇帝的浮桥。但是，不管那里怎样，到1878年底以前，俄国将得到一部宪法，而与此同时，也将得到1789—1794年法国革命的再版。

苏丹^①的女婿、伊格纳切夫的朋友马茂德—达马德—帕沙（他早就被伊格纳切夫收买了）对土耳其人进一步重创俄国人起了很大阻碍作用。一旦你听到他被推翻，你就可以预计到，以后的战争将会以更大的毅力来进行。穆罕默德—阿利也是在他的影响下被召回的。

衷心问候恩玛^②，孩子们和弟弟妹妹们。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② 恩·恩格斯。——编者注

119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7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匆忙给你写上几句（我这里有两位客人，一位是从曼海姆来的化学家^①，一位是从慕尼黑来的讲师）。根据你的要求，现在我通知你，来信已收到，我准备在时间和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一俟更详细地了解埃克尔先生对我的要求，就立即向他提供必要的资料。我未必能给他很大帮助，因为既要完全符合卫生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又要使工人感到不太贵的好的工人住宅，——正象你知道的，这就如同三个角的四角形一样不可思议。

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马克思到过诺伊恩阿尔¹²⁴，现在他的肝又恢复正常了，神经好了一些，因而睡眠也好了一些，如果不是伤风把他搞得那样难受，那就没有什么病了。我自己身体非常好，夏天着实逍遥了一番，接着接待了许多客人，但是我想在下星期重新开始工作。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显然是菲·鲍利。——编者注

120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77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如果款子能以前次所谈的方式，即汇款的方式汇到我这里，我将十分满意，但是必须在30日汇到。要知道这笔钱必须通过我的银行，而银行只有在支票于下午确实送到票据交换所之后，才能把这笔钱记到我的账上，但是这时银行就要关门了，而我就只有在第二天才能使用这笔款子。还请你告诉我，你通过巴门的哪一个银行家把钱汇给我，以便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分；一个人如果不是某个商号的代表，在这种场合往往会碰到困难。

俄国军队——它的机关、指挥、参谋部、弹药的运送、口粮和服装的供应、兵营组织等等——的瓦解日甚一日。这是一场大崩溃，数十万人将成为牺牲品。据报道，9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和10月的头一个星期，俄国人损失了一万五千人（即因伤病而死亡者），而从战争开始以来仅被打死者就达四万七千人。如果他们在普勒夫那城下和洛姆河上再呆三个星期，其结果就可能是全军覆没。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里德里希

尽管已开始有点上冻，天竺葵还在露天里零星地开着花。可是在苏格兰，庄稼几乎全都冻死了，我9月20日在爱丁堡郊区看见谷物还完全是青的。³³⁷

12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7年10月19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随信寄上手稿，给杜埃翻译《资本论》时用。在手稿中，除了德文本中的某些改动以外，还指明了在哪些地方应当用法文版代替德文版。在给杜埃的、也是今天寄往你处的那个法文本中，也标明了手稿中所指出的地方。我在这件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比我设想的多得多。此外，当时还患着可恶的流行性感冒，至今还没有完全好。

如果能够出版的话，杜埃应当在序言中说明，除了德文第二版外，他还利用了后来出版并经我修改的法文版，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说，美国版是作者同意的。如果他要这样做，英国的书商立刻就会在英国翻印这本书，他们就有了这样做的合法权利。虽然我很愿意使得同英国有书刊出版协定的欧洲所有国家都有翻译的权利，但是在英国本土，在这个贪财的国家，我决不这样做。伦敦的书商已经几次试图不经我的允许，从而也不向我付钱就出版英文版，但是，都被我制止了。我决意不让这些先生们在我身上哪怕捞到一文钱。

恩格斯目前很忙，第一，要为《前进报》写稿^①；第二，很多庸人纷纷从德国前来拜访；第三，他本人患“流行性感冒”；第四，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他妻子患病。因此，我们至今未能共同着手审阅《宣言》。²⁶⁰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³⁴⁷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近来，《前进报》遵从的原则大概是，不管哪里来的稿子（就是法国人所说的《copie》）都接受。例如，在最近几期中，一个连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的家伙，竟写了一篇揭示危机“规律”的离奇文章³⁴⁸。他所揭示的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崩溃”罢了。而且还让一个从柏林来的厚颜无耻的蠢货用“有主权的人民”的钱，在又臭又长的文章中发表关于英国的奇谈怪论和最浅薄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胡说八道！³⁴⁹

已经写得够多的了！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几年（不太久）以前出版了一种关于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状况的蓝皮书³⁵⁰（不知是不是官方的）之类的资料，众所周知，这些矿工对他们的雇主现在还处于封建式的依附状态（这本书好象是在一次流血冲突³⁵¹之后出版的）。我特别需要这本书，要是你能给我弄到这本书，我就寄去书款；要是弄不到，你能否至少打听一下书名，这样我就可以请哈尼（在波士顿）帮忙。

122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7年10月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您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但这是不难预料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您指出，应当辞退那位非常可爱的伊佐尔德^①。她的译文^②，无

① 伊·库尔茨。——编者注

②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的译文。——编者注

论怎样修改也不能用。何况还要浪费时间，浪费钱等等。从法律上说，“辞退”是毫无障碍的，因为这个人没有履行、也没有能力履行她按合同所承担的义务。布洛斯以前（遗憾的是在伊佐尔德之后）就曾表示愿意翻译。

《未来》杂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杂志的纲领非常可悲。³⁴⁷它还允诺要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结构的妄诞设想^①。一个资产业者^②捐资入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不妙，而这是事先就应该预料到的事情。

《前进报》也大量刊登爱好虚荣、不学无术的年轻人^③的不成熟的习作。我认为，无产阶级的钱不是用来为这一类学生习作建立废品库的。

祝愿您的健康状况好转。我自己患流行性感冒已经几个星期了。这对工作妨碍很大。

您的 卡·马·

① 《未来》杂志编辑部提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纲领，其中说：“社会主义意向的最重要和最光辉的目的，是公平分配福利……《未来》力求证明，只有当一些个别人无情使用专横的可能性被剥夺以后，才能彻底消灭不正义现象，美好社会制度也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的意向，是促进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共居，加速发展和进步，因此，社会舞台上的改良在这种情况下是适用的”。——译者注

② 卡·赫希柏格。——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23

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

巴 黎

1877年10月25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赫斯夫人：

我和恩格斯非常感谢寄来两本《物质动力学说》。

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亡友^①的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并且为我们党增添了光荣。因此，不管我们和多年盟友的私人关系怎样，我们都将把阐明他的这部著作的意义和尽力协助它的传播看作自己的职责。

赫斯在序言中预告的那两部分的手稿是否也保存下来了？³⁵²

现在寄上这两本书的书款，请不要见怪，这不是您个人开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的费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关于此书我将给彼得堡和纽约写信。

① 莫·赫斯。——编者注

124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77年11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衷心感谢您给我寄来材料。

您表示要再给我寄来一些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材料，尽管我不好意思过多地麻烦您，但是我仍以感激的心情领受。其实，我可以安心地等待，而丝毫不耽搁我的工作，因为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³⁵³——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

附上一张相片，因为与这封信同时寄上的那本法文版只是翻印了伦敦版中的相片，而这张相片又被巴黎艺术家更进一步地，但绝不是令人愉快地理想化了。

十分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25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

汉 堡

1877年11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布洛斯:

我很高兴,你(这个“你”字是自然而然地从我笔下滑出来的,那末,今后就不用再称“您”了)终于有了信息。至于令人讨厌的伊佐尔德^①,我早就坚决主张辞退她,而且为此叫嚷过,但是毫无用处。

《la Place》一词凡是用大写字母起头的都是指 Place Ven — dôme^②,因为那里曾经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当时在巴黎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卫戍司令”)的官邸所在地。

至于《suppression de l'État》^③这一说法(利沙加勒本人在法文第二版^④中将予以修改),其含义同我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所发挥的完全一样。³⁵⁴你可以简单地译为:“废除(或消灭)阶级国家”。

我“不生气”(正如海涅所说的)^⑤,恩格斯也一样。³⁵⁵我们两

① 伊·库尔茨。——编者注

② 旺多姆广场。——编者注

③ “废除国家”。——编者注

④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⑤ 海涅的诗集《抒情间奏曲》第18首。——编者注

马克思 1877 年 11 月 10 日给布洛斯的信的第一页

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①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³⁵⁶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却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⁹²，——它们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使我们要小心对待“德国的党内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成我的著作^②；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③。

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³⁵⁷，我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我觉得这很有趣。

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

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编者注

126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 物 浦

[内容摘记]

[1877年] 11月20日 [于伦敦]

如果明天早晨以前我拿不到收据，那么你就将迫使我去总公司并且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出去。³⁵⁸

127

马克思致西比拉·赫斯

巴 黎

1877年11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赫斯夫人：

我和恩格斯相当长的时间不在伦敦，而回来之后，在给您写信以前，我应该首先看完我们亡友的那本书^①。

我和恩格斯非常感谢您寄来这本书。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传播它。这本书里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很遗憾，大概因为赫斯未能做最后加工，其中有不少论点将成为自然科学家严厉批判的材料。

祝您取得最卓越的成就。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莫·赫斯《物质动力学说》。——编者注

128

马克思致某报编辑部³⁵⁹

伦 敦

1877年12月19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编辑部：

附上从布勒斯劳^①寄来的、让我转寄给您们的一封信。我不认识发信人霍罗维茨；但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是社会民主党柏林支部的成员。

致衷心的问候。

卡尔·马克思

① 翰·菲利浦·贝克尔

1878年

12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8年1月11日于伦敦

老朋友：

首先向你祝贺新年！但愿今年给你带来的痛苦和忧虑比去年少。

邮件终于在几天前送到了。非常感谢！《汝拉简报》我还没有全部看完。目睹这一帮人的溃败是很有趣的事情，他们被我们在1877年1月10日选举中的胜利³⁰⁰彻底压倒了。现在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要阴谋和咆哮吧，反正他们完蛋了。

你将从邮局收到五十法郎汇款，这是我们给《先驱者》的捐款，请收下。按照新规章，我应该把在这里拿到的收条保存起来；据这里说，款子将从巴塞尔汇给你。

我们过得不坏。马克思的身体比前几年好得多；他的夫人不十分健康，但是医生说能治好；我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看来你们瑞士的情况很好。成立工人党是一个巨大的进展³⁶⁰，即使它的纲领在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看来还不够激进，那也没什么

么关系。一个党，如果象在瑞士那样，拥有足够的政治手段来直接投入斗争，并可望迅速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末，对它来说，比起把自己的最终目的作为教条强加于每个参加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当然，纲领本可以写得好得多，但是它却以德国党合并时通过的充满空洞辞句的纲领²³⁵作为蓝本。

在德国也发生了重大的错误。特别是关于法国危机的言论，充满了巴枯宁主义的气味。¹⁰⁰这种情况再一次表明，法国在实践方面超过我们有多么远。不管目前成果怎样微不足道，那里总还是第一次不经过暴力变革而取得一点收获，而在一八七一年大屠杀以后不久就采用暴力，则只会在那里导致新的镇压和新的波拿巴主义。现在完全可以预期，工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争取到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以及进行组织和斗争的其他手段，而这些都是他们目前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现在可以弄清楚理论问题，这很重要，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并且具有明确的纲领而投入革命。此外，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农民非波拿巴化和共和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最后，由于**普通士兵拒绝作战**，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³⁶¹——军国主义崩溃的过程已经从内部开始并且很快就能波及德国，如果由于实行目前的政策而迫使军队去为俄国人的利益作战，则更是如此。

其次，德国的重大错误还在于，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分向全世界大量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①。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在其他方面那里一切也都很好，如果他们现在能大力开展反俄国的宣传，就能产生很好的影响。

顺便提一下，《前进报》那样重视的毕夫诺瓦尔³⁶²是个十分暧昧的人物。最初他是教权派，后来就在不久以前又用非常热烈的诗句歌颂甘必大；他在巴黎工人中间不起任何作用。李卜克内西这回又上了当。

俄国人将提出的媾和条件大概会使战争继续下去。他们的军队没有过多瑙河的桥，因而被切断了。如果天气不好转，他们就可能束手无策地饿死。没有成效的战争或者新的失利必定会在彼得堡引起革命。革命将从宫廷和制宪开始，这将是1789年，随后将是1793年。只要在彼得堡召开国民议会，整个欧洲的面貌就将改观。

你的 老弗·恩·

130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³⁶³

莱比锡

1878年2月4日 [于伦敦]

……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有两个理由：

(1) 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道德的代表之一。

(2) 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它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

情况的发展不是这样。为什么？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叛卖。

英国——我指的是英国政府——譬如说，在塞尔维亚人被击溃时救了他们；它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俄国人（通过英国）**建议停战，停战的第一个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从而以欺骗手段使土耳其人停止战斗。只是由于这样，俄国人才能取得最近一些突然胜利。否则他们的军队很大一部分会饿死和冻死；只是由于开辟了通往鲁美利亚——那里可以获得（即夺取）储备品，而且气候较温和——的道路，俄国人才得以逃出挤满俄国士兵的保加利亚陷阱，蜂拥南窜。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内阁中，被伊格纳切夫的密友、俄国奸细索耳斯贝里侯爵，common place^①中的大科夫塔³⁶⁴得比伯爵和如今已辞职引退的卡纳尔文伯爵捆住了（现在还捆着）手脚。

奥地利阻挠土耳其人获得他们在门的内哥罗的胜利果实等等。

最后——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因此，旧塞拉尔制度的化身、苏丹^②的女婿**马茂德—达马德**仍然是战争的真正指挥者，而这就无异于由俄国内阁直接指挥反对自己的战争。这家伙一再使土耳其军队处于瘫痪状态和陷入窘境，这一点连最小的细节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实这在君士坦丁堡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加重了土耳其人的历史过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俄国政府懂得，达马德对它有什么价值；为了使**米德哈特—帕沙**远离君士坦丁堡和让达马德继续执政，它比夺取

① 双关语：《common place》——“老生常谈”、“庸俗的话”；House of Commons——英国下院。——编者注

②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普勒夫那施展了更多的战略和策略。

当然，为俄国的胜利在暗中帮忙的是……俾斯麦。他建立了三帝同盟²⁵⁵，从而约束了奥地利。即使在普勒夫那陷落之后，奥地利只要派出十万人，俄国人就不得不乖乖地撤兵或满足于极其微小的战果。奥地利的退出立即使亲俄派在英国占了上风，因为对于英国来说，法国（由于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加速了色当会战¹⁵之后的灾祸）已不再是大陆上的军事强国了。

这样所造成的结果简直就是奥地利的崩溃，如果俄国的媾和条件被接受¹⁵³，从而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今后仅仅在形式上存在的话，这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土耳其是奥地利抵挡俄国及其斯拉夫侍从的堤坝。因此，在适当时机自然要首先把“波希米亚”乞求到手。

但是普鲁士作为普鲁士——即就其作为德意志的独特的对立面而言——还有其他的利益：这个意义上的普鲁士是指它的王朝；它是以俄国为“垫板”而形成现在这种状态的。俄国的失败，俄国的革命将会是普鲁士的丧钟。

否则，在普鲁士对法国取得巨大胜利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之后，冯·俾斯麦先生本人大概也不会使普鲁士在俄国面前再一次处于象1815年那样的地位，而那时它在欧洲国家中是无足轻重的。

最后，对于俾斯麦、毛奇等等这些大人物来说，现在开始的一系列欧洲战争可望给他们个人带来的好处，……也远不是无关紧要的。

十分明显，普鲁士到时候必将要求“赔偿”，因为俄国的胜利全是靠着它才取得的。从俄国人对待罗马尼亚政府的行动上就可

以看出这一点，本来是罗马尼亚政府在俄国的补充部队到达之前在普勒夫那城下救了那些俄国人。现在，卡尔·冯·霍亨索伦必须把俄国人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割让的贝萨拉比亚部分领土归还他们，以表示感谢。柏林不会轻易同意这样做，这一点彼得堡当然知道，并且甘愿付给慷慨的补偿。

但是这整个历史还有其它方面。土耳其和奥地利是1815年重新修补过的旧欧洲国家制度的最后支柱，随着它们的复灭，这种制度将被彻底摧毁。将要在一连串战争（起初是“区域性的”，最后是“全面的”）中出现的这种崩溃，会加速所有这些炫耀武力、外强中干的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灭亡。

131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³⁶³

莱比锡

1878年2月11日 [于伦敦]

俄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毁坏了英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使它长时间不能成为执政党；而执政的托利党也竭力通过卖国贼得比和索耳斯贝里（后者是内阁中真正的俄国工具）来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这帮家伙跟在格莱斯顿、布莱特、蒙德拉、摩里之流以及工厂主恶棍等等的后

面，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沙皇的更大的荣誉而大喊大叫，可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被南威尔士矿主逼得快要饿死了，他们却无动于衷。³⁶⁵卑鄙的家伙！为了把这一切做得更彻底，在下院最近投票时（2月7日和8日，“伟大的自由党”的大多数台柱——福斯特、娄、哈尔科特、戈申、哈廷顿甚至（2月7日）伟大的约翰·布莱特本人——为了避免表决使自己过份丢脸³⁶⁶，在投票时丢下自己的队伍不管而逃之夭夭），下院中仅有的工人议员，而且说来可怕，是直接代表矿工的议员而且本人就是血统矿工的伯特和卑贱的麦克唐纳，竟然同颂扬沙皇的“伟大的自由党”喽罗一致投票！

但是，迅速展示出来的俄国人的计划立即驱散了魔力，破坏了“机械的鼓动”（一张张五英镑钞票就是这种机械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时候，莫特斯赫德、豪威耳、约翰·黑尔斯、希普顿、奥斯本之流以及所有这些坏蛋要是敢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他们的“凭票入场的非公开的会议”也被人民群众用暴力冲垮和驱散。

但是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醒得太晚了，至少从当前的事件来看是如此……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的无理的仇恨。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内地，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的一次征讨中，十二万波兰人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做的是把土耳其人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主意倒不错！

1829年普鲁士的作法和现在正好一样，但当时它充其量还只是欧洲小国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显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

吉比奇使俄军在越过巴尔干（1829年7月）之后陷入了绝境，对此毛奇作了很好的描述。³⁶⁷当时只有靠外交手段才能解救它。

第二个战役的结局几乎和第一个战役同样糟糕³⁶⁸，此后会是 *finis Russiae*——会是俄国的末日。因此沙皇尼古拉以参加普鲁士亲王威廉（如今是德国皇帝）的婚礼为名，于1829年6月10日到达柏林。他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戴着胜利的花冠”³⁶⁹）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让它派出代表，以便开始议和。这时吉比奇还没有越过巴尔干，他的大部分军队被阻截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和苏姆拉^①附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同尼古拉的协议，正式派遣缪弗林男爵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公使；但他在那里应当作为俄国利益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缪弗林简直是个俄国人，正象他本人在《我的一生》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1827年他拟定了俄国进军计划，他极力主张吉比奇不惜任何代价越过巴尔干，而他自己则以调停人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阴谋活动；他自己说，被这次进军吓坏了的苏丹^②将会求助于“他这位朋友”。

在保障欧洲和平的幌子下，他把法国和英国拉到自己方面来；对于后者，他的办法是通过英国大使、亲俄的罗伯特·戈登对他的哥哥阿伯丁伯爵施加影响，又通过阿伯丁对威灵顿施加影响，威灵顿后来对此懊悔万分。

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时，于7月25日（1829年）满意地收到列施德—帕沙关于开始和谈的书面邀请。同一天，缪弗林初次同

① 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腊和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罗伊斯-埃芬蒂（土耳其外交大臣）^①会谈，他以自己的（罗伊斯亲王^②般的）激烈讲话吓倒了对方；其间他还提到了戈登等等。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大使戈登和法国大使吉埃米诺支持下；二者都被缪弗林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和平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1827年7月6日签订的）有关调解希腊问题的伦敦公约³⁷⁰；（4）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③和阿卜杜-喀德-贝伊，在居斯特尔（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武官）陪同下到达阿德里安堡^④，俄国总参谋部设在这里已经将近一星期。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阿列克塞·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他（不顾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由于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八天的期限内同意下列条款：

布来拉、茹尔日沃^⑤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土耳其把黑海上的阿纳帕和波提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七十万“布尔斯”（约一亿二千万法郎）的

① 括号内的说明大概是威·李卜克内西加的。——编者注

② 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

③ 穆罕默德-萨迪克-埃芬蒂。——编者注

④ 土耳其称作：爱德尔纳。——编者注

⑤ 罗马尼亚称作：朱尔朱。——编者注

军事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留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一千五百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缴纳，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①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是显然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罗伊埃尔（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的条件，这甚至使得“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删掉关于**军事赔款数额**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正象土耳其代表声称的**，“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³⁷¹

欧洲反应强烈，英国非常愤慨；威灵顿大发雷霆；连阿伯丁也从紧急报告中看出，和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包藏着危险，因而力图缔结一项普遍盟约，由**所有大国（包括俄国在内）保证东方的和平**。奥地利没有反对；但普鲁士破坏了**这个计划**，拯救了俄国，使它摆脱了欧洲会议对它的威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准备实行政变，打算同俄国订立秘密协定；还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应该取得莱茵河各省。³⁷²）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这种情况使涅谢尔罗迭感到可以放手地干；他给英国大臣们发了一封蛮横无礼和口吻轻蔑的电报，也就是发往伦敦给利文伯爵（俄国大使）的那封电报。

这就是普鲁士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如今它又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了同样的作法。这班霍亨索伦真是好样的霍亨施陶芬！俾斯麦在他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³⁷³毫不费力地表现了国务才略；反对奥地利时他依靠波拿巴和意大利人，而在反对法国时他得到整个欧洲的支持。此外，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由形势提出并做好了准备的。

现在形势复杂化了，才能就完了。^①

132

马克思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 伦 敦

1878年3月29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亲爱的斯米尔诺夫：

我猜想您还是《前进！》的编辑，就是说，这封信按照我选择

① 在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中，这封信后面刊有下面一段话，这段话没有确定是马克思信中的一部分还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写的：“俄国内部并不平静。温和的亚历山大想在新地岛为政治犯建造苦役监狱。这是 la mort sans phrases —— 真正的死刑。最好是在最近一两年内奠定和平。这首先有利于俄国内部崩溃的进一步发展。俄国政府的第一个步骤会是（按照 1815 年以后普鲁士的样子）迫害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者。³⁷⁴需要他们时就利用他们；军事上的忙乱一停止，惩罚立刻接踵而至。”——编者注

的地址会寄到您手里。

巴黎的党内朋友们向我了解我们巴黎的团体内的两个鼓动家，即“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科斯塔的亲密朋友“库利绍娃”女士。

您是否知道有关这两个人在政治方面的什么情况？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33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78年4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希尔施：

请您费心把所附信件^①转交给洛帕廷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掌握的他的旧地址是否还有用。信中谈的是给白拉克的《历书》写一篇关于被判罪的俄国人的文章的事。³⁷⁵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平等报》了；希望它没有出什么事。《汝拉简报》已因经费不足而停办，巴枯宁主义的吹嘘就此狼狈收场。看到运动如此强大，能够不费力气地扫除整个这一堆宗派主义垃圾，感到高兴。我有几篇关于一八七七年运动的文章^②刊登在纽约的《劳动旗帜》上，等全部寄到这里时，我就立即给您寄去。我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对杜林的批判。您大概很快又能在《前进报》上看到一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编者注

些评论他的“社会主义”的东西^①。这个庸人占去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要末认真对待，要末根本不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真是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国家的大敌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是吉约姆的左右手，他宁肯砍掉自己的手，也不愿往投票箱里投选票，但是，据《汝拉简报》自己说，他却是一名联邦军队的军官！

衷心问候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考布和梅萨。

忠实于您的 弗·恩·

134

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³⁷⁶

巴 黎

[1878年4月3日于伦敦]

……请代我向拉甫罗夫多多问好。我满意地看到，他在《前进！》最近一期上发表的出色文章已译载在《前进报》上，它会产生应有的影响。³⁷⁷可惜，我的眼睛有点痛，妨碍我阅读俄文，一看俄文字我的眼睛就疼，但愿不要老这样疼下去……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编者注

135

马克思致托马斯·奥耳索普

埃克斯默思（戴文）

1878年4月28日 [伦敦]

我敬爱的朋友：

我妻子的健康状况总是不稳定——时好时坏。只要天气合适，她一定立即从伦敦启程。同时，我们大家希望能很快在这里愉快地看到您。

我从彼得堡收到了许多最新的“俄国的”出版物。它们证明内部有一个巨大的运动。

俾斯麦看来在飞快地走下坡路，在身体和其它方面都是这样。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36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²³³

不伦瑞克

1878年4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附上利沙加勒三百马克的收据，他亏损了大约六马克，而把这笔钱按黄金外汇平价兑换为十五英镑，这大概是为了不致于被迫承认俾斯麦的币制改革。

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³⁷⁸，关于未来的

展望稍多了一些。³⁷⁹ 尽管一方面由于提供了不受任何监督的最充分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制品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职位和贪污受贿的可能，会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两种意义和两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但是，我们德国刚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³⁸⁰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集中并使矛盾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而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生产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们这里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在英国现在刚刚开始有必要；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的新的响亮词句。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政治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象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寿命相等。您可以完全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

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而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 1863 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无逊色。

如果我知道，关于废除军人免税的提案已经在几年以前由进步党¹⁰²提出过，那我也会劝您不提这种提案。我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不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时，才能由我们出面重申**资产阶级**要求；但是，根据您所说的来看，目前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只是由于李希特尔的回答³⁸¹我才注意到这点；我丝毫不否认，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宣传会大有好处，但是关于这件事我当然不能作出绝对的判断。

如果不算最后几篇文章^①的修改，我总算是顺利地同杜林先生分手了，今生今世我再也不愿保持这种愉快的交情了。多么狂妄自大的无知之徒！如果剩下的部分目前不能很快刊登，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编者注

137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78年6月26日 [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我在这里无法弄到布赫尔在《北德总汇报》上的答复。《法兰克福报》想必也刊登了。³⁸²

请赶快寄来。

忠实于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38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78年7月1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没有从德国得到任何消息。特别想知道，您是否收到了我在您来信后立即写去的回信。

我甚至收不到寄给我的报纸。

如果您没有收到我的信，那末以后写信请寄（无须再说明转给谁）：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0号爱得文·韦利斯先生。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39

马克思致济格蒙德·肖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78年7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就在我通过另外的途径给您发出一封短信^①的当天，收到了您的来信。

在您的前一封来信（6月30日）中只提了一个问题：我是否收到了寄给我的德国报纸对于我写给《每日新闻》的第一封信^②的部分反应？我的回答是：没有；此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别的问题。

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写一本关于布赫尔先生的“书”。他还欠我一笔债：答复我的“三十”行字^③。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替他去写他认为必要的那“三千”行字。³⁸³这种无稽之谈是《福斯报》驻伦敦记者散布的。就我所知，这是埃拉尔特·比斯康普博士，他是个有名的坏蛋。不过，这一次他的下流的恶作剧却获得了成功。³⁸⁴

根据健康状况来看，我必须去卡尔斯巴德。但是，对基辛根如此感兴趣的俾斯麦先生不想让我去。³⁸⁵用俄国人的话来说：怎么办？³⁸⁶在万不得已时，只好选择一个还没有受到新神圣同盟²⁵⁵的社会拯救者们监视的不列颠海滨疗养地。我的妻子病情严重，看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布赫尔先生》。——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答布赫尔的〈说明〉》。——编者注

非去卡尔斯巴德不可，曾经是高贵的前男爵小姐冯·威斯特华伦也许不会被当作违禁品吧。

希望旅行会给您带来好处。如果您在什么地方逗留的时间较长，就请从那里给我写信来。我可能要把我用英文写的文章（尚未发表）^①寄给您，然而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涉及到英国人所说的亲爱的《fatherland》^②。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40

恩格斯致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斯米尔诺夫
伦 敦

1878年7月16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斯米尔诺夫先生：

昨天我给您寄去了一本我的反对杜林的著作³⁸⁷，但愿您已经收到。

我本来要给洛帕廷和拉甫罗夫各寄一本，但是不知道洛帕廷是否还在瑞士，我手头又没有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如今在巴黎的地址。如果您能够告诉我，应该把这些书寄往何处，将非常感激。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编者注

② “祖国”。——编者注

141

恩格斯致奥斯科尔·施米特
斯特拉斯堡

[草稿]

[1878年7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我从昨天的一期《自然界》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在加塞耳的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您将要作《论达尔文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的报告。³⁸⁸

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代表们，无法回避对社会主义世界观表示态度，这一点社会党人在微耳和先生作出友好姿态³⁸⁹之前很久就预见到了。不管是怎样的态度，它只会有助于情况和思想的明朗化。然而，对于双方来说，最好是先对问题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从自己方面促进这样做，我不揣冒昧地给您邮寄去我的一本刚刚出版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我在那里也顺便试图概括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对待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对待达尔文理论的态度。有关达尔文主义的地方已经划出。

到时候，我将荣幸地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您的报告作出公正的批评，这种批评只有自由的科学才配享受，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对它表示欢迎，即使它是反对他本人的。

142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

雷 璠

1878年7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鲍利：

希望今天我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一切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这样期待。俾斯麦干了一件大蠢事，他是想利用整个谋刺案来搞垮自由党人，而反社会党人则仅仅是他的一个口实³⁹⁰，在此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满意地观察秩序党英雄们本身之间的争吵³⁹¹。我不理解俾斯麦；他的“神经”连同他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理智想必是彻底拒绝为他效劳了。他的整个波拿巴主义的把戏，就在于交替利用工人反对资产者和利用资产者反对工人，既欺骗前者又欺骗后者，就算他忽略了这一点，这倒也罢了。然而，他想要搞垮自由党人，这就纯粹是发疯了，这班自由党人是他对付赤裸裸封建的、正统的、反动的宫廷的唯一盾牌，他们是信守“我们终究是狗”¹⁴²这句格言的应声虫，只要给一点甜头，他们就会去吻那只踢他们屁股的脚。而这样一来，他就使自己完全落入反动分子的手中了，落入那些被他出卖和迫害过并且对他恨得要命的人的手中了。这样的人居然被称作“国家活动家”！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竟想利用这样一种除了对社会党人以外，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的政策来击溃社会党人！即使我们对这个傻瓜付了报酬，那他也不可能为我们工作得再好了。此外，他直到最近为止还在推迟帝国国会会议，使得对社会党人的诬陷得以平息，资产者有时

间为自己的卑鄙诬蔑感到羞愧，而那些秩序党则互相难解难分地死死揪住不放。当从下面给社会主义的根部如此大量施肥的时候，却想在9月从上面剪掉一些幼芽来扼杀社会主义！我的可爱的俾斯麦，涂抹并不是消灭^①。

谢谢寄来报纸。这整个叫嚣中有四分之三纯粹是伦敦报纸（堕落透顶的行乞的老酒鬼尤赫博士和印刷所老板施韦泽，后者在反对王储的示威中挨了打，但因为胆小而不敢申诉！）的捏造。这家小报愿意卖身给爬虫报刊基金¹⁴⁷，但是该基金在这里已经有《海尔曼》作为自己的报纸，并且认为：一样货不付两份钱。真实情况仅仅是，几个同样严重堕落的德国籍混蛋在两个协会中掀起一阵叫嚣，想在这里利用柏林发生的谋刺案，把自己装扮成各国工人的代表。曼海姆的小埃尔哈特由于想出头露面的虚荣心，也受到诱惑并参加到这一伙里去了。在四年时间内，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是第三次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中央委员会了。^②当他们大叫大嚷和舞弄文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公开揭露这些先生们，使他们不至于认为我们支持这种愚蠢举动。反动派无疑是乐于散布这种谣言的。

今年去德国旅行的希望不大，即使不会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产生更多的障碍。如果能够带着妻子到最近的海滨疗养地去两个星期，我将感到高兴。此事暂且还谈不上。上星期她几乎没有起床。情况非常严重并可能产生很坏的结果。马克思夫人的身体也不好，她患有肝病和胃病，此地最好的一位专家对她说，她的病无法根

① 原文是 *cacatum non est flictum*，套用成语：涂抹并不是绘画（*cacatum non est pictum*）。——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治,只能使它变得可以忍受。我们还不知道,让她到哪个疗养地去。马克思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季节里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女儿又生了一个男孩。³⁹²我们大家祝贺你添了一个“老八”。如果不把马克思夫人送到大陆去,那末今年这里未必会有人去你们那里作客。

彭普斯象往常一样懒得写信,甚至比往常更懒些。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曼彻斯特的学校对她很有好处。³⁹³

我们全家向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43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8年8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希望您已收到我昨天给您寄去的一本我的反对杜林的小册子^①。如果我有您现在的地址的话,我早就会把它寄出的。我曾写信给下查理街4号斯米尔诺夫^②,后来又写信给林耐路6号洛帕廷,打听您的地址,但是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给我回信。您能否告诉我,给洛帕廷的一本应该寄到哪里去?他不来信使我们有些不安,因为按同一地址寄去的前一封信^③给他转寄到瑞士去了,他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0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03—304页。——编者注

自己曾写信给我说他打算在那里只呆到6月，而在这以后《开端报》报道说他在俄国被捕。³⁹⁴虽然这条消息在日期上不符，但他不来信，使我们感到担心。

您想必已经看到，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响应微耳和的号召³⁸⁹，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海克尔（他的小册子我刚刚收到）仅仅是泛泛地谈论“癫狂的社会主义学说”³⁹⁵，而斯特拉斯堡的奥斯卡尔·施米特先生则打算在加塞耳的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洋洋得意地击溃我们³⁸⁸。这是白费力气！如果德国的反动趋势无阻挡地发展下去，那末，继社会党人之后，首先受害的将是达尔文主义者。然而，不管他们的遭遇将会怎样，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击这些先生们。不管怎样，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事件以及整个事态进程感到满意。俾斯麦先生七年来就象我们给了他报酬似地替我们工作，现在看来他已经无法抑制自己为加速社会主义到来而作的努力。“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还不能使他称心；他力图使这种洪水在他活着的时候到来，但愿他如愿以偿！只怕由于他过分卖力地工作，洪水会在预定的期限之前到来。

您的 弗·恩格斯

144

马克思致乔治·里弗斯

伦 敦

1878年8月24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阁下：

柏林《福斯报》驻伦敦记者搞了一个下流的恶作剧，宣称我写了一本叫做《布赫尔先生》的书。^①谣言立即在德国传开了，普鲁士警察当局千方百计地要证实它，对许多书店进行了搜查，想要查获《布赫尔先生》这本书。如您所见，《布赫尔先生》不过是个骗局。

如果可能，请给我寄来您所收藏的美国出版物和旧书的目录，我将对您非常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45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78年9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我动身去莫尔文疗养，在那里要住三个星期。(地址：伍

① 见本卷第 309 页。——编者注

斯特郡大莫尔文镇莫尔文伯里，卡·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已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她的身体很不好；我的小外孙^①也曾病得很厉害。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就是我前些时候没有写信的原因。

至于杜埃，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资本论》不交给他。^②

非常感谢你为费拉得尔菲亚的文件³⁹⁶和魏德迈的《摘要》³⁴⁰而奔走。

我和恩格斯都及时收到了自己的一份。仅就它有数不清的印刷错误这一点来说，在英国就是不受欢迎的；此外，译文的某些地方在英国也不能令人满意。而我打算（等我回来后）在伦敦出版一个修订本，并写一篇简短的序言，用魏德迈的名义出书，当然这要取得您的同意。

俾斯麦先生为我们工作得很好。

祝好。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希望不久能得到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更加令人高兴的消息。我的妻子让我向你衷心问好。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3、280页。——编者注

14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1878年9月12日 [于伦敦]

凌晨一时三十分

亲爱的列斯纳：

死亡刚刚使我可怜的妻子摆脱了她长期的病痛。

葡萄酒我不能给你送去了，但是你可以随时派人来取。

你的 弗·恩·

147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 门

1878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今晨一时半我的妻子在长期病痛之后安详地去世了。头天晚上我们结成了合法夫妻。

我当前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特别开支，而我在银行里的存款很少，所以您如果能火速给我汇来大约二百英镑，我将非常感激。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4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莫 尔 文

[1878年9月16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希望今后继续听到琼尼的好消息。你们应该每天写信把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消息告诉我，而且一定要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我。这个孩子对我说来象眼珠一样宝贵。最重要的是要把他照顾好，别让他过多地在室外活动（消极地和积极地）。如果情况象我希望的那样好转，那你们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五^①）动身可能更好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一天的安静和休息是很重要的。

恩格斯今天已同伦肖夫人和彭普斯一起去安普顿^②，彭普斯穿上价值五基尼的丧服，已经完全具有一个“在位的女王”的仪表和风度，这身丧服只不过突出了她的难以掩饰的“愉快”。关于这些怪事的更详细的情节，杜西将写信告诉你们。

据李卜克内西说，俾斯麦的法案^③要末完全失败，要末作一些使它失去锋芒的修正后通过。

我向你和你的妈妈致良好的祝愿。普皮好多了。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你的 摩尔

① 9月20日（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

② 小安普顿。——编者注

③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编者注

14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莫 尔 文

1878年9月17日 [伦敦]

亲爱的燕妮:

按照我动身前¹³⁷讲好的,附上三英镑邮局汇票。如果因为情况变化不够用,就立即告诉我。

从回来的那天起,剧烈的头痛就折磨着我;但是自从接到可爱的小燕妮关于琼尼的令人快慰的信以后,我就好些了;而今天从你那里来的好消息——希望继续传来——对我如同一付镇痛剂。

关于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情况我不详细写了,因为杜西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常驻记者,我不应该夺其所好。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谈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奇特令人同时想起巴尔扎克和保尔·德·科克。当杜西、伦肖夫人和彭普斯(她现在高升了,从此恩格斯称她为彭普西娅)整理死者的东西时,伦肖夫人从中发现一小束信(大约八封,其中六封是马克思家里人写来的,两封是威廉斯从兰兹格特写来的),她本打算交给当时在场的契提先生。他却说:“不,把它们烧掉吧!我不想看她的信。我知道,她不会欺骗我。”难道费加罗(我指的是博马舍的真正的费加罗)能够“猜到这一着”^①吗?伦肖夫人后来对杜西说:“当然,因为她的信必定是他亲自写的而她收到的信是由他念给她听的,所以他可

① 暗指博马舍的喜剧《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八场费加罗的话:“费加罗,你真该死!你竟没猜到这一着!”——编者注

以完全相信，这些信里面对他没有任何秘密，但是……对她倒可能包含着秘密。”

今天和这封信同时寄给你们的还有《每日新闻》和《旗帜报》，上面刊登了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电讯。¹³⁸倍倍尔显然是唯一引起强烈印象的发言者。政府的代表——施托尔贝格和欧伦堡——十分狼狈。班贝尔格尔仍然信守自己的格言：“我们终究是狗！”¹⁴²赖辛施佩格是一个莱茵的资产者，加入了天主教中央党¹⁴¹。就连一味拍马的路透社都认为开头的这些发言不成功！

希望你同小燕妮这个星期再稍稍休息一下，只要风、天气和孩子的健康全都许可，就要继续散步；即使由于特殊情况不能这样做，你自己也绝不应该停止散步；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以及他那疲惫不堪的母亲能够参加散步。向小燕妮致良好的祝愿。替我吻琼尼。

再见。

你的 摩尔

150

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¹⁵⁷

柏肯海德

[草稿]

[1878年10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佩茨累尔先生告诉我，您曾写过一篇关于我的《资本论》一

书和我的生平的文章，这篇文章要和您的其他文章一同再版，而您希望我或恩格斯订正您的某些错误。在没有拿到所说的这篇文章之前，我自然无法断定能做到什么程度。

利沙加勒的《公社史》一书是关于公社的最好的历史著作。但是该书的第一版已售缺，而现在还没有再版。利沙加勒的地址是：伦敦西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35号；他大概能给您弄到一本他写的书。

现在把关于公社的《宣言》^①给您寄去，这是我受国际总委员会委托在公社刚一失败之后写的。

如果您还没有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朋友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我也把它给您寄去，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致摩·考夫曼先生。

151

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

柏肯海德

[草稿]

1878年10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只是在校样上指出了一两处错误。我没有时间审阅阐述中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的更为重大的错误，而且这样做也并不符合您的意图。

校样 b。

我删去了：“其中之一是年轻的拉萨尔”。他从来不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虽然这时他初次同我发生了个人的来往。

我增加了：《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因为恰恰是在俄国，年轻的大学教授公开地接受和维护了我的理论。

校样 d。

我删去了：“和它以前的一名党员”。梅林从来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事实是，他曾把爬虫报刊基金¹⁴⁷的主子的某些诡计透露给李卜克内西，并想因此而成为党员。此后不久，法兰克福法院就他对宗内曼先生（《法兰克福报》的所有者）的诬告案作出判决 397，使他公开丢丑，他却心安理得地甘居文坛无赖的地位。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派的反对者当中最保守的人，对于把这个人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家”，都感到十分惊讶。当然，他受到班贝尔格尔先生的尊敬，而班贝尔格尔先生在德国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在这次革命时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夸夸其谈的煽动者），流亡巴黎，受到第二帝国的金融家的实际训练，因参加有关墨西哥债券的诈骗案等³⁹⁸而致富，在普鲁士战胜之后回到德国并成为德国“交易所和滥设企业投机时期”的头面人物之一。象了解欧文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这样的事，不要去找伦敦的阿伯特·格兰特先生（因为他和班贝尔格尔是同一个类型的人，而且说也奇怪，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城市——美因兹）。

您把豪威耳先生的文章（载《十九世纪》）看作“历史资料”，这是否恰当，您从我随此信寄给您的材料中就可看出。³⁹⁹

恩格斯先生的书^①，我明天给您寄去。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52

恩格斯致海尔曼·阿尔诺特

科尼斯堡

[草稿]

1878年10月21日 [于伦敦]

对于您18日的盛情的来信，我的答复如下：我很愿意暂时保管所提到的证券。⁴⁰⁰但是因为没有保险柜，一旦发生火灾或盗窃，我自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请您在附函中确切地说明这点。有关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在今后商量。对上述证券，我将象对自己的同类东西那样小心保管。

153

马克思致某人

1878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能够将附上的信件安全送到莱比锡酿造街11号李卜克内西夫人处，我将非常感激。此信涉及李卜克内西一家的“肚子问题”，而我信不过德国的邮政。⁴⁰¹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154

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巴 黎

[草稿]

[1878年11月10日左右于伦敦]

我出面给您写信，是为了谈谈10月6日《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反对巴里先生的信⁴⁰²。

当这一号《马赛曲报》完全是偶然地——这一点我可以证明——终于落到巴里先生手中时，他立即用英文写了回答并请求我把它翻译成法文。我一天一天地拖延着不完成这项委托，至于原因，您读完这封信以后就会明白。巴里先生无法既说明全部事实而又做到：

- (1) 不损害尚未决定命运的希尔施的名誉；
- (2) 不损害希尔施的还在巴黎的内兄弟^①的名誉；
- (3) 不在这里引用我的话，以免因此把我卷入同您的公开论

战；

- (4) 不涉及您在信中提到的某些人；
- (5) 不暴露《马赛曲报》的不诚实。

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这类争吵而使反动派高兴的“适当”时机。另一方面，巴里先生拥有辩护的合法权利。这就要作出抉择。我曾认为要摆脱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希尔施到伦敦来（他曾告

① 考布。——编者注

诉我，他如果被驱逐出法国就到这里来)。那时，由他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不损害任何人的名誉的文字，就能使巴里先生满意了。可惜，他自被驱逐以来就杳无音讯。巴里先生终于不耐烦了，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我反对发表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在必要时可以在某一家瑞士报纸上发表），所以我们商定：

- (1) 他的回答暂由我保存；
- (2) 由我给您写信，做调解此事的尝试。

现在来谈实质性问题。

事 实

(1)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它在国际存在时是这个组织的支部），设在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由德国和英国两个支部组成。前者选举了埃尔哈特先生为自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后者选举了巴里先生。伦敦曾传出消息说，由于警察禁止，代表大会将在洛桑举行，因此代表资格证就开到洛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了。¹⁴⁶

现将巴里先生的代表资格证照抄如下，原件保存在我手里：

“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俱乐部**。

英国支部。1878年8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本代表资格证持有人马耳特曼·巴里公民是伦敦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的代表。

此致瑞士洛桑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书记弗·基茨。”

其次，巴里先生回来后，书记**基茨**曾写信要求他向俱乐部报告完成自己所受委托的情况。这封信也保存在我手里。

因此，完全可以证明，派遣巴里先生为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而不是象您有些“轻率地”散布的那样，是“国际警察”。

您是根据哪些有份量的事实，来“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指责”，说巴里先生“是这些人（即国际警察）派遣的”呢？

这些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叫作舒曼的十分可疑的人物的造谣中伤为根据的，而这些造谣中伤是背着巴里先生偷偷告诉您的。这样，巴里先生没有公开答复暗中对他人提出的指责，您难道觉得奇怪吗？^①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舒曼。他回到伦敦后，觉得最迫切的事莫过于向《旗帜报》这家“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报告自己的平安获释。

然后这个我以前根本不认识的人，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来见我。当我针对您在信中转述的他的造谣中伤，对他痛加斥责时，他说：“但是塔朗迪埃先生是不对的，我曾明确地对他说，我只是重复一些传闻，我个人对巴里一无所知”等等。^②

然后舒曼先生自己主动向我询问巴里的地址，以便去向他表示道歉。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秘密地告诉一个流亡者（他不知道这个人同我有联系），似乎马克思在同他的谈话中也把巴里当作间谍来谈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关于您的委托人和保证人的诚实的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后来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材料，并将把它寄往哥本哈根。

您在您的信中间道，“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是怎样……给《马

① 这句话在手稿上被删去。——编者注

② 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关于巴里先生的造谣中伤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你们的所谓国际工人同盟⁴⁰³中的某些阴谋家散布的，其实这既不是‘国际的’，也不是‘工人的同盟’。他们之所以痛恨巴里，是因为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²⁵⁷上他赞同了总委员会大多数反对这班先生们的意见，等等。”——编者注

赛曲报》写信的”。事情很简单：我交给巴里先生一封致希尔施的介绍信，希尔施带他去《马赛曲报》社并且介绍给马雷先生。回到伦敦后，巴里给希尔施的内兄弟寄去了用英文写的信；而这封信在《马赛曲报》上发表是否适宜，则应由后者决定。希尔施的内兄弟认为这封信对希尔施有利，便把它译成法文并亲自交给了《马赛曲报》编辑部。⁴⁰⁴

该报纸不加任何评论地发表您的揭露，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这只能用同一天报纸上刊登的您给昂利·马雷先生的信来解释。如果注意到，您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和记者⁴⁰⁵，又同巴里先生和逝去的国际有私仇，这就尤其不能容许。

(2)您接着说，巴里在给《马赛曲报》的信中申辩说，“法国警察没有逮捕过他”，您还补充说，“希尔施公民并未申辩说没有逮捕过他”云云，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您是在代表希尔施说话。但是希尔施公民在10月14日给我的信中说您的信是“卑鄙行为”，并且证实他只是在自已获释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同时，您还忘了巴里并不是唯一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人，他们至少有十二个人，而且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被法国警察逮捕。德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它现在被封闭）清楚地理解了巴里信中这句话的意思，它指出“法国政府想向俾斯麦先生讨好，逮捕了希尔施等，但是它没敢殷勤到触犯英国人”。⁴⁰⁶不过，巴里先生一直同希尔施的内兄弟一致行动，他曾直截了当地向吉果先生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因为后者吩咐过对这些谈话要做记录，所以您可以从官方打听到关于巴里先生同法国警察的暧昧关系的情况。

然而，我还忘记了一点：为了给“你们的上司”增添声誉，您看来想把法国警察说成“国际警察”的牺牲品，而不是它的成员。

共和政权当局对事情的理解则不同，它向希尔施的内兄弟道歉时说，“我们的上司”应该尊重“邻国当局”。

您提出的另一项控告（这也应归咎于舒曼先生的好心肠）是，巴里先生在巴黎作为“英国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旗帜报》的记者”进行活动。

把《旗帜报》称作“波拿巴派的”报纸，这简直是开玩笑。当路易·波拿巴还是英国可以利用的有益的同盟者时，《旗帜报》曾奉承他，但不象《泰晤士报》那样恶劣，也不象当时的英国激进党领袖布莱特和科布顿先生那样天真，《旗帜报》从来没有象自由党的《每日电讯》那样卖身于波拿巴。现在——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旗帜报》如同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一样，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已变为“温和的”甚至“机会主义的”⁴⁰⁷共和国的拥护者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托利党的”这个修饰语了。请注意，这家托利党的报纸，对新神圣同盟²⁵⁵及其领袖俾斯麦先生，没有停止抨击，而《泰晤士报》却成了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他自己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就这样说过。而舒曼和布莱德洛先生所属的那个所谓“国际工人同盟”的代表之一埃卡留斯先生，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则正是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进行活动的。为什么巴里先生不可以当《旗帜报》的记者呢？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应该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不掌握任何一家报纸，因此在举行工人代表大会等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于自己雇主的，即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的报纸来发消息，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论是前者或后者的见解，它是不能承担责任的。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不应该给英国的政治关系贴上从法国政党的辞汇里搬来的标签。要不然的话，我确信，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充任英国国家官员的。

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您仿效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法兰西共和国报》的记者卡尔歇的先例，把书献给剑桥公爵殿下，那才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最后谈谈您的愤慨指责中的最后一点。好大的罪名！原来是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一篇毫无意义的文章⁴⁰⁸竟然没有在一星期之内予以答复！……但这是情有可原的。^①

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9月22日和29日的文章之所以不大放在心上，是因为他早在7月13日就在《旁观者》发表了自己署名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东方战争引起英国各政党之间斗争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他关心的是把这篇文章翻印成传单，加以“传播”。

判断巴里先生同布莱德洛先生之间的是非，是他们的“同胞们”的事情，因为，请注意，9月22日和29日《国民改革者》上面的文章不过是重新“温习”这段往事。“同胞们”在7月22日就已作出了判断。这一天，伦敦举行了一次由社会主义俱乐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首先，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国民改革者》没有对英国舆论产生任何影响。其次，巴里先生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时，总委员会曾公开揭露布莱德洛先生是‘波拿巴主义者’：他（在伦敦）同普隆—普隆的交往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同波拿巴党的某位穿裙子的外交家（在伦敦）⁴⁰⁹的亲密关系，拉布朗公民可以向您提供情况；最后，关于他在巴黎同波拿巴主义者的会见，我曾经在一家伦敦报纸上讲过⁴¹⁰；那时龙格、赛拉叶和其他法国流亡者就公开痛斥了这个家伙，因为他胆敢重复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的卑鄙行径，攻击流亡的公社社员，同时由于他攻击国际，甚至象现在已和他同流合污，参加了所谓的‘国际工人同盟’的黑尔斯、荣克等这些人也曾公开痛骂过他。由于巴里先生还记得这些事，所以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布莱德洛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下流文章。”——编者注

部召集的，声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俾斯麦的大规模公开集会。各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并且丝毫不向读者隐瞒，这次集会的主席是**马耳特曼·巴里**先生。

我完全没有涉及各个政党在东方战争时期的立场。如果一切不按照布莱德洛先生指定的道路走的人（甚至《自由人报》），都被怀疑为同什么警察有关系的话，那末我非常担心，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将遭到巴里先生所遭到的命运。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个法庭的资格表示异议，在我们看来，它是建立新神圣同盟的罪犯。巴里先生毫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的无耻行径，还有特别的理由。这就是前**国际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巴里先生）1871年通过的决定，规定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除非他能**推翻**总委员会所作的公开揭露：（1）《国民改革者》的编辑同普隆—普隆及其他男女波拿巴主义者有亲密关系；（2）他发表了反对**国际**的虚伪谰言；（3）他根据肮脏的来源——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诬蔑住在伦敦的公社社员。

您至少现在知道，您反对巴里先生的信是毫无根据的。对您的要求只有一点：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声明，说明由于得到了必要的解释，您收回您的揭露。

祝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5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⁴¹¹彼 得 堡⁴¹²

1878年11月15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今天早晨我接到了您10月28日的来信。

您提到的那封信我没有收到。可能是被德国邮局扣下或者弄丢了。普鲁士政府搞得自己的邮政官员昏头昏脑，使得许多信件由于纯粹的紊乱而杳然“消失”。因此，我荣幸地收到您的最后一封来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877年3月7日。

我停止给您写信，纯粹是因为住在俄国的朋友们恰好在那时提醒我，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停止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信件，尽管内容是无可指责的，但仍可能使他们遭到不愉快的事情。

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要提出下列意见：⁴¹³

(1) 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

(2) 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aplatis»]，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3) 我认为作某些修改是有益的，并无论如何在一星期内设法为您准备好，以便能够在下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寄给您。

一俟《资本论》第二卷²⁰⁴付印——但是这未必会早于1879年

底——，您就将象您希望的那样得到手稿。

我收到了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些出版物，为此对您非常感谢。³¹⁵有关契切林和其他一些人对我的反驳，除了您1877年寄给我的东西（一篇季别尔写的文章，另一篇似乎是米海洛夫^①写的文章，两篇都登在《祖国纪事》上，是为答复这个自命为百科全书派的怪人茹柯夫斯基先生而写的）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此地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曾对我说，《资本论》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论战。⁴¹⁴

我在法文版第351页（注释）上预言要发生的英国危机，终于在近几周内爆发了。我的朋友们，既有理论家也有一般实业界人士，当时曾经要求我删掉这个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注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们竟然确信，美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危机可以说一定会成为英国危机的“贴现”。

情况会重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第一个国家将是北美合众国。只不过这种改善将在条件完全变了，而且是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在这里出现。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

现在，经济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

欧洲的许多蠢人认为，祸根在于象我这样的理论家和其他理论家，让他们去读一读美国的官方报告，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您如果能介绍一些关于俄国金融业现状的资料，我将非常感激，而您作为一个从事银行业的人，是一定掌握这种资料的。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①

156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 物 浦

[副本]

1878年11月19日 [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本月初我曾写信通知你，根据我所得到的官方说明，你作为保证交给我的保险单，在德朗克夫人把它转让给我以前，起不了任何保证作用，因此我已委托我的律师起草了一份相应的契据。

10日我通知你，这份契据交给了利物浦水街6号律师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并请你前往过目。

^① 阿·威廉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对于这两次通知，我一次也没有收到你的答复，现在我又获悉，至少到17日为止你还没有去见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

因为邮局没有把我的两封信中的任何一封退回，所以我认为两封信都已寄到你处。然而，为了更加可靠起见，我仍请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把这封信送到你家里。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上述契据最迟在本月23日上午仍没有签字并交给我，届时我将拒绝缴费。

你的 弗·恩·

157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⁴¹²

1878年11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您寄来的三本书^①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我的一些俄国朋友事先已经给我打过招呼，契切林先生写出的只会是一篇很不象样的作品，然而事实上比我预料的还要糟糕。⁴¹⁵他显然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并且以为，巴师夏学派的陈词滥调一经以他契切林的名义发表，就会变成独创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

上星期我没有机会着手查阅《资本论》。现在，经过查阅发现，除了译者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时应作的那些修改以外，只需要作下面所提到的一些很少的修改。

① 其中有：《国务知识汇编》第6卷和亚·楚普罗夫《铁道业务》第2卷。——编者注

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本翻译。德文版第86页倒数第5行应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⁴¹⁶

法文版第十六章中（德文版第十四章中没有）增加的关于约·斯·穆勒的一节，第222页第2栏倒数第12行应为：“他说，我到处假定，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对立的一切地方都占统治地位”等等。下面两句应该删掉：“把地球上迄今还只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关系看作普遍的关系，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而下一句应为：

“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⁴¹⁷

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工厂倒闭和破产，在各工业郡继续猛烈发展；但是在伦敦这里，各家报纸为了不惊动广大公众，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些不愉快的、但是不容置辩的“事件”。因此，仅仅阅读伦敦报纸上的金融文章的人就只能得到关于当前事件的最贫乏的材料。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 物 浦

[草稿]

1878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我从惠·和马·两先生^①处得知,你已经通知他们说,打算不办理转让保险单的手续。此外,我没有得到你本人有关此事的任何答复或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再次重申,保险单属于德朗克夫人,你根本无权支配。因此,在她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转让以前,保险单对于我来说不能算作保证。如果不办理这个手续,我知道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交易,我也自然不会为保持保险单的效力而缴付任何保险费。

你的

159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78年12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听说你生活那样困难,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为了尽快给你哪

^① 惠特利和马多克。——编者注

怕是微薄的帮助，我给你邮寄去了两英镑。根据在此地了解的情况，付给你的汇款应为五十法郎四十生丁。人们告诉我，收据要保存在我自己这里，因为通知单将由瑞士邮局从巴塞尔寄给你。假如你没有按时收到汇款，即可提出追索。我最近还要设法弄些钱给你。

据我了解，未必能够安排你在这里做某公司的代理人。我已有十年不做生意了，从那时以来，我在商业上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地比较疏远了；当你不再做生意时，这些先生们就对你失去任何兴趣。我还要再找人试试看，但是目前不能对你应许任何诺言。

至于《先驱者》，如果报纸不能自己维持自己，那我处在你的地位就不会为它花一文钱。我不懂，为什么你必须为日内瓦的工人和他们日内瓦的地方政治而牺牲自己。如果他们想有一份报纸，就让他们自己出钱来办报。你对这件事花了这样多的心血，这已经足够了。在你作出种种牺牲之后，你完全有权把这些 人找来并对他们说，你再也无力出钱了，如果他们想保留报纸，那他们就应该自己为此筹措经费。

今天这里收到的电报说，联邦委员会打算封闭高贵的吉约姆的《前卫报》。不知此事是否属实，但是假如巴枯宁主义者的最后一个机关报将由于不管什么原因而消失了，那末，在日内瓦人弄不到经费的情况下，《先驱者》就更可以停办了。

波克罕还在哈斯廷斯海边。他的左半身已经瘫痪，即使能恢复，那也要很长时间。看起来，他的精神仍相当饱满，有时还能写作。

普鲁士人现在也毫不费劲地禁止了我的《杜林》^①。在德国，任

^①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何为反对冒充社会主义者的阴谋家而写的东西都不能出售了。这样一来，格雷利希的⁴¹⁸和我的以及别人的所有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著作，就都被禁止了。俾斯麦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和杜林派的阴谋能瓦解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能引起他最希望的事——进行暴乱的尝试，而那时他就可以开枪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人在德国干得很出色，我相信，整个普鲁士帝国必将在他们面前碰得粉碎。而俾斯麦所得到的只能是：如果俄国跳起舞来，——这已经不要等待很久了，——德国的变革也就足够成熟了。

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向你衷心问好。

希望很快得到你的好消息。

你的 老弗·恩·

160

马克思致茹尔·盖得⁴¹⁹

巴 黎

[1878年底—1879年初于伦敦]

……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的 [建立具有] 极其伟大的意义……

1879年

161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1月30日于伦敦

老朋友：

需要我给你帮忙，大可不必写那样的明信片来。⁴²⁰从曼彻斯特的一个朋友^①那里，我收到了援助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受害者的一英镑捐款。我把这些钱给你，因为我认为，这样使用最为合适，同时我再添上一英镑，所以，大约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你将收到从巴塞尔寄去的五十法郎四十生丁的汇款。收据在我这里。今后我将尽力而为。

关于安排你做代理人的事^②毫无结果。这里的商业萧条，没有人想经营什么事业。

至于《先驱者》，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就断然向日内瓦人声明，无力为出版报纸支付任何费用。这简直太恶劣了。你无偿地承担了全部辛劳，这还不够，你还得筹措经费。而日内瓦人一向

① 大概是卡·肖莱马。——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如此。自从加尔文提出先定论⁴²¹以来，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油煎鸽子就应该自己飞到他们的嘴里。《平等报》也是这样，还得由吴亭为它寻找记者和经费；在泥水匠举行大罢工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必须由国际来筹款⁴²²；可是不论其他什么地方举行罢工，要向日内瓦求援都是徒劳的。

伟大的吉约姆怀着阿基里斯式的愤怒回家去了⁴²³，这消息使我们觉得非常开心，这本来是不可避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在自己的队伍里实行无政府状态，那他们就不配自己的称号了。要知道吉约姆毕竟曾是伟大的巴枯宁的信徒，但是象布鲁斯这样的乳臭小儿竟然想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这就未免太可笑了。

莫斯特现在在这里为工人共产主义协会⁴²⁴出版一种小报《自由》，目前这个小报的销路很好。我们希望他一切顺利，但不言而喻，我们和它毫无关系，对它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

德国正在一落千丈地垮下去。踢了帝国国会一脚⁴²⁵——这是最新最好的消息。好啊，就这样继续下去吧。如果赋税再不断地增加，那末堂堂的俾斯麦可以看到，他的本来就在迅速破产的小资产者是会对他有所表示的。对于我们，总的来说——即使个别人不可避免地要遭受一些痛苦，——再也没有比现在发生的情况更为有利了。俾斯麦对我们干了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他现在所做的，正在触犯我们的对手小资产者——进步党人¹⁰²，将来还会触犯自由派大资产阶级。

好啊，更勇敢地前进吧！同时俄国的情况非常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那里出现爆发，威廉也就不得不收拾自己的细软了。

你的 弗·恩·

16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9年3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们又一次试图通过巴里来同《白厅评论》至少就关于帝国国会会议的报道问题达成协议，但这头蠢驴坚持文章必须署名，因此我们只好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并且不去管他了。谈判拖延了一段时间，而在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之前自然无可奉告。

布勒斯劳选举⁴²⁶在这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俾斯麦在自己加速自己的溃败。他确实是在“随机应变”——从溃败走向溃败。⁴²⁷在英国报刊上他已经几乎找不到辩护人了；甚至非常同情俾斯麦的《泰晤士报》也企图摆脱这种状态。自从俾斯麦成为保护关税主义者以来，英国人当然是不愿理睬他的。其实，就是在德国，回复到保护关税主义也是公开的反动措施。不管怎么样，俾斯麦先生又把事情弄到要解散帝国国会的地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他去狠狠地触怒德国庸人吧；最后连德国庸人也会失去耐心的，特别是当事情涉及到钱袋的时候。而俾斯麦在对外政策方面造成的混乱，用任何代价都是无法清偿的。

莫斯特的小报^①看来有成绩；莫斯特有时露面，但不经常。我们当然不能对这个小报的内容负任何责任。但我们自然希望它获

① 《自由》。——编者注

得成功，正如我们希望按照正确的方向所做的一切（哪怕是用那样不完善的手段）都能获得成功一样。

你的 弗·

163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
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⁴²⁸
莫斯科

[1879年4月于伦敦]

卡列也夫先生的著作⁴²⁹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象是土地占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也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象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⁴³⁰，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象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

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之流，认为妻的动产⁴³¹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16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⁴¹¹彼 得 堡⁴¹²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阁下：

收到您的2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⁴³²，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比以前差多了。（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⁴³³使我不能每年去卡尔斯巴德^①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直到不久以前才有所好转。当时，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某些情况，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消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象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⁴³⁴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没有使我感到气愤，这是由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⁴³⁵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情况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瓦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还很少受到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⁴³⁶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来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了。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

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就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停止实行银行法令**⁴³⁷，那时我们这里就要发生金融破产现象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之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朗卡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虽然这些银行的的确确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的亏本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丹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⁴³⁸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要是在工厂主当中、从而也在地方银行当中不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总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这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的情况都很坏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是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⁴³⁹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是通过增加债务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而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

将引起巨大而严重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生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象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

（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是，他们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铁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当然，移民中的小农场主是宁愿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的。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在路易·波拿巴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愈来愈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愈来愈显得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最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象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媒介，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象，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象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停滞的状态和生产者挨饿的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的我的过去的明智批评家⁴⁴⁰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品得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是没有更高的要求——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

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远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体一直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今后还会这样。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165

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

伦 敦

[草稿]

1879年5月28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阁下：

附上赖辛巴赫先生给您的信⁴⁴¹。同时按印刷品寄上第十册。

我曾经多次想拜读您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一书，都未如愿，现在能同您本人认识，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您不忙于其他事情，那么，您可在明天早晨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任何时候来找我。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致鲁·迈耶尔先生。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66

恩格斯致古根海姆

伦 敦

[草稿]

1879年6月16日 [伦敦]

很遗憾，我在答复您5月29日的盛情的来信时，不得不通知您，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到你们协会去作报告。⁴⁴²

协会的机关报《自由》认为，对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公开进行攻击是恰当的。⁴⁴³虽然我也认为我们的个别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发言是不恰当的（我一定会在适当的场合私下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不同意《自由》所采取的批评方式，尤其不同意的是，认为这种方式的批评必须公开进行。

您知道，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到协会去作报告，那么在德国和国外就会引起这样的看法：似乎我赞同《自由》所持的立场。

16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⁴⁴⁴

苏黎世

[草稿]

[1879年] 6月17日 [于伦敦]

我昨天才收到您 13 日的来信，在答复这封信时，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我不能向您推荐一个能切实按要求撰写您所需要的那种文章的人。⁴⁴⁵

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和根据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工人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即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内阁的拥护者和格莱斯顿内阁的拥护者。所以，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在生意萧条的最近几年里，这样的罢工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前进一步，把这样的罢工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例如这里的《自由》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看来只有害处。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因此，我认为，即使您暂时得不到有关这里工联活动的报道，对您也没有多大损失。

16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草稿]

1879年6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您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是想约我写稿的^①，否则您可以马上得到明确的答复。

早在我由于多次的催促而决定批判无聊透顶的杜林先生时^②，我就已向李卜克内西坚决声明，这是我最后一次容许打断我的一些较大的著作^④来为杂志撰稿，除非政治事件一定要求这样做，——而这要由我自己来作出判断^③。我从在伦敦度过的九年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新社会》创刊时，我写信给维德先生也是这样说的。^④

至于赫希柏格先生，如果您认为我对他抱有某种“反感”，那就错了。当赫希柏格先生创办《未来》时，我们收到了署名“编辑部”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264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61—262页。——编者注

邀请撰稿的信件。¹⁰⁴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赫希柏格先生的名字,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样的匿名信件。此后不久,赫希柏格先生公布了他的《未来》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社会主义是建筑在“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³⁴⁷ 这样一个纲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不是某些思想或原则(如正义等等)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的人,全都直接排斥在外。这样,赫希柏格先生自己就使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之撰稿。而除了这个纲领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对赫希柏格先生的哲学观点作出可靠的判断。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理由使我对他抱任何“反感”或对他领导下出版刊物一事产生偏见。相反,我对它采取的态度,同对任何别的预告要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就是说,在我还不知道它将刊登些什么的时候采取同情观望的态度。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不得不完全拒绝为期刊撰稿,因为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因此,正如您所看到的,我近些年来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按照这一准则办事。

您提供的情况也使我感到关切;您说这里有人向您散布,说什么我,因而还有马克思,“完全赞成”这里的《自由》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自从莫斯特先生对社会民主党议员进行攻击⁴⁴³以来,我们从没有看见过他。我们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他只能从我在本月中旬给邀请我去作报告的工人协会书记^①的回信中知道^②。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邀请,因为,否则的话,在德国和其

① 古根海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1页。——编者注

它国家就会作出结论，似乎我赞成《自由》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发动的、而且是公开发动的那种论战。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尽管我根本不赞成帝国国会中的某些发言。

我们从别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因此希望能够坚决制止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您费心把那些信中有关部分抄寄给我们，使我们确切地知道，都说了我们些什么，并能以此为根据采取行动就行了。您提供的情况当然只是一般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知道确切的情况，以便能直接采取措施。

将近四十年来，这种革命的喧嚣声对于我们已经一点不新鲜了。

如果莫斯特先生投入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甚至特卡乔夫之类的俄国人的怀抱，那么，倒霉的只不过是莫斯特自己。这帮人由于他们在自己这伙人中间搞无政府主义而走向灭亡。因此我并不认为，有时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是不好的。

您提到的那些著作，如果其中有些已经售罄，那我就无法给您弄到。有些著作我自己连一本也没有留下，我到旧书商那里寻找，也没找到。

至于法国的运动，我们不仅同此地的党内同志，而且直接同巴黎建立了联系，一般地说，在国际时期建立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我们前几天就收到了最近在波尔图创办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

16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7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在这新的半年开始时，我得到了一笔钱，因此我赶快通知你，给你汇去了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你大概在收到这封信后马上就会收到汇款。但愿这能使你在长期贫困中哪怕稍微喘一口气。我很愿意能够做得更多一些，而不是这样偶尔帮助下，但是你知道，最近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增加了。

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⁴⁴⁷，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象过去那样舒服而悠闲地进行宣传，偶尔坐上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牢，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失。

另一方面，在帝国国会中的这种温顺态度，使那些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们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企图通过内讧和阴

谋来瓦解党。制造这些阴谋的中心就是这里的工人协会⁴²⁴，其中盘踞着 1849 年时期的吹牛家维贝尔、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之流。自从德国的运动活跃起来后，在这里的这些人就丧失了他们在 1840—1862 年间还曾有过的全部意义，而现在他们认为，争当领导的时机到了。年轻的维贝尔、一个叫考夫曼的人和其他一些人，在最近几年中至少已经有六次宣称自己是欧美工人运动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邪恶的世界总是一味地不理睬他们。现在他们准备用强力来达到这一点，并找到了莫斯特作为自己的同盟者。《自由》喋喋不休地拚命谈论革命，这对于可爱之至的莫斯特说来，当然是完全新的、他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满足。同时，帝国国会中的事件被极度夸大了，并被利用来作为搞垮党和建立新党的借口。这是利用统治着德国的残暴制度和箝制言论的措施来为一些野心同能力极不相称的空谈家捞取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象我们听说的那样，莫斯特散布谣言说我们支持他，那他是在撒谎。他自从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以来，再也没有在我们这里露过面。其实，他这样暴露自己从而使自己以后在德国站不住脚，这是好事。他不是没有才能，但是非常爱虚荣，毫无纪律性，并且野心勃勃。总之，如果他把自己弄得声誉扫地，那就更好。不过，《自由》的寿命大概不会很长了，那时这一切又将安然平息。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70

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

那 不 勒 斯

[草稿]

1879年7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公民：

衷心感谢您寄来两本书⁴⁴⁸。不久前我收到了类似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用塞尔维亚文写的，另一本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出版）^①。不过这两本书都有一个毛病：虽然他们想对《资本论》^②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他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对公众产生影响，本来这类出版物就是为他们写的。而您的著作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点。

至于说到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没有弄错，我认为您在序言中阐述的观点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其中没有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③

① 见本卷第317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手稿上删去了下面几句话：“……作为它的先决条件的阶级斗争……”，“而与此同时还有阶级斗争……其目的归根到底是社会革命”。“我认为，把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其先驱者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它表明，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动物必然要变成人……”——编者注

不过，我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我对您的序言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不应当过分加重所要教育的人们的负担。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题目，以便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再次表示感谢。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7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副本

1879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7月25日给您寄出一封信之后，希尔施把他同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之间就新报纸^①问题通信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从这些信件看来，事情和我们读了您的来信后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希尔施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问题：究竟作了哪些决定，谁是报纸的后盾（一方面供给报纸经费，另一方面拟定报纸的方针），对这些问题，李卜克内西回答说：“党加赫希柏格”，并再次保证一切安排就绪，此外没有做任何别的答复。¹⁶¹因此，我们根据这一点就不能不认为，报纸是由赫希柏格提供经费的，而爱·伯恩施坦信中所说的受托而有“代表权和监督权”的“我们”¹⁶³，也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还是赫希柏格和他的秘书伯恩施坦。^①

刚才收到的伯恩施坦给希尔施的第二封信表明，情况确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您大概会明白，我在前一封信中警告要防止的那些错误，必然是今后报纸的先天的错误。赫希柏格已表明，他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其糊涂的人，而在实践上他不可抑制地热衷于同所有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甚至仅仅是社会观点的人大谈博爱。他在《未来》上已经展示了他的样品，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败坏了党的声誉。

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而赫希柏格的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政治立场的人物，他甚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根据伯恩施坦的信来看，报纸也根本不当**是政治性的**，而只是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些人手中必然是社会空想主义的，是《未来》的一种续刊。只有当党甘愿堕落成赫希柏格及其讲坛社会主义朋友们的尾巴时，这样的报纸才能代表党。假如党的领导者甘愿把无产阶级置于赫希柏格及其观点含糊的朋友们的领导之下，那末工人们未必会跟他们走；分裂和组织瓦解就将不可避免；莫斯特和他在这里的饶舌家们就会大奏凯歌。

这些情况我上次写信时还一无所知。由于这些情况，我们认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尔施得不到**十分明确的**保证，使他不受那个提供经费的监督者的束缚，那他是不能担任编辑的。我非常怀疑，是否能得到这种使他**满意的**保证，并且我几乎确信，同希尔施的谈判将毫无结果。即使谈判成功了，希尔施在两个监督者（其中一个提供经费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而另一个，如李卜克内西承认的那样，“自己想当编辑”）的监督下，仍然不能在这个位置上长久呆下去。”——编者注

为，希尔施根本不想参与此事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和我的态度也是这样。当我们答应撰稿时，指的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的诺言仅仅适用于这样的机关报，而不适用于冒充党的机关报的赫希柏格先生的私人报纸。我们决不为这样的报纸撰稿。因此，马克思和我坚决地请求您不要把我们列为撰稿人。

172

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

伦 敦

1879年8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先生：

今天给您按印刷品寄去您的《滥设企业者》⁴⁴⁹。

由于龙格突然病了，我推迟了行期。我担心是胃炎，今天大概可以把病情弄清楚。如果病情严重，我就不得不放弃原定去泽稷岛的旅行¹⁵⁹（我原打算到那里去，因为这地方对我的旅伴——我的小女儿^①来说是新鲜的），而到伦敦附近的某个海滨疗养地去。无论如何，就是从泽稷岛回来后，我还是要同拉法格夫人和我的外孙^②一起到这样的疗养地去，并希望您会到那里来看我。

如果您由于料想不到的原因提前离开，请费心把几期杂志（莱比锡的和巴黎的）还给我，并告诉我（家里会把全部信件转寄给我的），《奥地利社会科学月刊》一月号（1879年）以后的一期是否已经出版。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让·龙格。——编者注

向您致良好的祝愿，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也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7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兰 兹 格 特

1879年8月19日于圣黑利厄尔市
欧罗巴旅馆

我亲爱的女儿，可爱的小燕妮：

世界小公民万岁！¹⁶⁵应当让男孩子住满全世界，何况英国的统计材料表明女孩子过多。我真高兴，到目前为止一切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可是也够苦的了。我觉得，你妈妈作的那些安排远不是最恰当的。无论如何，杜西和我自己明天将动身去伦敦¹⁵⁹然后我很快就会来到**你身边**，那时一切就会安排妥当。这里雨季——在这个美妙的小岛是正常现象——又来了，我们已经开始商量离开这里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否留在这里取决于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欧罗巴”旅馆好极了，我们应当设法全家一起到这里来。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明天早晨汽船从这里开往南安普顿的时刻。我十分挂念你和小琼尼。

问候妈妈和龙格。千万不要忧虑和不安，我的孩子，一切都会好的。

你的忠实的 老尼克^①

①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信写得很短，请原谅，因为必须即刻投邮。

174

恩格斯致卡尔·赫希柏格

什文宁根

1879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尊敬的赫希柏格先生：

因为不知道您在什文宁根将逗留多长时间，所以赶快答复您，关于所谓卡·希尔施告诉我们的情况^①，您得到的消息并不正确。他既没有对我们说，新的报纸^②要成为您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说报纸“将采取温和的立场”。^③我们对这件事的观点不是根据希尔施的判断，而是在研究了莱比锡和苏黎世同卡·希尔施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通信的基础上得出的。我不得不拒绝评论这些信中演出的整整一场错误的喜剧，而在这场喜剧中，希尔施的过错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小。我认为，在这整个事情中他的做法是极其合理、坦率和正直的。因此，目前在莱比锡和苏黎世当事人之间还没有把条件说清楚的情况下，我完全赞同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的决定^③。在这里我只是想驳回对他的无理指责。

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后天我将回到伦敦。

① 见本卷第89—90和359—360页。——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0、92和361页。——编者注

17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9月8日于伦敦

老朋友：

得悉你仍然受着贫困的煎熬，而我又无力使你完全摆脱这种状况，深感不安。目前我可以寄给你两英镑以及我从一位朋友^①那里得来的一英镑，这位朋友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这三英镑即七十五法郎六十生丁，我刚才已经汇出，希望你马上就能收到。当然，你对我未必客气；我总是愿意为你做到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并且愉快地去做。令人惭愧的是，我们至今还没能使我们的老战士们过着有保障的生活。

如果《自由》的地位不会因为它的对手们所干的蠢事而得到加强，那它就很难维持到新年。正式的党的机关报^②准备在苏黎世创办，将委托苏黎世的德国人进行领导，而由莱比锡人实行最高监督。^③我不能说，他们得到我的信任。至少，他们之中的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刊登了十足的奇谈怪论：党宣称自己为工人党是错误的，并由于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长期的和平发展

① 卡·肖莱马。——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59—361页。——编者注

等等。^①这种怯懦的无稽之谈显然是为莫斯特帮忙，而莫斯特当然一定会加以利用，这一点你从最近几期《自由》上就可以看出。¹⁷⁷莱比锡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为新机关报^②撰稿的建议，我们曾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将由谁掌握直接的领导以后，我们又拒绝了。^③在上述《年鉴》出版后，我们就同那些企图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断绝了任何来往。莱比锡人很快会明白，他们所搜罗的是怎样的同盟者。总之，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些人正在钻进德国党内，并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这个时候，人们想使我们与之结成兄弟同盟的资产者，正在宣布我们为非法，取消我们的报刊，驱散我们的集会，对我们实行赤裸裸的警察专制。德国工人未必会同意参加这样的运动。

我们的人在俄国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粉碎了俄普同盟^④。如果不是他们以自己的坚决行动引起俄国政府的极度恐慌，那末，对于因为英国宣布禁止进入不设防的君士坦丁堡⁴⁵¹以及接踵而来的在柏林的外交失败¹⁵³而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引起的不满，俄国政府是能轻易地应付过去的。而现在只好把这些失败的罪责推到国外，推到普鲁士身上。就算舅舅和外甥^⑤能在亚历山大罗夫⁴⁵²把裂

① 见本卷第101—102页。——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0、92、95—96、101—102和104—105页。——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102—103页。——编者注

⑤ 威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痕弥补起来，那末这也无济于事。如果灾变在俄国来得不那么快，俄国和普鲁士之间就会爆发战争。早在法国战争时期，总委员会就已预见到了这场战争，它是法国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在1873年是好不容易才得以避免的。⁴⁵³

好吧，愿你英勇顽强！尽快把你的情况再次告诉我们并认真真写一封信，在这样的明信片上确实不能畅所欲言地谈论一切。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

176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79年9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的前一封信和七十五法郎的汇款想已收到。

左尔格来信说，他也写信给你谈了现在必须更换林格瑙遗嘱的委托书，因为，否则盖布的逝世会使对方律师有可能宣布旧的委托书无效，从而引起新的拖延。³⁴⁶

马克思还在海边，他的健康大概恢复得很好了。他写信给我，要我请你给他寄一份空白委托书^①，以便他能够办好必要的一切。请你费心尽快办好这件事。如果你办这件事的时候要花钱，就马上写信告诉我需要多少，我给你寄去。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委

^① 见本卷第100页。——编者注

托书当然应该同以前的完全一样，只是不必提到盖布的名字，或者应当注明他已逝世。

在苏黎世办德国党机关报^①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妙了。苏黎世编辑委员会由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组成，它应在莱比锡人的最高领导下对报纸进行监督和审查。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炮制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¹⁷⁴，登在赫希柏格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这篇文章表明，这三个人全都是最平庸的资产者，和平的博爱主义者。他们说，党的罪过在于它仅仅是“工人党”并挑起了资产阶级的仇恨。他们还要求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们这一类“有教养的”资产者。这实在太过分了。

恰巧前天赫希柏格突然来到我这里，我当即向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切。我向他说明，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四十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四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当时，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本来是个好小伙子，但天真得惊人）大吃一惊。一句话，他终于明白了，我们对他是什麼态度，为什么我们不跟他这一伙人一道走，不管莱比锡人怎么说和怎么做。

我们也要向倍倍尔十分坚决地阐明我们对德国党的这些同盟者的立场^②，然后看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果党的机关报^③按这篇资产阶级文章的精神行事，那么我们将公开表示反对。不过，他们未必会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总之，尽快来信！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177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
(通告信)⁴⁵⁴

莱比锡

[草稿]

[1879年9月17—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¹⁶⁸，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给你看，而这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党的机

关报^①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前一个问题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个来月就一命呜呼；后一个问题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详情由苏黎世通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7月24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同**我们**”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维持报纸一年的经费”。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提出的关于办报方针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和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别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过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该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把这封信转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由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然而，李卜克内西7月28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加赫希柏格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没有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编辑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莱比锡的三个人同意之下挑选编辑……据我所知，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持，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在苏黎世人面前所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支持，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三个苏黎世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话，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象菲勒克所想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对我们负报纸财务责任的管理委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监督你。”

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说，希尔施应当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对他提出了条件的上述决议，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考虑过，甚至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

即使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以全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 8 月 14 日向希尔施写道：

“假如当时您没有来信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必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权。”

7 月 26 日，也就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确定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全权以后很久，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好象谈过这一点。但是，在苏黎世人们十分醉心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在后来答复希尔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

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由于莱比锡人方面和苏黎世人方面都坚决拒绝告诉他稍微确切的情况，没有说明报纸的经费基础如何，报纸能否至少维持一年。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加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已经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八百马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一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的经费（四十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部的权利，结果发生了一出错误的喜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而且要亲自检查报纸，给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们听说^①，莱比锡委员会增加了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因此，只有莱比锡的三人之间意见一致，才能很快地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① 在原稿旁边用铅笔注明：“从赫希柏格那里”。——编者注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方针，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方针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该过于畏首畏尾。他问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还说：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请您相信，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反纪律的事情，我将对他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方针，在监督委员会看来，《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责的事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对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伯格说，类似凯泽尔事件的情况，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写道：

“指示”新报纸“……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责之处至多是，他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在我们不能高举旗帜前进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好像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¹⁷⁸，因为他：

(1) 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 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的策略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象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伯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因此他是无辜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完全归咎于凯泽尔，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因而，希尔施的功绩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降临到当选人身上，就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就可以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教义？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掩饰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那些首先应该维护党纪的

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议员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何况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以前实际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特别是《前进报》宁愿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对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没有一个人具备做出明确而正确的判断的条件，如了解德国工业的情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情绪还不可能绝迹，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的。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讨论问题（象《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就表现出犹豫不决、态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决不当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和不偏不倚。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最合适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现在不能高举旗帜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高举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法、

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只是证明，他同德国的这些法律很相称，实际上除了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允许说的话以外，他什么也说不出。编辑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这点不应当有什么顾虑。谁不准备承担这种风险，谁就不配站在这种光荣的前哨岗位上。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1830年以来，德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机关报只会在国外的同志面前损害德国党的名誉。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①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机关报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① 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斯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①；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到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片面这一点，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编者注

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地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地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象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

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用脑袋撞墙壁，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⁴⁵⁵，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

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对良好的风度的另一种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

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当**是工人党，它不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当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

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

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

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①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178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伦 敦

1879年9月18日 [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我已经到达伦敦!¹⁶⁸

祝好。

您的 卡·马·

①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

179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79年9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在乡下即在泽稷岛¹⁵⁹和其他沿海地方¹⁶⁸休息了将近两个月，刚刚回到伦敦。我由于神经衰弱，遵照医生的嘱咐，不得不这样做，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暂时停止一切工作。由于同一原因，我也不能很好地享用您如此盛情地给我提供的那些精神食粮⁴⁵⁶。但是现在我觉得身体强多了，很想能坐下来好好工作。

柯瓦列夫斯基的书，我已从他本人那里得到了。⁴⁵⁷他是我的“学术上的”朋友之一，每年都要来伦敦，利用英国博物馆的珍藏。

我一处理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积下的一些最急迫的事情，您就会收到我的更详细的信。

好吧，祝您一切都好。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8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9年9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先后在泽稷岛¹⁵⁹和兰兹格特¹⁶⁸住了七个星期,前天刚刚回到伦敦。但是我早做了安排,让恩格斯马上办理你在信中提出的种种事情和委托。但是老贝克尔没有象恩格斯向他要求的那样^①把空白委托书寄给我签字,以便给你寄去。我一收到它,就把一切办妥。我在乡下住了很长时间,是由于神经衰弱(因为俾斯麦已使我有两年不能去卡尔斯巴德^②,所以病情加剧),这个病到后来几乎使我“不能干”任何脑力劳动了。不过现在好多了。

我没有收到魏特林的书的新版本⁴⁵⁸。美国的报纸,我只收到了《帕特森劳动旗帜》周报,内容并不很丰富。你最近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材料(以及斯图尔德的讲话),已经收到。谢谢。使我非常高兴的是,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③已写信通知我,他本人今后将把他们的一切出版物(以及人口调查材料)在出版后立即寄给我。

① 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4页。——编者注

③ 凯·戴·莱特。——编者注

至于莫斯特及其一伙,我们“消极地”对待他们,就是说不同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尽管莫斯特本人有时还到我这里来。吕贝克先生说我和恩格斯发表了一项反对莫斯特或《自由》的“**声明**”,这是撒谎。小犹太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恩格斯:莫斯特写信到德国和瑞士去,说我们支持他。对此恩格斯回答说:如果伯恩施坦能提供有关莫斯特这种说法的**证据**,他将发表揭露这种谎言的公开声明。^①然而伯恩施坦(柏林《人民报》的柏林拉比^②雷本施坦的侄子)事实上提不出任何证据。他不但提不出证据,反而把这个谎言暗中告诉了蠢驴吕贝克,后者又以这班无聊文人所特有的谨慎立即把这个谎言贩卖到美国。

我们同莫斯特的分歧,和我们同苏黎世的先生们“赫希柏格博士——伯恩施坦(他的秘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的分歧完全不一样,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的《自由》**过于革命**。我们指责他,是说《自由》**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而是说,第一,他**公开地大吵大闹**,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书面地即**写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这些人,第二,他只是以此作为借口,来突出自己和推行**小维贝尔和考夫曼两位先生的愚蠢的密谋计划**。这帮家伙早在他到来之前很久就认为自己负有把“整个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最高领导之下的使命,并且到处进行了种种尝试来完成这桩“可爱的”冒险事业。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是一个具有幼稚到极点的虚荣心的人,他坚信,就是他这位莫斯特从德国迁居伦敦,使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并非没有才能,但是他无休无止地写

① 见本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② 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这里是借喻。——译者注

作,把才能断送了。此外,他极不坚定。他象一面风向旗,风向略有改变,就摇来摆去。

另一方面,事情的确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反对莱比锡人以及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苏黎世人。

情况是这样: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想在苏黎世创办党的机关报^①,并要求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撰稿人之中。他们准备提名希尔施当编辑。对此**我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直接写信给希尔施(他当时在巴黎,此后再度遭到驱逐¹⁷⁰),要他同意当编辑,因为只有他能使我们相信:这帮左右《未来》杂志等等,甚至已经开始钻进《前进报》的博士、大学生等等和这伙讲坛社会主义坏蛋将被撇开,党的路线会得到严格执行。但是结果希尔施发现在苏黎世有一个马蜂窝。五条汉子——**赫希柏格博士**(宗内曼的表弟,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他的秘书小犹太**伯恩施坦**,好心的庸人**卡·奥·施拉姆**,还有莱比锡派来的**菲勒克**(也是个庸俗不堪的无知之徒,德国皇帝^②的非婚生子)和柏林商人**辛格尔**(大腹便便的小资产者,几个月以前来访问过我),这五条汉子,经莱比锡最高领导批准,宣布自己为筹备委员会,并指派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为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三人团也就应当是初审级,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领导中的其他一些人则是他们上面的最高上诉审级。希尔施首先希望了解,**由谁来提供经费**;李卜克内西写信说,由“党加赫希柏格博士”;希尔施剥去粉饰的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词藻，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费就是“赫希柏格”提供的。其次，希尔施不愿服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这一点他更加有理由，因为他写信要求让他了解情况，伯恩施坦对他的信却报之以官僚主义的呵叱，谴责他的《灯笼》——怪事！——极端革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通信（李卜克内西在这当中起了并不光彩的作用）之后，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拒绝撰稿，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拒绝给《未来》（赫希柏格）和《新社会》（维德）撰稿一样。^①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总之，周报^②在他们的监督下和在莱比锡人的最高监督下（编辑是福尔马尔）在苏黎世出版（或将要出版）。

当时，赫希柏格还曾到这里来拉我们。他只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批评了赫希柏格（用路·李希特尔博士这个笔名）出版的《年鉴》，向他说明在我们和他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请看看这篇可怜的东西：这篇用三颗星花署名的文章就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这个三人星座写的。¹⁷⁴）（而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也带着他评论蹩脚作家谢夫莱的谄媚逢迎的文章⁴⁵⁹到那里去参加表演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比这更使党丢脸的东西。俾斯麦迫使人们在德国沉默，使得这帮家伙的声音能清楚

① 见本卷第264和261—262页。——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地听到，他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

当恩格斯把意见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时，赫希柏格感到大吃一惊；他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拥护者，他希望完全靠“有教养的资产者”，即他自己这一类的人来解放无产阶级。据说，李卜克内西曾告诉他，实质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在德国所有的人——即所有的领袖——都赞同他赫希柏格的观点等等。

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拉萨尔派做交易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确实向所有这帮动摇不定的人敞开了大门，并且违背己愿地造成了使党堕落的条件，这仅仅由于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才得以避免。

一旦“周报”^①——党的机关报——沿着赫希柏格的《年鉴》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将被迫公开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恩格斯已草拟了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②（当然，只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这样，这些先生们就预先得到了警告，而且他们也充分了解我们，他们应当懂得，这就意味着：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议会制度已经使他们变得多么愚蠢，只举下面一事实，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指责希尔施犯了大罪，为什么呢？就只为凯泽尔这个无赖发表了关于俾斯麦的关税政策的可耻演说，因而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稍微刺了他一下。¹⁷⁸他们说，这怎么行，因为是党，即党的极少数国会议员授权凯泽尔这样说的！这样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是更大的耻辱！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词。他们允许凯泽尔代表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选民去讲话，就确实够愚蠢的了；何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8—384页。——编者注

况凯泽尔代表党讲了话。不管怎样，他们已患了议会迷病症，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至于《共产党宣言》，暂且还没有什么进展：不是恩格斯没有时间，就是我没有时间。²⁶⁰但这终究是要赶紧做的。

希望在最近的来信里得到你和你的亲人身体健康及一切顺利的令人快慰的消息。我的妻子向你致友好的问候。

仍然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约翰·莫斯特写信给我谈到吕贝克在芝加哥报纸^①上的流言蜚语。我没有给他回信，但是现在我回到伦敦后，将要请他亲自来我这里，那时我将口头向他说明自己的意见。

希尔施自从被驱逐出巴黎以来就在此地。我还没有见到他，因为我并不在此地，而他自然就不会在家里见到我。

我用“挂号”信封寄这封信，是因为我手头没有别的信封，而我又不愿再耽搁发信。

18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9月24日于伦敦

老朋友：

你的明信片收到了。为了使你不至于因为委托书^②的费用大

① 《芝加哥工人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了些而为难，给你汇去了一英镑十二先令，折合四十法郎二十生丁。马克思回来了，看来身体很好，所以《资本论》第二卷²⁰⁴的工作现在可以迅速进行了。

有关同庸人之国的人们谈判^①的进程，我将及时告诉你。
匆匆草此。

你的 老弗·恩·

182

马克思致贝尔塔·奥古斯蒂

科布伦茨

1879年10月25日 [于伦敦]

亲爱的贝尔塔夫人：

刚才我这里有一些客人（令人讨厌），现在我抓紧时间给您写信，感谢您发表在《科伦日报》上的小说给予我的享受。您的卓越才能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但是对于知道您是在怎样狭小而闭塞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来说，您的成就尤其令人惊异。此外，请您允许我补充一句，对德国小说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我认为它无足轻重，由于我十分偏爱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小说家，因此我也曾带着惯有的怀疑来读您的《苦难的一年》。

致最好的祝愿。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关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谈判。——编者注

18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十分感谢您以及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来信说明情况⁴⁶⁰，这就使我终于能够把整个事实弄清楚。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过去的信以及和希尔施的全部纠纷就可以证明。^①如果莱比锡人一开始就拒绝苏黎世三人团^②提出的实行检查的要求，这种纠纷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样做了，并将这一点通知希尔施，那末一切都会是正常的。但因为没有这样做^③，所以当我把已发生的事和被忽略的事，把当事人现在谈的情况和他们过去的信再次加以比较时，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话没有错：苏黎世人的检查只是针对希尔施而定的，而对于福尔马尔则没有必要。

① 见本卷第359—360、363—364、368—374、387—389页。——编者注

② 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斯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③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为什么莱比锡方面没有立即拒绝他们如此大吵大嚷坚持提出的要求？要使希尔施去苏黎世，只须作到下面两点就够了：

（1）说明事情的真相，象现在所做的那样，（2）声明：我们莱比锡人已通知苏黎世人，让他们不要干涉编辑部的业务，如果他们还是要干涉，那末你可以不予理睬，你仅仅对我们负责。”——编者注

至于说到经费^①问题，您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我并不很奇怪。您碰到这种事还只是第一次。但是希尔施则恰恰是从《灯笼》的实践中取得了经验，而我们对这一类事情已屡见不鲜，并且亲身对此有所体验，因此如果希尔施力求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对的。《自由》尽管有各种津贴，出版了三个季度就亏空一百英镑（等于二千马克）。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份在国内被禁止的德国报纸能够没有大量津贴而维持得住。您不要被初步的成绩所迷惑。偷运入境的真正的困难才开始逐渐出现并且在不断增加。

您关于议员和一般党的领导人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态度的那番话，证实了我信中^②的每一个字。非常糟糕的是，党自夸在经济问题上比资产者如何高明，但在这方面的第一次考验中，就和民族自由党人⁴⁸⁶一样发生分裂，一样显得一窍不通，而民族自由党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可怜的崩溃辩解，说这里发生的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冲突。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让这种分裂公开暴露，而且在行动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既然意见不能统一，那末就只有一条出路：宣布这个问题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它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参加投票。^③但最糟糕的是：容许凯泽尔发表可悲的演说和在初读时投票赞成法案。只是在这次投票之后，希尔施才对凯泽尔进行了猛烈抨击¹⁷⁸，即使随后在三读时凯泽尔又投票反对这个法案，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更糟了。

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⁴⁶¹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4—375页。——编者注

③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援引纲领中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条款，并以这样一种策略作为唯一的行动准则：禁止给这个政府批准任何捐税和完全拒绝参加投票。”——编者注

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末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使代表大会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做出任何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从形式方面看。而这个决议的内容本身也使它失去任何效力。第一，它违背纲领，因为它容许投票赞成间接税；第二，它违背党的策略的明确要求，因为它允许目前的国家征收捐税；第三，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样：

代表大会承认自己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所以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明确决议。因而它声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¹⁴⁰是外行，而为了迎合可爱的公众则只能泛泛地谈一下，其中有些地方言之无物，有些地方自相矛盾或者同党纲相违背；而代表大会却轻松地认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摆脱这个问题了。

在和平时期，曾经以承认自己是外行的办法来把这个在当时是纯学术性的问题束之高阁，而在目前的战斗时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难道在没有通过新决议（这在目前办不到）来按法定手续取代这项决议之前，还应当让这种说法束缚整个党的手脚吗？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管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抨击在议员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些抨击反映出凯泽尔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在国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所造成的印象。现在终于

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家里，而且还要在欧洲和美洲的面前维护党的声誉。

因此，我要谈谈报告⁴⁶²。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不管它对保护关税问题辩论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三部分中向德国庸人的让步却是多么令人不愉快。^①为什么要写那么一段关于“内战”的完全多余的话？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②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真该让您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外国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的议员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妄自菲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

①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报告末尾部分，其中有下列机会主义论点：“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去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承认‘赤色幽灵’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着重号是报告中原有的。——译者注

②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俾斯麦以他们应得的待遇对待他们，也就是说，用脚踢他们，因此庸人把俾斯麦简直奉为神明。”——编者注

林事件³⁹⁰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的那些话⁴⁶³，我乐于相信。我对他个人确实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才使他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我曾力求使他明白这一点，看来这是徒劳。但是，既然他已搞出了一个纲领，那么如果认为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承认，就是认为他所具有的弱点超过了德国庸人通常具有的弱点。在那篇文章¹⁷⁴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①

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竟然读到了这样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⁴⁶⁴，在这篇通讯中，奥艾尔拿我的信作根据，指责我——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清楚——“对最久经考验的同志散播不信任”，也就是说，我对他们进行诽谤（因为要不这样说，好象我就会有理由这样作）。^②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一些我的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卑鄙的东西强加于我。看来，奥艾尔以为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但是您知道，不是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恰恰相反，是党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东西。您和李卜克内西都知道：我对党的全部要求仅仅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自己的理论著作。⁴⁴⁶您知道，最近十六年来经常不断

①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至少对党来说是如此”。——编者注

②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倒没有想回击奥艾尔的这个既愚蠢而又卑鄙的挑衅性的攻击。但我必须指出：看来，奥艾尔是以为……”。——编者注

地请求我为党的机关刊物撰稿，而我也满足了这些请求，按照李卜克内西的**特定要求**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住宅问题》^①和《反杜林论》。至于党为此而报答我的那种深情厚意，——例如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杜林问题的令人惬意的辩论^②——我就不想多说了。您也知道，从党建立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

如果党要求我为它的新机关报^③撰稿，那么，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设法做到这一点：不要还在同我谈判时就在这个机关报上把我诬蔑为诽谤者，而且还是由该报的名义所有人之一^④干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文坛荣誉法典或什么别的荣誉法典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甚至一条爬虫¹⁴⁷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质问：

（1）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打算怎样为我洗雪？

（2）您能向我提供何种保证，以便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外，关于奥艾尔的诽谤，我还想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仍然获得的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一贯的模范行动。不言而喻，在德国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同在任何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

①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伊·奥艾尔。——编者注

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事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终于能够把所有的委托书都给你寄去了。^①其中有些是我在上上个星期末才收到的。这些委托书寄到时，我正由于讨厌透了的伤风而不得不呆在家里，后来我的代理人竟然把事情拖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收到了自己的委托书。过些时候我把这些委托书和头一个委托书的账单寄给你。

其他三份（也就是说一共是四份）委托书装在另一个信封里同时寄给你。

我给你的那封谈到党内最近一些事件的信^②谅已收到。从那

① 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7—391页。——编者注

时以来赫希柏格和他的苏黎世同伙^①至少是名义上被排除于目前设在莱比锡的编辑委员会之外，而由福尔马尔在苏黎世担任编辑。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多大价值。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比较有名望的同志，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人都已摒弃赫希柏格博士（即李希特尔）的《年鉴》，虽然目前还只是不公开的。⁴⁶⁵

你大概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帮杂七杂八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家伙终于在马赛代表大会上被击溃了。⁴⁶⁶

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我自己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我们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8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奥艾尔的暗示^②是指我。日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肯定是把莫斯特排除在外的。因此您可以问一问他本人，他指的是谁，看看他怎么说。我深信，我没弄错。⁴⁶⁷

我提到的赫希柏格说的那些话，他确实说过。^③

我知道，在和希尔施谈判时，您多半不在场，我并没有想到

① 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7—398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要您个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①既然发生了意见分歧——而情况正是这样，——那末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正好应当在表决时弃权。不然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但是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重视——这仍然莫名其妙。您说，您不能在议会里只限于单纯否定。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他们已经全都投票反对法律，那他们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定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超出单纯否定的问题的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标准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革：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但是这一切暂时显然不会来麻烦你们。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等等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始终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必将发生分歧，自然而然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您所谈的凯泽尔的那些情况，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如果他一般说来表示赞成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投票反对呢？如果他打算投票反对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表示赞同呢？如果他曾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他怎么能够投票赞成铁的关税呢？如果

① 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

他的研究哪怕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他就应该知道：在德国有两个冶金工厂，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两者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满足全部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此外还有很多较小的工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关税简直是荒谬的；在这里只有占领国外市场才能解救，因此就要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不然就是破产；而炼铁工厂主本身，只有当他们组成一个瑞恩时，才会希望实行保护关税，瑞恩就是一种秘密协议，它在国内市场强制实行垄断价格，以便把剩余产品用倾销价格向国外推销，他们现在实际上已这样作了。既然凯泽尔投票赞成铁的关税，那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个瑞恩的利益，为维护这个垄断资本家的秘密协议的利益而说话和投票的，而多特蒙特联合公司的汉泽曼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的布莱希勒德一定会暗中嘲笑这个愚蠢的，并且还是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

您无论如何要弄到一本鲁道夫·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不知道这本书所搜集的有关近年来的欺诈、破产和政治舞弊的资料，就不可能对当前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我们的报刊当时怎么会没有利用这一极其丰富的资料？这本书现在当然已被查禁。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①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好象这个力量敌视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等等（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³⁹⁰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平息了；（2）另一

① 见本卷第396—397页。——编者注

处说，党谴责任何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衷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顺利地放过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其事地报道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一事，是一种失策。汉斯^①没有放过这一点⁴⁶⁸，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们今后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象希尔施在一时激愤中所说的那么危险。你们最好是弄清楚，事情是否确实象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从而使法国摆脱了三十年战争时所说的：“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必须弄清好处是否这样大，以致值得为之作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举行唯一不致引起伪誓诉讼的宣誓。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只要别人没有吵嚷，就不应该声张；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辩护了。要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汉斯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

您对那个头号酒鬼兼蠢材的痛斥，使我们很高兴。⁴⁶⁹我们将设法使之也在巴黎广为传播，我们感到为难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些有声有色的词句。

① 莫斯特。——编者注

但是，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还有一页附笔一并寄上。

186

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

曼 都 亚

1879年12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的健康状况曾使我不得不离开伦敦一个时期。今天回来后，见到您11月23日的来信和您的著作^①。现在就赶快告诉您已经收到并向您表示感谢。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编者注

187

马克思致某人⁴⁷⁰

伦 敦

1879 年 12 月 11 日 [于伦敦]

阁下：

您可否在下星期日两点钟到我这里来吃饭？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8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79 年 12 月 16 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明白，奥艾尔现在怎么能够说他指的是莫斯特等，因为他在那篇文章^①中已十分明确地把莫斯特排除在外了。不过，这个问题就不提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0 号上刊载的《报刊历史的回顾》一文，肯定是出自三星^②之一的笔下。这篇文章说：“和谷兹科夫及

① 见本卷第 397—398 页。——编者注

② 卡·赫希伯格、爱·伯恩斯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劳贝这样的文学家相比,社会民主党人**只会感到自豪**”,也就是说,和那些早在1848年之前很久就埋葬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的最后残余的人相比,如果这些人确曾有过什么政治价值的话。下面又说:

“1848年的事件也许本应带来**和平生活的一切幸福**,如果各国政府满足了时代的要求的话;但由于各国政府没有这样作,因而,**很遗憾**,除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家报纸明目张胆地**抱怨**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了道路的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的报纸不是我们撰稿的地方。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人星座企图使他们起初在《年鉴》上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相并列。我看不出,在车子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样做。您还象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这对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年鉴》上的文章断然地和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坚持说他们和我们同属于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予撰稿。否则,我们只能不断地提抗议,并且在几个星期后不得不公开声明退出,这样对事业确实也没有好处。

我们很遗憾,在这个遭到镇压的时刻,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①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还允许他

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②

宣誓事件⁴⁶⁸没有引起我们多大的激动。也许能象您所设想的那样,找到另一种途径去稍为消除一下这种不愉快的印象,不过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将照您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

马隆的杂志^③能起好的作用,因为:第一,马隆不是那种会经常惹祸的人,第二,他的那些法国撰稿人将设法使一切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如果赫希柏格梦想在那里为他的的小资产阶级货色找到一块基地,他很快就会发现发现自己的钱白花了。

马格德堡的选举结果使我们非常高兴。⁴⁷¹德国工人群众的坚韧不拔精神,真是令人敬佩。《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工人通讯是该报唯一的好东西。

赫希柏格的信寄还。此人已不可救药。我们不愿同《未来》那一帮人混在一起,他就说这是由于我们个人的虚荣心。但在那帮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和现在连姓名都**完全不知道**的,而另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这种东西竟自命为“科学”杂志!赫希柏格还认为这个杂志起了“启蒙作用”。其证明就是:他那付独特的、清晰得出奇的头脑,就

①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并且要求把他们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疑虑和短见在党内冒充为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是不属于他们所隶属的那个党的;我们也不能和这样的人订立协议,只要他们还没有组成一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派别,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声称仍和我们属于同一个党时,我们甚至不能同他们谈判。同时,如果德国的党……”。——编者注

② 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们绝不能、而且也永远不会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道走。”——编者注

③ 《社会主义评论》。——编者注

是那付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迄今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还弄不清楚的头脑。把一切分歧都归结为“误会”。这和1848年的民主抱怨派⁴⁷²一模一样！也许，这种结论是“轻率的”。当然是这样——因为使这班先生们的空谈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每一个结论都是“轻率的”。的确，这班先生们想要说的不仅是他们正在说的话，如果有可能，他们还要说相反的话。

可是，世界历史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去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态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18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12月19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昨天收到了钱，而且事先已决定立即给你汇去，但是要在当天寄出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下午我脑子里都在想：今天晚上菲

力浦一定有信来！结果真的来了信。这样一来，你就使我享受不到送给你一件意外的圣诞节礼物的愉快了。我汇去了五英镑，按此地的牌价在当地将付给你一百二十六法郎；你大概马上就可以收到。

我们这里一切还好：我没有什么病，马克思身体比去年健康，虽然还不太理想，马克思夫人很久以来就时常消化不良，很少有完全健康的时候。第二卷⁴³⁴进展缓慢，除非明年夏天比今年好，而马克思能真正恢复健康，否则就快不了。

昨天我写信告诉倍倍尔⁴⁷³，我们不能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从赫希柏格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让他有可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为他在《年鉴》上发表的观点辩护，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想象，当莱比锡人同他和他的小资产阶级同事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时，怎么能够不让他这样做。而这样就使我们完全不能参加。从《宣言》^①发表时起（确切些说，早在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著作^②问世时起），我们就在不断地同那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现在当它利用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企图重新举起自己的旗帜时，我们也不能同它一道走。这样反而更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卷入同这些先生们的无休止的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成为战场，而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公开宣布退出。所有这一切只会给普鲁士人和资产者效劳，因此我们最好是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对于其他和我们所处地位不同的人，这决不能成为先例，因为我们是由于谈判过程本身被迫接受挑战，并反对赫希柏格及其一伙的。我认为，譬如象你不给这个报纸撰稿，是没有任何理由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的。德国工人的通讯是该报唯一使人快慰的东西，你参加撰稿只会使报纸得到改善。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报纸，那就让它尽可能好些，而不是更坏些。我这样说时还指望他们会给你应有的报酬，因为在你的处境下，不能要求你无偿地工作。关于这件事，也不必过分埋怨莱比锡人。这些我们早已预料到了。李卜克内西绝不会放弃从中调和以及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只要党看起来有力量、人数多，并且有一定的经费保证，他就会对这些异己分子放任不究。情况将继续如此，一直到他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为止。那时候，这些善良的人们就会重新醒悟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自由》简直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喧嚣，而莫斯特本来是一个不无才能的人，自从他离开了党的基地，在这里表现了十足的无能，连一个思想也提不出来。要是我想读纯粹的骂人话，那还不如去读很久之前的卡尔·海因岑的东西，他毕竟还更会骂一些。

所有的委托书都已寄往纽约^①，但是从那以后再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李卜克内西的希望是靠不住的，他的希望总是过分的。

列斯纳早已和此地的协会⁴²⁴没有任何关系。他很少露面，而且露面时也多半是对整个现状抱怨不休。

俄国的情况好极了！在那里决定性的时刻大概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执掌德意志帝国政权的老爷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这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历史转折点。

但愿你不要被那些可怜的无政府主义者弄得过于烦恼。⁴⁷⁴他们已经狼狈不堪。在西方，他们已经陷入穷途末路，只好在自己人中间搞无政府状态，以致互相撕打，而在俄国，他们采用行刺

① 见本卷第366—367、386、399页。——编者注

的手段，这不过是立宪派火中取栗，直到现在他们才惊愕地发现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我向您问好。

您的 弗·恩·

190

恩格斯致阿梅莉亚·恩格尔⁴⁷⁵

伦 敦

[草稿]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于伦敦]

夫人：

多年来的经验迫使我遵循一条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我所不认识的人都不给予金钱帮助。

而且，目前我也不能弄到您所需要的款项；即使我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也应当象使用我可以省下的每一个分尼那样，用这笔钱去支援受俾斯麦迫害的我们德国党内同志。

此外，因为您有些关系，使您有机会谒见公爵夫人们，所以您不难摆脱您目前的困境。

最后我不能不指出，您的来访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我也料定您会写信提出那种要求。

致敬意。

1880年

191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0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由于马克思家里添了孩子¹⁶⁵，和从曼彻斯特来的我们的两位朋友^①到我这里作客，节日的忙乱相当可观，你的信就在这种最忙乱的时刻寄到了。要转寄你的信，我需要查一下**最新的**邮政地址簿，但是手边没有。本星期初我终于找到了地址簿，并把你的信寄往：

不列颠北部（N. B.）汉密尔顿附近

威尔小山（地址簿上是：Well hill.）

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议员先生。

两个人^②当中麦克唐纳是更大的坏蛋，但是他同煤矿工人有比较密切的正式联系。可能在我的信寄到以前你就会收到他的回信。在议会开会以后，你可以把信直接寄往下院交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① 看来是指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编者注

② 托·伯特和亚·麦克唐纳。——编者注

因为你说你已向麦克唐纳要了你在信中所要的文件,所以在没有再收到你的来信以前,我自然不会在这方面再采取任何行动。

白银事件,或者确切些说,复本位制事件,是利物浦的某些棉花投机商的臆造。因为在印度和中国,商业中实际上流通的只有白银,而白银的价值十年来从黄金价值的 $1/15.5$ 降到了 $1/17.5$ — $1/18$,这种情况自然就使得由于向远东过量输出所引起的棉织品销售危机更加尖锐了。最初是供应的增加使价格降低了,然后,对于英国出口商来说,这种降低了的价格又表现为折合黄金的价值比以前更少了。机灵的利物浦人怎么也不能想象,棉花有朝一日会降价,于是他们现在就用货币的差价来解释一切,并且声称:只要此地决定,白银的价值应该重新按黄金价值的 $1/15.5$ 折合,就是说英国公众应该听任把白银按照高于价值 13—15% 的价格强加于自己,以便让棉织品出口商仍然得到那样多的赢利,那时一切就会顺利,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就会繁荣起来。一些异想天开的人仍然死抱住不放的全部骗人鬼话就是如此。这种骗人鬼话从来没有多大意义。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竟大发善心,它声称,对于德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金本位不适用,最好是恢复比较方便的银本位,隐藏在这种说法背后的意图是,为伦敦金融市场开辟一个白银销路,以便按高于白银价值的价格去出售自己的贬值的白银。不用说,这同样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正象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在不久前幼稚地幻想回到复本位制去和在一切支付中重新把塔勒充当足值货币一样,虽然塔勒的价值比票面价格低 15%。但是德国的银行家们在朋友俾斯麦的庇护之下变得这样聪明,以致这点没有能做到,而发行的塔勒又以惊人的速度流回银行和国库了。

我向你和大家祝贺新年和**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

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为此我们又得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俾斯麦，他以自己示威性的奥地利之行和对奥同盟⁴⁷⁶，使俄国政府恰恰在需要的时刻（对于我们！）面临抉择：战争或者革命！这是什么样的天才啊！

你的 弗·恩·

192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

伦 敦

1880年2月1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多谢寄来的银行支票，现退还给你。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按三百四十生丁转让”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找不到这个数目和马克以及奥地利货币之间的合理关系。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们，二百奥地利古尔登可以折合多少马克，那么波克罕就能够决定怎么办，并且我想，他大概会把这些古尔登寄给那个人兑现。

你的 弗·恩·

193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伦 敦

[副本]

1880年3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劳斯博士：

我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耶稣受难节，因此我同女儿爱琳娜在十二点去时发现“罗亚尔”咖啡馆关着门，我们等到一点，因为您没有来，我们就去^①您住的旅馆了。请您费心今天就写信给我（好让我明天能得到答复），您可否在星期日五点（而不是两点）到我们这里来进餐。

爱琳娜小姐向您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94

恩格斯致赫·迈耶尔⁴⁷⁷

伦 敦

[草稿]

[1880年3月底于伦敦]

赫·迈耶尔先生：

您3月25日的盛情的来信，直到3月27日星期六夜晚我才收到，所以我已无法接受您的邀请。

① 在这封信的副本中，这个字上面加了一个问号。——编者注

在此地和其他地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最近产生了分裂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目前既不能站在这一边，也不能站在另一边，何况我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和伦敦《自由》的立场都同样予以谴责。^①

请您费心把这一点告诉理事会。

致深切的敬意。

19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已给你汇去四英镑，折合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希望你能尽快收到。但愿在严冬终于过去之后，你和你夫人的身体已经好转。我们在这里过得还可以。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复元，马克思的身体要能再好一些就好了。冬天以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咳嗽使他不能安眠。

一般说来，1850年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演。⁴⁷⁸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夫，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

^① 见本卷第351、352，354—355、357、364—367、383—384、387—388、393—410、417页。——编者注

历史的进程是毫无影响的。他们哪怕能对英国人产生一些影响也好,但是这也根本谈不到。莫斯特由于一种要干一番事业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在德国的人们大概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说法:既然莫斯特被驱逐出了德国,那就是说,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苏黎世机关报^①也是这样,它今天宣传革命,而明天又声称暴力变革是极大的不幸;它一方面害怕莫斯特的调子比它唱得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们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高调。请在这《自由》的夸夸其谈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短见之间选择吧!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在当前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会产生错误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没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而且也得不到老的党领导所能要求的绝对服从,而老的党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在目前没有报纸、没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与此相反,人们却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它),谁要是触犯了领导人之一,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比较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无能而且不完全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在发号施令,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则同他串通一气。据我看,老的党及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⁴⁷⁹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滚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强迫党经常保持着老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上除了蹩脚的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 and 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似乎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在那里大家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喂，振作起来，并给我们写信。波克罕还是象原先那样行动很不方便。^①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19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们对马隆提出的导言怎么办？⁴⁸⁰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这里问题在于事实，而他到哪里去找事实呢？1843年到1863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历史还没有写出来，而马隆在苏黎世的德国朋友们对于他们投入政治生活以前的这一时期几乎毫无所知。因此，马隆的导言自然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同时却陷入未必能使法国读者感到兴趣的细节，此外，这个导言有很多相当严重的错误。就拿其中的一个错误来说吧：拉萨尔从来没有当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他甚至从来没有给该报撰过稿，除了只在一期上登过一篇小品文以外，而且这篇小品文也由编辑部完全改过了。拉萨尔这一时期只是在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同她的丈夫离婚的案件。⁴⁸¹即使他向我们表示愿意担任编辑，我们也会断然拒绝同一个从事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而势必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合作。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大约在1860年，他向我们建议在柏林合办一份大型的日报，但是我们的条件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⁴⁸²

如果需要有人向法国读者介绍我的话（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末，在我看来，只有您可以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文章是由您翻译

的；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得到必需的资料，我已请马克思把这些资料交给您。我认为，无论是对您，或者是对我自己，我都有责任不同意任何其他的人。

您的 弗·恩格斯

197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⁴⁸³

伦 敦

[1880年5月4—5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以上论述是我（昨天晚上）同恩格斯商量的结果。请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9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0年5月初于伦敦]

……^①以便没有直接受到禁止也把整个事业断送殆尽。

要使哈赛尔曼先生的危害很快消除，只需把那些真正使他丢

①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丑的事实公布出来，使他在帝国国会中无法活动，也就是说，只需采取公开的革命态度，就可以做到；而且只要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就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您在论迫害的演说中很成功地做到的那样。⁴⁸⁴但是，如果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总是担心庸人们把你们看得比你们实际上更为极端，而且，如果附上的《科伦日报》剪报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曾提议恢复家庭自制产品在交易中的**行会特权**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末哈赛尔曼之流和莫斯特之流就能毫不费力地进行活动了。

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党现在所依靠的，是个人通过国内旅行来保持和组织的那种静悄悄的自发活动，而这种旅行是无法禁止的。我们在德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我们，一切历史力量都有助于我们，还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俾斯麦确实为我们做了巨大的工作。^①现在他为我们赢得了汉堡⁴⁸⁵，而且还准备把阿尔托纳和不来梅送给我们。民族自由党人⁴⁸⁶也在为我们工作，甚至当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任人拳打脚踢和投票赞成捐税的时候，也是如此。天主教徒们也在为我们工作，他们起初投票反对非常法¹³⁹，后来又投票**赞成**，因而同样也被俾斯麦放在一种由内阁任意摆布的地位，也就等于被置于非法地位。同目前各种事变为我们所做的相比，我们自己能做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俾斯麦狂热地进行活动，造成一片混乱，使一切越出常轨，而无法带来任何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他无益地从庸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捐税，他今天追求这个目的，

① 参看本卷第 312 和 414 页。——编者注

明天又追求完全相反的目的，他把庸人强行推入革命的怀抱，而不管庸人是如何乐于在他的脚下摇尾乞怜，——俾斯麦的这种活动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同盟者。我很高兴，您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向左转。

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在宣传这种观点方面做得最好的，主要是不久前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人，他们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尽管我们为此没有费一点力气。这样，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就形成了观点的一致。至于那些仍然徬徨不定的人，自从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最后的宗派自行瓦解之后，已不值一提了。那里，正如您注意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正出现愈来愈向左转的过程。不过还有一个困难：这种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而这是应该避免的。

这里的自由党人的胜利至少有一点好处：破坏了俾斯麦的外交把戏。现在他不得不打消对俄战争的念头，而且大概又要象往常那样，把他的同盟者——奥地利——出卖给什么人了。奥地利人早在1864—1866年间就亲身遭遇过这种事：俾斯麦之所以寻找同盟者，就是为了要出卖他们。但是奥地利人太愚蠢，他们还会再次上当。

俄国的情况也好极了，尽管存在着合法谋杀、流放和表面上的平静。财源枯竭已无可救药。没有国民议会的保证，**任何一个银行家都不会给予贷款**。因此现在只好采用借内债这个最后的措施。借内债在**纸面上**可以办到，而实际上必将完全失败。如果直到那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件，那末，就最终不得不召开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议会，只要能弄到现金就行。

马克思和我向您和李卜克内西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99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0年6月27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的医生极力劝我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病得很危险使我耽搁了的话，我可能已经离开伦敦到海滨或山区什么地方去休养了。但是，按上面所写的地址寄来的信总会寄到我手里，因为会把这些信给我转来。

然而，不管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仅仅由于我不太懂荷兰文而无法判断这种或那种表述是否恰当，我也不能满足您的请求⁴⁸⁷。

但是从我在《社会科学年鉴》（第一年卷下半册）上读到的您的文章⁴⁸⁸来看，我毫不怀疑，您是向荷兰人简要叙述《资本论》的完全合适的人。我还要顺便指出，施拉姆先生（卡·奥·施·，第81页）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⁴⁸⁹《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⁴⁹⁰（因此更不要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到，“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经院式的一般词句来预先确定。

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²⁰⁴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00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7月2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您从比阿里茨的来信⁴⁹¹经过某些周折之后顺利地寄到了我这里,我在此地已经住了十年。现在赶紧向您介绍一下我掌握的情况。

我和我的朋友马克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两人都认为,关于英国的技工学校,此地没有比您掌握的官方报告⁴⁹²更好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非官方的资料几乎完全是夸张,要不然就纯粹是为某种招摇撞骗行为吹嘘。我打算查看一近年来国民教育局和教育部的报告,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一点会使您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您能费心告诉我,大约过两个星期或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要离开伦敦一段时间¹⁸⁷),给您的信或邮件该寄往何处,那时我将更详细地告诉您这方面的情况。此地对于青少年的技工教育比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还要糟糕;所做的事情通常只是为了装饰

门面。您大概从报告本身也已经看出，同大陆上的技工学校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技工学校”是一种感化院，一些无人照管的孩子按照法院的判决被送到这里来呆若干年。

不过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大概一定会使您更感兴趣。美国人就这个问题给巴黎博览会⁴³⁹送去了极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想必是留在黎塞留街上的大图书馆⁴⁹³里。您可以到那里从博览会的目录中了解到这方面更详细的情况。

以后我将设法给您找到巴黎的一位达科斯塔先生的地址，他的儿子^①是一八七一年公社的参加者。老达科斯塔从事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心，一定很愿意帮助您。

成年工人继续受教育的学校在这里一般也没有多大价值。如果在什么地方也做了一些好的事情，那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和个别的人，也就是说这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这里经常碰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招摇撞骗。最好的学校很快就被致命的因循守旧葬送掉，而公益事业越来越成为职员们捞取薪俸的最方便的借口。这是常见的现象，连中等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弟受教育的学校也不例外。近来我恰好在这方面又碰到了值得注意的例子。

非常抱歉，我自己不能向您提供新材料。可惜多年来我没有机会研究国民教育发展的详细情况。不然的话，如果我能向您指出更多的资料，我是会很高兴的。我们最深切地关心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中一切有助于国民教育的事情，以及哪怕是间接地有助于那里的运动的事情，因为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那

① 沙尔·尼古拉·达科斯塔。——编者注

里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1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8月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匆忙中写几句。几天来我家里满是从外省到我这里来的朋友。
现在把地址告诉您：

巴黎给—吕萨克路40号达科斯塔先生。

因为我同老头只见过一面，而且时间不长，所以他大概不记得我；但是，您只要讲明下述情况就会起到介绍的作用：马克思特意为您通过自己的女婿龙格（他同小达科斯塔^①是朋友）弄到他的地址并告诉了我。

本星期我将有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信给您，寄往巴黎邮局待取。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① 沙尔·尼古拉·达科斯塔。——编者注

202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巴 黎

1880年8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在我给您寄到比阿里茨去的那封短信^①之后，我只能对您说，除了您在上次来信中自己所列举的以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文件和报告可向您介绍了。不过，等暑假结束，我的一些熟人回来以后，我还可以再打听一下，如果能找到新的东西，我将给您寄往莫斯科⁴⁹⁴或者写信告诉您。为了使这种通信看起来毫无危害，我将用英文书写，并署名艾·白恩士。您从那里给我来信，可寄交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艾·白恩士小姐。信内不必再加信封，她是我的内侄女。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关于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您可能在地方自治局主席的协助下开办一所技工学校的叙述。我们这里也有俄国所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报告和整个俄国经济状况的非常出色的材料。可惜我目前无法查阅，因为这些东西都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和他的全家现在都在海滨疗养地。¹⁸⁹同时，这些材料对于我答复您的问题⁴⁹⁵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回答您的问题必须对家庭工业的有关部门有所了解，需要对它们的经营状况、它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们的产品、它们的竞争能力有所了解,而这些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一般说来,我认为您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有能力和大工业竞争。这种工业变革进行得极其缓慢;在德国,在一些部门中甚至连手织机都还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而在英国,手织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从这些部门里被排挤出去了。俄国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更慢。那里,在漫长的冬季农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们只要每天随便干点什么活就总有相当的收入。这种原始的生产方法当然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加速这种瓦解过程要比延缓这种过程更人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何况那里的整个政治局面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动。正如您所确信的,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也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人民度过政治上的危机,并把他们的工业维持下去,直到他们自己有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为止。而在这一方面学校或许就能够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在人民中传播的一切真正的启蒙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技术教育能够一方面设法至少使那些最富有生命力的最普遍的工业部门的经营比较合理,另一方面又对儿童事先进行普通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其他工业部门,那末,技术教育也许就能够最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我远离这一切,所以除了这种一般看法之外,未必能再说出些什么来。但是有一点我看是相当肯定的,这就是莫斯科省由于远离产煤区而且目前就已经感到木柴不足,所以还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大工业的基地。因此,尽管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某些大企业有可能得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的舒雅和伊万

诺沃的棉纺织工业，但是某些种类的家庭工业，即使有种种周折，仍能维持一个较长时期。归根到底，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共同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您信中所谈关于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消息，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即使这样，这种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因为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即将来临的震荡中必将异乎寻常地加强起来，所以可以预料，在近三十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俄国，这种潮流也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以至还能在人民千百年来天然的合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8月17日于兰兹格特

老朋友：

你的明信片直到今天才转到我这里¹⁸⁷，我立即给你汇去了两英镑，合五十法郎若干生丁（汇款时我写的是我在伦敦的地址）。当然，我们不能自己在这里的海滨浴场休养，而让你被赶出家门。这点钱不值一提：我们已经有四十年在同一旗帜下进行战斗，听

从同样的召唤，在这样的老战友之间的这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马克思、他的夫人、女儿、女婿和外孙们^①，在这里住对马克思特别有好处；希望他能完全恢复健康。遗憾的是，他的夫人已经病了很久，但是精神还算好。下星期我又要回伦敦去，但是马克思还要在这里尽可能多住些时候。

我还想顺便告诉你，关于信件的事发生了很大的误会。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你那里收到要他保存的信件，但是波克罕那里大约有你的几封信。当马克思夫人到日内瓦你那里去的时候，你曾通过她请马克思向波克罕要这些值。^②然而波克罕肯定说，他从来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信件。因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但愿你现在，至少在目前摆脱了极端的困境，哪怕是稍微松一口气也好。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燕妮和沙尔·龙格，劳拉和保尔·拉法格以及龙格的三个儿子让、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64页。——编者注

20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8月30日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左尔格：

我这封信是从兰兹格特写给你的，现在我和妻子在这里¹⁸⁹；在这以前我曾同她去曼彻斯特我的朋友龚佩尔特博士那里看病，她患了危险的肝病。

由于我们的这次旅行，我没有及时收到你的信。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你不能在美国弄到一笔钱，即二百美元，那只好不打这场官司⁴⁹⁶《平等报》由于缺少三千法郎而停刊了⁴⁹⁷，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情况如何。按手续我将把这件事通知李卜克内西。

《太阳报》上的文章⁴⁹⁸已收到，非常感谢。这个人表明，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他对于他所写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法律不管琐事，我把谄媚逢迎的杜埃⁴⁹⁹也看作是这种“琐事”。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尔·马克思

20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3日 [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劳拉：

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你亲切的来信。今晚我们参观了一位地质爱好者的收集品，明天我们要到弗兰伯勒角去旅行。这里的天气一直很好，真正的莱茵十月天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天气了。天上没有一丝儿浮云，太阳很热，但同时有凉爽的风。你和拉法格为什么不来这里过一个星期呢，这里游人渐渐少了，房子和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很充裕。

我自从在兰兹格特收到彭普斯的来信后，再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她的来信好像是8月15日写的。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随后在上星期五^①，也就是一个星期前，到伦敦时又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但没有回音。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写信给萨拉或她的母亲尼科尔斯夫人了。尼科尔斯夫人不在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你可否到那儿去一趟，把你了解的结果告诉我？因为我很不放心，我相信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因而使我得不到消息。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虽然有宜人的凉风从外边缓缓地吹进来，但还用不着穿上外衣。啤酒，啊，啤酒！你

^① 8月27日。——编者注

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在码头饮食店，在那舒适的小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啤酒，花点时间到这里来也是值得的——多好的啤酒啊！

穆尔和博伊斯特去“游乐场”（你知道，这在海滨是不可缺少的）听音乐和追逐烤鱼^①去了，这里有佳品；你要知道，这种烤鱼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穆尔和博伊斯特临走前都让我向你们俩^②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0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⁵⁰⁰

伦 敦

1880年9月3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伯林顿街7号

亲爱的拉法格：

为什么要存放在日内瓦⁵⁰¹？瑞士联邦政府的所在地是伯尔尼，而且瑞士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丝毫不比日内瓦差。如果您没有我所不知道的特殊原因，存放在苏黎世也同样可靠，在那里会找到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就请您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到我这里来，再转寄给照管这些东西的人。

愿主张平等的《平等报》

安息吧！⁴⁹⁷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双关语：“烤鱼”的原文是《Back fisch》，也有“少女”的意思。——编者注

② 即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207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9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前天我给您写信写得很仓促，因为九点半我要出发到弗兰伯勒角旅行，我们的两位大自然研究者^①要在那里采集海草。我担心没有完全把话说清楚，因此现在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格兰特的计划最严重之处⁵⁰²在于，你们的股票价值的提高或下降甚至变得几乎一文不值，都将完全受他操纵。首先，他对头四本手册就预先规定自己一年得12%。假如总利润为15%，那末纯利润、股东的股息仅为3%；总利润为20%，纯利润、股息仅为8%，以此类推。而格兰特还打算给各地的董事规定慷慨的薪俸，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够指望得到这样多的利润吗？我觉得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但是，假定总利润为20%甚至25%。那时格兰特会怎么办呢？他就会提出再借一笔钱来出版其余的手册。他将一口咬定说，他只有按15%或20%的利息才能借到这笔钱。这将通过投票决定，因为他有把握得到多数。只要您和乔里斯无法按较低的利息弄到钱，你们就斗不过他。这么一来，三千英镑按12%，三千英镑按20%——平均为16%。您自己会看到，如果一个企业还谈不到分

① 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

红，就要负担这样的利息，那末它还能经营得下去吗？

只要又需要资金，格兰特就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越来越高的利息向你们提供他的资金，而利息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因为这笔利息是归格兰特的，至少是大部分归他，所以使这些利息尽量接近于企业所提供的总利润，这对他是有利的。这笔利息只由他和借给他这些钱的人一起分，而纯利润则由他和其他所有股东一起分。

因此，实际上你们的实付股票的价值将越来越下降，并且这些股票将变得一钱不值，而这仅仅取决于格兰特。这就是说，按你们的版权将付给你们两人：（1）四百英镑，（2）当格兰特想摆脱你们的那一天，将付给你们每人三百英镑，（3）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几乎不带来股息的股票；总共每人五百英镑，而这还是在格兰特找不到办法来逃避付给三百英镑的情况下——而他要这样做并不太困难，他只要控告你们违反合同就行了。这将使你们打一场好官司，就是你们打赢了，您花的钱也会比三百英镑多得多。

格兰特不可能以您的信作根据。即使信里面包括有他所确认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约束你们的那一个月期满之后，也将毫无作用。

乔里斯和您的利害关系不一样。如果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意，并甘愿为了一年三百英镑而牺牲这一切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明，这些生意根本不值一提。乔里斯是要在伦敦住下去的。他既然已被格兰特吸收参加这笔生意，他就希望格兰特吸收他参加其他生意，他希望在一段时间内当格兰特的小伙计，直到他乔里斯有了很多钱和相当多的金融上的联系，离开格兰特也可以应付的时候为止。您却丝毫也不想这样做。您是要到巴黎去，您想靠这宗生意来维

持自己的生活。您自己想想，按照格兰特提出的条件您能做到这点吗？

您的律师显然也是一个小人，也希望向格兰特讨好。除了您一人以外，其他人都愿意这样做。因此就更不能匆忙地签订什么合同。

乔里斯保证说能找到必需的资本；很好，但是不言而喻，他应该按照您可以接受的条件去办这件事，而不能捆住您的手脚，去受头等高利贷者支配。

最好是向布雷德肖试探一下。他特别乐意同您在这里和在大陆上达成协议。哪怕是为了有可能压一下格兰特，这样做也是好的。能在他们两人之间选择一下就更好了。布雷德肖不会诈骗，那是前面那个人的专长。可惜，您再不能完全相信乔里斯了，因为他肯定地说，他已经不耐烦了，并劝您立即同意了事。

当然，这是事情的最糟糕的一面。也许格兰特的居心并不那么坏，但是只要合同一经签订，您就要受他的支配，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格兰特这样的人打交道，是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您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把全部纯利润用来偿还三千英镑借款，并且只要公司支付的利息超过6%就不分任何股息，但是这样的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或者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就会找出办法来把它否定掉。而且这也只是最初一次三千英镑的保证，对于以后的借款来说这并没有意义。这只手还账，另一只手借款的作法，是荒谬的。

我劝你：**尽力做到没有格兰特也能应付**，如果您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至少要设法吓唬他一下，说您没有他也行，使他在偷您

钱的时候比他原来打算的稍微慈悲一些。您的钱他反正是要偷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很好：总是出太阳，空气新鲜，刮东北风，洗海水浴已经有些凉了。今天晚上恐怕要象在兰兹格特一样穿大衣了。这里的游客同兰兹格特有很大的不同。都是些从里子、设菲尔德、赫尔等地来的小店主、小厂主、商人，他们的外表比兰兹格特的人土气得多，但却也显得稳重些；没有街头顽童。最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女青年，都是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就是您称之为不漂亮的年龄的**少女**，不过这里还是有很漂亮的女孩子的。真正成年的姑娘根本碰不到或者几乎碰不到。只要她们一旦不再是少女，只要一穿上长连衣裙，看来就是已经出嫁了。这里碰到的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妇女都是由丈夫陪伴着，甚至还带着孩子。因此，可怜的博伊斯特温情脉脉地望着这些少女，却没能进行一次谈情说爱。爸爸和妈妈“时刻在岗位上”，好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人“时刻在岗位上”一样^①。

向劳拉多多问好。两位植物学家^②向您致意。邮件已寄往苏黎世博伊斯特的父亲^③处。报纸将退还给您。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没有接到他的来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君主应当时刻在岗位上”——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政府报告》中的话。——编者注

② 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

208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⁴¹¹彼 得 堡⁴¹²

1880年9月12日于兰兹格特

阁下：

我无需向您说，如果我能够去做任何一件您认为有用的事⁵⁰³，这将使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只要简短地说一下我目前的处境，您就会相信，我现在不能从事理论工作。医生让我到这里来时，曾严格规定“不许做任何事情”，并且通过“悠哉游哉”^①来恢复自己的神经系统，忽然，早就折磨着我妻子的疾病恶化了，有造成**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挤出来工作的那一点时间，只能用到我无论如何**应当**完成的那些著作上去。

此外，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您已经全部都做了。如果您要推迟发表您的著作，那是很遗憾的，我自己就急切地等待着它的发表。

在我的信里面，您认为对此有用的一切，您都可以自由支配。我担心的只是，这一类材料不多，因为我寄给您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

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⁴³⁵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

① 原文是《far niente》，是“悠哉游哉的乐趣”（《dolce far niente》）的简略说法，出自小普林尼在书信集第八卷中所用的一句类似的拉丁话。——编者注

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孟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这种极不平常的情况——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金融恐慌**——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现在来分析这些情况会使我扯得太远。然而,最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之一是:1879年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协助下满足的。另一方面,美国营业的突然活跃——从1879年春起——影响到英国,对英国来说这是真正的 *deus ex machina*^①。

至于农业危机,它将逐渐加剧、发展,并渐渐达到它的顶点;这将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引起真正的革命,而完全不取决于工商业危机的周期。甚至象凯尔德先生这样一些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感到不妙”了。最足以说明英国人的迟钝的是:两年来,《泰晤士报》和各种农业报纸一直在刊登租地农场主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列举他们用在土地耕作和改善农场上的费用,把这些费用同他们按时价出售产品的收入相比较,并说明他们所得的结果是明显的**亏空**。请想一想,这些专家对这些统计数字大谈特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问自己:如果在许多情况下把**缴纳地租的费用**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完全删去,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极其显著地”缩减,那末**这些统计数字会是什么样呢?**这就是碰不得的要害之处。虽然租地农场主自己已经不相信他们的大地主或者“帮闲文人”向他们提供的**秘方**,但是他们仍然不敢采取果敢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受到农业“工人阶级”的威胁。整个说来,形势很好!

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

① 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

来信请照旧用我伦敦的地址,即使我暂时离开,这些信也总会给我转来。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20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12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您**事后**才把全部情况告诉我,我怎能对您做生意的事提出意见呢?要是您早些把章程草案⁵⁰⁴寄给我,我就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了。您不要说没有拿到章程草案了;它一印好您就该要来。看来,您真是存心想让别人把自己偷光。

您说章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超过**10%。告诉您这件事的人,准是估计到您会轻信的。第七十四条明确地说,董事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期限和条件**去借款。诚然,我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议会的决议是否禁止有限公司按10%以上的利息借款。对此我表示怀疑。就算是这样,但是您眼前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没有人把这项规定放在眼里。您自己不是就写信告诉过我,格兰特要按10%的利息并在五年期满时付给20%作红利的办法去借三千英镑吗?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二十除以五等于四,十加四等于十四;这样,您实际上要为借款付14%的利息。当别人要您相信格兰特不会从你们公司拿到10%以上的利息时,您怎么又不提这件事了呢?

您又说,乔里斯和梅森握有对付格兰特的保证,这就是至少要经五分之四的股东同意才能作出新的决定,而格兰特只有50%的股票,所以没有取得你们的同意,他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无疑,这是在愚弄你们。在整个章程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五分之四的股东的问题。一切决定都由**简单多数**通过。可能议会的决议规定,要有五分之四的同意才能**修改公司最初的章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已向你指出,格兰特会怎样通过按10%的利息借款并要求符合他心意的红利的办法榨干公司的全部利润。第七十四条给他这样做的权利,甚至除了他的董事们以外,用不着去和任何人商量,而那些董事们,不管是谁,肯定都是他的傀儡。

其次,如果全部资本凑齐,共计为:

(1)固定资本五千英镑,计五千票。

(2)优先股票每股五英镑(第四十九条),共三千英镑,计三千票,总共八千票。这个数目中,您、乔里斯和梅森共有二千二百五十票,这就是说,不是45%对55%,而是28%对72%。这总算超过五分之一,但超过不多。只要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卖出一些股票,那么你们就会连阻止修改公司章程的可能性都要丧失掉。也许别人会告诉你们并不打算把全部优先股票发行出去。但这种情况是否能长期继续下去,这将取决于格兰特。

此外还有一个条款可能影响到您,并使情况发生变化。第二十一条说,股东不等催收股金而自愿付清的话,就可以取得多至10%的利息。我想这个规定是适用于您的**实付股票**的;不过,如果

真是这样,乔里斯和梅森会告诉您;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您的大部分股票就能得10%的利息,这对您是很有利的。您要弄清楚情况是否这样。

总的来说,看了您这次来信,我觉得事情稍微有利了些。如果按这样重的利息借来的钱能限于头三千英镑,而这些钱又能过五年或更早一些还清的话,事情就顺当了。但是,我认为,为了支付所有这些巨大的开支,必须有特别大的利润。每个董事拿五十英镑,董事长拿一百英镑,经理拿若干英镑,在伦敦和巴黎的董事拿三百英镑,等等。所有这些都要出自相当于这些人的薪俸的三倍不到的三千英镑流动资本里!此外还要付14%的利息!

关于乔里斯我不能写了,因为您说,您把我的信都读给他和梅森听。不然在这方面我还是有话要说的。不管怎样,一个金融家的“诚实”和某些人的诚实是不同的,即便在这类人当中他还算是正派的。

我得搁笔了,就要吃饭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局面自然就是这样:您已经走得太远,想单独后退已经不行了。不过,请好好考虑一下,把我上面提到的几点弄清楚。

我现在的钱只够旅途上最必需的费用,也许连这也不够。我的支票本在伦敦,我要在星期六晚上才回去;在这以前,我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您能把格兰特的事情拖延到我回来时,我们也许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我们大家^①向劳拉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意即还代表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

如果您不是马上要用公司的章程,就等我把它带回来。

21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 尔 斯 巴 德

1880年9月29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多谢您的来信。妇女们有她们自己的想法,因此,我的妻子不愿意在表格这边填写回答。一般说来,她不愿意按照表格而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我没有看她写的信,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否恰当,不过对于妇女们来说愿望是她们的天堂。

爱琳娜向您致亲切的问候。

完全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1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⁵⁰⁵

伦 敦

1880年10月5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非常感谢为博伊斯特^①写的介绍信,所有这些介绍信都已寄出。

① 阿道夫·博伊斯特。——编者注

关于考利茨我收到了一封完全相同的信; 现把我的回信抄在这封信的背面。我们大概不会因为伯^①而争吵。

您的 弗·恩格斯

[信的背面]

(副本)秘密。

先生:

考利茨先生去年春天到英国来的时候, 给我带来了我在德国的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信。信中说, 考利茨先生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不伦瑞克的最好的公证人(在德国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之一, 他被热情地介绍给我。根据我自己从那时起对他的了解,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 关于这个问题, 考利茨先生大概会让您去找一位专家, 他一定能向您提供更满意的情况。

您的 弗·恩·

212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0月12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了解到, 你仍然需要钱, 但是目前他们不

^① 看来是指伯利(参看本卷第445页)。——编者注

能帮助你。事情很凑巧,我现在恰好为你存了一张五英镑钞票,我当即就把它寄出,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尽快地顺利收到;但愿这能帮助你摆脱眼前的困难,直到莱比锡人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的确和德国那些被剥夺了生活资料的鼓动员一样,都是非常法¹³⁹的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且答应说,苏黎世报纸^①的路线将会改变,将符合党原来的路线。如果这能实现,那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祝你健康,精神振奋。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13

恩格斯致哈·考利茨

伦 敦

[草稿]

1880年10月28日 [于伦敦]

致哈·考利茨先生。

随信退回伯利先生的信。

至于同拉法格先生有关的事,您承认主要的一点:您未经他的许可,冒充是由他介绍来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关于博伊斯特^②,我用不着弄清楚,您什么时候在别的地方曾推荐他讲授所提到的课程。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从布里德林顿码头回来之后,您曾再一次表示愿介绍博伊斯特任教,并且当着我和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② 阿道夫·博伊斯特。——编者注

肖莱马的面答应按过去商量好的办理。然而您言行不一,而博伊斯特不仅没有背后攻击自己的“亲爱的考利茨”,相反,在特拉法加广场当面对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完全正确地补充说:我们三个人事先就断定,您根本不会履行诺言。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事情而同曾与我有过某种政治联系的人绝交的话,我在这以后就会立即写信给您提出断绝关系。

至于“中央新闻”的谰言,我不打算去分析是谁散布的——是您还是莫斯特,因为我没有得到说出我的消息来源的许可,另一方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奸细的信件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作出象我对您作出的那种决定的话,那末这样做的根据不是当事人的某一个个别的不体面行为,而是经过长期观察的他的整个品德。此外,为了用另外一件同样有份量的事实来代替您所否认的事实,只要举出您自己承认的几乎每天同莫斯特及其同伙都有接触就足够了。

致敬意。

214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 约

1880年11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今天给您寄去一册法文版的《资本论》^①。同时应该谢谢您在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

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国外的“轰动一时的”失败以外，这里的政治兴趣目前都集中在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地因为它是英国“土地问题”的前奏。

不仅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也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一旦在那被讽刺地称为“姐妹”岛的地方遭到破坏以后，在本土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反对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受高地租和——由于美国的竞争——低价格之害的英国的租地农场主，是那些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历来象牛马般受虐待的地位的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约翰牛非常担心，贵族的英国土地所有制在爱尔兰的要塞一旦丧失，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也会丧失！

李卜克内西要坐六个月的牢。因为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既没能摧毁，甚至也没能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以俾斯麦就更加疯狂地抓住他的万应灵丹不放，自以为只要更大规模地应用，就一定会收效。因此他把戒严扩展到汉堡、阿尔托纳和其他三个北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同志们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反社会党人法虽然没能破坏,也决破坏不了我们的组织,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乎负担不了的金钱上的损失。接济遭到警察破坏的家庭,维持我们保留下来的几份报纸,通过秘密通讯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在整个战线上作战——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们的财力几乎耗尽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中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呼吁。”

就摘录到这里为止。

我们将在伦敦这里,在巴黎等地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同时,我相信,象您这样有影响的人,也许可以在美国组织一次募捐。即使金钱方面的收获不大,在您所主持的公开集会上谴责俾斯麦的新政变,并在美国报纸上报道出来,在大西洋彼岸加以转载,这无疑会使这个波美拉尼亚州的 hobereau,^①受到沉重打击,并为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欢迎。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从左尔格先生(在霍布根)那里了解到。募集到的捐款请转寄莱比锡阿姆特曼肖夫的邦议会议员奥托·弗莱塔格先生。他的地址当然不能暴露,否则德国警察干脆会把捐款没收。

又及。我的小女儿^②——她没有同我们一起去兰兹格特——刚告诉我,她把我寄给您的那本《资本论》中我的相片剪掉了,因为那纯粹是一张漫画³¹⁹。好吧,一有好天气,我就再照一张给您作为补偿。

马克思夫人和我们全家向您致最美好的祝愿。

最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容克地主。——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215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时间没写信的原因是：(1)工作太忙；(2)我的妻子病重，她病了一年多了。

你自己已经看到，约翰·莫斯特闹到了什么地步，另一方面，所谓党的机关报，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不用说那里的《年鉴》了)是多么可悲；独揽大权的是赫希柏格博士。关于这一点我和恩格斯经常在书信来往中同莱比锡人进行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很激烈。^①但我们避免任何公开干预。比较安稳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当使那些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处境更加困难，而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几个星期以前，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党组织已经恢复，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就是说，“秘密”到使警察不知道。

从一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上我才完全看出了莫斯特的卑鄙。他在这份报上用俄文发表的东西，从来没敢用德文发表。这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同时，这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完全不了解他从前贩卖的学说。这

^① 见本卷第359—361、363、367—384、393—394、397—398、400—408页。——编者注

是无稽之谈，它是那么愚蠢，那么荒谬，那么庸俗，以至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只能说明约翰·莫斯特的极端爱好个人虚荣。尽管掀起一片喧嚣，但是，除了在柏林的各式各样的败类中间之外，他在德国一无所获，于是他就同巴黎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余孽，即《社会革命报》的那伙人，结成了同盟（这个刊物的读者整整有二百一十人，但它有皮阿的《公社报》作为同盟者。那个怯懦的闹剧小丑皮阿——他的《公社报》把我说成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总是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戳穿他利用国际来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企图）。不管怎么样，莫斯特做了一件好事，把所有那些大喊大叫者——安得列阿斯·肖伊、哈赛尔曼等等，等等——组成了一个集团。

由于俾斯麦实行新的戒严^①和迫害我们党的党员，给党筹集经费是绝对必要的。关于此事我昨天已写信给约翰·斯温顿^②（因为一个好心的资产者最适于做这种事），并告诉他可以向你更详细地了解德国的情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琐事以外——在我们多年的流亡生活里，我们见到过多少这类突然发生，然后又化为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整个说来，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总的形势）进行得非常好，大陆上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内部也是这样。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衷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我们过去是仇

① 见本卷第447页。——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⁶⁰的创始人之一)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为他写了《调查表》⁵⁰⁶,最初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印了大量单行本在法国发行。此后不久,盖得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⁵⁰⁷。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了这些废话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些工人团体,它们对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接受(那些不是由真正的工人,而是由游民以及少数受骗工人作为普通成员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不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

几天前在里昂出版的《解放报》,将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党”的机关报。

同时,就在敌人的阵营里——即在激进派的阵营里——过去

和现在都有拥护我们思想的战士。泰斯在罗什弗尔的机关报《**不妥协派报**》上开始探讨工人问题;公社失败以后,他同一切“有思想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来到伦敦时还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由于跟我的个人接触和认真研究《资本论》^①,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此外,我的女婿^②放弃了他在皇家学院授课的职位⁴⁰,回到巴黎(幸好他的家属还留在这里),成为极左派的领袖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他工作得很有成效,那位在今年4月还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拥护美国的民主共和观点的克列孟梭,最近在马赛所作的反对甘必大的演说中,就不仅在总的倾向方面,而且在**最低纲领**的最重要的几点上,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⁵⁰⁸克列孟梭是否会履行诺言,这根本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已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激进党里去;说来好笑,仅仅作为“工人党”的口号出现的东西,激进党的机关报总是要加以轻视或嘲笑,而现在当他们从克列孟梭嘴里听到时,却当作奇妙的启示为之惊叹不已。

我未必需要告诉你,——因为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关于牵动从盖得、马隆到克列孟梭这几个领袖人物的那些秘密的线,只限我知道。不要把这些说出去。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事实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把我们的合作者叫作在“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间谍——卡尔·马克思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间谍**了。

在俄国——《资本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成功。在那里,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编者注

还有一部分是评论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⁵⁰⁹,它最近在彼得堡秘密印发的纲领引起了在日内瓦出版《土地平分》(这是从俄文按字面译成德文的)的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是自愿离开俄国的——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这次就写到这里。希望你尽快来信。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要是你能给我找到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详细的(有内容的)材料,我将非常高兴,钱当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

21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 [于伦敦]

匆匆又及。

亲爱的左尔格：

刚刚给你寄去了一封长信^①，投邮之后，邮局关门之前，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关系到可怜的波克罕的事情。今年夏天当我从兰兹格特到哈斯廷斯去看他时，发现他病在床上，他要我写信给你，让你去找一个叫**弗兰茨·穆尔哈德**的人（霍布根市华盛顿街 215 号）。他欠我们的波克罕的钱，我记得是十英镑。这些钱是波克罕借给穆尔哈德作为去美国的旅费的；波克罕手里有穆尔哈德的借条。

祝好。

你的 卡·马·

2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尔斯巴德

[1880年11月12日于伦敦]

大概您已经收到了我的妻子终于寄出的信。她和所有生病的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妇女一样,对目前给她治病的那些医生总是不相信。

218

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

曼 都 亚

1880年11月13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洛里亚先生:

我的妻子病重,家里一片混乱,因此我迟迟未能答复您9月14日的来信。遗憾的是,我个人的钱有限,不能供给您在伦敦逗留的费用;这尤其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我非常赞赏您的才能、您的学识和您在科学上的前途。

由于我深居简出,并且避免同英国新闻界来往,我能用来帮助您您的影响和联系很少。我根据经验知道,在伦敦的意大利人中间,无论是在给报刊撰稿和私人授课方面,或者是在其他的谋生领域,都充满着最尖锐的竞争。

尽管如此,当议会复会时——因为在复会以前整个上流社会,即由一万人组成的上层都不在首都——我将同某些热心的和有影响的人士商量。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能讲法语和讲一点英语。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9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⁵¹⁰

伦 敦

1880年12月8日 [于伦敦]

阁下：

马克思夫人同大多数患慢性病的人一样，有时候突然不能起床，随后又重新能够同人们来往。她原以为过几天就能去看望海德门夫人，因此没有立即给她写信，但是本星期我们家里有大陆上来的客人，所以她要我告诉您，她下星期将荣幸地去拜访海德门夫人。

我欢迎您所说的办报纲领。您说您不同意我党对英国的观点，对此我只能答复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不可避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

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 [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

它宣布工人为非法。¹³⁹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幸而,这个依靠资产阶级排斥工人阶级的政府本身,现在愈来愈使资产阶级不能忍受了,因为它击中了他们的最痛处——钱袋。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请代我向海德门夫人问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20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2月2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急忙告诉你,我刚刚给你汇去了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能收到。

当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的时候,我斥责了他在分配救济金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你,虽然你和许多柏林人——而他们中间还有明显的坏蛋——同样是,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反社会党人法¹³⁹的受害者。现在他写信告诉我:我们会照顾贝克尔。请注意这点是否照办了,如果没有这样做,而你又不便于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末请给我写封短信,我来替你办这件事。

新年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21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伦 敦

1880年12月29日 [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请于本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到这里来吃饭并迎接新年。

祝好。

卡·马·

附 录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1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75 年 10 月 25 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亲爱的希尔施先生：

随信寄给您一篇我母亲写的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先生的不长的评论文章。如果您能办到的话，妈妈希望把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兰克福报》上。^①

如果爸爸有时间，他就会亲自写一篇关于厄尔文先生的文章。厄尔文先生使我们很感兴趣（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他本人）。首先因为厄尔文先生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同时也因为，整个英国新闻界在搞最卑鄙的阴谋，掀起了一场攻击他的真正的运动。如果您能使妈妈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我们将非常高兴。

我还要代表一个朋友——一位俄国太太——问您一下，您是否认为有可能在《辩论日报》上或者在《时报》或《世纪报》上刊登关于厄尔文先生的评论文章。

请原谅我这样麻烦您，因为您在法国和德国的新闻界有这样的话的联系和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决定只好来找您。我希望，您能

① 参看马克思 1881 年 12 月 7 日给燕妮·龙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234 页）。——编者注

原谅我,不会太生我的气。

爸爸万分感谢您盛情地给他寄来报纸。他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向我们的朋友考布致良好的祝愿。妈妈预先感谢您。

忠实于您的 爱琳娜·马克思

妈妈嘱咐我告诉您,她不愿意让她的名字出现在《法兰克福报》上,但是,如果您想要说明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可以把这一点告诉“朋友们”。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6年8月16日和20日之间于伦敦]

我亲爱的、尊敬的朋友:

您的宽宏大量确实使我感到羞愧,只要一看到您的第一封亲切来信的日期,或者甚至是第二封来信的日期,我就感到痛心疾首,真该忏悔。

在您面前我要真诚地说:“父亲,我犯了罪”^①。当我刚收到您的第一封信以后,我本来要立即回信,但有件事打搅了我,以致拖延了回信,而拖延就等于埋葬。这一拖,一天变成了一星期,一星期变成了一个月,而月儿几经重圆很快就成了一年,^②对于这一点,上帝和我们这些老年人知道得最清楚。年纪越大、时光越无

① 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

② 这是谐音的双关语:《Monat》——月,《Mond》——月儿。——编者注

情，日子就过得越快、岁月就飞逝得越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老年也总该有点什么长处。可青春、朝气和“美好”一去不复返，难道不是可怕的不幸吗；上了年纪又加上有病，这个感觉就更加明显，而近来我的情况正是这样，这就是我久久不给这样真正忠实的老朋友写信的最好的辩护词。几个月来我一直患头痛等疾病，常常处于完全眩晕和迷糊的状态，仅仅由于这一点，我就不能写信了。在布莱顿住了三个星期，我的健康才稍有恢复。我的丈夫和小女儿^①上星期五^②去卡尔斯巴德^③了，遗憾的是，他们俩都是因健康状况不佳，更确切地说是因病去的。这次旅行花费很大，以至所有其他的旅行和到别的地方去看望忠实的朋友们都不可能了，尽管我的丈夫很想有机会去游览一下勃朗峰和看望老贝克尔，但他还是不得不精打细算，限于疗养，放弃一切额外的旅行。我自己今年哪里也不能去，这个热得要命的鬼天气使我喘不过气来，弄得我非常难受。昨天我收到了卡尔斯巴德的来信。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一个肝脏病疗养院安顿下来。在纽伦堡，他们为了找一个过夜的地方跑了几个小时。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面包工人正在开代表大会，此外，未来的音乐⁴⁹的长号手和小号手们、齐格弗里特们、瓦尔库蕾们和《神的灭亡》的主人公们^④从四面八方云集于纽伦堡，所以他们两人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那儿。后来他们又乘错了火车，经过连续二十八小时的纯粹唐·吉珂德式的四处漫游，才到达了喷泉之国。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8月11日。——编者注

③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④ 齐格弗里特和瓦尔库蕾，是理·瓦格纳的两部歌剧《齐格弗里特》、《瓦尔库蕾》的主人公；《神的灭亡》也是理·瓦格纳的歌剧。——编者注

您谈到的一切消息，使我很感兴趣，如果我今天没有对此详细地作出答复，那就请您归罪于酷热吧；酷热现在是许多事情的替罪羊。我至今没弄到您所需要的材料^①，遗憾的心情简直无法向您表达。看来，靠代理人是不会有结果的。我经常给他写信。不久前我的丈夫收到波克罕一封来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那里的情况稍微好些。我认为，最好、最可靠的办法是您亲自同他联系。他最清楚材料在哪儿，并能派人把材料找出来寄给您。至于您想要的其他书籍、文件等，我将找我们的老朋友列斯纳去办。恩格斯和我丈夫同旧的工人协会⁴²⁴再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协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变成了纯粹的愚人协会。

列斯纳至今一直巧妙地维持着协会，但现在也腻烦了。而他可能对您最有帮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靠的人，在政治上一向特别坚定和忠诚。他是“宁死不屈”^②的老近卫军的一员。因为我打算下星期到兰兹格特去看望我们的朋友恩格斯^③，我想在这以前把一切可能办的事情都和列斯纳一起料理好。我确信，您最好是直接和波克罕商量。他的地址是：英国哈斯廷斯市丹麦广场，西·波克罕收。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此搁笔吧！

我们大家都希望明年这个时候终于能够在“彼岸”，即在“亲爱的祖国”^④重新会见所有的老同志。也就可以直接去看望老贝

① 参看本卷第430页。——编者注

② 根据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是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时法国将军康布隆奈说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法国上校米歇尔说的。——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

④ 麦克斯·施奈肯伯格的《守卫在莱茵河上》一诗中的用语。——编者注

尔了。

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您的老朋友 燕妮·马克思

3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76年11月25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阁下：

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想给您写信。好几次我已经动笔了，然而，不是这件事，就是那件事打扰，使我不能写完。

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因为我正在搞“国民教育局”的选举。这个负责领导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的国民教育局非常重要，主要是在同力图完全废除义务教育的所谓“教会派”的斗争中非常重要。我为一位太太——韦斯特莱克夫人竞选。虽然她正象几乎所有的英国妇女一样，实质上也是小市民，但至少她是一个完全的自由思想派，并且比那些参加竞选的男候选人要好些。我挨家挨户地收集选票，您无法想象，我看到和听到了多么有趣的事情。有些人要求讲授的“主要是宗教”，另一些人对我说：“教育是国家的不幸，教育将使我们毁灭”，如此等等。还有，当您遇到一个工人，他对你说，他想先“同他的老板商量一下”时，真令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我们每天都收到《革命报》。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它能长期存

在下去吗？至于我，我对这一点是有怀疑的。您对此意见如何？

下星期利沙加勒著作的出版者基斯特梅凯斯先生将去找您。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正派的人。他去巴黎是为了商谈在巴黎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事宜。为了不致引起警察的注意，不必向任何人谈起他的到来。

爸爸（他患重感冒和支气管炎已有几个星期了）非常着急，因为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正如您所知道的，他给巴黎寄去了一包分册出版的书，想换回一本装订成卷的书^①，但是不仅毫无所获，而且甚至杳无音讯。尊敬的先生，如果您对这件事有所了解，请您告诉他。

我看，该搁笔了，因为我的纸要写完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上封信中，我已经告诉您，我的夹鼻眼镜戴着很合适，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我们全家向考布和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爱琳娜·马克思

^① 《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

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7年1月20日或21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亲爱的朋友：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您一点信息并使您想起我来，甚至当您遭到命运的新的可怕的打击时，我也没有反应，而您当然有权希望得到您的朋友们的同情。请您相信，我之所以没有写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您遭到不幸的消息使我万分悲痛，我不愿意用一般的同情和安慰的话来触动您的悲痛。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是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

我们的情况总的来说（阴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总是有的）还不错。我的丈夫和杜西（我的女儿）今年又不得不过

去曾对他们的健康有过良好影响的卡尔斯巴德^①去。这次治疗对我丈夫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回家以后在我们这个潮湿的多雾之国他感冒得很厉害，至今还没有摆脱非常讨厌的、几乎成了慢性的鼻炎和咳嗽。甚至动了个不大的手术——把喉咙中经常引起痰液的、已经松垂和变长的小舌割短些，到现在为止看来这也没有多大帮助。杜西在卡尔斯巴德得了场重病，回家时显得脸色苍白和消瘦。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正从事把德文或法文译成英文的各种翻译工作。她作为莎士比亚学会会员，翻译了波恩的德利乌斯教授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的一本小册子³⁰⁴，受到大家欢迎，德利乌斯教授给她写了一封高度赞扬的信，庆幸自己和学会有了这样的“同事”。这一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将为她开辟通往文学界和新闻界的道路，使她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从而摆脱繁重的、过于劳累的工作——教书。她的未婚夫利沙加勒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他的一本关于公社的书^②。此书确实获得了成功，看来，销路不坏，现在正译成德文和英文。

至于我的丈夫，他现在正认真研究东方问题，并且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对于所有那些在关于暴行问题上进行投机的基督教骗子们和伪君子们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从今天的一些电讯上可以看出，俄国人——格莱斯顿、布莱特和所有那些自由、温和和快乐的人们心目中的文明传播者——似乎正在溜之大吉。)

除了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党人在德国的胜利³⁰⁰也同样引起他的注意；问题不在于他们将送这么多“人”到国会里去，而在于社会党人到处（甚至在柏林枢密官们的居住区）都获得了确实是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

非常之多的选票。看来,这种情况使钻营之徒、滥设企业者和吸血鬼们完全惊惶失措了。

龙格在春天得了神经热,这个病好得相当慢,直到现在他还很容易受刺激和很容易激动。他和过去一样,经常发火,叫嚷和争吵,但是我应该指出,可以赞扬的是,他继续认真地在皇家学院任教⁴⁰,上司对他很满意。燕妮于5月10日又生了一个儿子^①,这孩子起初显得弱小可怜。现在他长出了唯一的一颗小牙,被喂养成一个肥胖、健壮和很好看的小家伙了,他是全家的乐趣。当他坐着四轮小车即家用小孩车回家来时,由老外婆领头,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跑去迎接他,每个人都想争先抱到他。燕妮仍旧患气喘病和经常咳嗽,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在学校里和家里的义务,既没有使她失去丰腴的体态,也没有使她玫瑰色的双颊上焕发的容光减色。拉法格和劳拉住得离我们也不太远。可惜,他们的事业,即按吉洛的方法从事印刷,目前进行得不太好。⁴¹大资本的竞争总是到处成为障碍。拉法格在同大资本的斗争中花费了很大力量。劳拉在家里和外面的一切事情上也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勇敢和极大的热忱。本来应该提醒拉法格注意这个谚语:“不是撑船手,休掌竹篙头”。很可惜,他背叛了老祖宗艾斯库拉普。⁵¹¹不过,最近似乎有了成功的希望,开始有了比较大宗的订货,而经常抱有幻想的拉法格现在指望着做一笔大“生意”。劳拉的身体已完全恢复,现在看起来容光焕发,充满青春活力,显得这样年轻,不知道她已经出嫁九年的人,还称她为“小姐”。

我们的朋友恩格斯,象往常一样,生活得很好。他向来是身

① 让·龙格。——编者注

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心情愉快,而他的啤酒(特别是维也纳的)给他带来很大的乐趣。关于其他熟人,我很少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因为我们见到的人不多,而和法国人,象勒穆修、赛拉叶这些先生们见面最少,布朗基主义者则一个也没见过面。我们对他们厌烦透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同土耳其大臣接洽了,打算在宣战之后立刻动身去土耳其。要是他早到那儿去,他会干得很好,因为贫困和负伤使他的生活很困苦。如果战争不爆发,他在这里就彻底完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现在异常激动的心情。如果他找不到适当的工作,那真可惜。他确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正直的人。关于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黑尔斯、荣克等等这一类英国工人,请允许我不提他们了。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坏蛋,过去叛卖,现在照旧叛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谋得其“正当的先令”。实在是可鄙的败类!①

今天就此搁笔。我的丈夫至今还在徒然等候答应给他寄来的、由魏德迈收集的《论坛报》②上的文章。如果您能关心一下这件事,把文章给他寄来,他会非常感谢您。他很需要这些文章。

纸快完了,就此写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们而首先是我对您和您全家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您的老朋友 燕妮·马克思

[此信第一页上的附笔]

列斯纳有一套带家具的房间,境况相当不错;每年生一个孩子——真是一个家兔窝。

① 参看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②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5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78年6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先生：

请您原谅，由于我的拖拉，没有答复您的盛情来信，但愿您不会过于见怪。起初，我患了几个星期的神经痛和剧烈的牙痛，假如您也曾患过牙痛，那么，您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没有写信的兴致了。此外，我目前正在为英国博物馆的一些文学团体（如乔叟学会、莎士比亚学会、语文学会等）工作，这项工作，几乎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①最后，我由于自己的懒惰而感到十分惭愧，不敢再提笔了。然而今天我鼓足了勇气，因为爸爸嘱咐我代他给您写几句话。目前，他的病很重，在现在的健康情况下，他不可能给您寄什么东西去供您的报纸^②发表。我认为，近来他过度疲劳了，因而必须有相当一段时间什么事情也不做。我相信，您一定会原谅他，并把这一切告诉您的《平等报》的同事们。

您约我为您的报纸撰稿，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目前我办不到，因为我整天忙于博物馆的工作。

您对诺比林⁵¹²有何看法？您对这个是否有所了解？英国报界比德国报界更加卑鄙。很显然，它们巴不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各国社会党人身上，从而再次加以迫害。这些报纸之所以兴高采烈，

① 见本卷第468页。——编者注

② 《平等报》。——编者注

是因为德国势必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动和恐怖，它们希望在这里也能搞点什么类似的名堂！我担心这对我们的朋友们，即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将非常不利。稍微一点迫害无碍大局，而目前的反动则不是这样，因为报纸、集会，总之，一切宣传手段都被禁止。关于诺比林的详细情况，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对反动的报纸不能相信。这第二次行刺的消息，使这里大为震惊。四面八方都是一片忿怒的嚎叫，这种嚎叫由于资产阶级满怀极端的恐惧而越加强烈。您要是知道关于诺比林的什么情况，希望来信告诉我们。

我们曾见到过札纳德利先生一两次。你是否发觉他有点狂妄？我对他了解得太少了，还不能对此作出判断，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利沙加勒昨天去泽稷岛了。他临走前，托我向您致衷心问候。还有爸爸衷心地同您和考布握手。

您会很快来伦敦吗？您一定要来，并且应该在这里住上几天。

忠实于您的 爱琳娜·马克思

6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

巴 黎

1880年10月1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沙尔：

昨天收到了你的文章，这就使我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的寂寞的夜晚得到了最好的补偿，这些夜晚是多么漫长，多么沉闷。你的犀利的文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快，而且我高兴地想到，它也会

使李卜克内西非常满意。李卜克内西是革命法国的热烈崇拜者(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致在普法战争等等时期,他竟完全丧失了评价特罗胥之流的洞察力),因此你在《正义报》上对他的赞扬,在他听来,就象是极其悦耳的音乐,并将使他暂时忘却一切使他苦恼的操劳。我觉得最近两年来他完全被折磨坏了。他含着眼泪向我叙述了他和他的家庭经历过的和今后还要经受的一切艰苦奋斗。他不得不同他所有的儿子分离,因为他不愿意使他们遭到杀害或摧残;他们只好侨居美国。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英国渡过的那段时期”,上帝知道,当时他在这里的生活远非天堂。“我常常带着惋惜的心情怀念那段生活。但是无情的命运把我带回了德国,从此它就支配着我,而且将追逐着我直至终生。当我听到大赦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大家,我仿佛已经看见你们乘着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洋——巴黎——上没有希望地、无止境地漂荡。但是,在劫难逃。”对此,我说了一句——阿门。不管我们怎样想要自己确定自己的目标,但是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却是天意(或者不如说是命运)!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公社社员任何时候也不应忘记,德国社会党人曾经以何等大无畏的精神为失败者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你写这篇文章,也算是答谢了。现在我认为,如果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不太同情俄国的虚无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两人对这些虚无主义者形成了一般说来不正确的看法所造成的,因为很遗憾,他们曾经同 集在大陆上的许多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俄国坏蛋打过交道。

李卜克内西幸运的是,爸爸和加特曼打开了他的眼界,激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向他指出了俄国运动的全部意义和真正虚无主

义者英雄们的无比伟大。加特曼说，那些充斥大陆的所谓虚无主义者几乎全部是这样的人：他们离开了俄国，完全是因为不愿意劳动，想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不劳而食的谋生手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流亡者。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这么长，可是还没有谈到你最关心的事。我故意想把信拖长些，为的是等邮差叩门，收到你的来信或你写的文章。我亲爱的沙尔，自从你一离开，我就感觉到，你对于我是多么宝贵，你不在时生活是多么孤寂！昨天和今天早晨我感到不大舒服：我这个病曾经多次很厉害地发作过，（不过每当发作过后，我又感到自己很好了）我的预感总是很应验的!!! 孩子们象玫瑰花一样盛开，我眼看着哈利一天比一天结实。他开始非常注意和喜爱小狼^①所喜爱的一切，他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跟着小狼转，要是小狼走开了，他就喊他。小埃德加尔是一个快活聪明的孩子，他那十分可爱活泼的样子常常使我想起我们可怜的小卡罗，我提心吊胆，这个可爱的孩子千万不要出什么事。你提起你的神经痛，使我很不安。但愿杜西的药治好了你的病。

你的 燕妮

既然《正义报》刊载了你的文章，我怎么会只收到一份报纸呢？别忘记寄两份来。

① 燕妮·龙格的第三个儿子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7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 (摘录)

巴 黎

1880年10月27日 [于伦敦]

……看到关于东方问题的几篇短评产生那样好的效果，我很高兴。关于这个问题佩尔坦不久前写了一篇非常荒谬的东西，每一行字都证明他极端无知。你的文章是用以简洁、明确、精练著称的法国散文语言写成的，使人容易了解条约的内容。但是你为什么那样吝啬？为什么总是不把你自己的文章给我寄四份，哪怕是三份也行。现在我又无法寄一份给我的通信人科勒特了，如果他看到，利用了他所提供的情况，他就会寄来更多的材料。从爸爸那里取回报纸是不可能的；再说，即使他把报纸退回来，我反正也不能把它再寄给任何人，因为那上面常常用蓝墨水写满了批注。因此我不能立即把你最近的一篇文章寄给帕涅尔。如果他对《正义报》发生了兴趣，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成功。在目前危机的情况下，直接由他写出几篇短评是会很有份量的。爸爸还没有看到你关于柏林条约¹⁵³的文章，所以我无法把他的意见告诉你。上星期日，他对佩尔坦在东方问题上的无知很气愤，他对我说，他要订购蓝皮书⁵¹³并亲自写信同你谈谈这个问题。

再见。

爱你的 燕妮

8

燕妮·龙格致沙·龙格 (摘录)

巴 黎

1880年10月31日 [于伦敦]

……昨晚我收到了一份载有你的两篇文章的《正义报》，看到你出色地利用了我寄去的材料，非常高兴。你关于边界问题的文章必定会引起轰动；你所揭露的，对法国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东西，甚至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这被有意地隐瞒了。而且你用这样有趣的、讽刺的形式来表达乏味的题材，甚至连法国读者也不会认为这个材料太枯燥了。遗憾的只是，你象往常一样只给我寄来一份报纸，所以我不能把它转寄给科勒特，以便使我同这个手臂短但目光不短的人保持通信关系，并且给你弄到关于目前正在搞的阴谋的简要情况，从而使你摆脱阅读蓝皮书⁵¹³这个讨厌的事情；我需要关于柏林条约¹⁵³的第一篇文章^①寄给科勒特。爸爸十分满意你的文章，要知道他常常责骂《正义报》对土耳其人行动迟缓等问题所作的幼稚论断，实际上这种行动迟缓是俄国人处心积虑造成的！爸爸也喜欢你评论日拉丹的文章，他读了引自蒲鲁东的关于粗人和驴的一段话，感到高兴，但是我相信，你对于引用自己老师的名字比引文本身更为高兴!!!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当我想到你自己来翻译我寄给你的关于爱尔兰的文章时，我感到十分抱歉。我根本不希望这样，而是想你会从中摘录一些段落，至多用一个钟头草拟一篇通讯之类的东西。既然你这样认真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地对待这件事，那我就不再把我写的东西寄去了。它们只会浪费你的时间。我替你阅读有关爱尔兰的大量材料，是想节省你的时间。自从我给你去信后，过了这么多时间，我已经不记得我给你写了些什么，但是我估计这些新闻现在已经陈旧了。

我没有读鲁瓦的文章。父亲认为，第二篇文章是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关于李特列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大家向你祝好并吻你。

你的 燕妮

9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

巴 黎

1880年11月23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沙尔：

我刚要给爸爸写信并请他给你寄一本《资本论》，就从妈妈那里知道书已经给你寄去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琼尼和我照例去梅特兰公园⁵¹⁴探望（时间只允许我们每星期去一次），所以我终于有可能知道爸爸对你最近一些作品的意见。看来他对于把布莱特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公诸于世十分满意，认为这种公布非常及时，而且对于你怎样弄到这个有趣的文件感到惊讶。他认为李卜克内西的信确实会起良好的作用。你的加工使李卜克内西的文风变得非常精练，一般来说这不是他的特长。至于你自己的文章——对马萨尔的答复，——爸爸也表示赞同，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他的称赞比我慎重得多。

第一，他不同意你对8月4日事件⁵¹⁵的意义的意义的评价。他说，只

要对这个事件的经过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的意义根本没有那么大，只不过得到了一些微小的东西。至于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的革命的一面，他认为你在给这些火与剑的革命者的答复中把它忽略了。

你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止一次具有革命的性质，而统治阶级只答应做他们不敢拒绝的事情。如果马萨尔之流渴望进行斗争，那末，他们重温英国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历史，会得到很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顺便说一下，关于确定最低工资的问题，你大概有兴趣知道：父亲尽一切可能说服盖得不要把这一点列入纲领 507，向他解释说，如果这样的要求实现了，那末由于经济规律，这个确定下来的最低额就会成为**最高额**。但是，盖得固执己见，借口说即使这不能达到任何别的结果，那也能够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你看，盖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象所有那些人一样。^①

爸爸对于法国激进派报刊没有能力正确估计法尔将军这一点，感到十分惊奇，在他看来，法尔将军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被自己的同谋者判罪的西赛将会得救，也知道他们象集市上的骗子一样串通一气。如果新闻界以其愚蠢的喧嚷引起法尔的辞职，那末，在爸爸看来，他们就会失去甘必大分子中间的最好的人。

我还没有收到你答应寄来的你的一组文章。我估计，在你实现你的这个良好心愿以前，我势必要等待一些时候，那末，你能否先把你最近那篇引用布莱特的信的文章寄给我，而且是**马上**寄来……^②

① 参看本卷第 450—451 页。——编者注

②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10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⁵¹⁶

1875年1月31日

卡·马克思寄给希尔施一封信，谈到《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本书是由他出资（一千五百册），由布鲁塞尔出版者福格勒先生出版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还写道，给他送信的韦努伊埃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最后，马克思问道，希尔施是否已有好久没有见到弗罗恩德和梅萨。他所知道的弗罗恩德的最近的地址是：（奥特伊镇）凡尔赛路 53 号。

1875年12月10日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卡尔·马克思就他的《资本论》一书问题给希尔施写信；谈到斐维（瑞士）的拉沙特尔，谈到考布。

1876年2月16日

卡尔·马克思请希尔施去拜访他的好朋友洛帕廷，给—吕萨克路 25 号，并建议他去结识洛帕廷。

1876年5月4日

卡尔·马克思告诉卡·希尔施说，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圣丹尼路 177 号的某个昂利·奥里奥尔给他去信说，《号召报》请

10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⁵¹⁶

1875年1月31日

卡·马克思寄给希尔施一封信，谈到《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本书是由他出资（一千五百册），由布鲁塞尔出版者福格勒先生出版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还写道，给他送信的韦努伊埃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最后，马克思问道，希尔施是否已有好久没有见到弗罗恩德和梅萨。他所知道的弗罗恩德的最近的地址是：（奥特伊镇）凡尔赛路 53 号。

1875年12月10日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卡尔·马克思就他的《资本论》一书问题给希尔施写信；谈到斐维（瑞士）的拉沙特尔，谈到考布。

1876年2月16日

卡尔·马克思请希尔施去拜访他的好朋友洛帕廷，给—吕萨克路 25 号，并建议他去结识洛帕廷。

1876年5月4日

卡尔·马克思告诉卡·希尔施说，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圣丹尼路 177 号的某个昂利·奥里奥尔给他去信说，《号召报》请

1878年2月20日

卡尔·马克思告诉希尔施，根据利沙加勒的消息，大多数人——费·皮阿的《公社报》的拥护者——又在尽力为梯也尔这个使公社遭受极大危害的小丑恢复名誉；然后他说，路易·勃朗和茹·法夫尔、西蒙等人不一样，至少还有胆量不去吻梯也尔先生的靴子。

11

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莉·白恩士逝世的讣告

我现在通知我在德国的朋友们，昨天夜间死神从我这里夺走了我的妻子莉迪亚·白恩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8年9月12日于伦敦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这封信是马克思在下述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给恩格斯的：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版（P. Tschöffen. 《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Zürich 1874）。特卡乔夫的小册子是1874年底为答复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文章而写的，恩格斯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Volksstaat》）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8—598页）。1875年2月1日，威·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恩格斯批驳这本小册子。很明显，马克思在2月或3月读了这本小册子，附上自己的意见转交给了恩格斯。为答复特卡乔夫的攻击，恩格斯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和马克思的建议写了《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09页）。——第5页。
- 2 1875年大约从8月中旬至9月22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144、147页。
- 3 1875年8月15日至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9月20日，他返回伦敦。——第5、141、147、272页。
- 4 马克思在第一次到卡尔斯巴德期间（1874年8—9月），同路·库格曼博士一家住在一幢房子里。9月初，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的关系由冷淡（库格曼试图说服马克思仅限于纯理论活动，而不要参加政治斗争）发展到了冲突和完全破裂的地步。——第6页。
- 5 “匀称的人”这一概念是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凯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中提

- 出来的。按照他的理论,“匀称的人”是完美的、“真正的典型”,而单独的个人只不过是这种典型的畸形表现。马克思利用了他的主要著作的英译本: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A. Quetelet.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Edinburgh. 1842)。——第6页。
- 6 见习官(申报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第6页。
- 7 雪恩布龙是维也纳的皇宫和公园。——第7页。
- 8 1875年8月6日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奥康奈尔诞辰一百周年。——第8页。
- 9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9页。
- 10 红色国际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称呼。
黑色国际是对耶稣会的叫法。这个用语是在亨·施特芬的《一个卢森堡人给一个同胞的信。第三封信》(发表在1873年《国外消息》(*Die Grenzboten*))杂志第42期第119页上)一文发表以后使用起来的。——第9页。
- 11 在1875年8月17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第229号的“法兰克福动态”栏内登载了下列简讯:
“法兰克福8月17日讯。上周末,卡尔·马克思先生由伦敦来到这里。他的朋友们看到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感到非常高兴。他已前往卡尔斯巴德,准备在那里逗留四星期左右。”

马克思大约是在 1875 年 8 月 13—14 日路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 9 页。

- 12 指对《法兰克福报》的一次诉讼案。追究该报的理由是，该报在 1875 年 3 月 25 日和 30 日发表了关于文化斗争和关于爬虫报刊基金（见注 9 和 147）的文章。因拒不指出这些文章的作者，该报编辑遭到拘禁。该报主编和出版者列·宗内曼 8 月 28 日被捕，被监禁到 1875 年 9 月底。——第 9 页。
- 13 根据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Vorstand）、监察委员会（Controlkommission）和委员会（Ausschuß）。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罗西任书记，盖布任财务委员。这样，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三名拉萨尔派（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和德罗西）以及两名爱森纳赫派（奥艾尔和盖布）。执行委员会的驻地选在汉堡。——第 9、54 页。
- 14 表中的化学化合物名称是化学中的二元论体系所惯用的过时术语。——第 11 页。
- 15 1870 年 9 月 1—2 日色当会战是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迫使法国军队投降。——第 12、60、195、296 页。
- 16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态度，见由他们起草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3—25 页）。——第 12 页。
- 17 马克思谈到卡·格律恩对恩格斯的竞争时，指的是恩格斯从 1873 年 5 月着手写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自然辩证法》。

格律恩的著作的导言以《论世界观。（当代哲学）导言》（《Ueber Weltanschauungen, Präludium zur Philosophie in der Gegenwart》）为标题发表在 1875 年 8 月 20 日—9 月 17 日《天平》（《Wage》）杂志第 33—38 期上。该书在 1876 年 3 月写成并由奥·维干德出版：卡·格律恩《当代哲学。实在论和唯心论》1876 年莱比锡

版 (K.Grün.《Die Philosophie in der Gegenwart. Realismus und Idealismus》. Leipzig. 1876)。——第 12 页。

- 18 1876 年大约从 5 月 20 日到 6 月 2 日,恩格斯和他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7 月 24 日,他又到了兰兹格特。——第 13 页。
- 19 恩格斯收到了威·李卜克内西 1876 年 5 月 16 日的来信和约·莫斯特的信。关于莫斯特,李卜克内西在信中写道:“附上莫斯特的稿件,它表明杜林流行病还传染了那些在其他方面清醒的人们;驳斥是必要的。请将稿件退回。”在信末补写道:“我不得不把莫斯特的稿件按印刷品寄去,不然邮资太贵。”
关于莫斯特的稿件,见注 25。——第 13 页。
- 20 显然指的是下面这本书: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 年莱比锡版 (E. Dühring.《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该书分册出版,最后一册于 1875 年 2 月出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本书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 (主要见第一编《哲学》)。——第 13 页。
- 21 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J. Most.《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von Karl Marx),最初是 1873 年在开姆尼斯 (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出版的。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1875 年 8 月初,在恩格斯的参加下,马克思对莫斯特的小册子作了修改,1876 年 4 月,在开姆尼斯出版了第二版。——第 13、16、172 页。
- 22 在很长时间内,威·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写文章批判杜林。例如,李卜克内西在 1875 年 2 月 1 日和 4 月 2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直接提出过在《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杜林的建议。——第 14 页。
- 23 1876 年 5 月 10 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索弗特 (穆斯林院校学生) 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个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召开参议会批准国家预算。由于 5 月 10 日的游行,苏丹不得不满足索弗特提出的某些要求。例

如，宰相（首席大臣）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伊斯兰教僧侣的首脑）被撤职。——第 14、20 页。

- 24 1876 年 5 月 10 日，马克思添了一个外孙，即他的女儿燕妮的儿子，让·罗朗·弗雷德里克·龙格；家里叫他琼尼。——第 14 页。
- 25 指的是约·莫斯特吹捧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莫斯特关于杜林的文章 1876 年夏发表在《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 Freie Presse》）上。——第 14、15、18、242 页。
- 26 马克思第一次在卡尔斯巴德疗养是 1874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他在 1874 年 10 月 3 日左右返回伦敦。——第 15、118 页。
- 27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的第二版（E. Dühring.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2. Aufl., Berlin, 1875, S. 570）中对莫斯特的小册子的评论。杜林的这本书在 1874 年 11 月问世。——第 16 页。
- 28 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这部著作的第一篇和第三篇是针对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的文章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33—321 页）。——第 16 页。
- 29 1876 年 5 月 30 日，由于发生宫廷政变，苏丹阿卜杜-阿吉兹被废黜，其侄穆拉德五世继位。6 月 4 日，阿卜杜-阿吉兹被杀。——第 16 页。
- 30 1876 年 6 月 6 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建立了丹麦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以哥达纲领为蓝本的党纲。路·皮奥被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约·盖列夫被选为第二主席。——第 17 页。
- 31 在 1876 年 5 月 22 日下院的一次会议上，爱尔兰的一个议员向迪斯累里首相提出质询，询问政府是否打算对还被监禁着的那些芬尼亚社社员实行特赦。迪斯累里在答复质询时声明：还监禁着十六个芬尼亚社社员；政府认为他们是“罪犯和逃犯”，不准赦免他们。迪斯累里的讲话使爱尔兰议员们群情激愤。

芬尼亚社社员 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

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建立，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尝试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极其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在七十年代，芬尼亚运动衰落下去。——第17页。

- 32 指威·李卜克内西 1876 年 5 月 16 日的信，他在信中提醒恩格斯说，有根据怀疑德·伊·李希特尔是间谍。可是，以后查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见本卷第 173—176 页）。——第 17 页。
- 33 德国外交官哈·阿尔宁自 1872 年担任驻法大使，1874 年因反对俾斯麦的政策被从巴黎召回。后来查明，他在被召回时从使馆档案中带走了一些重要的国家文件，为此被判处徒刑。可是，当时他出国了，因此在 1875 年 5 月 16 日，在缓期服刑期满以后，发布了对阿尔宁的逮捕令。5 月 21 日，这个命令在柏林各报上公布了，随后又在德国其他报纸转载。——第 18 页。
- 34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 年莱比锡第 2 版（E. Dühring, 《Cursus der National- und Soz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2. Aufl., Leipzig, 1876）。第一版是 1873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主要利用了该书的第二版。恩格斯作了很多批注的书，以及包含有摘自该书第二版的大量摘录加上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的手稿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680—688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这本书以毁灭性的批判（主要见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 18 页。

- 35 指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柏林备忘录，同意备忘录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文件是三大国的代表哥尔查科夫、安德拉西和俾斯麦在 1876 年 5 月 13 日起草的。柏林备忘录是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其中要求同起义者签订两个月的停战协定。备忘录本应在 5 月 30 日递交给土耳其政府，但是，由于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宫廷政变，备忘录未能递交。——第 20 页。
- 36 1876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1 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在 8 月初，恩格斯到德国去了一次。——第 21、22、24 页。
- 37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 1876 年 7 月中旬左右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对巴枯宁主义者的和解的尝试，你们采取什么态度？双方代表在预先分别开会以后，也许同意开一个共同的代表大会。把你们的意见写信告诉我。”——第 21 页。
- 38 1876 年 6 月 18 日，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可是，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塞尔维亚军队的进攻在 7 月初就被阻止了，随后就接连打败仗。1877 年 2 月 16 日，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之间缔结和约。塞土战争使东方危机尖锐化了。——第 21 页。
- 39 法国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的条款，在 1871—1873 年间付给德国五十亿法郎的赔款。——第 22、146 页。
- 40 从 1874 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 23、96、107、452、469 页。
- 41 保·拉法格 1872 年迁居伦敦以后不久，就与别人合伙开设了一家石印和刻版小工场。——第 23、136、469 页。
- 42 1876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他的女儿爱琳娜与他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第 23、24、180、182、193 页。
- 43 《米·亚·巴枯宁的葬礼》一文刊载在 1876 年 7 月 15 日《前进！》（《Вперед！》）第 37 号上。该文没有署名，只是注明：伯尔尼，7 月 4 日。——第 23 页。
- 44 马克思在这里是转述 1876 年 7 月 3 日巴枯宁葬礼参加者会议上通过

的决议内容；《人民国家报》刊载的李卜克内西的短评（见下注）中引用了这个决议。

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所谓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巴枯宁主义国际的新章程。这个章程的第三条称：“加入协会的各联合会和支部保留完全的自治”，等等。——第23页。

- 45 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巴枯宁葬礼的短评刊载在1876年7月16日《人民国家报》第82号的“政治评论”栏中。——第23页。
- 46 1873年3月马克思同女儿爱琳娜在布莱顿休息过几天。——第24页。
- 47 在拜罗伊特建成了演出理·瓦格纳歌剧的专设剧院。1876年8月13—17日，瓦格纳剧院开幕时演出了大型组歌剧《尼贝龙根的戒指》。——第24页。
- 48 彼·拉·拉甫罗夫的《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一书，作为《前进！》（《вперед！》）杂志第4卷第1期出版，没有署名。该书于1876年8月上半月在伦敦问世。——第27页。
- 49 “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7、228、463页。
- 50 1876年8月12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贝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爵位，并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第29页。
- 51 显然指的是文章的单行本：格·汉森《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G. Hanssen. 《Die Gehöferschaften (Erbgenossenschaften) im Regierungsbezirk Trier》. Berlin, 186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利用了汉森的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77页和第336页）。——第30页。
- 52 1876年12月8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召开了全英会议，专门讨论东方问题。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是自由党的代表人物。——第30页。

- 53 弗·哈里逊的《十字形和半月形》一文刊载于1876年12月1日《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杂志。——第30页。
- 54 2月13日恩格斯关于1877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见注300)给比尼亚米的信,曾在上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59)上宣读,后来又刊登在1877年2月26日《人民报》(《Plebe》)第7号上。见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7—109页)。——第32页。
- 55 1877年,大约在2月20日到3月14日之间和5月的下半月,恩格斯由于妻子患病住在布莱顿。——第32、236、240页。
- 56 2月20日恩格斯收到比尼亚米寄去的三号《人民报》:1877年1月7日第1号、1月21日第3号、2月16日第6号。——第32页。
- 57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20—421页)。——第32页。
- 58 指约·菲·贝克尔起草的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致苏黎世支部的呼吁书。呼吁书于1876年10月以小册子的形式,用德文和法文在苏黎世出版。呼吁书反对国际的苏黎世支部关于参加1876年10月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见注276)的建议。——第34、208页。
- 59 国际的上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7年2月17—18日在米兰举行。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见恩格斯的文章《意大利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4页)。——第34页。
- 60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申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

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在国际里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破坏活动,力图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34、207、263、451页。

- 61 詹·吉约姆住在纽沙特尔(瑞士),1876年米·巴枯宁死后,他领导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34页。
- 62 指《反杜林论》第一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前进报》(《Vorwärts》)。——第35、36、39页。
- 63 指1864年11月1日由总委员会通过并经1866年9月5日日内瓦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的国际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和第599—603页)。——第36页。
- 64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的材料(特别是1877年2月26日第7号刊登的《米兰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一文)写成《意大利的情况》一文,发表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114页)。——第36、39页。
- 65 指艾·德·拉弗勒的文章《德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一)理论家,这篇文章刊载于1876年9月1日《两大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第37、193、231页。
- 66 指莫·布洛克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这篇文章刊载于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马克思曾利用过1872年在巴黎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这篇文章的单行

本。——第 37、231 页。

- 67 指马克思的手稿《对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的评论》。这份手稿的内容是对杜林这本书的第二版的前三章的批判。恩格斯把手稿做了某些修改后以《〈批判史〉论述》为题收入《反杜林论》作为第二编的第十章。手稿原文发表于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自然辩证法》1935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341—371 页 (F.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Dialektik der Natur》. Moskau—Leningrad, 1935, S. 341—371)。——第 37、38 页。

- 68 1877 年 2—3 月,马克思曾指示英国记者、前国际会员马·巴里写一些文章,揭露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一些保守党的报纸刊登了巴里的文章。

这里指的是巴里按马克思指示写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 1877 年 3 月 3 日《名利场》(《Vanity Fair》)周刊,没有署名。接着在 1877 年 3 月 10 日的《名利场》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鼓动家被戳穿了》的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5 卷第 677—682 页。——第 38、42 页。

- 69 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9 年都柏林版第 1 卷第 303—304 页 (D. Hume.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Vol. I, Dublin, 1779, P. 303—30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261 页。——第 40 页。

- 70 《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是重农学派魁奈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魁奈的《经济表》于 1758 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用的魁奈的著作《经济表的分析》(《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 年第一次出版)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 (《Physiocrates》.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第六章、《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中揭示了《经济表》的涵义并作了深刻的分析。——第 41 页。

- 71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2节。这一段和下一段话，马克思是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来的。这两段话在《资本论》法文版和德文版中有差别。——第41页。
- 72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41页。
- 73 同上第1卷第16章和第4章第2节。——第41页。
- 74 巴里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写成的文章《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发表于1877年2月3日《白厅评论》(Whithall Review)周刊，没有署名。它是针对威·尤·格莱斯顿的文章《俄国的政策和土耳其斯坦的事态》的，后者发表于1876年《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11月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675—677页。——第42页。
- 75 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见注15)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主持的共和国的宣布成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5—337页)。——第42页。
- 76 卡·甘布齐《祭朱泽培·法奈利》(C. Gambuzzi, *Sulla tomba di Giuseppe Fanelli*)。祭文注明日期为1877年1月6日。——第42页。
- 7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17—418页，以及第381—382、404—405、408—409和431—432页。——第42页。
- 78 指保皇派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傀儡、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发动反共和制政变的企图。1877年5月16日，麦克马洪在政府通报《公报》(*Journal Officiel*)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内阁总理资产阶级共和派茹·西蒙的行动表示不满。次日任命了以保皇派布洛利公爵为首的新内阁。5月18日，国民议会两院会议被延期一个月，而6月25日，由共和派占多数的众议院被解散，定于1877年10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并见注361。——第43页。
- 79 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77年5月31日《泰晤士报》(*The Times*)第28956

- 号“最新消息”栏的两篇通讯：《关于和谈的传闻》和《法国新内阁》。——第45页。
- 80 在高加索战场上阿扎里人在俄军后方展开了阻止俄军进攻的斗争。——第45页。
- 81 关于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决定于1877年5月18日把议院会议延期一个月一事见注78。——第46页。
- 82 1877年7月11日至8月28日，恩格斯同生病的妻子莉希·白恩士一起在兰兹格特休养。——第46、260、266、270、277页。
- 83 1877年7月初，恩格斯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第46、260页。
- 84 弗·维德在1877年7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7月10日给恩格斯的内容相同的信中请求他们为他所筹办的《新社会》（《Neue Gesellschaft》）杂志撰稿，这一杂志从1877年10月起开始在苏黎世出版。维德在1877年7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迅速答复他这一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这一新杂志的改良主义性质，拒绝为它撰稿（见本卷第48—50、67、261—262和382—383页）。——第47页。
- 85 指《反杜林论》第二编各章的校样，这几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7月27日至12月30日的《前进报》附刊。——第47页。
- 86 1877年7月《反杜林论》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标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第47页。
- 87 指1877年5月土耳其军队在苏胡姆登陆。——第47页。
- 88 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军队于1854年5—6月对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里亚（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腊）的围攻。关于这一围攻的论述见恩格斯的论文《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多瑙河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9—302页和第334—339页）。——第48页。
- 89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围攻巴黎。——第49页。

- 90 指威·李卜克内西的论文《柏林的宗教裁判所》(1877年7月11日《前进报》第80号)和《红色的反对蓝色的》(这一组论文的第一、二篇发表于7月11日和13日《前进报》第80号和第81号,第三、四篇发表于1877年7月18日和20日第83号和第84号)。——第50页。
- 91 在爱森纳赫党的领导成员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后,这一文件的手稿退还给了马克思。由于打算出版解说哥达纲领的小册子,李卜克内西在1877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把马克思的手稿寄给他,以便编写小册子时使用,因为他没有留下副本。——第50页。
- 92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能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

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第50、257、259、264、289、398页。

- 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5—640页;第4卷第495—498页)以及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批判。——第51页。

- 94 1877年7月15—16日,位于多瑙河南岸的被围困的土耳其要塞尼科波尔遭到时间不算很长的冲击后,以要塞司令为首的驻防军投降。

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瓦尔那于1828年10月11日被俄军攻克。——第51页。

- 95 指的是加利费将军同德·波蒙夫人的丑事。马克思最初大概是从《前进报》上知道这件事的,在1877年4月6日该报的“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了一则简讯,开头的话是:“报复女神又揪住了一个人的衣领!”接着报道说,大约两星期以前,在巴黎的一次舞会上,加利费由于吃醋用匕首把自己的情妇德·波蒙夫人——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夫人的姊妹刺成重伤,为此被关进狱中。所有的巴黎报纸都避而不谈这件丑事。《前进报》把这件丑事(它的“主人公”是“秩序的拯救者”、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腐朽不堪的明证。关于加利费和波蒙案件以后的详情,马克思是从卡·希尔施那里知道的,后者在7月20日左右从巴黎来到伦敦。——第54、480页。

- 96 马克思从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第31节中套用了下面一句话:“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第54页。

- 97 关于麦克马洪在 1877 年 6 月 25 日解散众议院一事见注 78。——第 54 页。
- 98 爱丽舍宫是巴黎的宫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官邸。——第 54、60 页。
- 99 “我在这里并将留在这里”（《J'y suis et j'y reste》）——这句话据说是麦克马洪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在 1855 年 9 月 8 日法国军队攻下马拉霍夫冈以后说的。——第 54 页。
- 100 针对法国众议院的保皇派集团和共和派多数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且直接针对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发动保皇派政变的企图（见注 78），《前进报》从 1877 年 6 月 10 日起（社论《评麦克马洪先生最近的政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报纸的编辑部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对于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表现了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是散布了这样一种思想：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不论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条件下还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活动，没有什么两样。这种观点在 1877 年 7 月 1 日《前进报》第 76 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打倒共和国！》中表达得最为明显。这篇社论的作者显然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谴责了《前进报》的这一错误政治路线。——第 54、260、293 页。
- 101 指的是 1862 年至 1866 年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鲁士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绝批准用于改组和进一步武装军队的拨款而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绝，竟在许多年内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军费。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势的表现之一。只是到 1866 年，当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 54 页。
- 102 进步党人是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 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 1871 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

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 54、307、341 页。

- 103 根据 1876 年哥达代表大会在 8 月 23 日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从 1876 年 10 月 1 日起,不再出版《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 Demokrat》)而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报纸的编辑。——第 55 页。
- 104 《未来》杂志编辑部在 1877 年 7 月 20 日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同时也给马克思寄去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其中援引哥达代表大会关于出版科学杂志的决议(见注 105),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撰稿。这些信笼统地署名:“《未来》编辑部”。编辑部的地址,指明是约·莫斯特编辑的《柏林自由新闻报》的发行处。——第 55、354 页。
- 105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的 5 月 29 日会议上,根据盖布的提案通过了一项决定:从 10 月 1 日起在柏林每月出版两期科学评论,“其目的是对运动的科学方面给予应有的注意”。决定在 10 月 1 日以前每两周出版一期《前进报》的科学附刊。从 10 月 1 日起,在柏林开始出版社会改良派的杂志《未来》。杂志的出版者是卡·赫希柏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个杂志企图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第 57、61 页。
- 106 恩格斯引自约·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在 1805 年至 1808 年整理出版的民歌集《小孩的魔角》中的诗歌《娱乐》(《Kurzweil》)。——第 57 页。
- 107 首先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的一组文章《红色的反对蓝色的》。他在这些文章中企图挽回威·哈森克莱维尔在 1877 年 7 月 1 日《前进报》上发表的错误文章《打倒共和国!》的影响(见注 90 和 100)。——第 57 页。
- 108 1877 年,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在美国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 年 7 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

— 俄亥俄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降低工资百分之十而引起的。只是由于出动了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 59、63 页。

- 109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由欧洲(伦敦)迁往美国(纽约)的决议是在 1872 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75—176 页)。——第 60 页。
- 110 指的是保·阿·沙耳曼尔—拉库尔写的一篇社论,注明“7 月 11 日于巴黎”,发表于 1877 年 7 月 12 日《法兰西共和国报》(《République Française》)。——第 60 页。
- 111 法国元帅巴赞在普法战争期间于 1870 年 10 月把麦茨要塞放弃给德国人,因此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 1873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0 日在巴黎进行。巴赞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在监禁八个月以后,巴赞在 1874 年 8 月逃亡西班牙。——第 60 页。
- 112 指的是布洛利第一次担任内阁总理的时期——1873 年 5 月至 1874 年 5 月。保皇派麦克马洪当选共和国总统后立即任命了布洛利内阁。反动的布洛利内阁宣布自己的目的是建立“道德秩序”制度。——第 60 页。
- 113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 60 页。
- 114 卡·克尼斯《货币》1873 年柏林版第 119 页(C. Knies, 《Das Geld》, Berlin, 1873, S. 119)。——第 61 页。
- 115 指 1876 年 8 月 19 日至 23 日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第 61 页。
- 116 李卜克内西在 1877 年 7 月 2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为《未来》杂志撰稿。李卜克内西写道:“主持编辑部的是赫希柏格(他每年给我们一万马克)和维德博士。他们都是能干的青年人,尤其是前者。他们都反对杜林式的欺诈行为。”李卜克内西还肯定地说,杂志编辑部将受到严格监督。

关于《未来》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注 104。——第 62、264 页。

- 117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第2版第2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这一论点进行了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07—213页）。——第63页。
- 118 原稿中写的是《劳动报》（《Le Travail》）。《劳动报》是1873年8月至9月在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周报，其编辑是詹·吉约姆，参加编辑的基本上就是后来（本信涉及的时期内）编辑出版《劳动者》（《Le Travailleur》）的那些人物。——第64页。
- 119 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中提出了出版大型民主主义报纸的计划。亨·毕尔格尔斯是出版报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伦后，就亲自掌握了报纸的出版事宜。同时，他们还必须克服某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毕尔格尔斯）的一些阻挠。最后决定把《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不是办成一种具有温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狭隘地方性的科伦报纸，而是办成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机关报。毕尔格尔斯拟定了《新莱茵报》的大纲；然而，作为1848年6月1日起出版的报纸编辑之一，他的活动实际上微不足道。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
- 1876年底，毕尔格尔斯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发表了他的《回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其中把筹办《新莱茵报》的主要作用归于自己。在《回忆》的最后一章，即第五章，毕尔格尔斯也写道，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灵魂（1876年12月2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302号，星期日附刊第52号（《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302, Sonntags Beilage № 52））。——第64页。
- 120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77年马格德堡版（F. Mehrin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Magdeburg, 1877）。——第65页。
- 121 弗·梅林《歼灭社会主义者的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1875年莱比锡版（F. Mehring. 《Herr von Treitschke der

- Sozialistentödter und die Endziele des Liberalismus》. Leipzig, 1875)。小册子出版时是匿名的。——第 65 页。
- 122 伊·考夫曼《价格波动论》1867 年哈尔科夫版第 123 页。——第 66 页。
- 123 1870 年 1 月 4 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伊萨克·巴特从都柏林寄来的信。巴特表示愿意促进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实行联合（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1868—1870 年会议记录）。——第 67 页。
- 124 1877 年 8 月 8 日，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治病。9 月 27 日前，他回到伦敦。——第 67、69、265、266、270、272、278 页。
- 125 大概指的是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所作的补充。在这一章中有一部分专门用来解释弗·魁奈《经济表》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266—279 页）。
并见注 67 和 70。——第 68 页。
- 126 大概指的是欧文关于婚姻的主要著作：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 年里子版（R. Owen.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New Moral World》. Leeds, 1838）。——第 68 页。
- 127 显然是指欧文的两卷集自传：《罗伯特·欧文的一生》1857—1858 年伦敦版第 I—IA 卷（《The Life of Robert Owen》. Vol. I—IA, London, 1857—1858）。——第 68 页。
- 128 本段提到的萨金特、欧文、傅立叶和雨巴的作品，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一章时利用过。——第 68 页。
- 129 伊斯兰教总教长——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号。——第 68 页。
- 130 在 1849 年 5 月至 7 月德国西南部爆发起义期间，恩格斯制定了起义和军事行动的计划，而在 6 月至 7 月恩格斯作为指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志愿部队的奥·维利希的副官，领导完成了一些战斗任务并参加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四次战斗。——第 71 页。
- 131 1877 年 7 月俄军的先遣部队在古尔柯将军的指挥下越过巴尔干，占领

了施普卡山口，并向阿德里安堡方向推进。但是在 1877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古尔柯不得不撤退到施普卡山口。1877 年 8 月 21 日至 26 日土耳其军队企图夺取山口，但没有成功。——第 72 页。

- 132 “病人”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汉·西摩尔在 1853 年 1 月 9 日的谈话和后来的几次谈话中用来形容土耳其的比喻。有关这些会见的秘密往来的公文由英国政府公布于蓝皮书《关于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的公文的往来》（《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London, 1854）。对于这本书中的材料，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148—177 页）中作了详细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讽刺地把沙皇自己称作“病人”。——第 73、227 页。
- 133 1877 年 7 月 30 日，俄国军队进行了占领普勒夫那的第二次失败的尝试。这一战役被称为“第二次普勒夫那”。——第 73 页。
- 134 在 1877 年 4 月 24 日俄土战争宣战以后，俄国军队在 5 月准备渡过多瑙河。5 月 11 日和 5 月 25 日至 26 日夜間，土耳其在多瑙河上的两艘最大的军舰被击沉。6 月底，俄国军队强行渡过多瑙河。——第 73 页。
- 135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这封信的日期应当是 1877 年底或 1878 年初。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写他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这篇文章大概是 1878 年初写成的。信中谈到的两本书是：约·尼·马斯基林《现代唯灵论》1876 年伦敦版（J. N. Maskelyne. 《Modern Spiritualism》. London, 1876）和阿·拉·华莱士《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1875 年伦敦版（A. R. Wallace. 《On 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London, 1875）。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批判降神术士和降神术时所用的实际材料主要取之于这两本书。后来恩格斯把该文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89—400 页；第 389—396 和 398—400 页上利用了华莱士的书，第 393—397 页上利用了马斯基林的书）。——第 74 页。
- 136 1878 年 9 月 12 日莉希·白恩士逝世并安葬后，恩格斯于 9 月 16 日离

开伦敦到小安普顿去了一些时候。——第 75 页。

- 137 1878 年 9 月 4 日至 14 日，马克思在莫尔文休养（见本卷第 316—317 页）。——第 76、320 页。
- 138 伦敦各报（例如《每日新闻》（《Daily News》）和《旗帜报》（《Standard》）于 1878 年 9 月 17 日刊登了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 9 月 16 日会议的电讯（路透社记者和各报自己的记者写的）。这次会议开始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见下注）。9 月 16 日在辩论中发言的有：施托尔贝格、赖辛施佩格、赫耳多尔夫—贝德拉、倍倍尔、欧伦堡和班贝格尔。——第 76、321 页。
- 139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08—310 页）。——第 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 页。
- 140 “合法性害死我们”（《la légalité nous tue》）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这句话表明，1848 年底至 1849 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 76 页。
- 141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 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个中小邦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

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76、81、321页。

- 142 这是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的一句成为俗语的话，他用这句话来评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人的态度。——第76、312、321页。

- 143 恩格斯指的是评论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辩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每日国际评论的一部分，注明“9月18日于伦敦”（1878年9月18日《旗帜报》第4版）。

恩格斯接着在信中利用了关于9月17日帝国国会会议的电讯。这篇电讯刊登在同一号报纸（第5版）上，标题是：《德意志帝国国会。反社会党人法草案。俾斯麦公爵的演说》。——第78页。

- 144 指奥·倍倍尔于1878年9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时的演说。——第78页。

- 145 看来指的是1878年9月7日的《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78页。

- 146 根据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召开的法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78年9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要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茹·盖得。法国政府禁止开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代表大会的会址已不可能由巴黎迁往洛桑），1878年9月4日，聚集到巴黎的代表们决定秘密集会。但是警察占领了会场，驱散了会议参加者，并逮捕了组织者。10月24日，以盖得为首的三十八名社会党人被提交法庭审判。

以观察员身分去参加会议的卡·希尔施于9月5日被捕，监禁到10月9日，释放后被驱逐出法国。——第80、326页。

- 147 爬虫 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

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 1876 年 2 月 9 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 81、313、323、398 页。

148 指 1878 年 9 月 16 日和 17 日在帝国国会中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第一次辩论。——第 81 页。

14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章。——第 81 页。

150 阿·萨姆特《货币制度的改革》1869 年柏林版第 62 页（A. Samter. 《Die Reform des Geldwesens》. Berlin, 1869, S. 62）。——第 81 页。

15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第 2 节中引用了配第的《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 p. 47）一书中的这句话。萨姆特从《资本论》中借用了这一引文，并歪曲转述在他自己的书的第七页上。——第 82 页。

152 威·罗·谢·罗尔斯顿的《俄罗斯革命文学》一文于 1877 年 5 月刊登在伦敦的《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ury》）杂志第 1 卷第 3 期上。燕妮·马克思的反击文章发表在 1877 年 5 月到 1878 年 8 月初之间的《法兰克福报》上。——第 82 页。

153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后于 1878 年 3 月 3 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 84、296、365、475、476 页。

154 1878 年 9 月 16 日和 17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初次讨论了政府提出的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草案。关于这些会议的速记记录公布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29—91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8》. Bd. I, Berlin, 1878, S. 29—91）。——第85页。

- 155 马克思所做的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的辩论的摘要1932年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I（VI）卷第388—400页。——第85页。

- 156 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所造成的局势下，俄国政府预感到同英国开战的可能性，就决定同阿富汗建立同盟关系。为此目的，1878年6月22日，俄国公使斯托列托夫到达喀布尔。他同阿富汗执政当局就缔结俄阿同盟条约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在英俄的分歧得到解决以后，沙皇政府撤销了俄阿同盟草案。

1878年9月21日，英国公使尼·张伯伦前往喀布尔，到印度—阿富汗边境时，阿富汗当局要他返回去。这个事件使英阿关系急剧尖锐化，并使英国得到借口，在11月挑起了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第85页。

- 157 摩·考夫曼请求马克思审阅他的一篇论述马克思的文章，这篇文章要收入他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史的一本书中，并稍作修改后于1878年12月发表在《余暇》（《Leisure Hour》）杂志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78年10月3日和10日给考夫曼的两封信是对这种请求的答复。考夫曼的这本书的最后两章是马克思审阅过的，该书于1879年出版（摩·考夫曼《乌托邦；或社会发展略图。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到卡尔·马克思》1879年伦敦版（M. Kaufmann. 《Utopias; or, Schemes of Social Improvement. From Sir Thomas More to Karl Marx》. London, 1879）。——第86、321页。

- 158 1879年大约从8月7日至28日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87页。

- 159 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

养。——第 87、361、362、385、386 页。

- 160 这封信以及后面几封信里提到的通信，是因筹备在苏黎世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一事而引起的，因为 1878 年 10 月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以后，在德国本国禁止出版党的报纸，其中包括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这些通信的内容是讨论新报纸的政治方针和该报编辑部的问题，是 1879 年 7 月至 9 月间，在莱比锡（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路·菲勒克）、苏黎世（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卡·奥·施拉姆）、巴黎（卡·希尔施）和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想控制报纸出版工作的企图而斗争，最充分地反映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参与下起草的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中，这封信也详尽地分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筹办过程（见本卷第 368—384 页）。——第 89 页。
- 161 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 1879 年 7 月 28 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 368—370 页）。——第 89、359 页。
- 162 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 1879 年 8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 370 页）。——第 90 页。
- 163 指的是爱·伯恩施坦 1879 年 7 月 24 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 369 和 373 页）。——第 90、359 页。
- 164 指 1879 年 5 月 17 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的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行径，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见本卷第 373—376 页）。——第 90 页。
- 165 1879 年 8 月 18 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兰兹格特生了儿子埃德加尔·龙格。——第 90、93、362、412 页。

- 166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杂志第一卷载有改良派的纲领性言论，该卷于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是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带到伦敦去的（见本卷第101—102页）。——第91页。
- 167 1879年8月26日恩格斯给卡·赫希柏格回了信（见本卷第363页）。
《通告信》是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68—384页）。——第92页。
- 168 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 169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事宜的通信的内容，见本卷第368—374页。——第92页。
- 170 卡尔·希尔施于1878年10月第一次被逐出巴黎（见注146）。1879年8月他第二次被逐出那里，这是法国政府对1878年10月在德国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俾斯麦政府的一种效劳。——第94、388页。
- 171 马克思指的是乔·詹·奥尔曼1879年8月20日于设菲尔德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主席的身分，在不列颠协会第四十九届年会开幕时发表的开幕词。奥尔曼的演说刊载于1879年8月21日《自然界》（《Nature》）杂志第512期。——第94页。
- 172 《通告信》是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68—384页）。
恩格斯在1879年8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述了他答复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8月14日信的内容（见本卷第89—90页）。——第95页。
- 173 指对奥·倍倍尔1879年8月20日就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问题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这封复信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第101页。
- 174 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

- 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 376—384 页）。——第 101、367、389、397 页。
- 175 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评论部分，刊登了卡·吕贝克对瓦尔特·柯恩、迈耶尔和弗兰茨等人的著作的四篇评论。——第 102 页。
- 176 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报告》部分，刊登了两篇寄自德国的报告，其中第一篇的作者是马克西米利安·施累津格尔。——第 102 页。
- 177 在约·莫斯特出版的 1879 年 8 月 30 日《自由》（《Freiheit》）第 35 号和 9 月 6 日以《现在怎么样？》（《Was nun?》）为题的试刊上，刊载了两篇文章，从“极左”立场出发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这两号《自由》中，前一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对《年鉴》登载的几篇文章作了总的评述，后一号在《也来回忆》一文中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篇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第 102、365 页。
- 178 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 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 1879 年 5 月 25 日、6 月 8 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 21、23 期上（见《灯笼》第 669—675 页和第 735—739 页）。——第 104、374、390、394 页。
- 17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里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倾向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 376—384 页）。——第 105 页。
- 180 讽刺性地暗指拿破仑第三的用语，1867 年 8 月 26 日拿破仑第三在利尔发表演说时说：“十四年来，我的许多愿望实现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黑点在我们的视野里投下了暗影。”（1867 年 8 月 28 日《总汇通报》（《Moniteur universel》））。——第 105 页。

- 181 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是结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第105页。
- 182 恩格斯指的是起草《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1879年9月17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就立即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义,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发出了《通告信》。——第106页。
- 183 英国工联第十二届年会于1879年9月15—20日在爱丁堡举行。——第107页。
- 184 这封信是在9月12日星期五写的。——第108页。
- 185 指的是关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通信(见注160)。——第108页。
- 186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写在马耳特曼·巴里1879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的背面。巴里来信的原文如下:“亲爱的恩格斯:星期日马克思对我说,您可能会不辞辛苦地翻阅布林德在《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上发表的文章,并把对该文的一些评论交给我。如果您打算这样做,那就请您费神通知我,我是否需要到您那里去取这些评论,什么时候去,或者由您邮寄到我这里?无须说,为此我对您将是如何地感激。忠实于您的马·巴里。——又及:如果马克思忘记把这件事告诉您,我必须预先说明,我有毫不留情地揍人的行动自由。”——第109页。
- 187 1880年8月中到9月19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和布里德林顿码头休养。——第110、424、429页。
- 188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80年9月下旬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奥古斯特·倍倍尔没有能够如原来打算的那样,一同到伦敦去。1880年9月22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非常想来和您们见面,但是这次又不成了;……”倍倍尔于同年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时间大约是1880年12月9日至16日。在两次会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了党的机关报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和理论方针,以便使党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的斗争中有正确的方向。——第110页。
- 189 1880年8月初到9月13日,马克思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第110、427、431页。

- 190 指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1874年10月28日至12月18日《人民国家报》的十三号报纸上全文转载了该书。1875年1月20日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7号和第8号报纸上,转载了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第四篇附录,作为上书的补遗。《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跋(注明“1875年1月8日于伦敦”),发表在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14卷第726—734页;第18卷第624—627页)。1875年上半年在莱比锡还出版了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的单行本。——第113页。
- 191 1874年12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140号上在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四章所加的编者注中,对这个法语词作了不正确的解释;1875年1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7号发表补遗时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加了更正的注。——第113页。
- 192 1874年12月2日和16日《人民国家报》第140号和第146号上,刊登了署名k₂的长篇文章。文章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银行法草案》,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国家银行,或国家同资本的联盟》。——第113页。
- 193 1874年12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149号,在“政治评论”栏刊登了一篇短评《文化斗争和议会制度》,其中大段地摘录了尤·基尔希曼的《关于议会辩论》这本小册子。——第113页。
- 194 《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由约·鲁瓦译出。马克思对译文作了重大修改,对原文作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因此马克思认为,法文版和德文原版同样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此后第一卷的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均参照法文版作了修订。

法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莫·拉沙特承担了该书的出版事宜。这本书在巴黎拉羽尔印刷所印刷。按照马克思和拉沙特签订的合同,《资本论》应当分册出版,总共四十四册,每册一个印张。每两册同时印刷,但是每套五册一次出售,这样总共九套。全书在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期间问世。

《资本论》的法文译本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政治反动的条

件下出版的。1875年年中,法国政府把拉沙特爾在巴黎的出版社的法律权利转给了反动分子凯,这个人千方百计地拖延该书的印刷并阻挠该书的发行。《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在法国和其他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115页。

- 195 奥本海姆在1874年12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从柏林按期给他寄来英文的《国际报》(《International Gazette》)。奥本海姆推测,该报通讯员从伦敦寄来的文章是马克思写的。——第115页。

- 196 《资本论》俄文版出版者是尼·彼·波利亚科夫。从1868年9月起,尼·弗·丹尼尔逊代表他和马克思通信。——第116页。

- 197 这里发表的片段,是根据慕尼黑古董商埃·希尔什1899年9月9日给帕本海姆的信中所引用的马克思书信刊印的。——第117页。

- 198 1875年1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关于社会权力机关组织法》草案,这是1875年宪法的组成部分。1月29—30日在讨论该法案的修正案时,决定了关于法国国家制度性质的根本问题。1月30日经过决定性的表决,在宪法文本中间接承认,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制度为共和制。——第117页。

- 199 马克思这样称呼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在所谓的“地主议会”存在期间在法国建立的反动的政治制度。

“地主议会”、“乡绅会议”是1871年2月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大多数议员(六百三十名议员中的四百三十名)是保皇党人。——第117页。

- 20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117页。

- 201 “祖国情况”是彼·拉·拉甫罗夫出版的《前进!》杂志的专栏;这个专栏刊登俄国通讯。——第118页。

- 202 在1874年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三卷上,在“祖国情况”栏内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伊尔库茨克通讯,注明日期为1874年2月;这篇通讯的作者是格·亚·洛帕廷。洛帕廷在文章中描述了他西伯利亚接

触到的一群称为“不是我们的”教派信徒。这些教派信徒否认上帝、政府当局、财产、家庭、所有一切现存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对于俄国现存的制度表示强烈的抗议。——第118页。

- 203 《钦设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现状调查委员会报告。附录1—5》1873年圣彼得堡版(《Доклад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ынешн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сельской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Приложения I — V》.С.Петербург, 1873)。《钦设赋税制度审订委员会报告书》1872—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1—3册(《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й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системы податей и сборов》.Т. XX I, ч. I — III, С. — Петербург, 1872—1873)。——第118页。
- 204 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 205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于海·朗姆1875年2月7日来信的答复的摘记。朗姆在来信中通知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打算在莱比锡为党的印刷所买一块房基地,并请求恩格斯参加筹集必要的经费。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5日给倍倍尔的信中也谈到关于为印刷所买一块新的房基地的计划(见本卷第152—153页)。——第118页。
- 206 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同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若干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

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 1875 年 5 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是指定给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的)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年斯图加特版第 2 卷中(《Aus meinem Leben》, Teil II, Stuttgart, 1911)。——第 119 页。

207 指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第一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 119、130 页。

208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的。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 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 1869 年 8 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 120、130 页。

209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 2. 实行人民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 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 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由人民代表

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120页。

- 210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121页。
- 211 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Lassalle.《Arbeiterlesebuch》.Frankfurt am Main, 1863, S.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Zurich, 1863, S.15—16)上的提法。——第122页。
- 21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122页。
- 213 威廉·白拉克1873年在他的著作《拉萨尔的建议。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批判了《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的第十条。爱森纳赫纲领的这一条写道:“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白拉克要求“用明确的社会主义的、适合阶级运动的条文来代替纲领中的有关条文”。——第122页。
- 214 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23页。
- 215 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

该书第一部于 1873 年在日内瓦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55—708 页)。——第 124、130 页。

- 216 威廉·白拉克在 1875 年 3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由李卜克内西和盖布签署的准备提交‘合并代表大会’的纲领迫使我写这一封信。这一纲领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倍倍尔的意见也是这样。”白拉克特别反对接受关于要求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这一条。“拉萨尔派公然把这一条提出作为联合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的代表，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和盖布，为了合并竟表示同意。他们为了‘实现’合并，抛弃了自己的信念，而赞同他们确信是荒谬的东西……由于倍倍尔看来已决心进行斗争，我觉得至少必须尽力支持他。但是在这之前我很希望知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这件事的意见如何。你们的经验比我成熟，您们看得比我清楚。”——第 125 页。
- 217 基金学校事务委员会(Endowed Schools commission)于 1869 年成立，1874 年和慈善事业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合并。——第 127 页。
- 218 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是随着马克思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这一著作寄去的附信，这一著作以《哥达纲领批判》的名称载入史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5—35 页)。马克思在这本科学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中，对 1875 年 3 月 7 日在《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见注 206)。马克思给白拉克的信由恩格斯于 1891 年第一次把它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发表在《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第 129 页。
- 219 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5 年 4 月 21 日写信答复恩格斯说：“拉萨尔派事先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是带着有约束力的委托书来的。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第 130 页。
- 220 最初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于 1875 年 5 月 23—25 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于 5 月 25—27 日召

- 开。实际上合并代表大会于 5 月 22—27 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第 130 页。
- 221 《安诺之歌》是一个不知名的中世纪诗人于十一世纪末叶用中古高地德意志语写的诗。这首诗颂扬科伦大主教安诺。——第 134 页。
- 222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在 1875 年 3 月 29 日和 4 月 25 日的信中请马克思给他在布鲁塞尔筹办的社会主义周刊《社会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撰稿。——第 136 页。
- 223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科耳曼 1875 年 5 月 19 日来信的答复的草稿。恩格斯的答复写在科耳曼来信的最后一页上面。科耳曼在来信中说,他决定从事商业,并请求恩格斯当他的保证人。——第 137 页。
- 224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 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的某些方面;这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制成的。1874 年 9 月 23 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布了自己的试验。从这封信和其他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88、646—647、667 页,本卷第 229 页)。——第 138 页。
- 225 玛·贝瑟姆—爱德华兹《国际工人协会》一文刊登在 1875 年 7—9 月《弗雷泽杂志》第 67—69 期上,没有署名。——第 139、145 页。
- 226 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 于 1869 年 9 月 6—11 日召开。——第 141 页。
- 227 约·亨·杜能《闭塞国家条件下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学》1875 年柏林第 3 版第 1 部(J. H. Thünen. 《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h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Theil I. 3. Aufl., Berlin, 1875)。该书附有出版者海·舒马赫写的前言。——第 143 页。
- 228 海·舒马赫《约翰·亨利希·冯·杜能。研究者的一生》1868 年罗斯托克版(H. Schumacher.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Ein Forscherleben》. Rostock, 1868)。——第 143 页。

- 229 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 1875 年 9 月 15 日《前进!》第 17 号上,没有署名。——第 144、161 页。
- 230 指的是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一群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小册子的若干意见》(《Quelques mots d'un groupe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russe à propos de la brochure: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 关于这本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小册子,拉甫罗夫在 1875 年 9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您想必已经看见了一本小册子,那是涅恰也夫的拥护者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可以说是答复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然而,无论是这一群人本身或者是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任何意义。”
- 9 月底或 10 月初拉甫罗夫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了恩格斯。见马克思 1875 年 10 月 8 日给拉甫罗夫的信(本卷第 146 页)。——第 144 页。
- 231 马克思这封信是对伊曼特 1875 年 9 月 25 日来信的答复。伊曼特当时住在丹第市(苏格兰),他在信中写道:“你从附去的文章可以看出,《丹第通讯》(《Dundee Advertiser》)有一位撰稿人是你的很好的朋友。我今天早上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奇怪,我不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第 145 页。
- 232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后,许多住在巴黎的德国人不得不离开那里。——第 145 页。
- 233 这封信的片断发表在弗·恩格斯《政治遗教.未发表的书信选》1920 年柏林版(F. Engels. 《Politisches Vermächtnis. Aus unveröffentlichten Briefen》. Berlin, 1920)。——第 147、305 页。
- 234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到委员会时,指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见注 13)。——第 147、152 页。
- 235 指 1875 年 5 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文版第 19 卷第 11—35 页), 以及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卷第 119—126 页和第 129—133 页), 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批判的分析。——第 148、150、293 页。
- 236 公元前 321 年, 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 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 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 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 意即遭到莫大的侮辱。——第 148、150 页。
- 237 从霍·梅萨 1875 年 7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 当梅萨在伦敦的时候(他于 6 月底离此前往巴黎), 恩格斯向他读过哥达纲领。梅萨在信中请求恩格斯告知德国朋友们的近况、他们同拉萨尔派合并的情况以及关于哥达纲领的情况。梅萨打算把这些消息转告马德里的朋友们。——第 148 页。
- 238 白拉克在 1875 年 6 月 28 日—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拉萨尔派三票对爱森纳赫派二票通过以下决议: 从发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党的文献目录中删去两本反拉萨尔主义的著作: 威·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议》1873 年不伦瑞克版(W. Bracke, 《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 和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1874 年不伦瑞克版(B. Becke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Agitation Ferdinand Lassalle's》, Braunschweig, 1874)。这两本书由威·白拉克出版社出版。在白拉克的坚决要求下, 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议被撤销。——第 148、152 页。
- 239 根据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属于党的联合印刷所的决议, 1875 年 6 月成立了“柏林全德联合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的管理委员会由过去的拉萨尔派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和亨·拉科夫组成。莱比锡的联合印刷所于 1872 年 7 月由爱森纳赫派建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实施后, 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印刷所被关闭。——第 149 页。

240 指 1877 年 1 月 1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见注 300）。——第 149、150 页。

241 倍倍尔 1875 年 9 月 21 日给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年斯图加特版第 2 卷第 334—336 页。——第 150 页。

242 指 1869 年爱森纳赫纲领（见注 207）的最后一条：

“三、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0. 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
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第 150 页。

243 显然指的是 1872 年爱森纳赫派建立的莱比锡联合印刷所。在 1875 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拉萨尔派占多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印刷所实行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参看本卷第 118 和 149 页。——第 153 页。

244 1875 年 9 月 8、10 和 15 日的《人民国家报》第 103、104 和 106 号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维也纳的《平等报》（《Gleichheit》）转载了《卡尔·马克思论罢工和工人同盟》（《Karl Marx über Strikes und Arbeiter-Koalitionen》）一文。这篇发表时没有署名的文章，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最后一节（第 2 章第 5 节《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德译文加上文章作者的前言和结束语。

在 1885 年《哲学的贫困》再版时，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书中的一个地方加了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94 页）——第 153 页。

245 在 1875 年《人民国家报》的许多号上（第 55、68、82、91、92 号）发表了署名 Kz 的文章（并见注 192）。——第 154 页。

246 恩格斯把俄国 1861 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开始的改革时期比作普鲁士所谓“新纪元”的时期。

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从 1861 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在 1858 年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方针，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

- 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被响亮地称作“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 1862 年宪制冲突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的上台执政结束了“新纪元”。——第 154 页。
- 247 1875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 1875 年 11 月住到 1877 年 3 月。恩格斯同妻子在 1875 年 11 月 6 日返回伦敦。——第 155、157、161 页。
- 248 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F. Engels. 《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 包括专门写的导言和《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41—644 和 610—623 页)。恩格斯这里指的“第一篇文章”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同上，第 599—609 页)，它和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都是针对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这第四篇文章发表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和 4 月 2 日《人民国家报》第 36 号和第 37 号上。——第 157 页。
- 249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在 1852 年。在这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和积极活动家于 1851 年夏天被捕，被告人受了一年半的审前羁押。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是在 1852 年 10 月底至 12 月初写成的。1853 年在巴塞尔和波士顿出版了该书的两种单行本，但是它们未能在德国发行。1875 年上半年在莱比锡出版了该书的新的单行本。恩格斯寄给鲍利的显然是后面这种版本。——第 157 页。
- 250 这封信的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为生活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652—653 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第 161 页。
- 251 罗伯特·比尔(罗·拜尔的笔名)的小说《三次》刊载在 1875 年 10 月至 11 月《海陆漫游》(《über Land und Meer》)周刊第 4—8 期上。——第 162 页。

- 252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是托·霍布斯的用语, 见他的著作《论公民》的致读者序和《利维坦》第 13—14 章。——第 162 页。
- 253 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发表在 1875 年 12 月 31 日《前进!》第 24 号刊载的《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一文中, 这篇文章报道说, “在大会开幕时, 符卢勃列夫斯基宣读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第 165、166 页。
- 25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的最初一次公开演说, 是他们于 1847 年 11 月 29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发表的论波兰的演说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09—415 页)。——第 166 页。
- 255 马克思指的是所谓的“三帝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国皇帝于 1872 年 9 月在柏林会晤时建立的, 当时是试图恢复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 1815 年建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三帝同盟纠集了欧洲的反动势力, 其目的是加强统治阶级在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中的阵地。——第 166、296、309、329 页。
- 256 恩格斯这封信是对列斯纳 1875 年 12 月 15 日来信的答复, 列斯纳在信中告诉恩格斯, 有人对他说 12 月 13 日《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则关于列奥·弗兰克尔被捕的电讯。
- 弗兰克尔 1875 年 12 月 9 日在维也纳被捕。作为巴黎公社委员, 他被指控参与纵火焚烧城市建筑和枪杀以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为首的人质。在维也纳监狱拘押两个月之后, 弗兰克尔被押解到布达佩斯监狱。法国政府由于内部政治的考虑, 不敢公开要求引渡弗兰克尔, 因此他在 1876 年 3 月 27 日被释放, 关于这一点他在 3 月 28 日就告诉了马克思。但是对弗兰克尔的刑事诉讼案还在继续进行。——第 167 页。
- 257 国际工人协会 海牙代表大会 是在 1872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 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 马克思、恩格斯

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 168、196、197、219、239、265、327 页。

- 258 马克思转述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一书的评论中的著名思想：“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害怕沾染灰尘和弄脏靴子，他就不必参加社会活动”（《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第 85 卷第 2 栏：时评，1861 年 1 月，第 51 页）。——第 168 页。
- 259 左尔格在 1876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能够在庆祝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到费拉得尔菲亚去。——第 169 页。
- 260 指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从左尔格 1876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左尔格根据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需要，在 1872 年就曾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海尔曼·迈耶尔翻译的《宣言》英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答应对《宣言》作必要的补充。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4—105 页；第 19 卷第 325 页；第 21 卷第 3 页。——第 169、273、281、391 页。
- 261 指的是在美国利用修筑铁路和在其他方面滥设投机企业而进行的大规模诈骗案。——第 169 页。
- 262 1876 年 8 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得尔堡，他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在那里上寄宿中学。——第 177、178 页。
- 263 恩格斯指的是《高地德意志的裁缝姑娘们》一诗，这首诗载于普法尔茨方言诗集：卡·克·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185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144 页（K. G. Nadler. 《Fröhlich Palz, Gott er - halts!》. Frankfurt a. M., 1851, S. 144）。恩格斯在他的《法兰克

时代》这一著作的《法兰克福方言》一节中利用了纳德勒的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96—599页）。——第177页。

- 264 恩格斯显然首先是指纳德勒书（见上注）中的《赫里斯托夫·哈克施特鲁姆普夫先生》一诗。——第177页。

- 265 拉甫罗夫在1876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一个住在柏林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书信来往的年轻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古烈维奇），由于不谨慎致使寄给他的信，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的来信被邮局拆开，并落到警察手中。8月6日拉甫罗夫接到莱比锡一个姓杰赫捷辽夫的人来信，这个人在信中俨然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写道，为了调查这件事，他们已派了一个姓车尔尼晓夫的人去柏林。参看本卷第186页。——第178页。

- 266 燕妮·马克思是在8月23日星期三到兰兹格特的（见本卷第27—28页）。——第179页。

- 267 《尼贝龙根的戒指》是理查·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的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神的灭亡》。1876年8月13—17日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专设剧院开幕式上演出了《尼贝龙根的戒指》。——第181页。

- 268 彼·拉·拉甫罗夫的文章《俄国人面临着南方斯拉夫问题》发表在1876年10月1日《前进！》第42号上，没有署名。——第193、202页。

- 269 马克思指的是关于1876年8月19—23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会议报道。报道登在1876年8月23日至9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98—102号上，总标题是《德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这里提到的是发表在1876年9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102号上注明“8月23日星期三于哥达”的那篇报道中的一段话。李卜克内西在1876年10月9日的回信中告诉马克思，这篇报道把李卜克内西在代表大会上讲的恩格斯将出来反对杜林说成马克思将出来反对杜林，是报道作者尤·莫特勒的笔误。——第194页。

- 270 发表在1876年8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99号上注明日期为8月21

日的关于哥达代表大会的报道中说，伯尔尼社会党人给代表大会寄来了贺信，表示希望和解并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见注 276）。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决定“以友好的和兄弟般的精神”回答这个邀请。但是，李卜克内西在他 1876 年 10 月 9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代表大会否决了派正式代表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建议。——第 194、197 页。

- 271 李卜克内西遵照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写了一篇长文《欧洲的耻辱》，这篇文章刊登在 1876 年 10 月 13 日《前进报》第 6 号上。——第 194 页。
- 272 暗指 1876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在巴黎出版的艾·德·日拉丹的小册子《欧洲的耻辱》(E. de Girardin. 《La Honte de l'Europe》. Paris, 1876)。——第 195 页。
- 273 显然指的是 1865—1867 年英国争取第二次改革选举法的群众运动。——第 195、197 页。
- 274 这封信从德文译成匈牙利文第一次发表在 1906 年 6 月 17 日《人民言论》(《Népszava》)报上。——第 196 页。
- 275 列奥·弗兰克尔 1876 年 5 月 22 日写信给马克思谈到匈牙利的土地占有状况。1876 年 10 月 9 日弗兰克尔在信中说，对他的刑事诉讼案（见注 256）终于撤销了。——第 196 页。
- 276 1876 年 10 月 26—30 日，在伯尔尼召开了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人瓦耳泰希以来宾身分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声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必须“和平合作”。——第 197、206、209、219 页。
- 277 列奥·弗兰克尔在 1876 年 10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如何？我在好多地方读到，在瑞士将要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力图实现联合，因为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拥护者（那里是这么称呼的）也要参加大会。请你尽快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以便使我知道，对这件事应采取什么态度。”——第 197 页。
- 278 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9 月 3 日的会议上在审查代表资格证

时发言说，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页）。——第197页。

- 279 马克思指的是以《保加利亚起义》为总标题发表在1876年10月乌尔卡尔特主办的杂志《外交评论》（《Diplomatic Review》）第4期上的材料。——第198页。
- 280 1876年10月13日恩·德朗克请求恩格斯帮助他借一百五十英镑，使他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这一篇和下面两篇恩格斯给恩·德朗克和艾·布兰克的信的内容纪要，是恩格斯写在10月13日德朗克的来信上的。从这几篇纪要开始，恩格斯给德朗克写了许多信，商谈为他提供物质帮助的问题，这种帮助在1876、1877和1878年一直没有间断。——第199页。
- 281 由于福格特案件，马克思在奥格斯堡《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发表了四项声明：（1）《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载于1859年10月27日第300号）；（2）《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9年11月21日第325号附刊）；（3）《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60年2月17日第48号附刊）；（4）《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60年12月1日第336号附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760—761、765—766、771—772页。——第200页。
- 282 欧·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刊载于1867年12月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Ergänzungsblätter zur Kenntniß der Gegenwart》）第3卷第3册第182—186页。1868年1月初，库格曼将杜林的书评寄给了马克思。
- 库格曼在1876年10月22日回信中把这篇书评的确切名称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时利用了这篇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5—136、144—145页）。——第201页。
- 283 这封信的一部分由拉甫罗夫刊登在1876年11月1日《前进！》第44号上。——第202页。
- 284 马克思指的是同威·布洛斯的商谈。恩格斯曾写信给布洛斯建议由他

翻译利沙加勒的著作,布洛斯在 1876 年 11 月 16 日回信表示,他准备立即开始工作。然而,白拉克已于 11 月 14 日通知马克思,他找到了译者(伊·库尔茨)并已同她谈妥。1877 年底,白拉克不得不吸收布洛斯参加校订库尔茨的译稿(见本卷第 282—283、286 页)。——第 205 页。

285 德朗克于 1876 年 11 月 12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保险单应于每年 11 月 22 日纳费续期。——第 207 页。

286 威·白拉克 1876 年 11 月 1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有詹·吉约姆给白拉克的信。这就是马克思要退还的那封信。——第 207 页。

287 1877 年 1 月 10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见注 300)中,白拉克在不伦瑞克三个选区以及马格德堡被提名为候选人。在基本选举中,白拉克没有当选。复选后,他在倍倍尔获胜的两个选区之一得到当选证书。——第 208 页。

288 葡萄牙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 1877 年 2 月 1—4 日在里斯本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1875 年建立的葡萄牙社会主义政党最终形成,通过了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纲领相似的党纲,通过了党章,并且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格内科的请求(格内科 1877 年 1 月 21 日给恩格斯的信)于 1 月底向代表大会发去贺信,在信上签名的还有列斯纳、拉法格和巴里。代表大会还收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的祝贺。对代表大会的评价见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45—146 页)。

关于葡萄牙社会主义者将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刊登在 1876 年 12 月 2 日《哨兵报》(《Tagwacht》)第 96 号上。——第 209 页。

289 1876 年,在《前进报》上发生了古·腊施和卡·沙伊伯勒之间的论战。论战的导火线是古·腊施发表在 1876 年 7 月 30 日《人民国家报》第 88 号上的文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和卡·沙伊伯勒发表在 1876 年 11 月 12 日《前进报》第 19 号上的文章《一个德国人对古斯塔夫·腊施〈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一文的答复》。第二天,11 月 13 日,腊施给恩格斯写信,请恩格斯告诉他沙伊伯勒同布林德的关系以及沙伊伯勒在马克思同福格特斗争过程中的表现。腊施在信中说,他希望从恩格斯那里得

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他想在反驳沙伊伯勒时加以利用。

恩格斯的这封信就是对腊施 1876 年 11 月 13 日来信的答复。腊施在他又一篇反驳沙伊伯勒的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的回信。这篇文章同沙伊伯勒的文章一样，也题为《一个德国人对古斯塔夫·腊施〈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一文的答复》，发表于 1877 年 1 月 12 日《前进报》第 5 号。腊施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信中谈到布林德和沙伊伯勒的整个部分，但没有说明来源。——第 211 页。

- 290 恩格斯指的是 1876 年 7 月 30 日《人民国家报》第 88 号刊登的古·腊施的文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腊施在文章的结尾中说，他在伦敦拜访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并且“在那里谈到人的自决权、民族自治、社会共和国以及巴登的被处决者”。——第 213 页。
- 29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0—525 页。在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德文版中，第 7 章《奥格斯堡战役》是从恩格斯指出的第 55 页开始的。——第 213 页。
- 292 下面恩格斯转述并引用了《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编辑爱德华·萨尔尼在 1876 年 9 月 5 日寄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对恩格斯 1876 年 9 月 2 日的询问的答复。——第 214 页。
- 293 天城体字母 是印度最流行的梵文字体。——第 216 页。
- 294 指 1876 年 12 月 11—23 日举行的欧洲列强驻土耳其大使君士坦丁堡会议。在会议期间欧洲列强的代表们商定向土耳其提出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自治的要求。——第 217 页。
- 295 1872 年 12 月 25—26 日召开了第一国际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代表大会否决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声明拒绝同纽约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决定赞同公开宣布第一国际分裂的圣伊米耶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1872 年 9 月 15 日）的各项决议。总委员会在 1873 年 5 月 30 日的决议中指出，比利时联合会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38 页）。——第 219 页。

- 296 关于取消总委员会和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是 1876 年 7 月 15 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代表会议的材料曾在纽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国际工人协会。费拉得尔菲亚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876 年 7 月 15 日》1876 年纽约版（《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Verhandlungen der Delegirten-Konferenz zu Philadelphia. 15. Juli 1876》. New York, 1876）。——第 219 页。
- 29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19—422 页。——第 219 页。
- 298 这封信是马克思根据尼古拉·吴亭在 1876 年 12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和提供的情况而写的。——第 221 页。
- 299 威·李卜克内西在自己的一篇短评中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即倒数第二段）。李卜克内西的短评发表在 1877 年 1 月 19 日《前进报》第 8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中。李卜克内西在引用恩格斯信中的这段话之前作了如下说明：“关于东方问题的现状，一位权威人士在给我们的私人信件中写道”。——第 222 页。
- 300 指 1877 年 1 月 10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十二人当选议员，他们获得了将近五十万张选票。——第 222、225、226、228、234、292、468 页。
- 301 普遍义务兵役制在俄国是 1874 年 1 月 1 日（13 日）实行的。——第 223、224 页。
- 302 这封信的片断（第一段）第一次发表于保·康普夫麦尔和布·阿尔特曼合著的《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之前》（P. Kampffmeyer und B. Altmann. 《Vor dem Sozialistengesetz》. Berlin, 1928）一书中。——第 225 页。
- 303 路德在一次“席间演说”中曾把世界比作骑不稳马的醉熏熏的农夫。——第 228 页。
- 304 尼·德利乌斯的文章《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于 1877 年发表在《德国莎士比亚学会年鉴》上（《Jahrbuch der Deutschen Shake-

- speare— Gesellschaft》)。它的英译文刊登在新莎士比亚学会学术论丛上。——第 228、468 页。
- 305 弗罗恩德在 1877 年 7 月 29 日的回信中告诉马克思这本书的书名是：古·吕梅林《莎士比亚研究》1874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G. Rümelin. 《Shakespearestudien》. 2. Aufl., Stuttgart, 1874）。——第 228 页。
- 306 马克思指的是摩·特劳白的主要成就——制成了“人造细胞”（见注 224）。——第 229 页。
- 307 内殿法学协会（Inner Temple）——培养律师的伦敦四个法学协会之一。——第 229 页。
- 308 加·杰维尔想在法国编写和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说。但是，他的这一打算直到 1883 年马克思逝世后才实现。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在《社会主义丛书》中，出了好几版。——第 230 页。
- 309 在 1877 年 1 月补选（见下注）时，威·李卜克内西是奥芬巴赫的候选人。——第 231 页。
- 310 1877 年 1 月 10 日进行德意志帝国国会基本选举（见注 300）以后，在 1 月进行了补选（复选）。除 1 月 10 日选出的九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外，在补选当中又选出了三名：奥·倍倍尔（后来由威·白拉克代替）、奥·卡佩耳和摩·里廷豪森。——第 232 页。
- 311 从 1876 年 10 月到 1877 年 8 月，马克思校订了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德译文。——第 235 页。
- 312 根据马克思的请求，彼·拉·拉甫罗夫编写了关于俄国的司法和警察迫害事件的综合材料。马克思把拉甫罗夫的稿子转交给下院议员凯·奥克莱里，他在 1877 年 3 月 12 日、5 月 3 日和 14 日的下院会议上反对迪斯累里政府的发言中利用了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资料和这份综合材料。拉甫罗夫还用法文写了一篇文章《俄国的司法》，这篇文章在马克思的协助下于 1877 年 4 月 14 日发表于英文周刊《名利场》上。——第 237 页。

- 313 指的是关于俄国的司法和警察迫害事件的综合材料，这份综合材料是彼·拉·拉甫罗夫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为凯·奥克莱里议员在下院的发言而编写的。——第237、244页。
- 314 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俄国的司法》一文，这篇文章在马克思的协助下于1877年4月14日发表于《名利场》周刊上。——第237、241、244页。
- 315 从1877年3月7(19)日尼·弗·丹尼尔逊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丹尼尔逊寄给马克思如下几本书：亚·瓦西里契柯夫《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6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巴·亚·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1877年圣彼得堡版，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1874年圣彼得堡版，《俄罗斯帝国统计汇刊》第3册，《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第238、333页。
- 316 国际兄弟会是由米·巴枯宁建立并包括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60)中的密谋团体“国际兄弟同盟”的核心。关于“国际兄弟同盟”的组织结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75—377页)。——第238页。
- 317 在1876年4—7月的《新世界》(《Neue Welt》)杂志上发表了约·菲·贝克尔的回忆录《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第239页。
- 318 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皮奥和盖列夫花光了党用于在美洲建立丹麦社会党人移民区的经费以后，于1877年3月23日秘密离开了丹麦并迁居美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48页)。——第245页。
- 319 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马克思的相片(参看本卷第285页)。——第245、250、448页。
- 320 艺术剧院(Lyceum Theatre)是伦敦的话剧院。——第249页。
- 321 恩格斯满足了白拉克的请求。他在1877年6月中写了马克思的传略。

恩格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发表于1878年的《人民历书》（《Völker-Kalender》）丛刊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第250页。

322 从白拉克1877年4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1877年4月16、17和18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3.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7》. Bd. I, Berlin, 1877, S. 489—594）。在这三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修改工商业条例的问题。——第250页。

323 在1877年4月18日帝国国会的会议上讨论了白拉克关于第二次重新审查加塞尔的民族自由党人格·魏格尔如何当选的提案；白拉克指出，魏格尔是因向选民施加了压力而当选的。白拉克在自己的发言中还作了以下声明：“资格审查委员会说，提出异议时没有证据，没有指出有关人的姓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牵涉到一些工人，他们实质上是从属的人，对他们说来在提出异议时指出他们的名字，往往就意味着解雇和其他不愉快的事。”——第250页。

324 在讨论天主教中央党提出的工商业条例法案时，为维护社会民主党反提案（其中规定了缩短工作日、实行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倍倍尔在1877年4月18日帝国国会的会议上作了发言。当时，倍倍尔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进行了激烈辩论。——第250页。

325 1877年英国内务大臣理·艾·克罗斯提出一项规定调整劳动时间（其中包括家庭工业和手工工场）的法案。法案限定少年的劳动日为十个半小时并对1874年关于限制雇用童工的法律做了补充。克罗斯法案于1878年被通过作为法律。——第252页。

326 从白拉克187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恩格斯所著《卡尔·马克思》一文的稿费，这篇文章是为白拉克出版的1878年的《人民历书》丛刊写的（见本卷第250页）。——第257页。

327 指的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刊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出版党

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问题的讨论。——第 257 页。

- 328 曾任柏林大学讲师的欧·杜林,从 1872 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他指责海·赫尔姆霍茨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于这些言论,他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最后,在 1877 年 7 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第 257、263 页。
- 329 1877 年 6 月 22 日俄国军队强渡多瑙河下游。关于俄国军队渡过多瑙河中游,见注 332。——第 258 页。
- 330 由于 1877 年 5 月 16 日乌尔卡尔特逝世,李卜克内西在 1877 年 6 月 14 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寄给他一张乌尔卡尔特的好的相片,并写一篇关于乌尔卡尔特生平活动的短文。在李卜克内西 1877 年 6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请求。——第 260 页。
- 331 这一段话和 1877 年 7 月 11 日《前进报》第 80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的一篇短评几乎一字不差。短评开头是这样说的:“从巴黎给我们来信说”;文中加了《前进报》编辑部的反驳的注释。
- 可以推测,这篇短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给卡·希尔施的一封信的片断,而希尔施在为《前进报》写的通讯中用了这段话(参看本卷第 54 页)。短评的注释显然是哈森克莱维尔写的(参看李卜克内西 1877 年 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第 260 页。
- 332 1877 年 6 月 27 日俄国军队在西斯托夫(保加利亚称作:斯维施托夫)地区强渡多瑙河中游。——第 260 页。
- 333 古斯塔夫·腊施 1876 年在伦敦的时候同门的内哥罗公爵尼古拉关系密切。——第 261 页。
- 334 1877 年 6 月中到 8 月中威·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监狱坐牢。——第 262 页。
- 335 指 1876 年 10 月 27 日瓦耳泰希在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瓦耳泰希作为来宾出席了代表大会,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时声明:“我们既没有马克思派,也没有杜林派。”为

了替瓦耳泰希辩护，李卜克内西在 1877 年 7 月 2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瓦耳泰希当然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第 263 页。

- 336 社会党人 根特代表大会 于 1877 年 9 月 9—16 日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意图是把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联合起来。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已经建立或正在形成的）各社会党的代表，也有无政府主义国际的代表。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是威·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就会上讨论的基本问题通过了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特别是代表大会批准了海牙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国际章程补充条款的条文（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表明了无政府主义派别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根特代表大会在为建立第二国际准备条件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第 264、269、270、274 页。
- 337 1877 年 9 月 5 日到 9 月 21 日左右，恩格斯同妻子在苏格兰休养。——第 266、277、279 页。
- 338 1877 年 8 月 11 日《泰晤士报》第 29018 号上，在《东方战争》的标题下发表了署名为马·巴里和注明日期为 8 月 10 日的消息报道。内容是关于 8 月 13 日召集预备会议以组织支持土耳其和谴责俄国政策的全国性示威。——第 267 页。
- 339 根特代表大会之后，威·李卜克内西未能去伦敦。他在 1877 年 9 月 17 日从莱比锡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很遗憾，我未能去伦敦，因为太疲倦，并且没有时间。”——第 271 页。
- 340 指奥托·魏德迈翻译的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见注 21）的英译本。小册子的德文第二版的这个英译本，最初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十一篇摘要，从 1877 年 12 月 30 日至 1878 年 3 月 10 日，刊登在美国周刊《劳动旗帜》（《Labor Standard》）上。在发表时曾说明，“这是经卡尔·马克思允许专门为《劳动旗帜》而翻译的”。1878 年 8 月，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第 272、317 页。
- 341 乌·卡瓦尼亚里没有能够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意大利文版。1879 年

- 卡·卡菲埃罗在米兰用意大利文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简述。《资本论》的第一个完整的意大利文版于 1886 年在都灵出版。——第 273 页。
- 342 英国工联第十届年会于 1877 年 9 月 18—22 日在莱斯特召开。——第 274 页。
- 343 1877 年 9 月 11、13、17 和 18 日的《旗帜报》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总标题下，发表了该报的“本报通讯员”关于根特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这篇通讯的作者显然是马·巴里。——第 274 页。
- 344 暗指对墨西哥的远征——1862—1867 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的武装干涉。这次远征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在占领墨西哥后，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跳板，以便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 1867 年把军队撤出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 275 页。
- 345 马克思指的是众议院保皇派集团和共和派多数之间的冲突——见注 78 和 361。——第 276 页。
- 346 1876 年 3 月 18 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在遗嘱中决定把自己财产的一半约七千美元赠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于 1877 年 8 月 4 日在圣路易斯逝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为把他遗赠的财产交给党作了努力。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使林格瑙的遗产没有能够交给社会民主党。——第 276、366 页。
- 347 指《未来》杂志的纲领。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卡·赫希柏格的阐明纲领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也是以这种精神写的。——第 281、283、

354 页。

348 马克思指的是发表在 1877 年 10 月 5 日和 7 日《前进报》第 117 和 118 号上的一篇匿名文章《大崩溃的后果》。后来，左尔格在 1878 年 7 月 19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阿·杜埃。——第 282 页。

349 1877 年 6 月 15 和 17 日，10 月 10、12、14 和 17 日的《前进报》第 69、70、119—122 号，以《寄自一个伪善的国家。一个柏林人在伦敦的冷静观察》为总标题，刊登了一组匿名文章。——第 282 页。

350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关于马克思这里所指的美国出版物，见注 396。——第 282 页。

351 指 1874—1875 年的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罢工。——第 282 页。

352 莫·赫斯《物质动力学说》一书应包括三个部分：(1) 宇宙部分，(2) 有机部分和 (3) 社会部分 (M. Hess. 《Dynamische Stofflehre》. I. Kosmischer Theil. Paris, 1877, S. 6)。——第 284 页。

353 马克思指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见注 204。——第 285 页。

3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55—370 页。——第 286 页。

355 由于杜林派在 1877 年哥达代表大会上进行攻击 (见注 92)，布洛斯在 187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6 日期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对德国党的同志们生气了。布洛斯指出德国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他还写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望已经比他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第 286 页。

356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 于 1847 年 6 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72—577 页。——

第 289 页。

- 357 布洛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在几篇社论中都谈到“马克思博士和贝克斯神甫之间的互相配合”;并且表示要经常给他寄这家报纸。——第 289 页。
- 358 指恩·德朗克违反恩格斯对他提供金钱援助(见注 280)的协议条件。——第 290 页。
- 359 这封信显然是马克思写给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的。——第 291 页。
- 360 恩格斯指的是瑞士的两个组织——工人联合会和格留特利联盟——在 1877 年计划实行的合并。1877 年 5 月在诺恩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约·菲·贝克尔提出的将工人联合会和格留特利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委员会还以哥达纲领为蓝本起草了纲领。但是后来格留特利联盟的代表不接受这个草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47—148 页。——第 292 页。
- 361 1877 年 10 月 14 日共和派在众议院选举(见注 78)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11 月 19 日布洛利内阁被迫辞职。麦克马洪元帅及其拥护者实行政变的企图,遭到了下级军官特别是反映法国农民的共和主义情绪的兵士的反对。麦克马洪不得不服从众议院的共和派多数,于是 12 月 13 日组成了新政府。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斗争,最后是共和派获胜了。1879 年初麦克马洪被迫提前辞职。温和的共和派分子茹·格雷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在法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第 293 页。
- 362 恩格斯指的是 1877 年 10—12 月《前进报》第 124、128、129、132、133、140 和 145 号“法国通讯”栏内刊登的伊·毕夫诺瓦尔的通讯。当 1877 年 10 月 14 日法国众议院举行选举时,毕夫诺瓦尔以 1877 年 10 月 9 日发表的所谓巴黎自治社会主义者团体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身份出现。——第 294 页。
- 363 马克思就东方问题给李卜克内西的两封信(1878 年 2 月 4 日和 11 日),

是为了答复李卜克内西 1878 年 1 月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李卜克内西请求用一篇或几篇文章的形式给他提供评论东方问题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两封信作为下述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发表(未注明作者):威·李卜克内西《论东方问题,或欧洲是否应该是哥萨克的?对德国人民的警告》1878 年莱比锡版(W. Liebknecht.《Zur orientalischen Frage oder Soll Europa kosakisch werden? Ein Mahnwort an das deutsche Volk》. Leipzig, 1878)。在第一版问世一个月之后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第二版的跋注明日期为 1878 年 2 月 27 日。跋的末尾说:“作为结尾我要引用一位朋友的两封来信,他研究东方问题胜于任何别人。见解之深刻,观点之锐利,知识之渊博——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大师。见利爪而识雄狮。”——第 294、297 页。

- 364 大科夫塔 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第 295 页。
- 365 马克思指的是南威尔士矿工的特别贫困的状况,那里由于经济危机,许多矿井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第 298 页。
- 366 1878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下院就英国干预俄土战争时给政府追加拨款问题进行了辩论。以福斯特和布莱特为首的自由党首领们,原先激烈反对拨款,甚至根本反对任何针对俄国的行动,这时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躲避不参加最后的表决,使保守党政府获得了可观的多数。——第 298 页。
- 367 毛奇《1828 年和 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1877 年该书再版。——第 299 页。
- 368 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期间,1828 年夏(4—9 月)进行了第一个战役,1829 年夏(5—8 月)进行了第二个战役。——第 299 页。
- 369 “戴着胜利的花冠,你值得赞扬”——巴·格·舒马赫《柏林民歌》—

诗的首句，这首诗成为普鲁士国歌的基础。——第 299 页。

- 370 伦敦公约是俄国、英国和法国在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于 1827 年 7 月 6 日签订的，公约确认希腊有自治权，包括关于外交上承认希腊的协定，并规定了三国在调解希土关系方面的调停者地位。——第 300 页。
- 371 阿德里安堡和约是俄土两国于 1829 年 9 月签订的，它结束了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 301 页。
- 37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40—541 页。——第 301 页。
- 373 指 1866 年普奥战争和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第 302 页。
- 374 暗指对于所谓“蛊惑者”——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内德国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学生会中得到了推广。十九世纪初德国出现的这些学生会积极参加了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但是它们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维也纳会议（1814—1815 年）以后，学生会的许多具有反政府思想的参加者为争取德国的统一而斗争，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1819 年大学生桑得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蛊惑者”是 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们举行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对参加这一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第 302 页。
- 375 从洛帕廷 1878 年 4 月 17、23 日和 11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Переписка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с русски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деятелями》）1951 年第 2 版第

224—227、230—231 页), 以及从洛帕廷 1878 年 4 月 17 日给拉甫罗夫的来信中可以看出, 洛帕廷起初建议瓦·尼·斯米尔诺夫, 后来又建议尼·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给白拉克出版的 1879 年《人民历书》写一篇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者诉讼案件的文章。然而文章没有写成。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以后, 《人民历书》被禁止出版。——第 303 页。

- 376 恩格斯给洛帕廷的这封信只保存下片断, 洛帕廷在 1878 年 4 月 17 日给拉甫罗夫的来信中用法文引用了这一段。洛帕廷在同一封信里用俄文转述恩格斯这封信的其他两段话的内容如下:

“他写信给我, 是为了向我要一张五十人案件中的女犯的照片, 供白拉克编 1879 年文选之用。他还要我写一篇关于这个案件的或者关于最近俄国运动的文章, 篇幅是大开本的十六页, 稿酬一百六十马克, 等于二百法郎。”

“恩格斯写道, 在英国可以看得见日益迫近的工商业危机的全部迹象, 这一危机将是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等欧洲各国的局部破产的应有结局。目前受到严重影响的是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 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可能, 总的破产将推迟到 8 月或 9 月。”——第 304 页。

- 377 指的是《改革的成果。近年俄国经济开发成就概况》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 1877 年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 5 卷第 1—120 页, 没有署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尼·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笔名: 达里), 洛帕廷在 1878 年 4 月 23 日的信里把这一点告诉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德译文以《沙皇改革的后果》为题(《Die Folgen der czarischen Reformen》), 分段连载于 1878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15 日的《前进报》。——第 304 页。

- 378 威·白拉克 1878 年 4 月 26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 “至于俾斯麦的计划, 我仍然认为, 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 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 我将感到高兴; 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仍旧认为, 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第 305 页。

- 379 这封信下面谈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运输和通讯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论点, 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中有了

发展。这一章发表于 1878 年 5 月 26 日《前进报》附刊，关于国有化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02—303 页）是在该书 1886 年再版时增加的。——第 306 页。

- 380 指 187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德国的危机是由 1873 年 5 月的“大崩溃”开始的，这是持续到七十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第 306 页。
- 381 威·白拉克提出的关于废除军人免缴市政捐税的法令草案，于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帝国国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进步党领袖欧·李希特尔在辩论中发言时说：“我们认为，指出……在社会党人先生们的策略中……向较好方面的转变，不是无关紧要的。先生们，你们显然认为目前的国家及其制度并不是那样坏，以致不值得象前面的发言人 [白拉克] 在讲话中所作的那样，花费力气去对它进行局部改善……如果你们走我们的路和重新提出我们的老提案，我们决不会抱怨。”——第 307 页。
- 382 洛·布赫尔对于马克思关于布赫尔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59—160 页）的答复，发表在 1878 年 6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上，转载于 1878 年 6 月 21 日《法兰克福报》。
- 1878 年 6 月 27 日，马克思把自己对布赫尔《说明》的答复投寄给一系列报纸的编辑部以供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61—162 页）。——第 308 页。
- 383 在对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标题为《布赫尔先生》）的答复中（见注 382），布赫尔宣称，要驳倒马克思写给《每日新闻》的三十行文字，必须写三千行文字。对此，马克思在第二次驳斥布赫尔时回答说，“然而要一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三十行文字就足够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61 页）。——第 309 页。
- 384 马克思大概是指 1878 年 7 月 2 日在《福斯报》第 152 号上发表的匿名的简讯。——第 309 页。
- 385 1874 年 7 月 13 日，俾斯麦在基辛根遇刺，这是天主教僧侣因为政府实

行文化斗争政策(见注 9)而策划的。俾斯麦被手工业者爱·库尔曼开枪打伤。

并见注 390。——第 309 页。

- 386 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的法文版于 1875 年在洛迪市(意大利)出版。——第 309 页。

- 387 1878 年 7 月 8 日左右,在莱比锡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的一个附有他的序言的单行本: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 年莱比锡版(F.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第 310 页。

- 388 1878 年 7 月 18 日在《自然界》杂志(第 18 卷第 455 期第 316 页)上,刊登了关于 9 月 18—24 日将在加塞耳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日程的消息。在宣布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斯特拉斯堡的奥斯卡·施米特教授的报告《论达尔文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奥·施米特在 1878 年 7 月 23 日的回信中表示愿意把他的报告的抽印本寄给恩格斯,这个报告要在《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杂志 11 月号上发表。大会以后,奥·施米特的报告也印成了小册子出版:奥·施米特《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1878 年波恩版(O. Schmidt. 《Darwinismus und Socialdemocratie》. Bonn, 1878)。

恩格斯打算在《自然辩证法》中批判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其中包括奥·施米特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58 页)。——第 311、315 页。

- 389 恩格斯指的是鲁·微耳和 1877 年 9 月 22 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过去是达尔文主义拥护者的微耳和,提议禁止讲授达尔文主义,他断言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因此它对于现存社会制度是危险的。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 年柏林版第 12 页(R. Virchow. 《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 Berlin, 1877, S. 12)。——第 311、315 页。

- 390 1878 年 5 月 11 日和 6 月 2 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的有利借口。——第 312、396、402 页。
- 391 当 1878 年 5 月 24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以多数票否决了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之后,6 月 11 日帝国国会解散,7 月 30 日举行了新的选举;帝国国会会议于 1878 年 9 月召开。——第 312 页。
- 392 1878 年 7 月 4 日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生了一个儿子昂利,家里人叫他哈利。——第 314 页。
- 393 指玛丽·艾伦·白恩士 1877—1878 年住在曼彻斯特的亲属家里。——第 314 页。
- 394 恩格斯指的是 1878 年 4 月《开端报》(《Начало》)第 2 号上“最新消息”栏的下述简讯:“近日在彼得堡被捕的有:(1)培杨科夫,在富尔什塔次卡亚被警察抓住,并且被他们毫无理由地打得半死;驱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2)哥洛乌舍夫——查苏利奇案件的主要证人;(3)巴甫洛夫斯基和(4)洛帕廷。”
- 拉甫罗夫在 1878 年 8 月 11 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告诉他说:“《开端报》报道的消息中所说的要么是我们的洛帕廷的兄弟,一百九十三人案件的参加者,要么是他的堂兄弟,由于基辅大学生案件刚刚被驱逐去沃洛果达省。我们的洛帕廷从瑞士回来后又走了,我想他过一个月就会回来,或许更早些。他没有给我留下地址,但是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过他的来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1951 年第 2 版第 229 页)。——第 315 页。
- 395 恩·海克尔《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1878 年斯图加特版第 3—4 页(E. Haeckel. 《Freie Wissenschaft und freie Lehre》. Stuttgart, 1878, S. 3—4)。——第 315 页。

- 396 左尔格应马克思的请求(见本卷第 282 页),经过长时间寻找之后,替他找到了载有关于宾夕法尼亚采矿工业状况的有价值的统计材料的出版物:《宾夕法尼亚州内务秘书处 1876—1877 年度报告。第三部分:工业统计》1878 年哈里斯伯格版第 5 卷(《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for 1876—1878》.Part III.Industrial Statistics.Vol.V. Harrisburg, 1878)。——第 317 页。
- 397 弗·梅林对列·宗内曼的诉讼案发生于 1876 年。梅林公开指责宗内曼,说宗内曼在滥设企业投机时期滥用自己的《法兰克福报》出版者的社会地位。宗内曼回答说,这是污蔑。于是梅林就对宗内曼提起诉讼。然而初级法院作出了判决,说梅林的說法是诬告性质的。1877 年上诉法院基本上确认了这项判决。——第 323 页。
- 398 指五十年代末苏洛阿加和米腊蒙反革命叛乱政府在墨西哥发行国家债券。墨西哥债券在法国是大规模金融投机的对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5 页)。——第 323 页。
- 399 马克思显然给摩·考夫曼寄去了自己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63—169 页)。马克思的文章是对《十九世纪》杂志 1878 年 7 月号刊登的叛徒豪威耳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反击,因为这篇文章歪曲了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第 323 页。
- 400 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约翰·雅科比基金”(为维持社会民主党报纸而设立的基金)地方委员会委员海·阿尔诺特,在 1878 年 10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保管这项基金的有价证券(总数大约三千马克),因为这些证券有可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通过以后立即被普鲁士政府没收。——第 324 页。
- 401 马克思写这封信是因为 1878 年 10 月 21 日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马克思 1878 年 11 月 4 日给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的信,她于 11 月 14 日收到。信中说的大概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安排李卜克内西为伦敦《白厅评论》周刊写稿,以赚取稿酬(参看本卷第 342

页)。——第 324 页。

- 402 阿·塔朗迪埃给《马赛曲报》(《Marseillaise》)编辑的信里面含有对马·巴里的污蔑性的言论,这封信刊登在 1878 年 10 月 6 日《马赛曲报》第 202 号“工人代表大会”栏内,信的日期注明为 1878 年 10 月 2 日。——第 325 页。
- 403 国际工人同盟(International Labour Union)是第一国际过去的一些活动家(约·格·埃卡留斯、海·荣克、约·韦斯顿、约·黑尔斯)1878 年 1 月在伦敦建立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他们因为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38 页)。改良主义分子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的这种企图很快就宣告破产了。——第 327 页。
- 404 马·巴里的信以《社会党人与政府》为题发表在 1878 年 10 月 2 日《马赛曲报》第 198 号上,注明:1878 年 9 月 19 日于伦敦。参看马克思 1878 年 9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 80—81 页)。——第 328 页。
- 405 塔朗迪埃是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杂志的常驻巴黎记者。——第 328 页。
- 406 参看 1878 年 9 月 15 日和 10 月 4 日《前进报》第 109 和 117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刊登的短评《巴黎的逮捕》和《卑鄙的伪造》。——第 328 页。
- 407 在法国,人们把追随莱昂·甘必大、格雷维等人的温和的共和派分子称为机会主义者。——第 329 页。
- 408 1878 年 9 月 22 日在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短评,对马·巴里进行了卑鄙的诽谤。——第 330 页。
- 409 指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1870 年 9 月 4 日第二帝国崩溃后,她逃出法国,住在伦敦附近。1873 年路易·拿破仑死后,她领导了波拿巴党。——第 330 页。
- 410 马克思指的是他给《东邮报》(《Eastern Post》)编辑的信,这封信刊登

在 1871 年 12 月 23 日《东邮报》第 169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14—515 页)。

就在这一号报纸上刊登了关于 1871 年 12 月 19 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曾发言揭露布莱德洛。——第 330 页。

- 411 这封信的一部分曾由尼·弗·丹尼尔逊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俄文第一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 1885 年圣彼得堡版)序言中引用过。——第 332、344、438 页。
- 412 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了地址:“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列斯尼科夫大楼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 332、335、344、438 页。
- 413 丹尼尔逊在 1878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9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六、七个月以前他已经写信对马克思说过,书店里《资本论》第一卷一本也没有了,存在着出版俄文第二版的问题。他请求告知,马克思是否打算对该书作新的修改。丹尼尔逊还请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付印后,把这一卷的校样随印随寄给他。——第 332 页。
- 414 1877—1879 年俄国报刊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论战,参加的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这次论战是由尤·茹柯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1877 年 9 月)一文挑起的。针对这篇文章,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的尼·季别尔的《对于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的若干意见》(《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77 年 11 月)一文,以及尼·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1877 年 10 月)一文,由于这篇文章,马克思写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著名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26—131 页)。1878 年波·尼·契切林发表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二、卡尔·马克思》(《国务知识汇编》(《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1878 年圣彼得堡版第 6 卷)一文,对马克思进行激烈的论战。尼·季别

- 尔的《波·契切林反对卡·马克思》(《言语》(《С.ЛОВО》)1879年2月)一文,是对它的答复。——第333页。
- 415 指波·尼·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二、卡尔·马克思》一文(见注414)。——第335页。
- 41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第336页。
- 41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336页。
- 418 赫·格雷利希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小册子《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国家。同“无政府主义者”商榷》(《Der Staat vom sozialdemokratischen Standpunkte aus.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Anarchisten》)。——第339页。
- 419 这里发表的马克思信里面的一句话,是盖得在回信中引用的,盖得的回信发表在1935年5月《马克思主义的战斗》(《Le Combat marxiste》)杂志上。——第339页。
- 420 指贝克尔家里生活困难的状况,贝克尔在1879年1月26日的明信片向恩格斯谈了这一点。——第340页。
- 421 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于十六世纪创立了新教的流派之一——加尔文教,他的神学原理是他关于“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好象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先定为受惩罚的(弃民)。——第341页。
- 422 1868年3—4月日内瓦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国际总委员会从英国为罢工者筹得每月四万法郎的援款。——第341页。
- 423 指吉约姆退出无政府主义国际的汝拉联合会和他在1878年春离开瑞士去巴黎。——第341页。
- 424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 341、357、410、464 页。

- 425 1878 年 12 月 31 日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帝国国会对议员有惩治权的法案——所谓封嘴法和越轨言论惩治法。1879 年 3 月 4 日至 7 日帝国国会讨论这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帝国国会有关开除发表所谓越轨言论的议员,甚至剥夺其被选举权。俾斯麦企图用这一法令首先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帝国国会中排除出去,其次把其他反对派代表也排除出去。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社会民主党于 1879 年 3 月 4 日揭露这个法案是对起码的民主权利的闻所未闻的侵犯。由于自由党也转而反对这种管制言论的企图,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第 341 页。
- 426 指 1879 年 2 月 5 日布勒斯劳(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城的西部选区因为该区议员亨·毕尔格尔斯去世而举行的帝国国会补选。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条件下举行的这次选举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一致。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虽然没有当选,但得到的票数超过了七千五百张。——第 342 页。
- 427 “随机应变”(《von Fall zu Fall》)——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居拉·安德拉西的用语,后来成为说明随风转舵、没有明确方向的政策的一般名词。安德拉西在谈到 1876 年举行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柏林会议时宣称,三大强国关于东方问题没有通过任何明确的决议,而仅仅是达成了关于随机应变地协调各自的立场的协议。恩格斯在这里把这一说法用来形容俾斯麦的政策,含有双关的意思,因为《von Fall zu Fall》还有“从溃败走向溃败”的意思。——第 342 页。
- 428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俄国历史学家尼·伊·卡列也夫根据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俄文口译记录下来的,曾由卡列也夫在《卡尔·马克思就重

- 农学派给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信》一文中引用(《往事》(《Вспоминания》)杂志 1922 年第 20 期)。——第 343 页。
- 429 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 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转寄给马克思的。——第 343 页。
- 430 马克思指的是李嘉图为 1817 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第一版写的序言。——第 343 页。
- 431 妻的动产——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财产、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第 344 页。
- 432 显然马克思是指丹尼尔逊 1879 年 2 月 5(17)日的信。丹尼尔逊在 1879 年 3 月 5(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自己在信中写道,在 2 月 5 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英国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第 344 页。
- 433 指的是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势(见注 139)。——第 344 页。
- 434 指《资本论》(见注 204)。——第 201、345、409 页。
- 435 指 187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七十年代末,危机扩展到英国。——第 345、438 页。
- 436 指严重影响整个大不列颠经济的 1857 年和 1866 年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第 345 页。
- 437 指 1844 年银行法令。为了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英国政府在 1844 年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一千四百万英镑。然而,尽管 1844 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

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曾使1844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第346页。

- 438 委托销售 (consignatio, 直译是——签署, 书面证明)——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采取这种形式时, 出口商 (委托者) 把商品送往国外的公司 (销售者) 的货栈, 根据一定条件出售。——第346页。
- 439 指1878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第346、425页。
- 440 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 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刊登时没有署名。——第349页。
- 441 指新起的作家赖辛巴赫的信, 他把这封信同一些书一起从巴黎寄到了伦敦马克思那里, 请马克思转交给住在伦敦的经济学家鲁道夫·迈耶尔。迈耶尔在1879年5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赖辛巴赫给马克思增添的这一麻烦表示歉意, 同时希望能同马克思认识。——第350页。
- 442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见注424) 支部书记古根海姆在1879年5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到协会去作“科学报告”。——第351页。
- 443 1879年5月24日《自由》报第21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 对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议员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立场作了无原则的批评 (见本卷第356—357、373—376、389—391、394—396、401—403页)。——第351、354页。
- 444 恩格斯这一封信的草稿是写在伯恩斯坦1879年6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的背面的。——第352页。
- 445 指伯恩斯坦要求给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写一些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爱·伯恩斯坦在1879年6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请求恩格斯推荐一个能够写这种文章的人。当时伯恩斯坦是希望恩格

斯自己来写这些文章,但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请求(见本卷第 353 页)。——第 352 页。

- 446 恩格斯由于在 1876 年 5 月底开始写《反杜林论》,不得不推迟他打算并且已经开始写的一系列科学著作的写作,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第 353、397 页。
- 447 指李卜克内西 1879 年 3 月 17 日在帝国国会中就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的问题发表的演说。李卜克内西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毫不含糊的改良党,他还把“暴力”革命说成是毫无意义而加以否定。他的演说反映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部分领导人在策略问题上的某些动摇。——第 356 页。
- 448 指卡·卡菲埃罗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Il Capitale di Carlo Marx》),它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简述,1879 年在米兰用意大利文出版。——第 358 页。
- 449 指鲁·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一书。看来,迈耶尔把此书寄给了马克思。——第 361 页。
- 450 赫希柏格在 1879 年 8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恩格斯之所以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是因为该报要成为赫希柏格的“私有财产”并将采取“温和的立场”,而关于该报的这些情况仿佛是希尔施告诉恩格斯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还可以参看本卷第 359—361、364—365 页。——第 363 页。
- 451 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英国由于担心土耳其崩溃,决定以断绝外交关系威胁俄国,阻止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为了避免冲突,放弃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企图并同意媾和。1878 年 3 月 3 日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圣斯蒂凡诺地方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第 365 页。

452 指 1879 年 9 月 3—4 日在靠近俄德边境的亚历山大罗夫举行的亚历山大二世同威廉一世的会晤。两个皇帝的这次会晤稍微改善了他们的私人关系。但是这对俄德关系没有发生良好的影响。——第 365 页。

453 指马克思于 1870 年 9 月 6—9 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90 页)。

1873—1874 年,俾斯麦政府竭力想挑起同法国的战争。俄国政府在这一冲突中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得逞。——第 366 页。

454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虽然是寄给奥·倍倍尔的,但他们却是指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导的,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 1879 年 9 月 19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列宁(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把他们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场的叙述叫做“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50 页)。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 9 月中拟定的。9 月 17 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第 368 页。

455 指 3 月 18 日柏林的街垒战,它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开端。——第 379 页。

456 指丹尼尔逊 1879 年 2 月寄给马克思的资料(包括好几种珍本书)(见本卷第 344 页)。——第 385 页。

457 丹尼尔逊在 1879 年 8 月 30 日(9 月 11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出版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非常有趣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的第一册;并且表示,如果马克思还没有从作者那里得到此书的话,他愿意把书寄来。从马克思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已把自己的著作寄给了他。马克思从 1879 年 10 月起就开

始阅读和研究柯瓦列夫斯基的这本书,同时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关于公社在各时代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第 385 页。

- 458 指 1879 年在纽约出版的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一书的新版本,书名是:《已故的裁缝魏特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新版本附西尔维乌斯·兰德斯特堡序》(《Des seligen Schneider's Weitling Lehre vom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Neu herausgegeben mit Einleitung von Silvius Landsherg》)。——第 386 页。

- 459 指约·莫斯特对下面这本书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评论:阿·艾·弗里·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8 年杜宾根版(A.E.Fr.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Tübingen, 1878)。评论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上。——第 389 页。

- 460 倍倍尔 1879 年 10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4 年斯图加特版第 3 卷第 60—64 页。

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在 1879 年 10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见本卷第 368—384 页)中对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立场的批评的正确性。——第 393 页。

- 461 倍倍尔在 1879 年 10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了 1876 年和 1877 年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讨论保护关税问题时的策略辩护。决议中说:关于保护关税或贸易自由的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大会根据这个理由允许党员在这个问题上自行决定自己的立场(并见本卷第 401 页)。——第 394 页。

- 462 恩格斯指 1879 年 10 月 12、19 和 26 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4 号上刊载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Rechen-schaftsberich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Mitglieder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关于恩格斯对报告的批评,又见恩格斯 1879 年 11 月 24

日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 402—403 页)。——第 396 页。

- 463 倍倍尔在 1879 年 10 月 2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赫希柏格的“无私是少见的”,他“尽管在物质上对党作了确实很大的捐献,但是从来丝毫没有打算利用这点来取得相应的影响”。——第 397 页。
- 464 恩格斯指 1879 年 10 月 23 日的一篇匿名通讯,《易北河下游通讯》,署名:N.。这篇通讯发表在 1879 年 11 月 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5 号上,是奥艾尔写的。——第 397 页。
- 465 指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表示自己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上的文章(见注 174)毫无关系。——第 400 页。
- 466 指法国进步工人于 1879 年 10 月在马赛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工人党。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结果茹尔·盖得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党的决议并通过了党的章程。——第 400 页。
- 467 倍倍尔在 1879 年 11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中断言,奥艾尔的通讯(见注 464,并见本卷第 397—398 页)不可能是针对恩格斯的,因为 10 月 23 日写这篇通讯的时候,据倍倍尔说,奥艾尔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9 年 9 月 17—18 日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信(见本卷第 368—384 页)。倍倍尔写道:“显然,奥艾尔指的是汉斯·莫斯特,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第 400 页。
- 468 指 1879 年 11 月 1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7 号上刊载的通讯《萨克森邦议会开幕》,其中报道李卜克内西参加邦议会的工作并进行了宣誓。
约·莫斯特在 1879 年 11 月 22 日《自由》报第 47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发表了关于李卜克内西宣誓的短评。——第 403、407 页。
- 469 在 1879 年 11 月 2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8 号上,奥·倍倍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伯·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Pariser revolutionären Kommune des Jahres 1871》)一书,并且称作者本人为“酒鬼兼蠢材”。——第 403 页。

- 470 这封信收在布罗歇收藏的名人真迹集中。——第 405 页。
- 471 在 1879 年 12 月 10 日帝国国会补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在马格德堡获得了四千七百二十一票。——第 407 页。
- 472 “抱怨派”(Heuler)是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 408 页。
- 473 指恩格斯 1879 年 12 月 16 日给倍倍尔的信(见本卷第 405—408 页)。看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这封信起先注明日期为 12 月 17 日,后来把日期改为 12 月 19 日。——第 409 页。
- 474 贝克尔在 1879 年 12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于那些住在日内瓦的汝拉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表示愤慨。——第 410 页。
- 475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一个叫作阿梅莉亚·恩格的人的来信的答复,她请求同她素不相识的恩格斯给予她物质上的帮助。——第 411 页。
- 476 俾斯麦于 1879 年 9 月前往维也纳,以便同奥匈帝国缔结同盟条约。这一条约于 1879 年 10 月 7 日在维也纳签订。签字国承担义务在俄国进攻时相互支援,在第三国进攻时保持善意中立。德奥同盟条约组成了 1882 年 5 月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订立的秘密三国同盟条约的核心。——第 414 页。
- 477 这封信是写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424)会员迈耶尔 1880 年 3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上面的。迈耶尔把协会改组和分裂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并邀请他出席协会 1880 年 3 月 27 日的会议。——第 415 页。
- 478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早在 1850 年夏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就尖锐化了,这个集团坚持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策略,它无视欧洲的现实情况,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分裂主义集团。

但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大多数会员站在这个集团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一道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第 416 页。

- 479 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前不久,1878 年 7 月 3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有四十三万七千多选民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第 418 页。
- 480 指贝·马隆给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版写的导言。这本著作由保·拉法格翻译,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为题于 1880 年在巴黎出版。这本著作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而出版的,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写成的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法国社会主义者贝·马隆想给这本著作写导言,但是他的方案不能接受,这本著作的导言是由马克思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59—263 页)。在这本著作中,导言由拉法格署名,马克思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见本卷第 420 页)。——第 419 页。
- 481 拉萨尔在 1846—1854 年办理了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为一旧贵族家族成员作辩护的这一案件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第 419 页。
- 482 指拉萨尔 1861 年 1 月向马克思提出的在柏林共同办报的建议。但是拉萨尔提出的条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参加。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和拉萨尔共同办报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马克思 1861 年 1 月 29 日、2 月 14 日、5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第 419 页。
- 483 这封信马克思写在他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著作的法文版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59—263 页)的最后一页上。——第 420 页。

- 484 1880 年 4 月和 5 月,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 139)的问题。在三读关于把非常法延长到 1886 年的法案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议员、过去的拉萨尔分子哈赛尔曼在 5 月 4 日发表了极端“革命的”演说,表示赞同俄国恐怖主义者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并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 1880 年 5 月 16 日第 20 号上声明,哈赛尔曼已经自己置身于党的队伍之外。

恩格斯所说倍倍尔论迫害的演说,看来是指倍倍尔 1880 年 4 月 17 日在帝国国会中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第 421 页。

- 485 在 1880 年 4 月 27 日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在汉堡得到了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曼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第 421 页。

- 486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1866 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 394、421 页。

- 487 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在 1880 年 6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审阅他用荷兰文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简述。纽文胡斯的著作以《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Karl Marx .Kapitaal en arbeid》)为题于 1881 年在海牙出版。——第 423 页。

- 488 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 1880 年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斯版第一年卷下半册书评栏内,发表了纽文胡斯的两篇书评:一篇评爱·哈特曼《道德自我意识现象学》一书,另一篇评列维《英国的“讲坛社会主义”》一书。——第 423 页。

- 489 指卡·奥·施拉姆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 1880 年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斯版第一年卷下半册上发表的《关于价值理论》这篇短

评。在这篇短评中施拉姆在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页时，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不正确的结论。——第 423 页。

490 指《资本论》第 1 卷第 4 章的注 37。马克思在这个注中用同义的术语“平均价格”来代替“生产价格”这个术语。——第 423 页。

491 指哥尔布诺娃 1880 年 7 月写给恩格斯的信，她在信中说她对于各国的职业教育感到兴趣，表示愿意在俄国实际运用这方面的经验，她请求恩格斯向她介绍英国关于职业教育问题的资料。——第 424 页。

492 指所谓的蓝皮书（见注 350）《1861 年英国国民教育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 to the state of popular education in England 1861》）和《关于感化院和技工学校的报告》（《Reports of reformatory and industrialschool》）。——第 424 页。

493 国立图书馆座落在巴黎黎塞留街上。——第 425 页。

494 哥尔布诺娃在 1880 年 7 月 25 日的信中说，她很快要回莫斯科去，并给恩格斯写了她的地址：莫斯科，大莫耳恰诺夫卡，托波罗夫大楼。——第 427 页。

495 哥尔布诺娃曾就在俄国组织技工教育一事向恩格斯求教。——第 427 页。

496 指有关林格瑙遗嘱的诉讼案（见注 346）。——第 431 页。

497 指保·拉法格参加编辑的法文报纸《平等报》由于缺乏经费于 1880 年 8 月暂时停刊。——第 431、433 页。

498 指某个叫哈泽尔廷（Hazel-tine）的人评论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的文章。——第 431 页。

499 左尔格在 1880 年 8 月 13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把刊有杜埃文章的纽约报纸寄给了恩格斯。——第 431 页。

500 这封信是恩格斯写在他同一天给劳拉·拉法格的信的背面的。——第

433 页。

- 501 可能是指保存法国工人党文件的地点。——第 433 页。
- 502 指拉法格同企业主格兰特就拉法格打算参加他的企业所进行的业务谈判。——第 434 页。
- 503 指丹尼尔逊提出的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论述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的请求。丹尼尔逊在 1880 年 8 月 21 日(9 月 2 日)的信中向马克思提出了这项请求。——第 438 页。
- 504 指保·拉法格打算参加的格兰特的企业的章程草案。——第 440 页。
- 505 这封信是因为考利茨请求介绍他去当教员而写的。——第 443 页。
- 506 指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贝·马隆的请求在 1880 年 4 月上半月所编写的《工人调查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50—258 页)。1880 年,贝·马隆在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的影响下,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调查表》刊登在 1880 年 4 月 20 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没有署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第 451 页。
- 507 指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 1880 年 5 月共同制订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以《社会主义劳动者竞选纲领》(《Programme électoral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为题发表在 1880 年 6 月 30 日《平等报》第 2 种专刊第 24 号上。纲领单行本第一版于 1883 年在巴黎出版,标题是:《工人党纲领》(《Le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在纲领的扉页上注明作者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 451、478 页。
- 508 指克利孟梭于 1880 年 10 月 29 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进行某些民主的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以收入累进税和遗产税代替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的规章;把工人储蓄会交给工人自己管理;禁止雇用未到一定年龄的童工;缩短工作日,等等。这一纲领中有几项是克利孟梭取自法国工人党纲领的(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35—636 页)。克列孟梭的演说表明,资产阶级激进派力图通过笼络工人来捞取政治资本。——第 452 页。

509 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 453 页。

510 俄文是根据海德门《冒险一生记实》1911 年伦敦版(《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London, 1911)一书译出的。——第 456 页。

511 艾斯库拉普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这里暗示拉法格的职业原为医生。——第 469 页。

512 指诺比林行刺威廉一世(见注 390)。——第 471 页。

513 蓝皮书——见注 350。——第 475、476 页。

514 马克思一家住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第 477 页。

515 大概指的是 1789 年 8 月 4 日,当时法国制宪会议在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庄严地宣布废除一系列封建义务,实际上这些封建义务那时已被起义的农民废除了。但是,在随后颁布的法令中不付赎金废除的只是人身义务。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7 月 17 日法令才实现了不付任何赎金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第 477 页。

516 本附录引用的是由警察局摘记并保存在巴黎警察局档案中的马克思致卡·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在搜查尔施的住处时被没收的。——第 479 页。

人 名 索 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 299、301 页。
- 阿伯勒, 昂利·万·登 (Abee, Henri van den)——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商人,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96 页。
- 阿卜杜—阿吉兹 (Abdul—A ziz 1830—1876)——土耳其苏丹 (1861—1876), 他执政初期奉行改良政策, 后来执行公开的反动的方针; 1876 年 5 月 29 日夜宫廷政变时被废黜, 6 月 4 日被杀。——第 16、19 页。
-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 (Abdul Hamid II 1842—1918)——土耳其苏丹 (1876—1909)。——第 58 页。
- 阿卜杜—喀德—贝伊 (Abdul Kader Bey)——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君士坦丁堡和安那托里亚的最高审判官, 阿德里安堡俄土和平谈判 (1829) 的全权代表。——第 300、301 页。
- 阿卜杜—凯里姆—帕沙 (Abdul Kerim Pasha 1807—1885)——土耳其的统帅, 多次俄土战争的参加者, 1876 年起为最高统帅;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初期为土军总司令, 由于他指挥的土耳其军队被俄国军队打败, 被撤销指挥职务 (1877), 被交付法庭并被流放。——第 58、63、66、251 页。
- 阿卜杜—麦吉德 (Abdul—Mejit 1823—1861)——土耳其苏丹 (1839—1861)。——第 277、295 页。
- 阿尔宁, 哈利 (亨利希) (Arnim, Harry (Heinrich) 1824—1881)——伯爵, 德国外交官, 俾斯麦的反对者, 1874 年因攫取外交文件被判罪。——第 17 页。
- 阿尔努, 阿尔图尔 (Arnould, Arthur 1833—1895)——法国政治活动家, 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曾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报纸撰稿。——第 197、480 页。
- * 阿尔诺特, 海尔曼 (Arnoldt, Hermann)——德国商人, 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第 324 页。
- 阿科拉, 艾米尔 (A collas, Émile 1826—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1891)——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64 页。
- 埃蒂耶纳,沙尔·吉约姆 (Étienne, Charles—Guillaume 1777—1845)——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剧作家。——第 105 页。
- 埃尔哈特,弗兰茨·约瑟夫 (Ehrhardt, Franz Joseph 1853—190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为裱糊工;侨居英国;约·莫斯特的拥护者;1878—1879 年上半年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书记;九十年代末为国会议员。——第 313、326 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第 145、218、274、329、470 页。
- 埃克尔,卡尔 (Ecker, Karl)——德国工程师,汉诺威工厂视察员。——第 278 页。
- 埃塞伦,克利斯提安 (Essellen, Christian 1823—185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1848 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的编辑;后侨居美国。——第 238 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 (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1861—1866 年流亡伦敦;1868 年起为第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1869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 17 页。
- 安德拉西,居拉 (Andrássy, Gyula 1823—1890)——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代表匈牙利贵族的利益;1871—1879 年为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执行亲德国的政策。——第 194、342 页。
- 奥艾尔,伊格纳茨 (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第 129、149、151、397、398、400、405 页。
- 奥艾尔巴赫,倍尔托特 (Auerbach, Berthold 1812—1882)——德国作家,在他的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把小农阶级理想化了;俾斯麦的辩护士。——第 26 页。
- * 奥本海姆,麦克斯 (Oppenheim, Max)——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的兄弟。——第 12、115、141、142、182—185 页。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 (1829) 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 (1856);曾任国家参议院议长和大臣委员会主席 (1856 年起),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残暴的农奴主。——第 300 页。
- 奥尔曼,乔治·詹姆斯 (Allman, George-

- James 1812—1898)——英国生物学家。——第 94、171 页。
- 奥尔西尼, 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141 页。
- 奥尔西尼, 切扎雷 (Orsini, Cesare)——意大利政治流亡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 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 费利切·奥尔西尼的兄弟。——第 141 页。
- 奥耳索普, 托马斯 (Allsop, Thomas 1795—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 政论家, 民主主义者, 接近宪章派; 在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 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系。——第 68、237 页。
- 奥芬巴赫, 雅克 (Offenbach, Jacques 1819—1880)——著名的法国作曲家, 古典小歌剧的创始人之一。——第 181 页。
- 奥古斯蒂, 贝尔塔 (Augusti, Bertha 1827—1886)——女作家; 丽娜·舍勒尔的姊妹。——第 392 页。
-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 8 页。
- 奥克莱里, 凯斯 (O'Clery, K eyes 1849—1913)——伯爵, 爱尔兰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74 至 1880 年为议会议员。——第 236、237、244 页。
- 奥里奥尔, 昂利 (Oriol, Henri)——巴黎莫·拉沙特图书出版社的职员, 八十年代初为出版社所有者, 印行了社会主义

- 的书籍。——第 192、479、480 页。
- 奥斯本, 约翰 (Osborne, John)——英国工联主义者, 抹灰工,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改良主义者。——第 298 页。
- 奥斯曼-努里-帕沙 (Osman Nuri Paşa 1837—1900)——土耳其将军,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的参加者, 陆军大臣 (1878—1885)。——第 63、72 页。
- * 奥斯渥特, 欧根 (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134、135、443、444 页。
- 奥托-瓦爾斯特, 奥古斯特 (Otto-Walster,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第 154 页。

B

- 巴尔扎克, 奥诺莱·德 (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320 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5、10、23、39、124、130、341、453 页。
- * 巴里, 马耳特曼 (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第一国际会员,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4),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

- 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 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第 38、4267、80、81、84、109、145、267、269、274、325—331、342 页。
- 巴 师 夏, 弗 雷 德 里 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 193、335 页。
- 巴 斯 特 利 卡, 安 得 列 (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第一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196、219 页。
- 巴 特, 伊 萨 克 (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的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七十年代为争取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第 67 页。
- 巴 赞, 弗 朗 斯 瓦 · 阿 希 尔 (Bazaine, François-Achille 1811—1888)——法国元帅, 保皇派, 1863—1867 年率领法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 后任莱茵军团司令,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60 页。
- 白 恩 士, 莉 迪 娅 (莉 希) (Burns, Lydia (Lizzy, Lizzie) 1827—1878)——爱尔兰女工,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 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 10、12、14、17、20、27—29、37、39、46、51、56、58、68、70、71、136、155、156、157、170、171、178—180、214、215、233—236、239、240、260、270、271、313、318、320、481 页。
- 白 恩 士, 玛 丽 · 艾 伦 (Burns, Mary Ellen 约生于 1860 年) (彭普斯 Pumps)——恩格斯妻子的侄女。——第 17、20、35、87、91、93、94、97、103、104、109、156、157、170、171、180、214、234、236、239、314、319、320、427、432 页。
- * 白 拉 克, 威 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 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的创始人 (1869) 和领导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1877—1879); 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 但不够彻底。——第 54、85、122、125、129、133、147—150、152、188—191、194、205、207、222、225、226、232、233、241、242、245、250—252、254、256、257、265、266、268、269、282、283、303、305、307、368、384、400 页。
- 拜 尔, 卡 尔 · 罗 伯 特 (Bayer, Karl Robert 1835—1902) (笔名罗伯特·比尔 Robert Byr)——德国长篇小说家。——第 162 页。
- 班 贝 尔 格 尔, 路 德 维 希 (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治活动家,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瑞士、英国、荷兰, 1853 年起侨居法国, 巴黎的银行家; 1866 年回德国, 加入民族自由党, 1871 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76、321、323 页。
- 班 克 罗 夫 特, 休 伯 特 · 豪 (Bancroft, Herbert Howe 1832—1918)——美国资

- 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北美和中美的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第 66 页。
- 鲍尔斯,杰西卡(Bowles, Jessica 死于 1887 年)——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的妻子。——第 42 页。
- 鲍尔斯,托马斯·吉布森(Bowles, Thomas Gibson 1842—1922)——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名利场》周刊的创办人(1868)和出版人。——第 42 页。
- * 鲍利,菲利浦·维克多(Pauli, Philipp Viktor 1836—1916 以后)——德国化学家,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1871—1880 年曾管理雷瑙(曼海姆附近)的一个化学工厂。——第 155、156、170、171、177、180、185、214、215、235、239、240、278、312、314 页。
- * 鲍利,伊达(Pauli, Ida)——菲利浦·维克多·鲍利的妻子。——第 24、156、170—171、178—180、184—185、214、233—235、239、240、314 页。
-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第一国际会员,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 9、76、78、81、92、95、101、102、110、119、125、126、129、150、152、155、197、250、321、359—361、367、368、384、388—390、393、394、396—398、400—409、420—423、473 页。
- 贝克尔,伯恩哈特(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4—1865),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 16、133、148、152、189、190、205、266、268、403 页。
- 贝克尔,伊丽莎白(Becker, Elisabeth 死于 1884 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妻子。——第 416 页。
- *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的编辑(1877 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4、100、208—210、218、219、238、239、292、337—340、356、357、364—366、386、391、392、408—411、416、429、430、444、445、457、462—465 页。
- 贝克斯,比埃尔·让(Beckx, Pierre Jean-1795—1887)——比利时的牧师,耶稣会的首领(1853—1884)。——第 289 页。
- * 贝瑟姆-爱德华兹,玛蒂尔达·巴巴拉(Betham-Edwards, Matilda Barbara 1836—1919)——英国女作家。——第 139—141、145 页。
- 比尔,罗伯特(Byr, Robert)——见拜尔,卡尔·罗伯特。
- 比尼亚米(Bignami)——意大利警官,都灵的警察局长。——第 32—33 页。

-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共和党人, 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洛迪支部的组织者, 《人民报》编辑 (1868—1882), 1871 年起经常与恩格斯通信, 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过斗争, 反对无政府主义。——第 32、34、39、238 页。
- 比 斯 康 普, 埃 拉 尔 特 (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 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于 1859 年出版。——第 309、316 页。
-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伦敦大学教授; 1870—1871 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第 237 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驻巴黎大使 (1862); 普鲁士首相 (1862—1872 和 1873—1890); 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17、26、77—81、84—86、102、103、105、125、154、174、176、194、195、246、275、296、302、305—307、309、312、313、315、317、319、323、328、329、331、339、341、342、356、374、376、380、386、389、390、396、411、413、414、421、422、447、448、450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1851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至七十年代为进步党人。——第 64 页。
- 毕费, 路易·约瑟夫 (Buffet, Louis-Joseph 1818—189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派, 后为保守派; 1848 和 1849 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 1871 年起为国民会议员政府首脑和内务部长 (1875 年 3 月—1876 年 2 月), 后为参议员。——第 192 页。
- 毕夫诺瓦尔, 伊波利特·弗朗斯瓦·菲利贝尔 (Buffenoir, Hippolyte-François-Philibert 1847—1928)——法国政论家和作家; 曾为《前进报》撰稿。——第 294 页。
- 毕洛夫, 汉斯·格维多 (Bulow, Hans Guido 1830—1894)——著名的德国钢琴家和指挥者。——第 181 页。
- 毕舍, 菲利浦 (Buche, Philipp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122 页。
- 毕希纳, 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161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9 年巴

-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是伦敦商人；五十年代初追随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338、418、430、454、464页。
- 波利亚科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Полиakov,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841左右—1905)——进步的俄国出版者，1865—1873年曾接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拥护者；1872年出版了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一版。——第116页。
- 波蒙，德 (Beaumont)——麦克马洪妻子的姊妹。——第53—54、480页。
- 波拿巴，路易 (Bonaparte, Louis)——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330、331页。
- 伯恩施坦，阿伦 (Bernstein, Aaron 1812—1884) (笔名阿·雷本施坦 A. Re—benstein)——德国政论家和短篇小说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办人 (1853) 和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叔父。——第387页。
- * 伯恩施坦，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90—92、98、101、352—355、359、360、367—373、375—384、387—390、392、393、400、405、417页。
- 伯尔 (Behr, B.)——德国的一个出版者。——第154页。
- 伯克，艾德蒙 (Burke, Edmund)——第195页。
- 伯利，贝内特 (Burleigh, Bennet 1839—1914)——英国的新闻工作者，“中央新闻”通讯社 (建于1870年) 最初的几个经理之一。——第444、445页。
- 伯特，托马斯 (Burt, Thomas 1837—1922)——英国工联主义者，矿工，诺森伯兰矿工工会书记，议会议员 (1874—1918)，奉行自由党政策。——第298、412页。
- 博尔夏特，路易 (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204页。
-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320页。
- 博伊斯特，阿道夫 (Beust, Adolf)——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的儿子，恩格斯的远亲。——第110、433、434、437、442、445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437页。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第 481 页。
-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 政论家;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105、308、309 页。
- 布拉西, 托马斯 (Brassey, Thomas 1805—1870)——英国大资本家, 铁路的承包人, 曾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澳大利亚从事铁路建设。——第 274 页。
- 布拉西, 托马斯 (Brassey, Thomas 1836—1918)——伯爵,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铁路和造船业的大企业家;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托马斯·布拉西的儿子。——第 274 页。
- 布莱德洛, 查理 (Bradlaugh, 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 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 328—331 页。
-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 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 195、197、297、298、329、468、477、478 页。
- 布莱希勒德, 格尔森 (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 柏林一家大银行经理, 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经纪人。——第 402 页。
-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 (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 199、200、204、215—216 页。
- 布郎迪尼 (Blandini)——都灵的意大利警察。——第 32 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的组织者; 杰出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曾多次被判判处徒刑。——第 140 页。
- 布雷德肖 (Bradshaw)——英国的企业主。——第 436 页。
- 布里斯美, 德吉烈 (Brismée, Désiré 1823—1888)——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蒲鲁东主义者, 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 (1865) 创始人之一, 1869 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 委员,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代表, 巴塞尔代表大会 (1969) 副主席,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追随巴枯宁派, 后抛弃无政府主义, 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274 页。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211—213 页。
- 布鲁斯, 保尔 (Brousse, Paul 1844—191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1879 年加入法国工人党, 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

- 领和思想家之一。——第 23、341 页。
- 布洛克, 莫里斯 (Block, Maurice 1816—1901)——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37、231 页。
- 布洛利, 阿尔伯 (Brogie, Albert 1821—1901)——公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内阁总理 (1837—1874 和 1877), 保皇派。——第 44、46、54、60、230 页。
- * 布洛斯, 威廉 (Blos, Wilhelm 1849—192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1872—1874 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1877—1878 年和 1890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8 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第 19、283、286、289 页。

C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65 页。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65 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 被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 301 页。
- 车尔尼晓夫, 伊万·雅柯夫列维奇 (Чернышев, 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俄国社会主义者, 侨居瑞士和德国。——第 178、186 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学者,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杰出

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168 页。

D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 20、31、144、161、162 页。
- 达科斯塔, 欧仁·弗朗斯瓦 (Da Costa, Eugène François 生于 1819 年)——巴黎数学教授。——第 425、426 页。
- 达科斯塔, 沙尔·尼古拉 (Da Costa, Charles-Nicolas 生于 1864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 被缺席判处十年徒刑,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不再积极参加政治生活; 1911 年出版了论述布朗基主义者的著作; 沙尔·龙格的朋友; 欧仁·弗朗斯瓦·达科斯塔的长子。——第 425、426 页。
- 达威多夫斯基,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Давыдовский,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 (伊·德米特里耶娃) 的丈夫。——第 221 页。
- *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Даниelson,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 (笔名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ев)——俄国经济学著作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 (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 332—336、344—349、385、438、440 页。
-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第 295、297 页。
- 德·巴普,塞扎尔(De Paeppe, César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 33、208、219、274 页。
- 德朗克(Dronke)——恩斯特·德朗克的第二个妻子。——第 334、337 页。
-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第 69、199、200、203、204、206、290、334、337 页。
- 德利乌斯,尼古劳斯(Delius, Nikolaus 1813—1888)——德国语文学家,莎士比亚研究家,1863 年起为波恩大学教授。——第 228、468 页。
- 德伦伯格(Dörenberg, E.)——德国政论家,《柏林自由新闻报》撰稿人。——第 33 页。
- 德罗西,卡尔(Derossi, Karl 死于 191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分
- 子,1875 年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八十年代侨居瑞士,后来侨居美国。——第 149、151、152 页。
- 德米特里耶娃,伊丽莎白(Дмитриева, Елизавета)——见托马诺夫斯卡娅,伊丽莎白·鲁基尼奇娜。
- 德穆特,弗雷德里克(Demuth, Frederick)——英国工人,海伦·德穆特的儿子。——第 34 页。
- 德穆特,海伦(琳蕻)(Demue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马克思主义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23、27、29、51、52、77、108、136 页。
-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后为《太阳报》编辑。——第 95 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1868 和 1874—1880)。——第 17、29、127、194、295、352 页。
- 杜埃,卡尔·丹尼尔·阿道夫(Douai, Karl Daniel Adolph 1819—1888)——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为社会主义者;原系法国人;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 年侨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许多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为《纽约人民报》编辑之一(1878—1888);曾为《前进报》撰稿。——第 273、280、317、431 页。
-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

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国际各次代表大会(除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外)和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70年起为在曼彻斯特的国际各支部的组织者,1872—1873年为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137、138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1774—1776);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第41页。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同时写有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讲师。——第13、15、16、18—22、28、29、37、38、40、49、52、54、55、57、59、61、63、65、193、194、201、210、222、223、242、250、257、259、261、263、272、280、281、293、303、307、310、314、353、398页。

杜能,约翰·亨利希(Thünen, Johann Heinrich 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143页。

杜西(Tussy)——见马克思,爱琳娜。

多里沙尔,罗伦兹(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1790年)——科伦警官(1819—

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60页。

E

厄尔文,亨利(Irving, Henry 1838—1905)——著名的英国导演和演员;莎士比亚许多悲剧中的角色的扮演者。——第461页。

* 恩格尔,阿梅莉亚(Engel, Amélie)——第411页。

恩格斯,保尔(Engels, Paul 1857—1883)——恩格斯的侄子,鲁道夫的儿子。商人,后为军官。——第157页。

恩格斯,恩玛(Engels, Emma 生于1834年)——海尔曼·恩格斯的妻子。——第217、277页。

*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 Hermann 188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158、199、215—217、223、224、276、277、279页。

恩格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Engels, Hermann Friedrich Theodor 1858—1910以后)——恩格斯的侄子,海尔曼的儿子,1876—1877年为柏林大学的学生,后为波恩大学的学生,以后为工厂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224页。

恩格斯,莉希(Engels, Lizzie)——见白恩士,莉希。

* 恩格斯,鲁道夫(Engels, Rudolf 1831—1903)——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126—129、157、158、318页。

恩格斯,鲁道夫·摩里茨(Engels, Rudolf Moritz 1858—1893)——恩格斯

的侄子,鲁道夫的儿子,1876—1878年为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后为波恩大学的学生,以后为工厂主,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224页。

恩格斯,玛蒂尔达(Engels, Mathilde 1831—1905)——鲁道夫·恩格斯的妻子。——第129、158页。

F

法尔,让·约瑟夫·弗雷德里克·阿尔伯(Farre, Jean-Joseph-Frédéric-Albert 1816—1887)——法国将军,陆军部长(1879—1881)。——第478页。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70—1871年任外交部长,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和反对第一国际的鼓吹者之一。——第246、248、481页。

法奈利,朱泽培(Fanelli, Giuseppe 1826—1877)——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动家,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和1860年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马志尼主义者,从六十年代中起是巴枯宁的近友,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在西班牙的第一国际支部和同盟小组(1868)的组织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65年起为意大利议会议员。——第42页。

法图维,诺朗·德(Fatouville, Nolant de 死于1715年)——法国剧作家。——第32页。

法伊,比埃尔·路易·沙尔·德(Failly, Pierre-Louis-Charles de 1810—1892)——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指挥法国军团,在色当被俘。——第60页。

菲勒克,路易(Viereck, Louis 1851—

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884—1887年为帝国国会议员;1896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92、369—371、373、375、388页。

费格勒,奥古斯特(Vögle, August)——1859年是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211、212页。

福尔布斯,阿契波德(Forbes Archibald 1838—1900)——英国新闻工作者,《每日新闻》报撰稿人,1870—1871年普法战争和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为战地记者。——第29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9—1880);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92、389、393、400页。

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约1170—1230)——德国中世纪抒情诗人。——第134页。

福格勒(Vogler, C.G.)——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479页。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

- 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161、200、211页。
-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197页。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298页。
- 弗莱丹克(Freidank)——十三世纪德国作家;写有箴言诗《理性》。——第234页。
- 弗莱塔格,奥托(Freytag, Otto)——德国律师,社会民主党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第448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68页。
- *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167、196—198、210页。
- * 弗累克勒斯,斐迪南(Fleckles, Ferdinand 约死于1894年)——在卡尔斯巴德行医的德国医生,马克思的熟人。——第12、25、184、185、187、226、227、454页。
- 弗里布尔(Fribourg, E.E.)——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140页。
-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职业是烟草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拉萨尔分子,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1868—1878)。——第384、393页。
- 弗里德伯格,海尔曼(Friedberg, Hermann 1817—1884)——德国医生,1866年起为布勒斯劳大学教授。——第26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43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29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66页。
- 弗罗恩德(Freund)——威·亚·弗罗恩德的妻子。——第228、229页。
- * 弗罗恩德,威廉·亚历山大(Freund, Wilhelm Alexander 1833—1918)——德国医生,布勒斯劳讲师,关心工人运动,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228、229、479页。
- 弗罗萨尔,沙尔·奥古斯特(Frossard, Charles-Auguste 1807—1875)——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指挥法国军团,在麦茨被俘。——第60页。
-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1824年)(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

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cb August Krause)——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113页。

弗尼瓦尔,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urnivall, Frederick James 1825—1910)——英国文学史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建了许多文学学会,其中包括“新莎士比亚学会”。——第228页。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44、85、166、470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8页。

G

盖布,奥古斯特(Geib,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第54、59、61、65、129、149、151、222、366、367页。

*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真名巴集耳,马蒂约 Basile, Mathieu)——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1879)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

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80、339、450—452、478页。

盖泽尔,布鲁诺(Geiser, Bruno 1846—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新世界》杂志编辑,1881—1887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八十年代末作为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384页。

甘必大,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第54、60、260、294、452页。

甘布齐,卡洛(Gambuzzi, Carlo 1837—1902)——意大利律师,革命者,六十年代初是马志尼主义者,后为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秘密同盟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第42页。

甘斯(Gans)——卡尔斯巴德医生。——第6页。

甘斯(Gans)——卡尔斯巴德医生,前者的儿子。——第10页。

冈多尔菲,莫罗(Gandolfi, Mauro)——意大利商人,巴枯宁主义者,第一国际米兰支部委员。——第34页。

戈登,罗伯特(Gordon, Robert 1791—1847)——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1828—1831)和驻维也纳(1841—1846)的特派大使。——第299—301页。

戈尔(Gore)——英国人,爱琳娜·马克思的熟人。——第28页。

戈克,阿曼特(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

- 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一国际会员;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2页。
- 戈申,乔治·乔基姆(Goschen, George Joachim 1831—1907)——子爵,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原系德国人,起初为自由党人;1863年起为议会议员,曾多次参加政府,写有许多经济问题的著作。——第298页。
-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2、97页。
- * 哥尔布诺娃,敏娜·卡尔洛夫娜(Горбунова, Минна Карловна 1840—1931)(第二次婚后姓卡布鲁柯娃 каблукова——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民粹派倾向的女作家;曾多年在国外研究职业教育的组织情况,八十年代研究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曾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第424—429页。
-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8—1883)——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1856—1882)。——第20、105、201页。
- 哥洛赫瓦斯托夫,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Голохвасто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839—1892)——俄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第202页。
-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Glaser de Willebrord, E.)——比利时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第一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委员。——第136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30、38、39、42、127、195、197、274、296、297、352、447、468页。
- 格兰特(Grant)——英国企业主。——第434—436、440—442页。
- 格兰特,阿伯特(Grant, Albert)——第323页。
- 格雷利希,海尔曼(Greulich, Herman 1842—1925)——德国装订工人;1865年侨居苏黎世;1867年起为第一国际瑞士支部委员之一,《哨兵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69—1880);后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该党右翼领袖,第二国际改良派领袖之一。——第339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第135页。
- 格龙齐希,尤利乌斯(Grunzig, Julius 生于185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柏林大学生;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被逐出柏林;八十年代侨居美国,《纽约人民报》撰稿人。——第188、189、191、205页。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12页。
- 格内科,欧多克西奥·塞扎尔·达泽多(Gnecco, Eudóxio Cesar d'Azedo)——葡萄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葡萄牙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抗议报》编辑。——第209页。

龚佩尔特, 爱德华 (Gumpert, Eduard 死于 1893 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51、52、103、431 页。

谷兹科夫, 卡尔 (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405 页。

古尔柯, 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 (Гурко, Иосиф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28—1901)——俄国将军,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参加者。——第 72 页。

* 古根海姆 (Gugenheim, J.)——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 (1879 年 4 月起)。——第 351、354 页。

古烈维奇,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Гуревич,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54—1920 以后)——俄国政论家, 社会主义者, 曾追随民粹派, 1874—1879 年侨居德国。——第 178、186 页。

* 古皮 (Goupy, A.)——在曼彻斯特的法国流亡者。——第 137、138 页。

圭茨 (Götz, E.)——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第 204 页。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419 页。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 艾德蒙 (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 1798 年)——伯爵,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丈夫。——第 419 页。

哈尔科特, 威廉·维农 (Harcourt, William Vernon 1827—1904)——英国

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68—1880), 自由党的领袖。——第 298 页。

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 (Neustadt an der Hardt)——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侨居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357 页。

* 哈里逊, 弗雷德里克 (Harrison, Frederick 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积极参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 曾协同马克思帮助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第 30、31、229 页。

哈尼, 玛丽 (Harney, Marie)——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妻子 (1856 年起)。——第 88 页。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1862 年至 1888 年侨居美国; 第一国际会员; 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 88、95、282 页。

哈赛尔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 1844 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1871—1875 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75 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1880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党。——第 119、125、136、149、420、421、450 页。

哈森克莱维尔, 威廉 (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分子,《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71—1875 年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76 至 1878 年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前进报》; 帝国国会议员 (1874—1887)。——第 54、57、119、

125、149、151、152、384 页。

哈特曼, 格奥尔格·威廉 (Hartmann, Georg Wilhelm)——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75 年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 1878—1881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第 149、151、152 页。

哈廷顿侯爵, 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什, 戴文希尔公爵 (Hartington, 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marquis of Duke of Devonshire 1833—190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1857 年起为议会议员; 自由党的实际领袖 (1875—1880), 陆军大臣 (1882—1885)。——第 298 页。

哈瓦斯, 奥古斯特 (Havas, Auguste 1814—1889)——法国通讯社所有人之一。——第 198 页。

海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哲学家, 作家和文学理论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飙”的创始人之一。——第 73 页。

*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 民主联盟的创始人 (1881) 和领袖, 该联盟于 1884 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 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 1916 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 456、457 页。

海德门, 玛蒂尔达 (Hyndman, Mathilda 死于 1913 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妻子 (1876 年起)。——第 456、457 页。

海克尔, 恩斯特·亨利希 (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 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第 315 页。

海涅 (Heine)——1797 年索洛蒙·海涅 (1767—1844) 在汉堡创办的银行。——第 26 页。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286 页。

海斯, 拉特福德·伯查德 (Hayes, Ruthenford Birchard 1822—1893)——美国总统 (1877 年 3 月—1881 年 3 月), 属于共和党。——第 59 页。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410 页。

汉森, 格奥尔格 (Hanssen, Georg 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农业史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第 30 页。

汉泽曼, 阿道夫 (Hanseman, Adolph 1826—1903)——德国资本家, 大金融巨头。——第 402 页。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 前宪章主义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 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 (1871—1875)。——第 31、298、323 页。

- 赫尔姆霍茨, 海耳曼·路德维希·斐迪南 (Helmholtz,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1821—1894)——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第 20、138、257 页。
- 赫耳沃德, 弗里德里希·安东·赫勒尔 (Hellwald, Friedrich Anton Heller 1842—1892)——奥地利民族志学家, 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62 页。
- 赫普纳,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后侨居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19 页。
-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 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参加者。——第 284、290 页。
- * 赫斯, 西比拉 (Heß, Sibylle 1820—1903) (父姓佩什 Pesch)——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 284、290 页。
- * 赫希伯格, 卡尔 (Höchberg, Karl 1853—1885) (笔名路·李希特尔 L. Richter)——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 富商的儿子; 1876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 创办和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第 61、62、64、65、89、90、92、95、101、102、281、283、353、354、359—361、363—365、367—374、376、379、381、387—390、393、397、400、405—407、409、417、449、480 页。
- 黑尔斯, 约翰 (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织工,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72) 和书记 (1871—1872);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 后为书记, 领导该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45、195、274、298、330、470 页。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 (1589—1610)。——第 403 页。
-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 (Heinrich LXXII Reus—Lobenstein—Ebersdorf 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的领主王公 (1822—1848)。——第 300 页。
- 胡登, 乌尔利希·冯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 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之一, 1522—1523 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第 134 页。
- 华莱士, 阿尔弗勒德·拉塞尔 (Wallace, Alfred Russel 1823—1913)——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 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 降神术的拥护者。——第 74 页。
- 惠特利和 McDock (Whitley and McDock)——利物浦公证所。——第 334、335、337 页。
-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 162 页。
- 霍夫曼, 威廉 (Hoffmann, Wilhelm)——侨居伦敦的德国工人。——第 235、236

页。

霍亨施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 (1138—1254)。
—— 第 302 页。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 —— 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1415—1701)、普鲁士王朝 (1701—1918) 和德意志皇朝 (1871—1918)。
—— 第 275、302 页。

霍林格尔, 菲德利奥 (Hollinger, Fiedelio) —— 德国侨民, 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 曾承印《人民报》。
—— 第 211—213 页。

霍罗维茨 (Horowitz)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 第 291 页。

J

基茨, 弗兰克 (Kitz Frank 约生于 1848 年) —— 英国社会党人, 伦敦社会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书记。
—— 第 326 页。

基尔曼 (Kylmann) —— 第 204 页。

基尔希曼, 尤利乌斯 (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 —— 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 激进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后为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
—— 第 113 页。

基斯特梅凯斯, 昂利 (Kistemaekers, Henri) —— 比利时出版者, 1876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
—— 第 188、466 页。

吉埃米诺, 阿尔芒·沙尔 (Guilleminot, Armand·Charles 1774—1840) —— 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23 年是在西班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 1824—1831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的

大使。
—— 第 300、301 页。

吉比奇, 伊万·伊万诺维奇 (Г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 —— 伯爵, 俄国元帅,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 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
—— 第 299—301 页。

吉果, 阿尔伯 (Gigot, Albert 1835—1913) —— 法国律师, 自由派, 后为保守派; 1877—1879 年为巴黎警察局长。
—— 第 80、81、328 页。

吉洛, 菲尔芒 (Gillot, Firmin 1820—1872) —— 法国石印工人; 1850 年首次提出锌版印刷法。
—— 第 469 页。

吉约姆, 詹姆斯 (Guillaume, James 1844—1916) —— 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第一国际会员,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 第 23、34、39、65、194、196、197、207、239、274、304、338、341 页。

季别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 —— 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 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 但不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 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
—— 第 333 页。

加尔文, 让 (Calvin, Jean 1509—1564) ——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新教教派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 该教派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
—— 第 341 页。

加利费, 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

guste 1830—1909)——侯爵,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七十年代起担任许多重要的军事职务。——第54、480。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维奇(Гартман,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1879年参加“民意党”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1881年又迁美国。——第473、474页。

剑桥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1856—1895)。——第330页。

杰赫捷辽夫,弗拉基米尔·加甫利洛维奇(Дехтерев, владимир Гаврилович 1853—1903)——俄国精神病医生和社会活动家。——第178、186页。

*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Déville, Gabriel 1854—1940)——法国社会党人,法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第230、231页。

金德,约翰·弗里德里希(Kind, Johann Friedrich 1768—1843)——德国作家,以写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的歌词而出名。——第213页。

金克尔(Kinkel)——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女儿。——第26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6页。

居奥(Guyot)——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拉甫罗夫在巴黎的代理人。——第192、480页。

居斯特尔(Kuster)——德国军官,1829年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武官。——第300页。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153页。

卡尔·冯·霍亨索伦(Karl von Hohen-zollern)——见卡罗兰一世。

卡尔顿,威廉(Carleton, William 1794—1869)——爱尔兰长篇小说家,在他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1830)一书出版后获得巨大声望。——第89页。

卡尔歇,德奥多(Karcher, Théodore 1821—1885)——法国政论家,共和党人;1851年政变后最初流亡比利时,后迁居英国。——第330。

卡菲埃罗,卡洛(Cafiero, Carlo 1846—1892)——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1871年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1872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879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

- 卷简述。——第 10、23、33、358 页。
- 卡列也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第 343 页。
- 卡罗, 雅科布 (Caro, Jakob 1836—1904)——德国历史学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起为布勒斯劳大学教授, 写有许多波兰和俄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200—201 页。
- 卡罗尔一世 (Carol I 1839—1914)——罗马尼亚公爵 (1866—1881) 和罗马尼亚国王 (1881—1914),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侄子。——第 297 页。
- 卡纳尔文伯爵, 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 (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殖民大臣 (1866—1867 和 1874—1878)。——第 295 页。
- 卡佩勒 (Cappele)——天主教神父。——第 9 页。
- 卡斯特尔诺 (Castelnau, H.)——法国社会主义者, 《不妥协派报》的编辑之一。——第 37 页。
- 卡瓦尼亚里, 乌里埃勒 (Cavagnari, Uriele)——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1877 年他曾打算用意大利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 273 页。
- 凯, 阿道夫 (Quèst, Adolphe)——巴黎莫·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的法定管理人, 曾阻挠《资本论》在法国的出版。——第 37、192、230、250 页。
- 凯尔德, 詹姆斯 (Caird, James 1816—1892)——苏格兰农学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写有许多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土地问题的著作。——第 439 页。
- 凯里, 亨利·查理 (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第 193 页。
- 凯特勒, 阿道夫 (Quetelet, Adolphe 1796—1874)——比利时资产阶级学者; 统计学家, 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反科学的反动的“匀称的人”的理论的提出者。——第 6 页。
- 凯泽尔, 麦克斯 (Kayser, Max 1853—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帝国国会议员 (1878 年起), 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翼。——第 90、104、371、373—375、390—391、394、395、401、402 页。
-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 19 页。
- 考布, 卡尔 (Kaub, Karl)——侨居伦敦的德国工人, 1865 年后侨居巴黎;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65 年和 1870—1871 年),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卡·希尔施姐妹的丈夫。——第 80、83、94、145、268、304、325、328、329、462、466、472、479、480 页。
-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时代》杂志编辑; 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154 页。
- 考夫曼 (Kaufmann)——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357、

387 页。

* 考夫曼, 摩里茨 (Kaufmann, Moritz)
——英国牧师, 写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第 86、321—324 页。

考夫曼, 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 (Кауфман,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彼得堡大学教授, 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第 66、349 页。

考利茨 (Kaulitz)——不伦瑞克的公证人, 哈·考利茨的父亲。——第 444 页。

* 考利茨, 哈利 (Kaulitz Harry)——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侨居伦敦, 恩格斯的熟人。——第 444—446 页。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第 329 页。

科恩公司 (Cohen & Co.)——伦敦的一家银行。——第 83 页。

* 科耳曼, 帕特里克·约翰 (Coleman, Patrick John)——在伦敦的第一国际爱尔兰的一个支部的书记。——第 137 页。

科柯斯基, 赛米尔 (Kokosky, Samuel 1838—1899)——德国政论家, 1872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 后来是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 205 页。

科克, 保尔·德 (Kock, Paul de 1794 左右—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 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 320 页。

科勒特 (Collet)——查理·多布森·科勒特的儿子。——第 38 页。

科勒特 (Collet)——查理·多布森·科勒特的女儿。——第 38 页。

科勒特, 查理·多布森 (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 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 (1859—1865); 1866 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出版者。——第 38、39、42、46、52、475、476 页。

科斯塔, 安得列阿 (Costa, Andrea 1851—1910)——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七十年代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879 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 后来为争取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 1892 年起是意大利社会党党员, 在党内追随改良派; 1882 年起是议会议员。——第 303 页。

柯恩, 古斯塔夫 (Cohn, Gustav 1840—191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1875 年起在苏黎世当教授, 后在哥丁根当教授。——第 101 页。

* 柯瓦列夫斯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和法学家; 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写有许多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 27、30、76、77、82、93、98、101、104、192、202、221、222、333、343、385 页。

* 克尔施滕, 保尔 (Kersten, Paul)——德国雕刻家, 社会民主党人。——第 165 页。

克劳斯 (Kraus)——贝尔纳德·克劳斯的妻子。——第 6 页。

* 克劳斯, 贝尔纳德 (Kraus, Bernhard 1828—1887)——奥地利医生, 《维也纳

- 医学总汇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 (1856—1887)。——第 5、6、415。
-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扎曼 (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 内阁总理 (1906—1909 和 1917—1920), 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第 452 页。
-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 ——公爵, 俄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 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1876—1917 年侨居国外。——第 303 页。
- 克罗斯, 理查·艾什顿 (Cross, Richard Assheton 1823—1914) ——子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内务大臣 (1874—1880 和 1885—1886)。——第 251 页。
- 克尼斯, 卡尔 (Knies, Karl 1821—1898)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反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第 61、63 页。
- 克特根, 古斯塔夫·阿道夫 (köttgen, Gustav Adolf 1805—1882) ——德国画家和诗人, 四十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 他的观点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第 12 页。
- 库尔茨, 伊佐尔德 (Kurz, Isolde 1853—1944) ——德国女作家; 曾把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译成德文。——第 207、225、226、233、241、243、245—248、254—256、266、282、283、286 页。
- 库格曼, 弗兰契斯卡 (Kugelman, Franziska)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第 115、116 页。
- 库格曼, 盖尔特鲁黛 (Kugelman, Gertrud)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 麦克斯·奥本海姆的妹妹。——第 115、116 页。
- * 库格曼, 路德维希 (Kugelman, Ludwig 1830—1902) ——德国医生,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6、115、172、200—202、278 页。
- 库利绍娃,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Кулишова, 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1854—1925) ——俄国女革命家; 1877—1878 年侨居巴黎,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八十年代中参加“劳动解放社”的工作; 后为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意大利社会党的著名活动家; 安·科斯塔的妻子 (1877 年起), 后为菲·屠拉梯的妻子 (1885 年起)。——第 303 页。
- 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 尼古拉·格里哥里也维奇 (Кулябко-Корей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46—1931) ——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政论家; 《前进!》杂志的编辑之一。——第 303、304 页。
- 库诺,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1871—1872 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一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会后侨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 后来参加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第 34 页。
- 魁奈, 弗朗斯瓦 (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 ——法国的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职业是医生。——第 343、344 页。

L

- *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 (18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 14、21、22、23、27、51、71、90—92、96、99、100、103—106、110、136、271、419、420、430、432—437、440—443、445、450、451、469 页。
- 拉法格, 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68 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第 14、17、22、23、27、51、71、90—92、96、99、100、103—106、271、361、430、432—433、437、442、469 页。
- 拉夫 (Laaß)——德国神父,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1877 年国会补充选举时的候选人。——第 232 页。
- 拉弗尔, 赛米尔 (Lover, Samuel 1797—1868)——英国资产阶级作家, 原系爱尔兰人。——第 89 页。
- 拉弗勒, 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de 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37、193、231 页。
-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 (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 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1870 年起侨居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参加者; 《前进!》杂志编辑 (1873—1876) 和《前进!》报编辑 (1875—1876)。——第 23、27、37—39、49、84、117、118、133、138、144、146、161—165、167、171、173、175、176、178、186、192、193、202、235—238、240、241、244、245、248、249、304、310、314—315、480 页。
- 拉科夫, 亨利希 (Rackow, Heinrich)——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79 年起侨居伦敦, 烟店老板;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416 页。
- 拉克鲁瓦, 西吉兹蒙特·茹利安·阿道夫 (Lacroix, Sigismund-Julien-Aolphe 1845—1907) (真姓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Krzyzanowski)——法国政论家, 原系波兰人; 许多定期刊物的撰稿人和编辑, 1883 年起是众议院议员。——第 64 页。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13、121、122、125、150、154、289、323、377、418、419 页。
- * 拉沙特尔, 莫里斯 (Lachâtre, Maurice 1814—1900)——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 巴黎公社参加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人。——第 116、135、167、192、230、245、250、479 页。
- 拉斯克尔, 爱德华 (Lasker, Eduard 1829—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 支持俾斯麦政策的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26 页。
- 拉羽尔, 路易 (Lahure, Louis 1850 左右—1878)——印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巴黎印刷厂主。——第 116 页。
- 腊格斯基, 斐迪南 (Ragsky, Ferdinand)

——奥地利化学家，维也纳教授。——第 11 页。

* 腊施，古斯塔夫 (Rasch, Gustav 死于 1878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职业是法学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873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 211、213、261 页。

腊祖阿，欧仁·昂惹耳 (Razoua, Eugène-Angèle 1935 左右—1878)——法国新闻工作者，共和党人，接近新雅各宾派，国民会议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日内瓦，曾为许多定期刊物 (包括无政府主义杂志《劳动者》) 撰稿。——第 65 页。

莱特，凯罗耳·戴维森 (Wright, Carroll-Davidson 1840—1909)——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马萨诸塞劳动统计局局长 (1873—1888)。——第 95、386 页。

赖辛巴赫 (Reichenbach)——新起的德国作家，厄·迈耶尔的熟人。——第 350 页。

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 (Reichensperger, August 1808—1895)——德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员，属于右派；从 1852 年起为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的领袖。1871—1884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之一。——第 76、81、321 页。

朗曼公司 (Longmans)——英国出版公司，1724 年在伦敦开办。——第 67 页。

* 朗姆，海耳曼 (Ramm, Hermann)——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编委。——第 79、118、126、231、232、259 页。

劳贝，亨利希 (Laube, Heinrich 1806—

1884)——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成为大戏剧活动家，维也纳一些剧院的导演。——第 406 页。

劳拉 (Laura)——见拉法格，劳拉。勒布朗，阿尔伯·费里克斯 (Leblanc, Albert—Félix 生于 1844 年)——法国工人运动参加者，曾追随巴枯宁派，工程师，第一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作为公社在里昂的代表，在里昂参加了宣布公社成立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成了波拿巴主义者。——第 330 页。

勒布朗，弗·德·(Leblanc, F.D.)——在伦敦的流亡者，拉甫罗夫的朋友。——第 167、237 页。

勒弗朗塞，古斯塔夫 (Lefrançois, Gustave 1826—1901)——法国革命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教员；19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六十年代末起为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在那里加入无政府主义派。——第 65 页。

勒克律 (Reclus)——新教牧师，埃利和埃利塞·勒克律的父亲。——第 64 页。

勒克律，米歇尔·埃利 (Reclus, Michel—Elie 1827—1904)——法国民族志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 年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5 年回国；巴黎公社时期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第 23、64、207、263 页。

勒克律，让·雅克·埃利塞 (Reclus, Jean—Jacques—Elisée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1851 年政变后流亡国外，1857 年回到法国，第一国际会员，《合

- 作》编辑(1866—1868),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被逐出法国。——第23、64、207、263、480页。
- 勒里希(Rörig)——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熟人,林务官。——第114页。
- 勒穆修,本扎曼(Le Moussu, Benjamin)——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470页。
-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英国《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81、84页。
- 雷本施坦(Rebenstein)——见伯恩施坦,阿伦。
- 雷迪夫·帕沙(Redif Pasha)——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77年为陆军大臣。——第66页。
- 累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77—1880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第64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161页。
- *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Liebkecht, Natalie 1835—1909)——黑森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特·雷的女儿,1868年起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55、114、262、270、271、324页。
-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9、14—19、21、23、35、36、39、50、55、57、59、62、64、65、84、89、90—92、95、98、101、104、110、114、119、124、126、129、136、147、152、155、173—175、178、186、190、193、195、196、206、211、212、219、222、231、232、242—244、250—252、257、259、260、262—265、270、271、294、297、300、302、319、323、324、342、353、356、359、368—374、384、388—390、393、397、398、400、410、412—414、423、431、444、445、447、449、457、472、473、477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第38、66、122、193、343、423页。
- 李斯特,费伦茨(弗兰茨)(Liszt, Ferencz (Franz) 1811—1886)——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 and 钢琴家。——第181页。
- 李特列,艾米尔(Littré, Émile 1801—1881)——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语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477页。
- 李希特,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

- (Рихтер, Д. 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919)——俄国统计学家,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 七十年代侨居国外。——第 17、173—176 页。
- 李希特尔, 欧根 (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领袖, 国会议员。——第 307 页。
- * 里弗斯, 乔治 (Rivers, George)——在伦敦的英国书商。——第 316 页。
-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曾为《新莱茵报》撰稿, 第一国际会员, 1884 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1877—1878 年和 1881—1884 年为国会议员。——第 232 页。
-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 保尔·比埃尔 (Mercier de la Rivière, Paul—Pierre 1720—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第 344 页。
- 利弗尔, 查理·詹姆斯 (Lever, Charles—James 1806—1872)——英国资产阶级长篇小说家, 爱尔兰人。——第 89 页。
- 利森 (Leeson, E.)——恩格斯一家在伦敦的熟人。——第 14、35 页。
-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 (Lisagaray, Prosper—Olivier 1839—1901)——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体“新雅各宾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一书作者。——第 45、188—191、194、197、205、207、226、232、233、241、245、254、255、265、266、268、269、282、286、305、322、466、468、472、481 页。
- 利文, 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公爵, 俄国外交家, 驻柏林公使 (1810—1812), 驻伦敦大使 (1912—1834)。——第 302 页。
- 莉希 (Lizzie)——见白恩士, 莉迪娅。
- 列施德—帕沙 (Reschid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曾多次担任宰相和外交大臣等职。——第 299 页。
-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92、94、107、167、235、236、271、273、274、318、410、464 页。
- * 林德海默 (Lindheimer, B.)——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 248、249、252、253 页。
- 林格瑙, 约翰·卡尔·斐迪南 (Lingenau, Johann Karl Ferdinand 1814 左右—1877)——美国社会主义者, 德国人, 遗嘱把自己的财产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276、366 页。
- 琳蓓 (Lenchen)——见德穆特, 海伦。
- 龙格, 埃德加尔 (Longuet, Edgar 1879—1950)——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 后为医生,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党党员; 1938 年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 希特勒侵占法国时期是抵抗运动的参加

- 者。——第 93—96、106、107、362、412、430、474 页。
- 龙格, 昂利(哈利)(Longuet, Henry (Harry) 1878—1883)——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 314、319、430、474 页。
- 龙格, 费利西塔(Longuet, Felicitas)——沙尔·龙格的母亲。——第 44 页。
- 龙格, 让(Longuet, Jean)——沙尔·龙格的父亲。——第 16 页。
- 龙格, 让·朗朗·弗雷德里克(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琼尼 Johnny)——马克思的外孙,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 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 16、20、46、71、75、79、85、94、99、181、317、319—321、362、430、469、477 页。
- 龙格, 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蒲鲁东主义者, 后为可能派分子,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会议员。——第 14、16、20、22、51、67、68、70、85、90、97、106—108、136、181、271、330、362、426、430、452、469、472—478 页。
- * 龙格, 燕妮(Longuet,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72 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 14、16、20、22、27、51、67、68、71、75、85、86、90、92—94、96、97、99、106、108、136、180、271、314、319—321、362、430、469、472—478 页。
- 娄, 罗伯特(鲍勃)(Lowe, Robert (Bob)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财政大臣(1868—1873), 内务大臣(1873—1874)。——第 195、197、298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91 页。
- 鲁瓦, 约瑟夫(Roy, Joseph)——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语译者。——第 477 页。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134、135、228 页。
- 路特希尔德, 阿尔丰斯(Rothschild, Al—fons 1827—1905)——法国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 26 页。
- 路透, 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第 198、321 页。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 348 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 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349 页。
- 路易十五(Louis X 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第 349 页。
- 路易十六(Louis X 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

- 死。——第 65—66 页。
- 路易斯, 乔治·亨利 (Lewes, George Henry 1817—1878)——英国资产阶级实证论哲学家, 孔德主义者, 生理学家和作家;《双周评论》杂志编辑 (1865—1866)。——第 31 页。
- 伦肖 (Renshaw)——恩格斯一家在伦敦的熟人。——第 319、320 页。
- 罗比, 亨利·约翰 (Roby, Henry John 1830—1915)——英国教师, 拉丁语法教科书作者; 政府有关学校事务委员会委员 (1864—1874); 曼彻斯特的欧门—罗比公司的股东 (1874—1894); 会议员 (1890—1895), 自由党人。——第 127 页。
- 罗比, 玛蒂尔达 (Roby, Matilda 死于 1889 年)——彼得·欧门的女儿, 1861 年起为亨利·约翰·罗比的妻子。——第 127 页。
- 罗尔斯顿, 威廉·罗尔斯顿·谢登 (Ralston, William Ralston Shedden 1828—1889)——英国作家, 六十至七十年代多次访问俄国; 写有许多俄国文学和俄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82 页。
- 罗林森, 亨利·克雷塞威克 (Rawlinson, Henry Creswicke 1810—1895)——英国历史学家, 东方学家, 在波斯做过军官; 曾任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1858—1859、1868—1895); 会议员, 皇家亚洲协会主席 (1878—1881) 和皇家地理协会主席 (1871—1872、1874—1875); 曾为许多英国报纸撰稿。——第 202 页。
- 罗什弗尔, 昂利 (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员,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逃往英国; 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曾出版《不妥协派报》; 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 452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29、195 页。
- 罗伊埃尔 (Royer)——普鲁士外交家, 1829 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公使。——第 301 页。
- 洛尔米埃, 玛丽 (Lormier, Maria)——法国女人, 曾在伦敦居住, 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 44、136 页。
- * 洛里亚, 阿基尔 (Loria, 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贗造者。——第 404、455 页。
- 洛利斯—梅里柯夫, 米哈伊尔·塔里也洛维奇 (Лорис-Меликов, Тариевич 1825—1888)——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为高加索独立军军长; 1880—1881 年为内务大臣, 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第 47 页。
- * 洛帕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а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 民粹派,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9、56、118、136、303、304、310、314—315、479 页。
- 吕贝克, 卡尔 (Lübeck, Carl)——德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民主党人, 1873 年流亡国外。——第 98、101、387、391 页。

吕梅林, 古斯塔夫 (Rümelin, Gustav 1815—1888)——德国社会学家, 在海尔布朗任教授, 写有许多统计学、历史、哲学和文艺学的著作。——第 228 页。

M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121、122、162 页。

马克思 (Marx)——奥地利警官, 维也纳的警察局长。——第 6 页。

马克思, 爱琳娜 (Marx, Eleanor 1855—1898) (杜西 Tussy)——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 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 10、17、23—25、28、29、51、52、70、74、77、82、86—89、91、93、95—98、106、108、115、136、142、180—185、187、226、228、249、268、289、319、320、361、362、415、448、461—463、465—468、471、472、474 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17、22、23、27—29、46、51、52、68、70、75、82、85—87、89、92—94、96—99、104、107、110、135、146、180、235、237、248、268、270、276、289、292、309、310、313、314、317、319—321、339、344、362、391、400、409、416、423、430、438、449、453—456、461—470、477 页。

马雷, 昂利 (Maret, Henry 1838—1917)——法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 《马

赛曲报》编辑之一; 1881 年起为国民会议议员。——第 328 页。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î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 第一国际会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 后迁居瑞士,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 64、197、238、407、419、450—452 页。

马茂德二世 (Mahm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 299、300 页。

马茂德—吉拉尔—埃德—帕沙·达马德 (Mahmud Dshelal ed—Din Pasha Damad 死于 1884 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军事委员会委员, 多次担任陆军大臣; 1878 年被贬黜和流放, 1880 年从流放地返回, 1881 年因参加刺杀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阿吉兹被判终身流放。——第 45、66、68、277、295 页。

马萨尔, 艾米尔 (Massard, Émile)——法国社会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工人党党员, 八十年代退出该党。——第 477、478 页。

马斯基林, 约翰·尼维尔 (Maskelyne, John Nevil 1839—1917)——英国的迷想论者, 降神术士。——第 74 页。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864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 年反对

- 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140、141页。
- 迈尔,卡尔(Mayer, Karl 1819—188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任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第10、227页。
- 迈尔西埃——见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保尔·比埃尔。
-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116、172页。
- * 迈耶尔(Meyer, H.)——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415页。
- 迈耶尔,海尔曼(Meyer, Hermann 1821—1875)——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第一国际圣路易斯支部组织者之一;约·魏德迈的朋友。——第169页。
-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第99、107、108、350、361、362、402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ratice 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参加者;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43—46、54、60页。
- 麦克唐纳,亚历山大(Macdonald, Alexander 1821—1881)——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全国煤矿工人联合会书记,1874年起为议会议员,奉行自由党的政策。——第298、412、413页。
- 麦克唐奈,帕特里克(MacDonnell, J. Patrick 1845左右—1906)——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2年12月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137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第202、217、296、299页。
- 梅茨,泰奥多尔(Metz, Theodor)——科伦一家旅馆的老板。——第158页。
-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过卓越的作用。——第65、323页。
-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塞(Mesa y Leompert, José 1840—1904)——著名

- 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83、304、479页。
- 梅森(Mason)——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拉法格在英国从事出版业的合伙人之一。——第441、442页。
- 梅维森,古斯塔夫(Mevise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创办人(1848)和经理。——第216页。
- 美舍尔斯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Мещер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1839—1914)——公爵,俄国反动政论家,保皇派;《公民》周刊出版人,后为一些黑帮杂志的创办人。——第202页。
- 蒙德拉,安东尼·约翰(Mundella, Anthony John 1825—189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工厂主,1868年起为议会议员,历任各部大臣。——第297页。
- 蒙蒂菲奥里,莱昂纳德(Montefiore, Leonard 1853—1879)——英国政论家。——第82页。
-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330页。
- 米德哈特—帕沙(Midhat Pasha 1822—1884)——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反映已经发展起来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利益;1876—1877年为宰相,1877—1878年流放国外;赞成同英国接近。——第45、66、84、295页。
-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Mulberger, Arthur 1847—190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第16页。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之一。——第333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80页。
- 缪尔纳,阿道夫(Müllner, Adolf 1774—1829)——德国作家和评论家。——第194页。
- 缪弗林,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Mu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1775—1851)——男爵,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9年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公使。——第299—301页。
-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第161页。
- 摩里,赛米尔(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1868—

- 1885)。——第 297 页。
- 摩里, 约翰 (Morley, John 1838—1923)——英国政论家和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1867—1882 年为《双周评论》主编。——第 237 页。
- 莫斯特, 约翰 (Most, Johann 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 1878 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 1880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1882 年侨居美国, 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第 13—16、18、19、21、55、98、102、105、172、188、191、242、272、281、341、342、355、357、360、365、387、389、391、400、403、405、410、416、417、421、446、449、450 页。
- 莫特斯赫德, 托马斯·詹· (Mottershead, Thomas J. 1825 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丹麦通讯书记 (1871—1872), 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145、195、198、298、470 页。
- 穆策尔伯格 (Mutzelberg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天主教神父。——第 8、9 页。
- 穆尔, 爱德华 (Moore, Edward 1712—1757)——英国的作家和剧作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戏剧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第 244 页。
- 穆尔, 赛米尔 (Moore, Samuel 1830 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 第一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 (与爱·艾威林一起) 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03、110、412、433、434、437、442 页。
- 穆尔哈德, 弗兰茨 (Murhard, Franz)——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第 454 页。
-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 (Mechmed Ali Pasha 1827—1878) (真名卡尔·德特鲁瓦 Karl Detroit)——土耳其将军, 原系德国人, 1875—1876 年指挥波斯尼亚独立军, 1877 年为保加利亚总司令, 1878 年被召回; 曾参加柏林会议 (1878), 后为阿尔巴尼亚总司令。——第 63、72、277 页。
- 稀罕默德—萨迪克—埃芬蒂 (Mechmed Sadek Effendi)——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财政大臣, 阿德里安堡俄土和平谈判 (1829) 的全权代表。——第 300、301 页。
- 穆赫塔尔—帕沙, 阿罕默德 (Muchtart Pa—sha, Achmed 1832—1919)——土耳其将军,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为小亚细亚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 后为宰相。——第 43 页。
- 穆拉德五世 (Murad V 1840—1904)——土耳其苏丹 (1876 年 5—8 月); 苏丹阿卜杜—阿吉兹的侄子。——第 16 页。
-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 117、336 页。

N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

- 帝 (1852—1870)。——第 211、302、329、348 页。
- 纳德勒, 卡尔·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 (Nadler, Karl Christian Gottfried 1809—1849)——德国诗人, 用普法尔茨方言写作。——第 177 页。
-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1—1891)——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儿子;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为巴尔干俄军总司令。——第 48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203、299、301 页。
- 尼科尔斯 (Nicholls)——恩格斯一家在伦敦的熟人。——第 432 页。
- 尼科尔斯, 萨拉 (Nicholls, Sarah)——恩格斯一家在伦敦的熟人, 尼科尔斯的女儿。——第 432 页。
-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总理大臣, 外交大臣 (1816—1856)。——第 302 页。
- 纽施塔特——见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
- *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第 423 页。
- 诺比林, 卡尔·爱德华 (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1878 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 政府借此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396、471、472 页。
- 诺维柯娃,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 (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840—1925)——俄国女政论家, 长时期住在英国, 七十年代在格莱斯顿内阁时期实际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理人。——第 30、38、274 页。

O

- 欧里庇得斯 (Euripes 约公元前 480—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多部古典悲剧。——第 53 页。
- 欧伦堡, 文德·奥古斯特·博托 (Eulenburg, Wend August Botho 1831—1912)——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内务大臣 (1878—1881, 1892—1894), 参加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执行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第 76、321 页。
- 欧门 (Ermen)——亨利希·欧门的妻子。——第 128 页。
- 欧门, 彼得 (Ermen, Peter)——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哥特弗利德·欧门的兄弟。——第 127、128 页。
- 欧门, 弗兰茨 (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彼得·欧门的儿子。——第 127、128 页。
- 欧门, 弗兰茨 (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弗兰茨·欧门的儿子。——第 127、128 页。
- 欧门, 哥特弗利德 (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27、128 页。
- 欧门, 亨利希 (Ermen, Heinrich)——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彼得·欧门的儿子。——第 127、128 页。
-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 68、153 页。

P

帕连,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 (Пален, Федор Петрович 1780—1863)——俄国外交家, 缔结阿德里安堡和约 (1829) 时的俄国全权代表, 国家参议院议员 (1832 年起)。——第 300 页。

帕纳也夫 (Панасев)——路易·勃朗《自由人报》的股东。——第 480 页。

帕涅尔, 查理·斯图亚特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1846—189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1875 年起为议会议员, 1877 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袖, 曾协助建立土地同盟 (1879)。——第 67、475 页。

潘迪, 路易·让 (Pindy, Jean—Louis 1850 左右—1917)——法国木工, 蒲鲁东主义者, 第一国际会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在那里追随无政府主义者。——第 197 页。

佩茨累尔, 约翰·阿路易斯 (Petzler, Johann Alois)——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音乐教师,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侨居伦敦。——第 86、321 页。

佩尔坦, 沙尔·卡米尔 (Pelletan, Charles—Camille 1846—1915)——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1880 年起为《正义报》主编, 接近激进党左翼。——第 475 页。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 40、82、343 页。

彭普斯 (Pumps)——见白恩士, 玛丽·艾伦。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第一国际;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1880 年 9—11 月出版《公社报》。——第 450、481 页。

皮奥, 路易 (Pio, Louis 1841—1894)——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 第一国际丹麦支部 (1871) 创建人之一,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 丹麦社会民主党 (1876) 创建人之一; 1877 年侨居美洲。——第 17、171、245 页。

品得 (Pindaros 约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 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第 349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123、140、145、153、409、452、476 页。

普雷梅拉尼 (Premerlani)——在都灵的大利警察。——第 32 页。

普隆—普隆 (Plon—Plon)——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Q

契切林, 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 (Чичерин,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04)——俄国法学家和国家学家,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莫斯科大学教授

(1861—1868),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证明,俄国的土地公社的产生是沙皇政府赋税政策的结果。——第333、335页。

乔里斯(Jorris)——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拉法格在英国从事出版业的合伙人之一。——第435、436、441、442页。

切尔尼亚也夫,米哈伊尔·格里哥里也维奇(Черняев, 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28—1898)——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76年为塞尔维亚军队的总司令。——第30页。

琼尼(Johnny)——见龙格,让·朗朗·弗雷德里克。

R

日拉丹,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45、476页。

荣克,海耳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的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席;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145、274、330、470页。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2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1872年为抗议开除巴枯宁而退

出第一国际。——第64、65页。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他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333页。

S

萨尔茨曼(Salzmann)——捷克的大啤酒公司。——第7页。

萨尔尼,爱德华(Sarny, Eduard)——德国新闻工作者,《法兰克福报》的编辑之一。——第214页。

萨金特,威廉·鲁卡斯(Sargent, William Lucas 1809—1889)——英国教育家和经济学家,欧文的传记作者。——第68页。

萨姆特,阿道夫(Samter, Adolph 1824—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第81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ier, Auguste 生于1840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植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巴黎公社委员,马克思的战友。——第330、470页。

沙耳曼尔-拉克尔,保尔·阿尔芒(Challemel-Lacour, Paul-Armand 1827—1896)——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51年政变后逃离法国,1859年大赦后回国;曾为法国的许多定期刊物撰稿;1872年起为国民会议员,共和主义者;驻伯尔尼(1879)和伦敦(1880)的大使。——第60页。

- 沙伊伯勒, 卡尔·亨利希 (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第211、212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9、125、228、249、248页。
- 舍勒尔, 丽娜 (Schöler, Lina)——德国女教师, 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35、37、236页。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8页。
-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者之一; 曾抨击马克思主义, 八十年代脱党。——第92、104、133、136、367、369—373、376—384、387—389、393、400、405、406、417、423页。
- 施累津格, 马克西米利安 (Schlesinger, Maximilian 1855—190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分子; 政论家, 布勒斯劳社会民主党报《真理报》的编辑 (1876—1878),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人民国家报》、《前进报》和《新社会》、《未来》、《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等杂志的撰稿人。——第102页。
- 施米茨, 理查 (Schmitz, Richard 1834—1893)——诺伊恩阿尔的德国医生 (1863年起)。——第69页。
- * 施米特, 爱德华·奥斯卡 (Schmidt, Eduard Oscar 1823—1886)——德国动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斯特拉斯堡的教授。——第311、315页。
- 施米特, 约翰·约瑟夫 (Schmidt, Johann Joseph)——第214、215页。
- 施奈肯伯格, 麦克斯 (Schneckenburger, Max 1819—1849)——德国诗人, 民族之歌《守卫在莱茵河上》的作者。——第464页。
- 施泰恩 (Stern)——格维多·魏斯的女儿, 约瑟夫·施泰恩的妻子。——第10页。
- 施泰恩, 约瑟夫 (Stern, Joseph 1839—1902)——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73年起为《法兰克福报》的编辑之一。——第10页。
- 施特鲁斯堡, 贝特耳·亨利 (Strousberg, Bethel Henry 1823—1884)——大铁路承包人; 德国人, 住在英国。——第251、380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 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第17、80、149、154、186页。
- 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 奥托 (Stolberg-Wernigerode, Otto 1837—1896)——公爵, 德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1878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副首相; 国会议员, 保守党人。——第76、77、321页。
- 施维茨格贝耳, 阿德马尔 (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第一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1873年被开除出国际。——第304页。
- 施韦泽 (Schweitzer)——伦敦一家印刷所

- 老板,曾承印《伦敦日报》。——第313页。
-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1872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377页。
- 舒马赫,巴塔扎尔·格尔哈特(Schumacher, Balthasar Gerhard 1755—1801年以后)——《柏林民歌》的作者。——第299、301页。
- 舒马赫—察尔赫林,海尔曼(Schumacher—Zarchlin, Hermann 1826左右—190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143页。
- 舒曼,弗里茨(Schumann, Fritz)——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和改良主义的国际工人同盟出席1878年9月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327、329页。
- 舒普(Schupp)——恩格斯在海得尔堡认识的一家人,1875—1877年玛·艾·白恩士在那里受教育。——第170、214、234页。
- 舒瓦洛夫,彼得·安得列也维奇(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827—1889)——伯爵,俄国将军和外交家,宪兵长官和皇帝办公厅第三厅厅长(1866—1873),驻英大使(1874—1879)。——第105页。
-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344页。
- * 斯米尔诺夫,瓦列利昂·尼古拉也维奇(Смирнов, Валери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8—1900)《化名“诺埃尔博士”《У исток Поем.》》——俄国革命家,民粹主义者,职业是医生;七十年代初侨居苏黎世,后到伦敦、巴黎和伯尔尼;第一国际会员;《前进!》报和《前进!》杂志编辑之一。——第139、144、176、178、186、193、302、303、310、314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66、193、343、344、423页。
- 斯塔尔夫夫人(Staël, Madame de 死于1877年)——安·路·热·斯塔尔夫伯爵夫人的亲属。——第60页。
- 斯塔尔夫男爵夫人,安娜·路易莎·热尔门(Staël, Anne—Louise—Germaine, baronne de 1766—1817)——著名的法国女作家。——第60页。
- 斯特恩,丹尼尔(Stern, Daniel 1805—1876)(真名玛丽·卡特琳娜·索菲亚·德·弗拉维尼,达古伯爵夫人 Marie—Catherine—Sophie de Flavigny, comtesse d'Agout)——法国女作家和女政论家。——第181页。
- 斯图尔德,艾拉(Steward, Ira 1831—1883)——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波士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全国同盟的领导者;马萨诸塞劳动统计局(1869)和国际工人同盟(1878)组织者之一。——第386页。
- 斯托费尔,欧仁(Stoffel, Eugène 1823—1907)——男爵,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被派往麦克马洪军队的总参谋部工作,

1872 年被解除军职; 写有许多军事问题的著作。——第 60 页。

- * 斯温顿, 约翰 (Swinton, John 1830—1901)——美国新闻工作者, 苏格兰人; 为纽约许多大报, 包括《太阳报》的编辑 (1875—1883); 《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 (1887 年前)。——第 446—448、450 页。

苏里曼·帕沙 (Suleiman Pasha 1840 左右—1892)——土耳其将军,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司令, 后指挥多瑙河军队; 1878 年被告有叛国行为, 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并被贬黜, 但被苏丹赦免。——第 72 页。

索耳斯贝里侯爵, 罗伯特·阿瑟·塔尔伯特·盖斯康-塞西耳 (Salisbury,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 Marquess of 1830—1903)——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领袖; 印度事务大臣 (1866—1867 和 1874—1878), 外交大臣 (1878—1880), 首相 (1885—1886、1886—1892、1895—1902)。——第 295、297 页。

T

- * 塔朗迪埃, 比埃尔·德奥多·阿尔弗勒德 (Talandier, Pierre-Théodore Alfred 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法国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政变后流亡伦敦, 亚·伊·赫尔岑的朋友,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法国国会议员 (1876—1880、1881—1885)。——第 325—331 页。

塔涅耶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Тансє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40—

1921)——俄国社会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66 年起在许多政治案件中为辩护人。——第 221、222 页。

泰斯, 阿尔伯 (Theisz, Albert 1839—1880)——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金属切割工,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第 452 页。

特尔察吉, 卡洛 (Terzaghi, Carlo 约生于 1845 年)——意大利律师, 都灵《无产阶级解放》工人协会书记, 1872 年成为警探。——第 32、33、219 页。

特耳克, 卡尔·威廉 (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119、125 页。

特卡乔夫, 彼得·尼基提奇 (Ткачев, Петр-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 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第 535 页。

特赖奇克, 亨利希·冯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1886 年被任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编纂家,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1—1888), 反动的普鲁士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德国向外扩张政策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第 65 页。

特劳白, 摩里茨 (Traube, Moritz 1826—1894)——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 曾创造出能够新陈代谢和生长的人造细胞。——第 138、229 页。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u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侵占阿尔及利亚 (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和意大利战争 (1859) 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 巴黎武装力

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背叛地破坏城防;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第246、248、473页。

特森多尔夫,海尔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Tessendorf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1873—1879年为柏林市法院法官;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第149、154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首相(1836、1840),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42、44、45、481页。

托马诺夫斯卡娅,伊丽莎白·鲁基尼奇娜(Томановс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 Лукенична 1851—约1898)(化名伊·德米特里耶娃 Е.Д.Матрива)——俄国女革命家,1867年至1873年侨居国外,曾参加《人民事业》杂志的出版工作,在日内瓦的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支持马克思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马克思和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积极参加巴黎公社,公社被镇压后逃离法国;回到俄国后脱离革命活动。——第221、222页。

W

瓦爾斯特(W alster)——见奥托·瓦爾斯特。

瓦爾特——见福格尔魏德的瓦爾特。

瓦耳泰希,卡尔·尤利乌斯(Vahlteich, Karl Julius 1839—191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皮靴匠;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书记(1863—1864),1864年2月与拉萨尔决裂;后为社会民主工党活动家,国会议员(1874—1878);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后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9、148、149、152、263、272、273页。

瓦格纳,科济玛(W agner, Cosima 1837—1930)——费·李斯特的女儿,理·瓦格纳的第二个妻子。——第181页。

瓦格纳,理查(W agner, Richard 1813—1883)——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24、70、181、228、463页。

威廉(W ilhelm)——见李卜克内西,威廉。

威廉一世(W 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68、105、195、299、341、365、388页。

威廉斯(W illiams)。——第320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 el- lington, Arthur W 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299、301页。

威塞斯(W ithers)——伦敦面包师,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53页。

微耳和,鲁道夫(W 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1871年以后成为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第257、311、315页。

维贝尔,路易(W eber, Louis)——德国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

- 伦敦,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65年4月因阴谋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被开除出协会;约瑟夫·瓦伦亨·维贝尔的儿子。——第357、387页。
-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亨(Weber, Josef Valentin 1814—1895)——德国钟表匠,1848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357页。
- * 维德,弗兰茨(Wiede, Franz 约生于1857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新社会》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改良主义者。——第47—50、55、62、65、67、261、264、353、389页。
- 维耶,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排字工人,1859年在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工作。——第212、213页。
- 韦伯,卡尔·马利阿(Weber, Carl Maria 1786—1826)——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第213页。
- 韦德,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约翰奈斯(Wedde, Friedrich Christoph Johann 1843—1890)——德国新闻记者和作家,民主主义者。——第47、65页。
- 韦利斯,爱得文(Willis, Edwin)——第308页。
- * 韦努伊埃,茹斯特(Vernouillet, Just)——巴黎莫·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理。——第117、479页。
- 韦塞耳,让·马尔克·阿伯特(Wessel, Jean Marc Albert 1829—1885)——瑞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日内瓦的公证人。——第276页。
- 韦斯特莱克(Westlake)——英国女社会活动家,在1876年伦敦“教育局”选举中为候选人。——第465页。
- 魏德迈,奥托(Weydemeyer Otto)——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约瑟夫·魏德迈的儿子,把马克思修改过的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译成英文。——第272、317页。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1849—1850);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9、470页。
- 魏勒尔,亚当(Weyler, Adam)——德国细木工,侨居伦敦,第一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274页。
- 魏斯,格维多(Weiß, Guido 1822—1899)——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柏林改革报》编辑(1863—1866)和《未来报》编辑(1867—1871);《天平》周刊出版人(1873—1879)。——第10、12页。
- 魏特林,威廉(Wey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281、386页。
- 咪吉尔(普卜利乌斯·咪吉尔·马洛)

-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181页。
- 沃尔弗, 伯恩哈特 (W olff, Bernhard 1811—1879)——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8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 德国第一个电讯社(1849)的创办人。——第198页。
- 沃尔弗, 鲁伊治 (W 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140页。
- 沃尔弗, 威廉 (W olff, W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师,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从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07、231页。
- 沃耳奥威尔, 斐迪南 (W ohlauer, Ferdinand)——伦敦书商, 恩格斯的熟人。——第238页。
- 沃耳曼 (W ollmann)——巴黎的工厂主。——第25、26页。
- 沃耳曼 (W ollmann)——斐·费累克勒斯的表姊妹, 沃耳曼的妻子。——第25、26、226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 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议会议员(1847—1852), 《自由新闻》报(1855—1865)和《外交评论》杂志(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第39、46、198、260页。
- 吴亭,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У 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土地和自由”社社员, 1863年起流亡英国, 后迁瑞士;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1868—1870), 《平等报》编辑之一(1870—1871), 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 1871年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七十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 1880年回到俄国。——第81、187、202、341页。
- 吴亭娜, 娜塔利亚·耶罗尼莫夫娜 (У тина, Наталья Иеронимовна) (父姓科尔西尼 Корзини)——尼·伊·吴亭的妻子, 六十年代参加社会活动, 后成为女作家, 曾为《欧洲通报》和其他杂志撰稿。——第237页。

X

- *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Karl 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 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37、52—56、59—62、64、80、83、87、89、90、92、94—96、98、101、106、108、145、149、230、231、265、268、303、308、325、328、329、359—361、363、368—375、384、388—391、393—395、400、403、461、462、465、466、471、472、479—481页。
- 希普顿, 乔治 (Shipton, George)——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彩画匠工联书记, 1871—1896年为工联

伦敦理事会书记。——第 298 页。

西蒙, 茹尔 (Simon, Jules 1814—1896)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制宪会议议员 (1848—1849), 国防政府的成员, 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 (1870—1873), 1871 年国民会议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 内阁总理 (1876—1877)。——第 481 页。

西塞, 恩斯特·路易·奥克塔夫·库尔托·德 (Cissey, Ernest—Louis—Octave Courtot de 1810—188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积极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指挥凡尔赛军队; 陆军部长 (1871—1873, 1874—1876), 由于被告发有叛国行为而免职。——第 478 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65 页。

席利 (Schily)——维克多·席利的妻子。——第 145 页。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法国, 第一国际会员,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在巴黎的国际积极活动家。——第 145 页。

肖莱马, 卡尔 (Schorlemmer, Karl 1834—1892)——德国大有机化学家, 曼彻斯特的教授; 辩证唯物主义者;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70、71、89、91、93、94、96、97、99、100、103、106、171、177、239、240、269、340、364、412、446 页。

肖利迈 (Jollymeier)——见肖莱马, 卡尔。

* 肖特, 济格蒙德 (Schott, Siegmund 1818—1895)——维尔腾堡作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285、308—310 页。

肖伊, 安得列阿斯 (Scheu, Andreas 1844—1927)——奥地利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平等报》的编辑; 第一国际会员; 1874 年侨居英国;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并且是它的积极参加者。——第 225、226、450 页。

肖伊, 亨利希 (Scheu, Heinrich 1845—1926)——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5 年侨居英国。——第 225、226 页。

谢夫莱, 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第 202、227、389 页。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 1844—1911)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87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90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1884 年起为国会议员, 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 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 371、388 页。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论者;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反对者, 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40、343 页。

Y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1855—1881)。——第29、43、45、227、275、302、365页。

燕妮(Jenny)——见龙格,燕妮。

伊德尔松,罗莎丽亚·赫里斯托弗罗夫娜(Идельсон, Розали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约死于1915年)——瓦·尼·斯米尔诺夫的妻子。——第139、144页。

伊格纳切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Игнатъе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32—1908)——伯爵,俄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1864—1877年为驻土耳其大使,在签订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时为俄国全权代表;1881—1882年为国家产业大臣,后为内务大臣。——第16、42、240、277、295页。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145、146页。

尤赫,恩斯特(Juch, Ernst)——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海耳曼》周报的编辑(1859—1869),《伦敦日报》的创办人(1878)。——第313页。

尤塔,查理(Juta, Charles)——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卡尔·尤塔的儿子。——第66页。

尤塔,亨利(Juta, Henry 1857—1930)——英国律师和社会活动家;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卡尔·尤塔的儿子。——第66、106、229页。

尤塔,卡洛琳(Juta, Karoline)——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卡尔·尤塔的女儿。——第179页。

尤塔,路易莎·阿马利亚(Juta, Louise

Amalia)——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约翰·卡尔·尤塔的女儿。——第87页。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生于1824)——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开普敦(南非)的书商。——第67页。

雨巴,尼古拉·古斯塔夫(Hubbard, Nicolas-Gustave 1828—1888)——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851年政变后流亡国外,1868年回国;写有许多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第68页。

Z

泽德利茨,格奥尔格(Seidlitz, Georg)——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学说》(1875年第二版)一书的作者。——第162页。

扎纳德利,蒂托(Zanardelli, Tito 生于1848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意大利人,《平等报》编辑之一。——第472页。

詹姆斯二世·斯图亚特(James II Stuart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第65页。

宗内曼,列奥波特(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银行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曾接近工人运动;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9、148、152、214、323、388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

约总委员会总书记 (1872—1874), 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00、168、169、

172、272、273、276、280、282、316、317、366、386、391、399、400、431、449、450、452—454、467、470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 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341 页。

埃林杜尔——缪尔纳戏剧《罪》中的人物之一。——第 194 页。

B

波鲁克斯——罗马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宙斯和勒达的双生子之一, 卡斯托尔的哥哥; 和其弟不同的是他永生不死, 是熟练的拳击手; 曾同卡斯托尔一起立过多次功; 卡斯托尔死后, 他曾请求宙斯不要使他同弟弟分离。——第 64 页。

F

费加罗——博马舍的三部剧: 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和话剧《有罪的母亲》中的主人公; 灵活、机智、能干并且有点狡猾的人的典型。——第 320 页。

M

玛门——希腊神话中的财神; 在基督教经文中, 玛门是恶魔, 是好利贪财的化身。——第 280 页。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第 468 页。

Q

齐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理·瓦格纳的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第 463 页。

W

瓦尔库蕾——古斯塔的那维亚民间叙事诗中的女主人公, 理·瓦格纳的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第 463 页。

X

西得·康佩亚多尔——十二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史诗《我的西得之歌》、《西得轶事》和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 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西得》的题材, 海德的同名史诗中的主人公。——第 73 页。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 残酷的高利贷者, 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第 125 页。

Y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 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 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225、227、447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布赫尔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59—160页)。

—Herr Bucher.

载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闻》第10030号。——第309页。

*《答布赫尔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1—162页)。

载于1878年6月29日《法兰克福报》第180号晚刊。——第309页。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2—764页)。

—Prosecu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传单。——第212页。

《对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的评论》(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自然辩证法》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41—371页)

(F.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Dialektik der Natur. Moskau-Leningrad, 1935. S. 341—371)。

—Randnoten zu Dühring's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

konomie. ——第37、38、40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286、322页。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Herr Vogt. London, 1860. ——第211—213页。

《福格特先生。附录4：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Nachtrag. Beilage 4 zu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London, 1860.

载于1875年1月20、22日《人民国家报》第7、8号。——第113—114页。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9—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263 页)。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第420页。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第50、129、136、150页。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200页。

《工人调查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0—258页)。

—Enquête ouvrière.

—载于1880年4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4期。——第451页。

—Enquête ouvrière. Paris, [1880]. ——第451页。

*《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辩论的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VI)卷第388—400页)。——第85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A d d r e s s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140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

—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第366页。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载于1874年10月28日—12月18日《人民国家报》第126—147号。——第113、114页。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Neuer Abdruck. Leipzig, 1875. ——第133、157页。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页)。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Nachwort. 载于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10号。——第113、114页。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3—169页)。

—Mr. George Howell's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杂志第10卷第5期。——第310、323页。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ciation.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36、140、151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123、140、145、153、409、479页。
- 《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5—766页）。
-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2月17日《总汇报》第48号附刊。——第200页。
-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Eastern Post》.
载于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号。——第330页。
-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附刊。——第200页。
-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71—772页）。
-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12月1日《总汇报》第336号附刊。——第200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 ——第37、40、122、133、139—140、145、201、285、423、424、452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Hamburg, 1872. ——第13、41、117、143、273、280、317、332、333、335—336、358、359页。
-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ом первый. Книга 1.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72. ——第323、332—333、335—336、452页。
-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 ——第41、115—117、133、135、140、145、167、168、172、192、205、226、230、250、273、280、285、332、333、335—336、446、448、466、480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116、201、285、332、345、392、409、424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116、118、169、201、285、332、345、392、409、424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

卷)。——第285页。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Dritter Abdruck. Leipzig, 1875. ——第157页。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51页)。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hilosophie.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s Sozialismus.

载于1877年1月3日—5月13日、1877年7月27日—12月30日、1878年5月5日—7月7日《前进报》。——第14、15、18—22、28、29、35、37—41、47、57、67、194、201、210、215、222、223、231、242—244、250、251、257、259—261、264、280、289、293、304、307、353、398页。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I. Philosophie. Leipzig, 1877. ——第47、215页。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 ——第310、311、314、322、324、338页。

* 《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7—109页)。

载于1877年2月26日《人民报》第7号。——第32、34页。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

—Karl Marx.

载于《人民历书》1878年不伦瑞克版。——第250、257页。

《流亡者文献》四——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9—623页)。

—Flüchtlings-Literatur. IV—V. 载于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和45号。——第5、157页。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641—644页)。

—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 ——第157页。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41—644页)。

载于《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第157页。

《论住宅问题》，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

—Zur Wohnungsfrage.

载于1872年6月26和29日、7月3日、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第16、398页。

—Zur Wohnungs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 I.

-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Zweites Heft: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Drittes Heft: 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Leipzig, 1872—1873. — 第 156 页。
- 《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33—680 页)。
-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Berlin, 1860. — 第 157 页。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01—247 页)。
- 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载于 1880 年 3 月 20 日和 4 月 20 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3、4 期。——第 420 页。
-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aris, 1880. — 第 419、420 页。
- 《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1—106 页)。
- Wilhelm Wolff.
载于 1876 年 7 月 1、8、22 和 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7、14、21 和 28 日, 11 月 4 和 25 日《新世界》杂志第 27、28、30、31、40、41、42、43、44、45 和 47 期。——第 231 页。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21—540 页)。
-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 1874. — 第 157 页。
-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35—158 页)。
- The Workingmen of Europe in 1877.
载于 1878 年 3 月 3、10、17、24 和 31 日《劳动旗帜》第 43—47 期。——第 303 页。
- 《意大利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10—114 页)。
- Aus Italien.
载于 1877 年 3 月 16 日《前进报》第 32 号。——第 36、39、238 页。
-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53—657 页)。
- Dialektik der Natur——第 12、20、74、194、229、261、353、354、397 页。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本卷第 368—384 页)。——第 92、95、101、105、106、108、387—391 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 第 123、382、409 页。
-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abe mit einem Vorwort der Verfasser. Leipzig, 1872. — 第 148、151、157、169、273、281、391 页。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

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

—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 Association Inter-

— 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
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
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Ham-
bourg 1873——第32、42、219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奥艾尔, 伊·J (Auer, I.) 10月23日易北河下游通讯, 署名: N.。载于1879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第397、400页。

奥尔曼, 乔·詹·《[1879年8月20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设菲尔德第四十九次年会上的]开幕词》(Allman, G. J.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forty— ni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t Sheffield on August 20, 1879]), 载于1879年8月21日《自然界》杂志第20卷第512期。——第94页。

B

巴枯宁, 米·J《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导言, 第1部, 1873年[日内瓦]版(Бакунин,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Введение. Часть I. [Киев], 1873)。——第124、130

页。

巴里, 马·《东方战争》(Barry, M. The War in the East), 载于1877年8月11日《泰晤士报》第29018号。——第267页。

巴里, 马·J《格莱斯顿先生》(Barry, M. J. Mr. Gladstone), 载于1877年3月3日《名利场》周刊第17卷。——第38、42、274页。

巴里, 马·J《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Barry, M. J. Mr. Gladstone and Russian intrigue), 载于1877年2月3日《白厅评论》周刊。——第42、274页。

巴里, 马·(Barry, M.) 关于东方战争的文章, 载于1878年7月13日《旁观者》杂志。——第330页。

巴里, 马·《社会党人与政府》(Barry, M. J. Les Socialistes et le gouvernement), 载于1878年10月2日《马赛曲报》第198号。——第328页。

巴里, 马·J《伟大的鼓动家被戳穿了》(Barry, M. J. The Great agitator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名字。

- unmasked), 载于 1877 年 3 月 10 日《名利场》周刊第 17 卷。——第 38、42、274 页。
- 巴斯特利卡, 安·《告法国人书。一个流亡者关于当前形势的信》(Bastelica, A. Appel aux Français. Lettre d'un proscrit sur la situation), 署名: 安得烈·巴斯特利卡, 印刷工人, 法国工人协会和平同盟主席。1876 年 7 月 1 日在日内瓦出版。——第 196、219 页。
- 白拉克, 威·《拉萨尔的建议。谈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873 年不伦瑞克版 (Bracke, W. 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Ein Wort an den 4. Congres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Braunschweig, 1873)。——第 122、148、152 页。
- 班克罗夫特, 休·豪·《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1876 年伦敦版第 1—5 卷 (Bancroft, H. H.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s I—V. London, 1875—1876)。——第 66—67 页。
- 倍倍尔, 奥·(Bebel, A.) 关于下述著作的文章: 伯·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1879 年莱比锡版 (B. Becke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Pariser revolutionären Kommune des Jahres 1871. Leipzig, 1879), 载于 1879 年 11 月 2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8 号。——第 403 页。
- 倍倍尔, 奥·(Bebel, A.) 1880 年 4 月 17 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 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0 年第四届第三次例会》第 2 卷, 1880 年 4 月 17 日第三十二次会议。1880 年柏林版。——第 421 页。
- 贝克尔, 伯·《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根据正本文件》1874 年不伦瑞克版 (Becker, B. Geschichte der Arbeiter-Agitation Ferdinand der Arbeiter-Agitation Ferdinand Lassalle's. Nach authentischen Aktenstücken. Braunschweig, 1874)。——第 148、152 页。
- 贝克尔, 伯·《1789—1794 年的革命巴黎公社史》1875 年不伦瑞克版 (Becker, B.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ären Pariser Kommune in den Jahren 1789 bis 1794. Braunschweig, 1875)。——第 16 页。
- 贝克尔, 伯·《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1879 年莱比锡版 (Becker, B.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Pariser revolutionären Kommune des Jahres 1871. Leipzig, 1879)。——第 190、205、403 页。
- 贝克尔, 约·菲·和埃塞伦, 克·《一八四九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 年日内瓦版 (Becker, J. Ph. und Essellen, Ch.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 Genf, 1849)。——第 238 页。
- 贝克尔, 约·菲·《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Becker, J. Ph. 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 载于 1876 年 4 月 22 日和 29 日, 5 月 6 日和 13 日, 6 月 3、10 和 24 日, 7 月 8 日和 15 日《新世界》杂志第 17、18、19、20、23、24、26、28 和 29 等期。——第 239 页。
- 贝克尔, 约·菲·《新的祈祷。押韵圣诗。从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法规得出严格结论而揭露出来的时代缺陷。简评和讽刺诗》1875 年日内瓦版 (Becker, J. Ph. Neue Stun-

— den der Andacht. Psalmen in Reim — form. Die Zeitgebreden, bloßgelegt durch Strikte Schlußfolgerungen aus den überlieferten Anschauungen und Einrichtungen in religiöser, politischer, ethischer und sozialer Beziehung. Kriterien und Satire. Genf, 1875)。自 1874 年 8 月至 1876 年 1 月全书分册 (共 15 册) 出版。——第 210、218 页。

[贝瑟姆—爱德华兹, 玛·巴·]《国际工人协会》([Betham—Edwards, M. B.]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 1875 年 7—9 月《弗雷泽杂志》新集第 12 卷第 67—69 期。——第 139—141、145 页。

[比斯康普, 埃·]([Biskamp, E.])关于马克思的简讯, 载于 1878 年 7 月 2 日《福斯报》第 152 号。——第 309、316 页。

毕尔格尔斯, 亨·《回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Bürgers, H. Erinnerungen an Ferdinand Freiligrath), 载于 1876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3、10、17 和 24 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 278、284、290、296 和 302 号。——第 64 页。

布赫尔, 洛·(Bucher, L.) 答马克思题为《布赫尔先生的致《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载于 1878 年 6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第 308、309 页。

——载于 1878 年 6 月 21 日《法兰克福报》第 172 号晚刊。——第 308 页。

[布莱德洛, 查·]([Bradlaugh, Ch.])关于马·巴里的札记, 载于 1878 年 9 月 22 日《国民改革者》周刊第 965 期“随笔”(Rough notes)栏。——第 330、331 页。

[布林德, 卡·]《警告》([Blind, K.] Zur Warnung)。

——传单 [1859 年 6 月于伦敦]。——第 211、212 页。

——载于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第 211、212 页。

——载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总汇报》第 173 号附刊。——第 211 页。

布洛克, 莫·《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 辑自《经济学家杂志》1872 年 7 月号 and 8 月号, 1872 年巴黎版 (Block, M. Les Théoriciens du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Extrait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uméros de juillet et d'août 1872). Paris, 1872)。——第 37、231 页。

布尼亚科夫斯基, 维·雅·《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1874 年圣彼得堡版 (Буныковский, В. 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х приложение мужск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России,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4)。——第 238、333 页。

C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书评: 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Кэри, Г. К.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载于 1861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同时代人》杂志第 85 卷。——第 168 页。

楚普罗夫, 亚·《铁道业务》1878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 (Чупров, 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

ПОЖ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Том II. Москва, 1878)。——第335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20、144、161—163页。

德·巴 [普], 塞·П [P [ape], C.) 2月11日布鲁塞尔通讯, 载于1877年2月16日《人民报》第6号。——第33页。

德利乌斯, 尼·《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Delius, N. Die epischen Elemente in Shakespeare's Dramen), 载于《德国莎士比亚学会年鉴》1877年柏林版。——第228、468页。

德 [伦伯格], 艾·П [Erenberg], E.) 柏林通讯, 载于1877年1月21日《人民报》第3号。——第33页。

肚埃, 阿·]《大崩溃的后果》(Douai, A.] Die Folgen des großen Krachs), 载于1877年10月5和7日《前进报》第117和118号。——第282、283页。

杜林, 欧·(Dühring, E.) 书评: 马克思《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第1卷(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 Band. Hamburg, 1867)。载于1867年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册。——第201页。

杜林, 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部分修订)

(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Zweite,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age. Berlin, 1875)。——第16、37、38、40页。

杜林, 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 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部分修订)(Dühring, E. Cursus der National- 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Zweite,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age. Leipzig, 1876)。——第18、39、63页。

杜林, 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 E. 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第13、18、19、22、28、29页。

杜能, 约·亨·《闭塞国家条件下的农业和国民经济学》, 由海·舒马赫-察尔赫林出版的第3版, 第1部《粮食价格、土地肥力和赋税对农业的影响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Tünnen, J. H. 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n H. Schumacher-Zachlin. Theil I: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Einfluß den die Getreidepreise, der Reichtum des Bodens und die Abgaben auf den Ackerbau ausüben. Berlin, 1875)。——第143页。

F

费格勒, 阿·(Vögele, A.) 1859年9月

17日的声明,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211页。

费格勒,阿·(Vögele, A.) 1860年2月11日的宣誓证词(Affidavit),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211页。

弗里布尔,埃·埃·《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Fribourg, E. 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Paris. 1871)。——第140页。

傅立叶,沙·《傅立叶全集》第1—6卷(Fourier, Ch. Œuvres complètes T. I—VI)。

《傅立叶全集》第1卷:《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版(Tome I.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Paris. 1841)。——第68页。

《傅立叶全集》第6卷:《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45年巴黎版(Tome VI.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Paris. 1845)。——第68页。

傅立叶,沙·《虚伪的、另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行业》1835—1836年巴黎版(Fourier, Ch. La Fausse industrie morcelée, répugnante, men- songère, et l'antidote, l'industrie naturelle, combinée, attrayante, véridique, donnant quadruple produit. Paris. 1835—1836)。——第68页。

G

盖得,茹·和拉法格,保·《工人党纲领》1883年巴黎版(Guesde, J. et Lafargue, P. Le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Paris, 1883)。——第451、452、478页。

甘布齐,卡·《祭朱泽培·法奈利》1877年版(Gambuzzi, C. Sulla tomba di Giuseppe Fanelli. 1877)。——第42页。

格莱斯顿,威·尤·《俄国的政策和土耳其斯坦的事态》(Gladstone, W. E. Russian policy and deeds in Turkestan),载于1876年11月《现代评论》杂志第28卷。——第42页。

格雷利希,赫·《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国家。同“无政府主义者”商榷》1877年苏黎世版(Greulich, H. Der Staat vom sozialdemokratischen Standpunkte aus.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Anarchisten. Zurich, 1877)。——第339页。

格律恩,卡·《当代哲学。实在论和唯心论》1876年莱比锡版(Grün K. Die Philosophie in der Gegenwart. Realismus und Idealismus. Leipzig, 1876)。——第12页。

格律恩,卡·《论世界观。〈当代哲学〉导言》(Grün, K. Ueber Weltanschauungen. Präludium zur Philosophie in der Gegenwart),载于1875年8月20日—9月17日《天平》杂志第33—38期。——第12页。

《国务知识汇编》1878年圣彼得堡版第6卷(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Том V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8)。——第335

页。

H

哈里逊, 弗·《十字形和半月形》(Harrison, F. Cross and crescent), 载于 1876 年 12 月 1 日《双周评论》杂志新集第 20 卷第 120 期。——第 30 页。

哈森克莱维尔, 威·]《打倒共和国!》([Hasenclever, W.] Nieder mit der Republik!), 载于 1877 年 7 月 1 日《前进报》第 76 号。——第 54、57、260、293 页。

海克尔, 恩·《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对鲁道夫·微耳和关于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在慕尼黑所作的演说的反驳》1878 年斯图加特版 (Haeckel, E. Freie Wissenschaft und freie Lehre. Eine Entgegnung auf Rudolf Virchow's Münchener Rede über 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 Stuttgart, 1878)。——第 315 页。

汉森, 格·《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 柏林皇家科学院 1863 年论文之一。1863 年柏林版 (Hanssen, G. Die Gehörschaften (Erbgenossenschaften) im Regierungsbezirk Trier. Aus de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863. Berlin, 1863)。——第 30 页。

豪威耳, 乔治·《国际协会史》(Howell, G.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载于 1878 年 7 月《十九世纪》杂志第 4 卷第 17 期。——第 323 页。

赫尔姆霍茨, 海·(Helmholtz, H.) 为下

述著作写的序言: 威·汤姆生和彼·加·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作者同意的德译本, 1874 年不伦瑞克版第 1 卷第 2 部分 (Thomson, W. und Tait, P. G. Handbuch der theoretischen Physik. Autorisirte deutsche Übersetzung. Band I, Theil II. Braunschweig, 1874)。——第 138 页。

赫斯, 莫·《物质动力学说。(1) 宇宙部分: 普遍的运动现象和宇宙生命的永恒循环》1877 年巴黎版 (Hess, M. Dynamische Stofflehre. I. Kosmischer Theil: Allgemeine Bewegungsercheinungen und ewiger Kreislauf des kosmischen Lebens. Paris, 1877)。——第 284、290 页。

赫希伯格, 卡·、伯恩施坦, 爱·和施拉姆, 卡·奥·]《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的箴言》([Höchberg, K. Bernstein, E. und Schramm, C. A.] 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Kritische Aphorismen), 载于 1879 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 1 年卷上半册。——第 101、364、365、367、376—384、389、397、406 页。

华莱士, 阿·拉·《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三篇论文》1875 年伦敦版 (Wallace, A. R. On 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Three essays. London, 1875)。——第 74 页。

霍布斯, 托·《论公民的哲学原理》(Hobbes, T. 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 1647 年于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完整出版。——第 162 页。

霍林格尔, 菲·(Hollinger, F.) 1859 年

11月2日的声明,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212页。

J

季别尔,尼·《对于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的若干意见》(Зибер, Н.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г. Ю. Жуковского: «Карл Маркс и его книга о капитале»),载于1877年11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1期。——第333页。

杰维尔,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巴黎版(Deville, G. Le Capital de Karl Marx. 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3)。——第230—231页。

K

卡尔顿,威·《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第1—2卷(Carlton, W. Traits and stori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Volumes I—II)。第1版于1830年出版。——第89页。

卡菲埃罗,卡·《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79年米兰版(Cafiero, C. Il Capitale di Carlo Marx. Milano, 1879)。——第358页。

卡列也夫,尼·《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史学学位论文。1879年莫斯科版(Кареев, Н. Крестьяне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о Фран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века. История — 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осква 1879)。——

第343页。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Qutelet, A.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Edinburgh, 1842)。——第6页。

凯泽尔,麦·(Kayser, M.) 1879年5月17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9年第四届第二次例会第2卷,1879年5月17日第四十七次会议。1879年柏林版。——第90、104、390、391、394、395、401、402页。

考夫曼,摩·《乌托邦;或社会发展略图。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到卡尔·马克思》1879年伦敦版(Kaufmann, M. Utopias; or, Schemes of social improvement. From Sir Thomas More to Karl Marx. London, 1879)。——第321—323页。

考夫曼, [伊·伊·] 《价格波动论》1867年哈尔科夫版(Кауфман, [И. И.] теории колебания цен. Харьков, 1867)。——第66页。

考 [夫] 曼,伊·《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К [ауфма] И, И.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5月号。——第349页。

考夫曼,伊·伊·《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 信贷、银行和货币流通》1873年圣彼得堡版(Кауфман, И. 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банкового дела. I. Кредит, банки и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73)。——第349页。

柯舍列夫, 亚·《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1875年柏林版 (Копелев, А. Общинном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Берлин, 1875)。——第155页。

柯舍列夫, 亚·《我们的状况》1875年柏林版 (Копелев, А. Наше положение. Берлин, 1875)。——第155页。

柯瓦列夫斯基, 马·《公社土地占有制, 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 第1册《移民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及土地政策对它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1879年莫斯科版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причины, ход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его разложения. Часть I: 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восточных и влияние дозем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его разложение. Москва 1879)。——第385页。

克尼斯, 卡·《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1873年柏林版 (Knies, C. Das Geld. Darlegung der Grundlehren von dem Gelde. Berlin, 1873)。——第61、63页。

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 尼·格·]《改革的成果。近年俄国经济开发成就概况》(Кулябко-Корецкий, Н. Г.] Плоды реформ. Очерки успех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载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5卷。——第304页。

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 尼·格·]《沙皇改革的后果。近年俄国开发成就概况》(译自不久前在伦敦出版的俄国社会主义杂志《前进!》第5卷)(Кулябко-Корецкий] Die Folgen der czarischen Reformen. Skizzen über die

Ausbeutungsfortschritte in Rußla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Aus der neulich erschienenen russischen sozialistischen Revue «Vorwärts» [Вперед], Bd. V. London)), 载于1878年2月15、17、20、22、24和27日, 3月1、3、6、8、10、13和15日《前进!》第19—31号。——第304页。

魁奈, 弗·《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 载于《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关于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1846年巴黎版第1部 (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41、67页。

L

拉弗勒, 艾·德·《德国的现代社会主义。

(一) 理论家》(Laveleye, E. de. Le Socialisme contemporain en Allemagne. I. Les théoriciens), 载于1876年9月1日《两大陆评论》杂志第17卷。——第37、193、231页。

拉甫罗夫, 彼·]《俄国的司法》(Лавроff, П.] La Justice en Russie), 载于1877年4月14日《名利场》周刊第17卷。——第237、241、244页。

拉甫罗夫, 彼·拉·]《俄国人面临着南方斯拉夫问题》(Лавров, П. Л.]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д южнославянским вопросом), 载于1876年10月1日《前进!》第2年卷第42号。——第193、

202 页。

拉甫罗夫, 彼·拉·]《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Павров, П. Л.] Социализм и борьба з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载于 1875 年 9 月 15 日《前进!》第 1 年卷第 17 号。——第 144、161—164 页。

拉甫罗夫, 彼·拉·]《未来社会的国家因素》, 1876 年伦敦《前进!》杂志社出版 ([Павров, П.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лемент в будущем обществе. Издание журнала «Вперед!»). Лондон, 1876)。——第 27 页。

拉萨尔, 斐·《工人读本。1863 年 5 月 17 日和 19 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Lassalle, F. Arbeiterlesebuch. Rede Lassalle's zu Frankfurt am Main am 17. und 19. Mai 1863,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1863)。——第 122 页。

拉萨尔, 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 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第 122、125、150 页。

拉斯克尔, 爱·]《一个男子心灵上的感受》, 1873 年斯图加特倍·奥艾尔巴赫出版 ([Lasker, E.] Erlebnisse eines Mannes—Seele. Herausgegeben von B. Auerbach. Stuttgart, 1873)。——第 26 页。

腊施, 古·《伦敦的德国流亡者》(Rasch, G. Deutsche Flüchtlinge in London),

载于 1876 年 7 月 30 日《人民国家报》第 88 号。——第 213 页。

李卜克内西, 威·]《巴枯宁的葬礼……》([Liebknecht, W.] Das Begräbnis Ba—kunin's), 载于 1876 年 7 月 16 日《人民国家报》第 82 号。——第 23 页。

李卜克内西, 威·]《柏林的宗教裁判所》([Liebknecht, W.] Das Ketzergericht in Berlin), 载于 1877 年 7 月 11 日《前进报》第 80 号。——第 50 页。

李卜克内西, 威·]《红色的反对蓝色的》第 1—2 篇 ([Liebknecht, W.] Die Rothen wider die Blauen. I—II), 载于 1877 年 7 月 11 日和 13 日《前进报》第 80 和 81 号。——第 50、57 页。

李卜克内西, 威·]《欧洲的耻辱》([Liebknecht, W.] Die Schande Europas), 载于 1876 年 10 月 13 日《前进报》第 6 号。——第 194 页。

李卜克内西, 威·(Liebknecht, W.) 1879 年 3 月 17 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9 年第四届第二次例会》第 1 卷, 1879 年 3 月 17 日第二十一次会议。1879 年柏林版。——第 356 页。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 1 版 1817 年在伦敦出版。——第 66、343 页。

利沙加勒, 腓·]《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年布鲁塞尔版 (Lissagaray, P.]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Bruxelles, 1876)。——第 188—191、194、197、205、207、225、226、232、241—243、245—248、254—256、265、266、

- 268、269、282、286、322、466、468 页。
利沙加勒, [匿·]《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作者同意的、根据作者作了补充的法文原文翻译的德文版, 1877 年不伦瑞克版 (Lissagaray, [P.] Geschichte der Commune von 1871. Autorisirte deutsche Ausgabe nach dem vom Verfasser vervollständigten französischen Original. Braunschweig. 1877)。——第 188—191、194、205、207、225、226、233、241、243、245—248、254—256、265—269、282、286、468 页。
- 龙格, 沙·(Longuet, Ch.) 1880 年 9—11 月发表在《正义报》上的文章。——第 472—478 页。
- 路德, 马·《席间演说》(Luther, M. Tischreden)。第 1 版 1566 年在艾斯累本出版。——第 228 页。
- 罗尔斯顿, 威·罗·谢·《俄罗斯革命文学》(Ralston, W. R. S. Russ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载于 1877 年 5 月《十九世纪》杂志第 1 卷第 3 期。——第 82 页。
- 洛里亚, 阿·《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 年米兰、那不勒斯和皮萨版 (Loria, A. La rendita fondiaria e la sua elisione naturale. Milano. Milano, Napoli, Pisa. 1880)。——第 404 页。
- 路帕廷, 格·亚·《寄自伊尔库茨克》([Лупатин, Г. А.] Из Иркутска), 载于 1874 年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杂志第 3 卷。——第 118 页。
- 吕 [贝]克, 卡·(L [beck] C.) 书评: 克·弗·伍·瓦尔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878 年圣路易斯版; 格·柯恩《什么是社会主义?》1878 年柏林版; 伊·布·迈耶尔《费希特、拉萨尔和社会

主义》1878 年柏林版; 卡·弗兰茨《联邦主义——社会组织、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指导原则》1879 年美因兹版 (Walther, C. F. W.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 St. Louis, 1878; Cohn, G. Was ist Sozialismus? Berlin 1878; Meyer, J. B. Fichte Lassalle und der Sozialismus Berlin, 1878; Frantz, C. Der Föderalismus als leitendes Prinzip für die soziale, staa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 Mainz, 1879)。载于 1879 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 1 年卷上半册。——第 101 页。

吕梅林, 古·《莎士比亚研究》1874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 (Rumelin, G. Shakespearestudien. Zweite Auflage. Stuttgart, 1874)。——第 228 页。

M

-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论》1798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1798)。——第 121、162 页。
- 马斯基林, 约·尼·《现代唯灵论。略论其产生和发展, 并列举一些所谓降神术》[1876 年] 伦敦版 (Maskelyne, J. N. Modern spiritualism. A short account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 with some exposures of so-called spirit media. London, [1876])。——第 74 页。
- 迈耶尔, 鲁·《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1877 年莱比锡版 (Meyer, R. 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Leipzig,

- 1877)。——第350、361、402页。
- 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1877年柏林再版。——第202、217、299页。
- 梅林, 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历史探索》1877年马格德堡版(Mehring, F.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Ein historischer Versuch. Magdeburg, 1877)。——第65页。
- 梅林, 弗·《歼灭社会主义者的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者的反驳》1875年莱比锡版(Mehring, F.] Herr von Treitschke der Sozialistentöchter und die Endziele des Liberalismus. Eine sozialistische Replik. Leipzig, 1875)。——第65页。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судом г. Ю. Жуковского“), 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第333页。
- 缪弗林, 斐·卡·弗·《我的一生》1851年柏林版(Müffling, F. C. F. Aus meinem Leben. Berlin, 1851)。——第299页。
- 莫[斯特], 约·(M[ost], J.) 书评: 阿·艾·弗·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8年杜宾根版第3—4卷(Schäffle A. E. F. 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örpers. Bände III — IV, Tübingen, 1878)。载于1879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拉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第1册。——第389页。
- 莫斯特, 约·(Most, J.) 关于欧·杜林《哲学教程》一书的稿件。——第14、15、18、242页。
- [莫斯特, 约·《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摘要》, 奥托·魏德迈翻译, 1878年纽约版](Most, J. Extracts from Karl Marx's *Capital*, translated by Otto Weydemeyer. New York, 1878)。——第272、273、317、358页。
- [莫斯特, 约·]《萨克森邦议会中》(M[ost, J.] Im sächsischen Landtag), 载于1879年11月22日《自由报》第47号。——第403页。
- [莫斯特, 约·](Most, J.) 关于《社会科学年鉴》的文章, 载于1879年8月30日《自由报》第35号。——第102、365页。
- [莫斯特, 约·](Most, J.) 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的文章, 载于1879年5月24日《自由报》第21号。——第351、354页。
- [莫斯特, 约·]《也来回忆》(M[ost, J.] Auch eine Denkschrift), 载于1879年9月6日《自由报》试刊《现在怎么样》。——第102、365页。
-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3年开姆尼斯版](Most, J.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hemnitz, 1873)。——第13、16、272页。
- 同上。修订第2版[1876年]于开姆尼斯出版(Idem.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Chemnitz, 1876)。——第172、272、273页。

莫特勒, 尤·] 《德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Motteler, J.] Congreß der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 载于 1876 年 8 月 23 日—9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98—102 号。——第 194 页。

N

纽文胡斯, 斐·多·(Nieuwenhuis, F. D.) 书评: 爱·哈特曼《道德自我意识现象学》1879 年柏林版 (Hartmann, E. Die Phänomenologie des sittlichen Bewusstseins. Berlin, 1879)。载于 1880 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 1 年卷下半册。——第 423 页。

纽 [文 胡 斯], 斐 · 多 · (Nieuwenhuis, F. D.) 书评: 伊·阿·列维《英国的“讲坛社会主义”》1879 年海牙版 (Levy, J. A. Engelsch [Kathedersocialisme]. 'sGravenhage, 1879)。载于 1880 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 1 年卷下半册。——第 423 页。

纽文胡斯, 斐·多·《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1881 年海牙版 (Nieuwenhuis, F. D. Karl Marx. Kapitaal en arbeid. 's Hage, 1881)。——第 423 页。

O

欧文, 罗·] 《罗伯特·欧文的一生。自述》, 附有作者的文件和书信选录。1857 年伦敦版第 1 卷 ([Owen, R.]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Written by himself.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Volume I. London, 1857)。——第 68 页。

欧文, 罗·] 《(罗伯特·欧文的一生) 第

一卷补充附录》, 内容为 1803—1820 年同该卷有关的报告、演说、札记和其他文件。1858 年伦敦版第 1A 卷 ([Owen, R.] A supplementary appendix to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Containing a series of reports, addresses, memorials, and other documents, referred to in that Volume. 1803—1820. Volume I. A. London, 1858)。——第 68 页。

欧文, 罗·《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 年伦敦版 (Owen, R.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68 页。

欧文, 罗·《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并略论当今的极不合理制度》, 连续十次讲演, 1838 年里子版 (Owen, R.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new moral world; with a faint outline of the Present very irrational system; as developed in a course of ten lectures. Leeds, 1838)。——第 68 页。

P

配第, 威·] 《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 ([Petty, W.]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第 82 页。

蒲鲁东, 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 (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 140 页。

Q

契切林, 波·尼·《德国的社会主义者:

(二) 卡尔·马克思, 载于《国务知识汇编》1878年圣彼得堡版第6卷 (Чичерин, Б. Н. Немед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2. Карл Маркс. В Издании: Сбор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знаний. том VI. С. - Петербург, 1878)。——第333、335页。

R

日拉丹, 艾·德·《欧洲的耻辱》1876年巴黎版 (Girardin, E. de. La Honte de l'Europe. Paris, 1876)。——第195页。

茹柯夫斯基, 尤·《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Жуковский, Ю. Карл Маркс и его книга о капитале), 载于1877年9月《欧洲通报》第9卷。——第333页。

S

萨金特, 威·鲁·《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 (Sargent, W. L. Robert Owen, and his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1860)。——第68页。

萨姆特, 阿·《货币制度的改革》1869年柏林版 (Samter, A. Die Reform des Geldwesens. Berlin, 1869)。——第81页。

沙耳曼尔-拉克尔, 保·阿·] (Challe-mel-Lacour, P. A.]) 7月11日于巴黎写的文章, 载于1877年7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报》。——第60页。

沙伊伯勒, 卡·《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致

《每日电讯》编辑》(Schaible, Ch. The Vogt pamphlet.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Telegraph), 载于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第212页。

施 [拉姆], 卡·奥·《关于价值理论》(S [chramm], C. A. Zur Werththeorie), 载于1880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下半册。——第423页。

施 [累津格尔], 马·《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报告: 德国, (一)》(Sch [lesinger], M. Bericht über den Fortgang der 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Deutsches Reich, D, 载于1879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半册。——第102页。

舒马赫, 海·]《约翰·亨利希·冯·杜能。研究者的一生》1868年罗斯托克版 ([Schumacher, H.]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Ein Forscherleben. Rostock, 1868)。——第143页。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wo volumes)。第1版1776年在伦敦出版。——第66、343页。

索柯洛夫斯基, 巴·亚·《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1877年圣彼得堡版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П. А.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ельской общины на севере России,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77)。——第333页。

T

塔朗迪埃, 阿· (Talandier, A.) 致昂·

马雷的信, 载于 1878 年 10 月 6 日《马赛曲报》第 202 号。——第 328 页。

塔朗迪埃, 阿·(Talandier, A.) 致《马赛曲报》编辑的信, 载于 1878 年 10 月 6 日《马赛曲报》第 202 号。——第 325—331 页。

特卡乔夫, 彼·《致 1874 年〈人民国家报〉第 117 和 118 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 年苏黎世版 (Tatschhoff, P. Ö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 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 Literatur) in Nr. 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 Jahrgang 1874. Zürich, 1874)。——第 5 页。

W

瓦耳泰希, 尤·(Vahlteich, J.) 1876 年 10 月 27 日在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 263 页。

瓦西里契柯夫, 亚·《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6 年圣彼得堡版第 1—2 卷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А. Землевание и земледелие в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Тома 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6)。——第 238、333 页。

微耳和, 鲁·《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 年 9 月 22 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说》1877 年柏林版 (Virchow, R. 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 Rede gehalten in der dritten allgemeinen Sitzung der fünfzigsten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Aerzte zu München am

22. September 1877. Berlin, 1877)。——第 311、315 页。

维耶, 约·弗·(Wiehe, J. F.) 1859 年 11 月 2 日证实霍林格尔声明的声明, 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 年 12 月日内瓦版。——第 212 页。

维耶, 约·弗·(Wiehe, J. F.) 1860 年 2 月 8 日的宣誓证词 (Affidavit), 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 年伦敦版。——第 212 页。

[魏特林, 威·]《已故的裁缝魏特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 新版附西尔维乌斯·兰德堡堡。1879 年纽约版 ([Weitling, W.] Des seligen Schneider's Weitling Lehre vom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Neu herausgegeben mit Einleitung von Silvius Landsberg. New-York, 1879)。——第 386 页。

X

[希尔施, 卡·]《关于关税的辩论》([Hirsch, C.] Die Zolldebatte), 载于 1879 年 5 月 25 日《灯笼》周刊第 21 期。——第 104、373—375、390、394 页。

[希尔施, 卡·]《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Hirsch, C.] Zur Kaiser'schen Rede und Abstimmung), 载于 1879 年 6 月 8 日《灯笼》周刊第 23 期。——第 104、390、394 页。

[谢夫莱, 阿·]《社会主义精髓》, 署名“一个经济学家”, 《德国报刊》杂志抽印本。1875 年哥达版 ([Schäffle, A.] 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 Von einem Volkswirth. Separatabdruck aus den *Deutschen Blättern*). Gotha, 1875)。——第 227 页。

休谟, 大·《若干问题论丛》, 两卷集, 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 1779年都柏林新版(Hume, D.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In two volumes. Vol. I, containing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A new edition. Dublin, 1779)。——第40页。

Y

《一群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小册子的若干意见》布鲁塞尔版(Quelques mots

d'un groupe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russe à propos de la brochure: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Bruxelles)。——第144、146页。

雨巴, 古·《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Hubbard, G. 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 Paris, 1857)。——第68页。

文 件

B

《宾夕法尼亚州内务秘书处 1876—1877 年度报告。第三部分: 工业统计》1878年哈里斯伯格版第5卷(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for 1876—1877. Part III. Industrial Statistics. Vol. V. Harrisburg, 1878)。——第282、317页。

D

《德国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载于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同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第119—125、131、133、136页。
《德国人民党纲领》(Programm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1868年通

过。——第120、148、150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载于《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第148、150、151、292、293、374、380、395页。

《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7年第三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 1877年4月16日第二十二次会议、1877年4月17日第二十三次会议、1877年4月18日第二十四次会议。1877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3.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7. Band I. 22. Sitzung am 16. April 1877. 23. Sitzung am 17. April 1877. 24. Sitzung am 18. April 1877. Berlin,

1877)。——第250页。

《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三届第二次例会》第2卷,1878年4月10日第三十三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3. Legislaturperiode, II. Session 1878. Band II. 33. Sitzung am 10. April 1878. Berlin, 1878)。——第307页。

《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1878年9月16日第四次会议、1878年9月17日第五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8. Band I. 4. Sitzung am 16. September 1878. 5. Sitzung am 17. September 1878. Berlin, 1878)。——第85页。

E

《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3卷(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б артелях в России, Выпуски I—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3—1875)。333页。——第238、

《俄罗斯帝国统计汇刊》(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第238、333页。

F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第76、81、102、105、340、374—

376、379、380、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草案。附有说明》(Entwurf eines Gesetzes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nebst Motiven),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例会》第2卷,1878年柏林版。——第85页。

G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马克思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第289页。

《关于感化院和技工学校的报告》(Reports of reformatory and industrial school)。——第424页。

《国际工人协会。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致苏黎世支部》1876年苏黎世版(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Das Zentralkomite der Sektionsgruppe deutscher Sprache an die Sektion Zürich. Zürich, 1876)。注明:1876年10月11日于日内瓦。签名的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有:约·菲·贝克尔、格奥尔格·威廉、威廉·韦尔茨内尔。——第34、208、209、218页。

《国际工人协会(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章程》(Statuts généraux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narchiste]),最初发表于1873年9月14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23号。——第23页。

《国际工人协会。费拉得尔菲亚代表会议

记录。1876年7月15日》1876年纽约出版的正式版本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Verhandlungen der Delegierten-Konferenz zu Philadelphia. 15. Juli 1876. Amtliche Ausgabe. New York, 1876)。——第219页。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对苏黎世支部关于1876年10月26日在伯尔尼召开反权威主义宗派国际代表大会的来信的答复》1876年苏黎世版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ponse du Comité central des sections de langue allemande en Suisse à une lettre de la section de Zurich, concernant l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secte des antiautoritaires, du 26 Octobre 1876 à Berne. Zurich, 1876)。注明: 1876年10月11日于日内瓦。签名的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有: 约·菲·贝克尔、格奥尔格·威廉·威廉·韦尔茨内尔。——第34、208、209、218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伦敦版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tatuts et règlements. Londres, 186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第36、151页。

M

《民法典》(Code civil), 1804年通过。
——第128页。

《民意党纲领》(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第453页。

Q

《钦设俄国农业和农业生产率现状调查委员会报告。附录1—5》1873年圣彼得堡版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ынешн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сельской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Приложения. I—V.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3)。——第118页。

《钦设赋税制度审订委员会报告书》第22卷。《省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特设地方自治委员会对财政部拟定的改变人头税制草案的意见汇编》1872—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3册 (Труды комиссии, Высочайше учрежденной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системы податей и сборов. том XXII. Сводотзывов губернских земских собраний, земских управ и особых земских комиссий, по проекту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душной системы сбор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ому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финансов. Части I—III.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2—1873)。全书共23卷于1882年出齐。——第118页。

S

《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Rechenschaftsberich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Mitglieder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签名的有: 奥·倍倍尔、威·白拉克、弗·威·弗里茨舍、麦·凯泽尔、威·李卜克内西、尤·瓦耳泰希、弗·维麦尔、威·哈森克

莱维尔。载于 1879 年 10 月 12、19 和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第 396、402 页。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Programm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1869 年在爱森纳赫通过。——第 119、121、125、132、150 页。

Y

《1861 年英国国民教育状况调查委员会的

报告》(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popular education in England 1861)。——第 424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F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1875 年 8 月 17 日第 229 号。“法兰克福动态”栏(Frankfurter Angelegenheiten), 8 月 17 日法兰克福简讯——卡·马克思来到法兰克福。——第 9 页。

K

《开端报》(《Начало》), 彼得堡出版, 1878 年 4 月第 2 号。关于彼得堡的逮捕的简讯。——第 315 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78 年 9 月 7 日第 249 号。——第 78 页。

M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 伦敦出版, 1878 年 9 月 18 日。——第 81、84 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

出版

—1875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列·弗兰克尔被捕的报道。——第 167 页。

—1876 年 5 月 23 日, 君士坦丁堡通讯。——第 14 页。

—1876 年 7 月 12 日, 关于土耳其暴行的文章。——第 29 页。

—1878 年 9 月 17 日。——第 76、321 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 伦敦出版 —1878 年 9 月 17 日。——第 76、321 页。

—1878 年 9 月 18 日。评论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案的辩论的文章, 载于国际评论栏, 注明: 9 月 18 日星期三于伦敦。——第 78 页。

—1878 年 9 月 18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反社会党人法草案。俾斯麦公爵的演说》(The German Parliament.

- The Anti-Socialists Bill. Speech of Prince Bismarck)。——第 78 页。
- 《前进! 不定期评论》(《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伦敦出版, 1874 年第 3 卷, “祖国情况”栏。——第 118 页。
- 《前进! 双周评论》(《Вперед! Двухнедель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伦敦出版
- 1876 年 7 月 15 日第 37 号。《米·亚·巴枯宁的葬礼》。——第 23 页。
- 1876 年 11 月 1 日第 44 号。致《前进》编辑的信摘登。——第 202 页。
- 《前进报》(《Vorwärts》), 莱比锡出版
- 1877 年 4 月 6 日第 40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报复女神又揪住了一个人的衣领!》(Sozialpolitische Uebersicht. W ieder Einen hat die Nemesis beim Schopfe gepackt!)。——第 480 页。
- 1877 年 6 月 15 和 17 日, 10 月 10、12、14 和 17 日第 69、70、119—122 号。《寄自一个伪善的国家。一个柏林人在伦敦的冷静观察》(Aus Heuchelland. Stille Beobachtungen eines Berliner in London)。——第 282 页。
- 1878 年 9 月 15 日和 10 月 4 日第 109 和 117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巴黎的逮捕》(Sozialpolitische Uebersicht. Die Verhaftungen in Paris)。——第 328 页。

R

- 《人民报》(《La Plebe》), 米兰出版
- 1877 年 1 月 7 日第 1 号。《审判》(Tri-bunali)。——第 32 页。
- 1877 年 1 月 21 日第 3 号。对 1877 年

- 1 月 13 日《铁锤报》(《Il Martello》)一则简讯的答复。——第 32、33 页。
- 1877 年 2 月 16 日第 6 号。“国外通讯。德国”(Estero. Germania) 栏。关于德语区支部合会中央委员会对苏黎世支部来信的答复的简讯。——第 32、34 页。
- 1877 年 2 月 26 日第 7 号。《米兰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Congresso Socialista di Milano)。——第 36、39 页。
- 1877 年 2 月 26 日第 7 号。“国外通讯”(Estero) 栏。关于《劳动者》报(Lavoratore) 第 1 号的简讯。——第 39 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 莱比锡出版
- 1874 年 12 月 2 日第 140 号。《银行法草案》(Der Bankgesetz- Entwurf)。——第 113 页。
- 1874 年 12 月 16 日第 146 号。《国家银行, 或国家同资本的联盟》(Die Reichsbank oder die Association des Reiches mit dem Kapital)。——第 113 页。
- 1874 年 12 月 23 日第 149 号。“政治评论”栏。《文化斗争和议会制度》(Politische Uebersicht. Kulturkampf und Parlamentarismus)》。——第 113 页。
- 1875 年 9 月 8、10 和 15 日第 103、104 和 106 号。《卡尔·马克思论罢工和工人同盟》(Karl Marx über Strikes und Arbeiter-Koalitionen), 转载自《平等报》。——第 153 页。

S

《哨兵报》(《Die Tagwacht》), 苏黎世出版, 1876年12月2日第96号。“社会政治评论”栏,《葡萄牙》(Sozialpolitische Rundschau. Portugal)。——第209页。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 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出版, 第1年卷上半册, 1879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格斯出版(《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Herausgegeben von Dr. Ludwig Richter. Erster Jahrgang. Erste Hälfte. Zürich—Oberstrass, 1879)。——第91、101—102、104—105、364—365、367—368、376、390、400、406、409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 苏黎世出版
—1879年11月16日第7号。《萨克森邦议会开幕》(Zur Eröffnung des sächsischen Landtags)。——第403页。

—1879年12月7日第10号。《报刊历

史的回顾(二)》(Preßgeschichtliche Rückblicke. II)。——第405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1877年5月31日第28956号。《关于和谈的传闻》(Peace rumours)。《法国新内阁》(The New French ministry)。——第45页。

W

《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 伦敦出版, 1876年10月第4期(第24卷)。《保加利亚起义》(The Bulgarian insurrection)。——第198页。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 Socialistische Revue》)。《纲领》(Prospect)。——第281、283、353—354页。

Z

《自然界》(《Nature》), 伦敦和纽约出版, 1878年7月18日第455期(第18卷)。简讯(Notes)。——第311、315页。

文学著作

A

阿尔宁和布伦坦诺《小孩的魔角》。诗歌《娱乐》。——第57页。

《安诺之歌》。——第134页。

奥古斯蒂, 贝尔塔《苦难的一年》。两卷本小说。——第392页。

B

比尔《三次》。——第162页。

博马舍《疯狂的日子, 或费加罗的婚礼》。——第320页。

C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09页。

E

埃蒂耶纳：歌剧《佐贡多》的歌词。——第 105 页。

F

法图维《小丑——从月亮上来的皇帝》。——第 32 页。
弗莱丹克《理性》。——第 234 页。

G

歌德《浮士德》。——第 22、97 页。

H

海德《西得》。——第 73 页。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 286 页。
荷马《奥德赛》。——第 26、171 页。
荷马《伊利亚特》。——第 341 页。

J

金德：韦伯歌剧《自由射手》的歌词。——第 213 页。

M

缪尔纳《罪》。——第 194 页。
穆尔《拣来的孩子》。——第 244 页。

N

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第 177 页。

O

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第 53 页。

S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 249 页。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 19、125 页。
施奈肯伯格《守卫在莱茵河上》。——第 464 页。
舒马赫《柏林民歌》。——第 299、301 页。

W

瓦格纳《尼贝龙根的戒指》。——第 181、463 页。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81 页。

X

席勒《威廉·退尔》。——第 65 页。

× × ×

圣经。——第 54、272、462 页。
可兰经。——第 16 页。

期 刊 索 引

A

《奥地利社会科学和国民经济月刊》（《Österreichische Monatsschrift fü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und Volkswirtschaft》）——奥地利的一家保守的天主教杂志，1879—1880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61页。

B

《白厅评论》（《Whitehall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周报，1876年至1929年在伦敦出版。——第38、42、80、274、342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85年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所有人是福斯，所以又有《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之称。——第60、309、316页。

《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 Freie Press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76—1878年在柏林出版，编辑为约·莫斯特（从1876年年中开始）。——第33页。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俾

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308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70、136页。

《波兰报》（《Dziennik Polski》）——波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是加里西亚资产阶级自由派右翼分子的机关报，1869年至1914年在里沃夫出版。——第155页。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Braunschweiger Volksfreund》）——德国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用这个名称出版。——第52页。

《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法国的一家报纸，1880—194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昂·罗什弗尔（1880—1910）；八十年代是激进共和派报纸。——第452页。

D

《灯笼》（《Die Laterne》）——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周刊，在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由卡·希尔施在布鲁塞尔出版，1878年12月15日创刊，至1879年6月29日停刊。该杂志曾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第104、369、373、375、389、390、394页。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3年在伦敦出版。从1871年2月至1872年6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第330页。

F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9、10、16、17、82、120、148、152、196、214、308、323、461、462页。

《法兰西革命报》（《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法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在巴黎出版。——第465页。

《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大创办，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5、60、68、330页。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反动日报，从1854年起在巴黎出版。——第70页。

《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英国自由派的文学、通俗科学和政治月刊，1830—1882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弗雷泽（1830—1841）。——第109、140、145页。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公民报》（《Гражданин》）——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性周刊，1872年至1878年在彼得堡出版，是极端反动的贵族集团的喉舌。——第202页。

《公社报》（《La Commune》）——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日报，1880年9月至11月在巴黎出版，编辑为费·皮阿。——第450、481页。

《工人报》（《O Operario》）——葡萄牙的社会主义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在波尔图出版。——第355页。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年至1890年用这个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891年1月至1894年用《工人新闻》（《Arbeiterpresse》）的名称出版。——第197页。

《观察家报》（《Der Beobachter》）——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33年起用这个名称在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它的副标题是《士瓦本人民报》（《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第10页。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72—1878年由詹·吉约姆主编，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1873年7月起改为周刊。——第33、34、238、292、303页。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英国的一家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1860年至1893年在伦敦出版。——第330页。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第313页。

《海陆漫游》（《Über Land und Meer》）——德国的一种每周出版的画报，1858年至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62页。

《号召报》（《Le Rappel》）——法国左翼共和派的日报，由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从1869年至1928年出版。——第479页。

J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Galignani's Messenger》）——从1814年起在巴黎用英文出版的报纸，起初每周出三次，后来每日一次；主要是转载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几家大报纸的材料。——第70页。

《解放报。工人党机关报》（《L'Émancipation. Organe Quotidien du Parti Ouvrier》）——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0年10月31日至11月24日在里昂由贝·马隆编辑出版。——第451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第231页。

K

《开端报。俄国社会主义者机关报》（《Качало. Орган рус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俄国的一家秘密报

纸，由持有巴枯宁派观点的革命知识分子于1878年3月至5月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四号；该报力求联合各种派别的革命者。——第315页。

《抗议报》（《O Protesto》）——葡萄牙的社会主义周报，1875年8月至1878年1月在里斯本出版。——第144、153、210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的喉舌，十九世纪末叶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78、194、421页。

L

《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一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1876—1900年在纽约出版；七十年代恩格斯曾为《劳动旗帜》撰稿。——第303页。

《劳动者》（《Le Travailleur》）——一家无政府主义杂志，从1877年5月至1878年5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每月出一期，编辑为尼·茹柯夫斯基、埃利塞·勒克律、埃利·勒克律等人。——第64页。

《历书》（《Календарь》）——见《人民历书》。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93、231页。

《伦敦日报》（《Londoner Journal》）——一家德国小资产阶级报纸，1878—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313页。

M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法

国激进共和党人的日报, 1877 年至 1914 年在巴黎出版。——第 45、325、328、331 页。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 1855 年至 1937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937 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 81、84、212、329 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1846 年至 1930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14、29、76、85、309、321 页。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工人报纸, 该报用这个名称从 1868 年 1 月至 1869 年 9 月在莱比锡出版, 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 1868 年 12 月起, 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 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 该报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 宣传国际的思想, 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 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该报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Volkstaat》)。——第 124 页。

《名利场。政治、社会 and 文学周刊》(《Vanity Fair. A Weekly Show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Literary Wares》)——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 1868 年至 1929 年在伦敦出版。——第 38、42、244、274 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 1841 年至 1924 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 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 该报离开了进步的立场。1851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169、470 页。

O

《欧洲通报》(《Овропейская Газета》)——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 由米·马·斯塔夫列维奇创办, 1866 年至 1908 年由他在彼得堡编辑出版, 1909 年至 1918 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第 349 页。

P

《帕特森劳动旗帜》(《Paterson Labor Standard》)——美国的一家周刊, 1878 年至 1898 年用这个名称在帕特森市出版。——第 386 页。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1865 年至 1920 年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奉行保守的方针。1870 年 7 月至 1871 年 6 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 这个时期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文章《战争短评》。——第 175、202 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

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奉行的是保守的方针。——第330页。

《平等报》(《L' Égalité》)——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70年至1871年尼·吴亨参加编辑部。——第341页。

《平等报》(《L' Égalité》)——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在1886年只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八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303、431、433、450、471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64、76、78、80、274、321、327、329页。

《前进! 不定期评论》(《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在苏黎世(1873年至1874年)和伦敦(1875年至1877年)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从1873年至1876年杂志的出版者为彼·拉·拉甫罗夫。1877年,第五卷由瓦·尼·斯米尔诺夫和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编辑出版;杂志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第176、302、304页。

《前进! 双周评论》(《Вперед! Двухнедель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875—1876年由彼·拉·拉甫罗夫在伦敦出版的俄文

报纸,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第23、144、161、193、202页。

《前进报》(《Vorwärts》)——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起在莱比锡出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该报编辑部。1877—1878年期间,《前进报》刊载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36、49、50、54、55、79、194、201、210、222、231、238、242、259、280—283、289、294、303、328、375、388、480页。

《前卫报》(《L' Avant-garde》)——瑞士的一家无政府主义派报纸,1877—1878年在拉绍德封用法文出版,每月出两次;詹·吉约姆参加编辑部的工作。——第338页。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87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211、212页。

《人民报》(《La Pleb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

义派的报纸: 1872—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 支持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 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第32、33、36、39、238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 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 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 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 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 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 经常帮助编辑部, 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14、19、23、113、114、118、120、147、155、174、193、194页。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年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 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第250、257、303页。

《人民日报》(《Gazeta Narodowa》)——波兰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 从1862年至1914年在里沃夫出版。——第155页。

S

《哨兵报》(《Die Tagwacht》)——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报纸, 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 编辑是格雷利希, 1869—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 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209页。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法国的一家巴枯宁派报纸, 1880年在巴黎出版。——第450页。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卡·赫希伯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 该杂志共出3册。——第91、101、104、364—368、376、389—390、400、406、409、423、449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周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 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 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 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 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89—90、92、95、101、359—361、363—365、367—373、375—376、386、388—390、394、397、400、403、406、407、409、416—418、445、449页。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贝·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 后来是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物; 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 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407、450页。

《时报》(《Le Temp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第461页。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自由派的月刊;1877年至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00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从1951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名称出版。——第81、323页。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七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第45、461页。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30、23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70、82、127、267、274、329、342、413、439页。

《太阳报》(《The Sun》)——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1868年起在纽约由查理·德纳编辑出版;该报一直出版到1950年。——第431、447页。

《天平。政治和文学周刊》(《Die W age. Wochenblat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杂志,1873年至1879年在柏林出版,编辑为格·魏斯。——第12页。

《铁锤报》(《Il Martello》)——意大利的一家巴枯宁主义报纸,1877年1月至3月在博洛尼亚出版,编辑为安·科斯塔。——第33页。

《土地平分社》(《Черная передел》)——一家俄国杂志,是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公社的机关刊物,从1880年初至1881年底出版;起初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得、雅·瓦·斯蒂凡诺维奇、列·格·捷依奇;总共出了五期;头两期在日内瓦出版,其余三期在明斯克出版。——第453页。

W

《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英国杂志,1866年至1877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每年四期。杂志的编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乌尔卡尔特。——第198页。

《威斯特伐里亚人民报》(《Westfäli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进步党人的机关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哈根出版,主编为威·哈森克莱维尔(1862—1863年)。——第54页。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 Socialistische Revue》)——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卡·赫希伯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第55、57、60、62、65、67、259、264、281、283、353、354、360、382、388、389、407页。

X

- 《先驱者》(《Le Précurseur》)——瑞士的社会主义杂志,1877—1887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由约·菲·贝克尔负责编辑。——第218、238、292、338、340页。
-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1866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2页。
- 《现代知识补充材料》(《Ergänzungsblätter zur Kenntniß der Gegenwart》)——德国的一家通俗科学月刊,1865—1871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第201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64、323、419页。
- 《新社会。社会科学月刊》(《Die Neue Gesellschaft. Monats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德国的一家社会改良派杂志,1877年10月至1880年3月在苏黎世出版;杂志主编为弗·维德。——第49—50、62、261、264、353、382、389页。
- 《新世界。人民画报附刊》(《Die Neue Welt. Illustriert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das Volk》)——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76年至1883年在莱比锡出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1919年;该杂志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在七十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19、49、231、239页。
- 《新闻晨报》(《Morning News》)——苏

格兰的一家保守派报纸。——第42页。

Y

- 《余暇》(《The Leisure Hour》)——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杂志,1852—1905年在伦敦出版。——第86页。

Z

- 《正义报》(《La Justice》)——法国的一家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1880年至1930年在巴黎出版;在1880—1896年期间,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人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1880年7月11日大赦之后,沙尔·龙格成了该报主编。——第452、473、474、475、476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七十至八十年代该报具有保守的倾向。——第52、461页。
- 《芝加哥工人报》(《Chicagoer Arbeiter-Zeitung》)——一家社会主义报纸,从1876年起在芝加哥用德文出版。——第391页。
-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11页。
- 《自由》(《Freiheit》)——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约·莫斯特1879年在伦敦创办;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所发表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

(1882) 和 美 国 (1882—1910) 出版。——第 341、342、351、352、354、357、364、372、387、394、410、416、417 页。

《自由报》(《La Libert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 1865 年至 1873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1867 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 64 页。

《自由人报》(《L' Homme Libre》)——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日报, 1876 年至 1877 年在巴黎出版; 该报主编为路·勃朗。——第 331 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 1798 年创刊; 1810 年至 1882 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200、211 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 1789 年至 1901 年在巴黎出版。从 1799 年至 1869 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 52 页。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志, 1820 年至 1884 年在彼得堡出版, 后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参加过编辑部 (到 1846 年), 亚·伊·赫尔岑等人曾为它撰稿。1868 年杂志转到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手里, 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 (1877 年) 后, 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第 333 页。